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七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七七册目次

子部·譜録類

銅劒讚一卷 〔梁〕江淹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刻祕册彙函本 …… 一

[illegible]櫝衣生劍記一卷 〔明〕郭子章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顔堂祕笈本 …… 六

劒筴二十七卷 〔明〕錢希言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陳訏謨翠幄草堂刻本 …… 三二

考古圖十卷 〔宋〕吕大臨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初刻本 …… 六一四

紹興内府古器評二卷 〔宋〕張掄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 七五一

焦山古鼎考一卷 〔清〕王士祿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 七七七

銅劒讚一卷

〔梁〕江淹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刻祕册彙函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銅劍讚一卷》提要

銅劒讚一卷

梁江淹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永明初始造舊宫鑿東北之地皆平岡迤隴尤多古冢墓有人得銅劒長尺五寸余既借看歎其古異客有謂余曰古時乃以銅爲兵乎其可得而聞不余笑而應曰此證據甚多殆不俟言卿既欲知輙具言之余按山海經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注曰此山出金如火以之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劒也越絶書曰赤墐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谿涸而出銅歐冶鑄以爲純鈎之劒又汲冢中得一銅劒長三尺五及今所記干將者亦皆非鐵明古者以銅錫爲兵器也周書稱穆王時征犬戎得昆吾之劒火浣布長尺有咫又有鍊銅赤刀割玉如泥焉又左傳僖公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賜之金既而悔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杜預注云楚金利故也古者以銅爲兵故禹貢云荆揚貢金三品余以爲古者語

質而難解今文而易了獨詩云元龜象齒
其實象牙也書云厥包橘柚乃黃柑也金品上
則黃中則赤下則黑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黃金
是金黃金可爲寶赤金可爲兵黑金可爲器韓
子稱昔智伯孫之伐趙襄子初晉陽襄子金將
盡問於張孟談孟談對曰吾聞董安于治晉陽
也公室悉以銅爲柱質君可發而用之於是發
之有餘金矣謂此據蓋可知焉又昔夏后氏使
九牧貢金鑄九鼎於荊山之下于昆吾氏之墟

白若卉攙之地圖其山川奇怪以形于鼎使民
知神姦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
炊而自沸不舁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九鼎既成
定之國都桀有昏德鼎遷於商殷紂暴虐鼎遷
於周每人主休明鼎雖小而重其姦回昏亂雖
大而輕及周顯王三十二年姬德大衰乃淪入
泗水秦始皇之初見于彭城二十七年始皇東
遊大發徒出之而不能得焉後漢武帝實禮百
神于汾陰得大鼎時人以爲九鼎其詳不可得

而審也且荊軻刺秦王之日匕首擊銅柱銅柱
火出則古者非直以銅爲匕首亦以爲殿柱也
且始皇之世長狄十二見於臨洮身長三丈足
跡六尺於是始皇歛天下之兵鑄而象之故西
京賦云高門有閌列坐金狄是也又造阿房之
宮其門悉用磁石磁石翕鐵以防外兵之入焉
以此推之明知春秋迄于戰國戰國至于秦時
攻爭紛亂兵革互興銅既不充給故以鐵足之
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

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
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逾見其微及
漢建安二十四年魏文帝爲太子時鑄三寶刀
二匕首天下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
鑄銅矣按張華博物志亦稱鑄銅之工不復可
得唯蜀地羌中時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久絶
余謂不復能鑄銅者正當不能使利如霜雪光
如雲霞陸斬犀兕水斷蛟龍豈復不能鑄銅鑪
銃燈耶然今太極殿前兩大銅鏡即周景王鑄

也製作精巧獨絶晩世今之作必不及古猶今鏡不及古鏡今鐘不及古鐘矣昔余爲吳興令鑿池又獲銅箭鏑數十枚時有人復於彼山中伐木得銅斧一口古銅鑄爲兵豈爲一據故備言其詳以發子之蒙矣古貴銅賤鐵非獨此事按皇覽帝王冢墓記稱吳王闔閭冢銅槨三重汞池六尺玉凫之流扁諸之劒三盤郢魚腸之劒在焉秦始皇冢亦以銅槨水銀爲江河關東賊發之至銅槨而取銅深大不可多得因此穴塞漢東思王冢時奢侈皆生葬取愛幸奴婢蓄穀爲銅窻以通殉葬者氣息兼以水火守冢給呼召數十年乃不復聞聲矣晩世之葬無復此例然猶自大奢大富大盛或傾一國之財或竭一家之寶或爭爲宏麗或競相高尚前漢奢于後漢魏時富于晉世中原既夷至於江左時天下凋喪制度日衰富貴之家猶或厚葬然論古論暴亦減損千萬倍矣世愈貧狹哀禮愈薄又往古之事棺皆不用釘悉用細腰其細腰之法長七寸廣三寸厚二寸五分狀如木秤兩頭大而中央小仍鑿棺際而安之因普漆其外一棺凡用細腰五十四枚大略如此亦可謂至巧矣其法既絶亦有銅釘銅釘之體皆如今柘釘形也銅釘既滑多被發掘自義熙以來乃以柘代銅爰及明器之屬亦多減省必不得已乃用烏牙焉相與皆用素棺不得施漆及自棺之外一無所設既由貧富之懸兼以避患之及耳故爲此讚以明古今銅鐵之兵及葬送之事焉乃成

讚曰

悠悠開闢或聖或賢蚩尤鑄銅爲兵幾年天生五才實此爲先既古既曩誰測誰傳紛綸百代事無不異況迺金鐵國之利器風胡專精歐冶妙思於昔則出於今則祕闡之釋經萬物澹薄在古必厚在今必惡徒侈徒異徒鏟徒削聊擧一槩以明鴻略

銅劒讚一卷 終

陳留青雲寺伯守記

題銅劒讃後

銅劒讃當是偶答人問次以成篇故視江集諸文稍質耳然援摭古人以銅為兵事上下千史足稱該洽但不能無一二脫漏若啓子少康鑄一銅劒上有八面長三尺一寸秦始皇帝採北祇山銅鑄為二劒銘曰定秦傳咸奏事曰尚書奮奏給介士二百人人給大銅刀一枚南越志龍川有營澗嘗有銅弩牙流出皆以銀黃雕鏤博物志交州山夷名曰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燋銅為鏑數事皆在文通以前置不引及乃疏記於此豁之淵學非敢與文通鬪博也沈士龍識

或疑銅劒讃不類文通誠出文通亦才盡時筆也按序云永明初始造舊宮云云因檢齊書於永明元年春為築青溪舊宮正與序合更考江傳沒于天監四年壽六十二則永明元年纔三十有八初遷驍騎將軍掌國史非才盡時也但此讃意在覈訂無事英豔使今人作此應答便有許許餖飣矣又序稱漢陳思王冢特脊侈此非曹植乃漢明帝子陳敬王羨子均也均性隱賊多行不法卒謚思墓在陳州南河南志注云魏曹植卒葬此跡不知植徙封東阿時嘗登魚山喟然有終焉之志遂塋為墓今在東阿縣魚山西麓誠不分植以遺令薄葬均以厚葬而均墓亦得與植墓兩存至今乃知賢豪死名猶得借人不朽如此胡震亨識

銅劍讚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梁江淹撰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官至散騎常侍左衞將軍封醴陵侯謚曰憲事蹟具梁書本傳齊永明中掘地得古銅劍淹因詮次劍事考古人鑄兵用銅後世鑄兵用鐵之原委以爲之讚雖文止一篇然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皆著於錄故今亦附存其目焉

蠙衣生劍記一卷

〔明〕郭子章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蠙衣生劍記一卷》提要

蠙衣生劍記

泰和郭子章輯

繡水沈孚先
陳詩教 校

說劍

古有刀劍錄載古今名劍未免脫漏隟搜其所未備者合爲上下篇上篇皆據劍之寔者紀之下篇皆紀其寓言如莊生所謂天子劍諸侯劍之類是也

說劍上

畫影騰空

王子年拾遺記顓頊高陽氏有畫影騰空二劍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赴指其方則克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嘯吟

葛盧

管子葛盧之山出金蚩尤制爲劍鎧矛戟

禹劒

刀劒錄夏禹字高密以庚戌八年鑄一劒長三尺九寸後藏之會稽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記星辰背記山水日月

指日

淮南子虞公與夏戰日欲落公以劒指之日退不落

少康

刀劒錄少康辛卯三年春鑄一銅劒上有八方面長三尺一寸頭方

牛頭山鐵

刀劒錄孔甲甲辰歳採牛頭山鐵鑄一劒長四尺一寸

含光承影宵練

列子曰魏黑卯以暱嫌殺丘邴章也邴章之子來丹謀復父仇而丹氣甚猛形甚露又恥假力於人誓以手劒黑卯而黑卯力撫百人其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謀於友申抱申抱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三寶劒三僮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適衛見孔周執僕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周曰吾有三劒惟子所擇一曰含光視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有其狀其觸

物也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見三曰宵練晝則見影而不見光夜則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傳三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來丹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跪而授其下劒丹再拜受之執劒從黑卯黑卯醉偃臥牖下自頸至腰三斬黑卯黑卯醒怒其妻曰醉而覆我使我嗌疾而腰急注暱嫌私恨也露羸也騞音休伯反無施於事不能

害物也

越滬利

商書越滬請令利劒爲獻

定光

刀劒錄太甲以甲子歲鑄一劒文曰定光

照膽

刀劒錄武丁以戊子歲鑄一劒名曰照膽

伐鬼方

劍記　四

三輔皇圖漢太上皇微時佩一劒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所作也

武王

大戴禮踐阼篇武王劍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

周桃氏

考工記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因人之材力强弱列爲三等人各以形貌大小帶之注劍以止暴桃以辟不祥類相似也故以桃氏爲劍上制長三尺中制長二尺五寸下制謂今之匕首也長一尺士謂勇力之士樂記所謂虎賁之士說劍

虞叔

劍記　五

左傳虞叔有玉虞公求獻之公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

周王

刀劍錄周昭王瑕鑄五劍以投五嶽

昆吾切玉

列子周穆王得昆吾劍切玉如泥河圖曰瀛洲多積石名昆吾可爲劍尸子曰昆吾之劍可切玉龍魚河圖曰瓜洲在西海中上有昆吾石其

石爲鐵作劍光明四照梁吳均寶劍詩曰我有
一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

王子喬飛天

世說王子喬墓在金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
都無所見惟有一劍停在空中欲進取之劍作
龍吟虎吼飛上天

弄

列子曰蘭子以技干宋君弄七劍迭而躍之五

劍常在空中立賜以金帛

斬龍

翰墨全書澹臺滅明齎璧渡江乃拔劍斬龍

干越

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者匣而藏之不敢
用寶之至也注干溪越山出名劍呂氏春秋荊
兹非得寶劍於干越

蕙關錄干將莫邪鉅闕辟閭

齊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辟
閭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此皆古之良劍也注
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未詳
所出葱青色也錄與綠同三劍以色爲名背植
七啓說劍云雕以翠錄亦其類也葱劍光采慌
忽難視以形爲名也闕未詳或曰劍至利則喜
闕因以爲名吳越春秋干將作劍未成乃曰昔
吾師之作冶也金鐵之類不消夫妻俱入冶爐

之中莫邪曰先師親身鑠以成物妾何難也於
是干將夫妻斷髮剪爪投之爐中使童女童男
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
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縵理世語干將吳
人莫邪干將之妻也楚王夫人嘗於夏納涼而
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鐵楚王命莫邪
鑄爲雙劍三年乃成一雌一雄莫邪留雄以雌
進楚王劍在匣中嘗自悲鳴王問羣臣對曰劍

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王怒收莫邪殺之又吳越春秋曰干將作劍採五山之鐵精合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子虛賦建干將之雄戟注干將　王帥劍也王褒頌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塵塗新序云辟閭鉅闕天下之良劍也或曰辟閭即湛盧也言湛然如水而黑色

孟勞

博物志曾寶劍名穀梁傳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左右曰孟勞公子友以殺之

齊王

一統志齊王有寶劍磨于長興晏子鄉其水微赤似鐵汁

芙蓉

國語曰齊桓公問管仲曰齊國寡甲兵奈何對曰小罪讁以金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土壤甲兵大足

龍淵太阿工市

越絕書楚王作三劍曰龍淵太阿工市晉鄭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三年不解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膽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又云楚王使風

胡子求干將歐冶子作劍三枚二人鑿其山洩其溪取鐵文選張協七命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溪之鋌赤山之精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張太阿劍銘曰太阿之劍世載其美淬以清波歛以越砥

季札

史記吳季札聘魯過徐徐君好札劍口不敢言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時已死

而劍挂徐君墓上而 曰始吾以心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吳鈎

吳越春秋吳王闔閭令國中作金鈎曰善者賞百金有人殺其二子以血釁金成二鈎以獻向鈎呼二子之名曰吳鴻扈稽我在於此兩鈎俱飛着父胸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杜詩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鈎

鐵膽

拾遺記昆吾山有獸如兎食銅鐵吳國武庫中兵刃皆盡忽見雙兎殺之有鐵膽腎方知兵刃為兎所食乃鑄鐵膽為二

北斗

撮書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之胥既渡解劍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一笑刺船而去吳越春秋伍子胥過解劍與漁父曰此劍中有北斗七星文其直百金

屬鏤

左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王怒使賜之屬鏤以死注屬鏤劍也古賦斷跡屬鏤

奄日斷水轉魄驚鯢懸剪滅魂却邪眞剛

拾遺記越王勾踐以白牛白馬祠昆吾山神以成八劍應八方之氣一曰奄日以之指日日光晝暗二曰斷水晝水開即不合三曰轉魄指月蟾兎為之倒轉四曰懸剪飛鳥觸其刃如斬截為五曰驚鯢以之泛海鯨鯢深入六曰滅魂挾以夜行不遇魑魅七曰却邪妖魅見之則止八曰眞剛切玉斷金如切土木

純鈎湛盧豪曹魚腸鉅闕

吳越春秋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劍五枚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鉅闕王以豪曹示薛燭燭曰夫寶劍五色並見豪曹黯無華殞其光芒其神亡矣示之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夫寶劍金錫和同氣如雲烟今見其光已離矣示之魚腸燭曰金精從理至本不逆魚腸倒本從末逆理之劍也示之純鈞燭變然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沈沈如芙蓉始生於湖

其文如列星之行其光如水之溢塘此純鈞也王曰客有以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價此劍可乎燭曰不可臣聞初造此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灑道雷公發鼓天帝裝炭太乙下觀示之湛盧燭曰善哉合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他國允常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弑王僚湛盧去如楚昭王寤而得之召風胡子

之此劍直幾何對曰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溪深而不測羣神上天歐冶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滿河不借一觀況駿馬萬戶之都乎越絕書闔閭無道湛盧之劍去之入水行秦楚秦王求之不與也客志闔中有山名湛盧旋此山之鐵鑄劍以爲名也張景陽七命曰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又越絕書闔閭冢甃以磐郢魚腸之劍甃之日白虎居上號曰虎丘

白猿

劍俠傳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越有處女國人稱之王乃請女道逢老人自稱袁公問女曰聞女善爲劍願得一觀之女曰惟公所試公挽林竹刺女女因杖擊之公飛上樹化爲白猿李白少年埸行少年學劍術凌轢白猿公

步光

史記子貢傳越使大夫種言於吳王曰奉先人

戚器甲二十領鐵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
史吳王大說越王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
子貢不受越絕書越王被棠夷之甲步光之劍
以見孔子曹子建七啓步光之劍華藻繁縟

莒子

左傳曰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
大夫烏存帥國人以逐之

秦昆吾

劍記　十四

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以示
東方諸國魏王問子順曰古有之乎對曰周穆
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長尺有咫鍊鋼赤
刃用之切玉如切泥是則古亦有之也列子湯
問釋文昆吾龍劍也

水心

玉海秦昭王以三月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
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

楚

史記秦昭王臨朝歎息范雎請罪王曰吾聞楚
之鐵劍利而倡優拙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
慮遠以遠慮御勇士恐楚之圖秦也

鹿盧

史記荆軻左把秦王之袖右揕其胸王乞聽琴
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
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奮袖

劍記　十五

而去

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莫邪

干將

史記蘇秦曰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
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
鵠索隱天下之寶劍韓為衆八曰莫邪九曰干
將其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

利劍

記曾句踐厨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
其不講於刺劒之術也

斬蛟

宣紀饒慕佽飛射士羽林孤兒呂氏春秋荆有
兹非得寶劍於干將渡江中流兩蛟繞舟兹非
拔劍赴江刺殺之荆王聞仕以執圭後世以爲
勇士之官

孟嘗君

沈約爲東宮謝賜孟嘗君劍啓曰田文重氣徇
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入高事
遠遺物足奇譏加玩服以深存古也

蒯緱

萬花谷馮驩居孟嘗君傳舍驩彈寶劍而歌曰
長鋏歸來乎注蒯弟子類緱把劍之處無物可
裝以蒯爲小繩以纏之

吾干

王剪傳趙奢曰夫吾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
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爲三質之
柱上而擊之則碎爲百

斬蛇三尺八寶金藏赤霄七尺寶

漢紀高祖被酒夜經澤中行前者還報曰前有
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
劍斬蛇蛇分兩道開行數里後有人至蛇所一
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

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嫗忽不見後人告高
祖高祖心喜自負及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
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白帝子者赤帝
子也上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非天命乎
徐寅斬蛇劍賦能舌三尺霆飛牛尋磨霜礪雪
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爰茲發迹斬蛇奮旅
神母告符朱旗乃舉三輔黃圖太上皇遊豐沛
山中寓居窮巷有人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鑄

何器工笑曰爲天子鑄劍謹勿言曰得公佩刀雜冶之即成神器可克定天下昴星精爲輔佐木衰火盛此爲興兆上皇解匕首投爐劍成殺三牲以釁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昭襄王時余行陌上一野人授余云是殷時靈物上即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是也及定天下藏於寶庫見白氣如雲出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此

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履高祖斬蛇劍咸見其穿屋飛去莫知所向西京雜記漢高祖斬蛇劍以七彩珠九華玉爲飾五色琉璃爲匣刃上常如霜雪光景照外開匣拔鞘輒有風聲射人刀劍錄劉季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劍長三尺小篆書銘曰赤霄及貴帝服之此即斬蛇劍也續漢書漢西京法駕出則侍中多說者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參乘文選注漢禮儀志曰皇太子即位中黃門以斬蛇寶劍授古今注高祖及貴別得七尺寶劍長楊賦高祖順斗極運天關提劍而叱之杜篤賦斬白蛇屯黑雲提干將而呵暴秦班固泗水亭銘靈金耀炎

項莊

漢書沛公自霸上從百餘騎見羽於鴻門羽因留沛公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增出請項

莊曰君王爲人不忍汝入以劍舞擊沛公殺之莊入爲壽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蔽高祖乃獲免

陵母

漢王定三秦沛公入王陵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以召陵陵母詐使者曰願爲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妾故持二心遂伏劍死

韓信

刀劍錄赤烏中有人得韓信劍帝賜周瑜

神龜

刀劍錄文帝以初元十九年庚子鑄三劍各長三尺三寸銘曰神龜多刻龜形以應大横之兆文帝以革帶帶劍兵本無刃

衞綰六

衞綰以戲車爲郎遷中郎將孝景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所施易

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施讀曰貤易換之也

新羅

闕世家新羅遣使聘使以寶劍王延職曰此將何爲楓王使曰不忠不孝者斬之職色變職即立倭死發塚僇其尸

刺山

漢書李廣利爲二師將軍征大宛軍中無水乃劍刺山飛泉湧出

千金萬歲百金

西京雜記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曰直千金壽萬歲陸賈常乘安車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建武十三年異國獻名馬又進寶劍直百金賜騎士

宣帝

漢書宣帝既立公卿議立后未有所言上乃詔

求微時故劍大臣知其指白立許后

南越王

一統志南越王佗藏神劍於梧州火山每深夜騰焰如火每三五夜一見時如野燒之狀

未央

郊祀志神爵元年爲寶劍立祠未央

漢玉具櫑具駁犀具

匈奴傳甘露三年正月呼韓邪單于朝賜玉具

劍注標首鐔衛盡用玉爲之王莽傳進玉具寶
劍後匈奴傳永元四年正月北匈奴乞降賜玉
具劍羽蓋車一駟又東觀書漢安二年立輿王
兆樓儲天子臨軒賜玉具刀劍禮儀志皇太子
即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劍隋侯珠斬蛇劍授
史記有詔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令具鞍馬絳
衣玉具說死徑侯適魏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
佩襄城君帶玉劍雋不疑傳冠進賢冠帶櫑具

劍佩環玦褐暴勝之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
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注應劭曰標首
之劍首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
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
狀似此應奉傳注延熹中詔曰以奉昔守南土
威名播越賜駁犀方具劍金錯把刀劍革帶各
一奉具勉之傳安帝賜馮石駁具劍佩刀紫艾
綬玉玦各一

上方

韓延壽爲東都畝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
鐔放效上方

平帝

刀劍錄漢平帝衎掘得一劍上有帝名故佩之

斬馬

朱雲傳願賜尚方斬馬劍注師古曰尚方少府
屬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後匈奴傳建武

二十八年匈奴貢馬裘賜斬馬劍一

秀霸

刀劍錄光武未貴時在南陽鄂水中得一劍文
曰秀霸小篆書帝服之

漢寶

續韻府編光武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劍賜騎
士馬駕鼓車

祕

彭寵傳朱浮對光武曰前吳漢發兵時大王遺
寵以所御劍蔡倫傳倫爲尚方令永元九年監
作祕劍光芒非常及諸器械無不精工堅密爲
後世法

乘輿具

馮異傳建武二年赤眉延岑暴亂三輔以異爲
征西將軍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
具劍

龍淵漢文椎成

韓稜傳稜爲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
時俱以才稱肅宗賞賜諸尚書劍惟此三人特
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郅壽蜀漢
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爲之說以稜淵深有
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
善不外見故得椎成注楚西平縣有龍泉水淬
刀劍特堅利椎成漢官儀作鍛成

海南

漢書汝南陳茂嘗爲交阯別駕刺史周敞涉海
遇風船欲覆茂拔劍呵罵水神風即息

仲叔遺

後漢書吳郡張業字仲叔爲郡門下掾隨太守
至河内遇賊業拔劍戰死子武時幼後每持所
遺劍悲哀感動路人

漢佩玉頭

晉志漢制自天子至百官無不佩劍其後惟朝
帶劍晉世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張敞東宮
舊事曰太子儀飾有玉頭劍春秋繁露劍在左
刀在右劍之在左青龍象也

鎮山

刀劍錄蜀後主禪造一大劍長一丈二尺以鎮
劍口山

旌陽第三

廣異記唐武勝之知静江忽見灘上雷公踐雲
逐小黃蛇使人覘之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
斬蛟劍

帶槐

周斐先賢傳曰許加給縣功曹儀小吏常持劍
侍功曹月朔晨明并持炬火加於是忽然歎曰
男兒為吏不免賤役即投火於地以劍帶槐樹
趨謁府門

劍記　宋

化龍

張華傳初吳之未滅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吳平
之後紫氣愈明豫章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
天華曰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
寶劍佩之斯言豈效歟因問在何郡煥曰在豫
章豐城即補煥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入地四
尺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
曰龍泉二曰太阿其夕斗牛之間不復見焉送
一劍與華留一自佩後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
華持劍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投水求
之但見兩龍各長數丈光彩照水波浪驚沸張
協太阿劍銘淬以清波飲以越砥刜玉斷犀若
影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同軌豐城寶劍賦異金
陵之浮王氣同寶與之在汾洲張協七命云形
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

晉銅

劍記　晉

晉書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銅劍一長三尺五
寸山海經汲郡冢中得銅劍一長三尺五寸

晉斑

晉書會稽王給斑劍二朝史志班劍亦曰象劍
取裝飾斑蘭之義鞘以黃質紫斑文金銅飾紫
條紛錯

斬蛟

鄧遐字應遠勇力絕人仕晉守襄陽沔水有蛟

晉人選入水揮劍斬蛟數段時號為名將

晉賜

晉書張軌鎮京州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甚悅遺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隴以西征伐斷割悉心相委如此劍矣

蘭眞人卓劍

一統志晉蘭眞人卓劍在浮梁縣

神劍

晉書前趙劉曜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於俗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為事常夜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丈光澤非常赤玉為飾背上有銘云神劍能除衆毒曜佩之隨往往人見光輝後人求之不獲

白虹紫電辟邪流星青冥百里

古今注吳大帝有寶劍六白虹紫電辟邪流星青冥百里吳都賦家有鶴膝戶有犀渠

萬仞

西晉宋有旌陽令許遜者得道於豫章西山江中有蛟為患旌陽沒水投劍斬之後不知所在頃漁人網得一石匣鳴擊之聲聞數十里唐朝道王為洪州刺史破之得劍一雙視其銘一有許旌陽字一有萬仞字遂有萬力師出焉出朝野僉載

孟德

刀劍錄魏武帝嘗於谷中得一劍有金字銘曰孟德王常服之

飛景流采華鋋

典論曰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長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兩淬以清漳厲以礛礑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星又曰選茲良金命彼國工精而鍊之至於百辟

以爲三劍一曰飛景二曰流采三曰華鋌俱長
四尺二寸亢倉子曰甚景之劍威奪白日氣成
紫蜺注流采色似綵虹

楊脩

文士傳楊脩以寶劍與魏文帝帝佩之曰此楊
脩之也

魏寶

曹植有寶劍自銘曰造玆寶劍旣襲旣礪匪以
劍記　　辛
尚武予身是衛麟角匪觸鸞距匪蹶○四時而
變爲五色

高昌銅

梁紀天監五年四月丙申廬陵高昌之仁山獲
銅劍二

墮地

南漢世家劉龔儼生于外舍嫡母怒拔劍欲殺
之及見劍忽墮地乃曰此非常兒也因養爲己

子身長七尺手過膝後即帝位號大漢

梁神

梁武帝命陶弘景造神劍十三以象閏月水經
注吾國多池沼時池中出神劍至今其民像而
作之號大梁氏之劍

方諸

梁簡文帝謝敕賚方諸劍啓曰巳匠丹陵之輝
乍比青雲之制寒暑來華左右相照
劍記　　廿一

齊銅

書目江淹銅劍讚一卷齊永明中有人得銅劍
淹序而讚之

鎭山沈水

刀劍錄後魏道武鑄二劍一名鎭山一名沈水

善勝寶勝

陶貞白隱居貝都山中常畜二刀一名善勝
一名寶勝往往飛去人望之如二條青蛇本傳

具載芝田錄

化形

魏志魏夫人名華晉司徒舒之女夫亡遂上臨川西設壇修道年八十三不飲食以成仙咸和甲子託劍化形去

龍雀

刀劍錄赫連百錬為龍雀大鐶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

唐千金

劍俠傳唐晉公王鐸有千金劍以獲李龜壽

唐班

太宗紀武德四年加號天策上將賜兗冕金輅雙璧黃金六十斤前後鼓吹九部之樂班劍四十人

力士

一統志蜀五丁力士遺寶劍隱于梓潼崖路隅化為泉杜如晦詩五丁彈鋏氣如虹所破蒼崖萬仞峯寶匣信難留異物寒泉終見表遺踪

逐蠅

武王思性急方書有蠅飛在筆端去復來思怒投筆拔劍逐之

廼宅

唐乾封中有人於鎮州東野外見二白兔捕之忽即入地絕跡不見乃於入處掘地纔三尺許獲銅劍一雙古制殊妙于時長史張廼宅以聞奏出太平廣記

青龍

唐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為衆所忌及西戎歲犯邊青春每陣常運劍大呼執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終蕃入寇獲生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虫皮者

爾何不能害答曰嘗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
及若叩銅鐵謂爲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之
靈青春死後劍爲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或風
雨後送光出室環燭方丈哥舒翰知之求易以
他寶廣琛不與因贈詩曰刻舟尋已化彈鋏未
酬恩出酉陽雜俎

符載

唐符載文學武藝雙全常畜一劍神光照夜爲

畫客遊至淮浙遇巨商舟艦遭妓作梗擲劍一
揮血洒如雨舟舸安流而逝後過寒食於人家
食鹿脯刀鈍不可乃以劍斷之訖其劍無光若
頑鐵無所用古人云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
其此劍之謂乎出芝田錄

雲逵

唐鄭雲逵少時得一劍鱗鋏星鐔有時而吼常
莊居時橫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牽一然而
下紫衣朱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點
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
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君既居上
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即疾起斫
之不中擲墜黑氣着地數日方散出酉陽雜俎

張存

唐段成式其友人温介云大曆中高郵百姓張
存以踏藕爲業常於彼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

併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
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之寶邑人有
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出酉陽雜俎

張旻

張旻爲將軍請吳道子畫天宮寺吳請旻舞劍
作氣以助揮毫旻舞一曲道子奮筆立成如有
神助

西河

本記唐張旭嘗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劒而得其意
神自此草書長進杜甫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劒
器動四方

浪劒

會要云樂浪人劒舊紀貞元十年九月辛卯南
詔獻鐸槊浪人劒南詔傳異牟尋獻鐸鞘浪劒
鬱刃注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劒王所佩者傳七
世矣

劒記

火精

唐德宗時幸奉天自攜火精劒出內殿所檻上
鐵狻猊應手而碎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佼
數尺光明即劒光也

樊夫人飛劒

傳奇唐貞元中有湘媼嘗以丹篆救疾一日謂
鄉人曰往洞庭救數百人性命至洞庭前一日
有大風濤碎一巨舟居上所載百餘人沿島上
有一白龜遊沙上入穀食之明日有城如雪圍
島其城漸窄狹求其人為族其間不盈數尺岳
陽人亦遙望雪城莫能曉也媼至岸飛劒刺之
白城一聲如霹靂遂崩乃一大蠶長千丈蜿蜒
而斃後有一道士識湘媼乃劉綱妻樊夫人也

平蔡寶

李愬傳愬節魏博長慶元年八月以玉帶寶劒
遺牛元翼曰此劒吾先人以揃大盜吾又以平
劒記
蔡翼帶之軍中

白虹

翰墨全書潘扆自稱野客善劒術海州刺史鄭
匡國求學焉扆乃探懷出三錫丸俄出劒悉如
白虹旋遶匡國頭上有聲錚然匡國懼汗下如
雨扆乃收

旂勝賓

萬花谷卻彥輝為東川節度會諸將所叙佩劒

號泲滂賓使侍左右曰生死同之遽者先齒

解形

陸龜蒙悼鶴忽件仲仙劍解形葛洪云陰君受鮑靚尸解之法後死埋于石子岡有人發其棺見一大刀冢左右有人馬之聲遂不敢取此劍解也

神術寶

劍俠傳唐聶大將鋒之女爲尼偷去石穴中五年與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一年後刺猿猱虎豹鷹無不中劍之身漸減五寸受以羊角匕首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如水

劍記

蘭陵老人

劍俠傳唐京尹黎幹訣杖蘭陵老人往謝過老人出朱衣盛長劍七口舞于中庭横若掣帛旋若爇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襟食頃擲于地如北斗狀黎歸臨鏡方覺鬚髮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七星

劍俠傳唐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大募勇武欲併潞州潞州節度使薛嵩患之內記室紅線請爲伐其謀線有異術夜至田寢帳內見枕前露七星劍前仰開一金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線持金合以歸田知而與謀不復蓄矣

劍記

凌空

劍俠傳蜀許寂棲四明山中忽有夫婦者詣山以壺觴酌許夫談劍術俄自臂間推出二物展而喝之即二口劍也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甚懼尋而匣之飲畢就寢及旦乃空榻也後于鴻山林下遇一僧于指甲下抽出二劍跳躍凌空而去

僧俠

劍俠傳唐士人韋氏移家汝州路逢一僧連鑣因邀入蘭若行十餘里不至韋疑之懷銅丸凡五發僧捫中處韋無可奈何至莊野僧呼子飛飛出拔韋一劍乞郎君盡藝殺之韋進劍逐飛飛竟不能傷僧悵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終夜與韋論劍而別

石穴

一統志鍾離巖在荊州府城西南境巴蠻五姓

俱事鬼神未有君長共擲劍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務相中之衆皆服

洞賓

列仙傳呂洞賓河東人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喜佩劍滕宗諒贈以詩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

飛渾

五代梁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康王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己既寤聞榻上寶劍鏘然有聲躍起抽劍曰將有變耶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

景德御

景德二年正月丙寅遣內殿崇班楊保用往河北諸州取所頒御劍先是給諸路令得便宜行事仁宗出御劍二授陝西總管夏守贇知延州

范雍戒以臨陣之用

韓忠武

宋韓琦以劍插彰德西水治村地後拔劍泉隨湧出

紹興寶

紹興六年二月四日右相都督張浚言御前降西蕃寶劍十二內庫細甲二十良弓五十給賜有功將士請分賜以爲激勸

一統志袁州府城西舊傳唐王將軍潭石上忽劍飛入潭今石上劍痕尚存

封龍

一統志唐郭元振遊學于元氏縣封龍山見一石中裂出五色雲氣因得寶劍自爲歌精光黯黮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

斫石

一統志昔蒙細奴邏與張樂進求遁相讓佉細奴邏拔劍斫盟石曰如我當爲劍入此石遂入三寸形如鋸焉

芝煙

玉塵集成都朱善存家世寶一劍每生神芝則天下晏清如安史黃巢難作皆生黑烟上屬於天以此卜治亂不爽毫髮

末帝寶

仙姑

劍俠傳姜寺丞出遊神祠睹捧印女子有感志爲戲解帕繫臂爲定後一女子往姜啓有婚約遂留姜婦薮歎如姊妹女事姑甚謹族黨以仙姑稱之忽一道士來姜曰吾與此女皆劍仙

騰空

劍俠傳角巾道人脫郭倫於惡少窘辱郭邀飲爲謝辭去曰吾乃劍俠非世人也擲杯長揖出門數步耳中鏗然有聲一劍躍出墜地躡之騰空而去

二古銅

東坡集宋郭祥正遺古銅劍二于東坡坡詩以爲謝一雙銅劍秋水光兩首新詩爭劍芒劍在床頭詩在手不知誰作蛟龍吼又以銅劍易張幾仲石硯詩我家銅劍如赤蛇再以劍歸張詩[illegible]君長鋏君嘗歌每食無魚嘆委蛇一朝得見

暴公子欐具欲與冠爭哦豈比杜陵貧病瘦終日長饞隨短裴斬蛟刺虎老無力帶牛佩犢吏所訶

乖崖

劍俠傳張乖崖公與祝隱居交厚乖崖旬隱居東垣合拱棗許之徐探手袖間飛一短劍約平八肩斷棗爲二曰我往受此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爲人言也

李八百仙

一統志仙人李八百淬劍于瑞州治後圃中池有白蓮宋黃庭堅賦所謂製劍池之菡萏以爲裳者是也

武昌銅

宋供奉官鄭文嘗官于武昌江岸裂出古銅劍文得之治鑄精巧非鍛治所成者

古銅

獻言南京戊字庫有銅器一事如劍而無刃平直首微稜下有靶長可二尺潤僅及寸背嵌銀作童子捧牌舞牌上有古篆四字面嵌銀題模稜難斷侫臣頭破腦翻成百倍憂解使英雄生膽氣從今不用佩吳鈎詩直似元人作然不可考矣

凌空

獻言周岐鳳青陽人性敏絕倫身兼百藝時郡

守禱雨觀中岐鳳着道衣鑿髻負謁守周識也與之語稍忤紆湯餞擲其劍躡之凌空而去守大驚謂眞仙來也

白衣

獻言三原泉分署多怪使官莫敢入士子深澤以氣自負嘗夜入坐堂上俄一青衣一黃衣一白衣列跪庭下各陳出處而白衣者曰我劍也在堂東柱礎下已而各投所處達曙求之果得寶劍

劍說下

天子諸侯庶人

莊子說劍篇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諸侯之

劍以智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矣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于鬭

雞一旦命已絕矣

倚天

荆是故楚襄王曰能爲大言乎宋玉曰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杜詩長劍須天倚

文身

晉裴景聲文身劍銘器以利表實以名舉良劍耿介體文經武陸斷玄象水截輕羽九功斯象七德是輔

長劍

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

宗谿鋌苗山鋌羊頭銷

鹽鐵論宗谿之鋌淮南子苗山之鋌羊頭之銷

斷犀截鴻

曹植七啓曰陸斷犀象未足稱儁隨波截鴻水不漸刃

青萍

漢文選注青萍古劍名杜秦州詩雖是握青萍

李德裕傳公之智决利若青萍

龜文龍藻

魏都賦曰劍則流彩之珍素質之寶虹蔚波耿

龜文龍藻

千戶

事類賦敵千戶以騰聲梁崔融咏劍詩五精初

獻術千戶竟論都

劍記　兕

劍經

梁陶真白所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

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干將莫邪劍皆以銅

鑄非鐵也出尚書故事

黃白

吳氏春秋相劍者曰白以為堅也黃以為紐也

黃白相雜堅且紐良劍也

斬鯨

古劍詩一朝斬長鯨海水赤三月

倚戶

萬畢術曰拔劍倚戶兒夜不驚

鸊鵜

杜甫贈張均詩話鋒瑩鸊鵜注爾雅鵜領脊滋

瑩劍本草鸊鵜似鳧而膏可塗劍

虬尾鯨牙

歐陽修劍詩截波虬尾滑脫浪鯨牙直

劍記　罡

占雨

歐陽修詩寶劍匣中藏暗室常夜明欲知天將

雨錚爾劍有聲

化形

神仙傳真人去世多以劍代形五百年後劍亦

能靈化

破山

珊瑚鉤詩話有農夫耕地得劍磨洗賣胡售以

萬約明旦取之盡矣夜歸庭中有石以劍指之石立碎詰旦賈胡負錢至則嘆曰劍光已盡不復買矣農夫問故曰此破山劍也惟可一用吾欲買之破寶山耳

靈寶

夢溪筆談錢塘人有一劍削十大丁皆截而劍無纖迹用力屈之如鈎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弦古之所謂靈寶劍也

神光

翰墨大全古劍詩神光萬丈飛晶熒

蟫衣生劍記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有蟫衣生易解已著錄是編皆記劍事分上下二篇前有自序謂上篇據劍之實者紀之下卷則紀其寓言如莊子所謂天子劍諸侯劍之類是也

劒筴二十七卷

〔明〕錢希言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陳訏謨翠幄草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劍筴二十七卷》提要

錢氏劒筴叙

閩南曹學佺

古有文事必有武備其道未始分之爲兩也後世學書不成去而學劒觀舞劒罷草法遂神則但可目爲英雄故態書奴狂癖耳顧惟文章家往往好談劒豈徒以芙蓉之美易襲而蒯緱之病相憐乎夫劒之爲物其取精也多而用物也弘矣天地是一

大冶而鉤金勺水非名山不與焉彼所稱注星旁斗指日而偃月者脫非精氣之相屬烏能格也夫合天地山川日月星斗之物而爲物雖欲不文得乎則又必智者善取而良工已自心苦而後男女成之珽玉相之所謂合天地山川日月星斗以成文者斯爲我有故以劒之之道譬諸文章爲過半矣劒成亦有遇有不遇焉武帝讀子

虛之賦而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庖丁日解十二牛而刃若新發於硎必如是而後藏者可用用者可藏也今文章家之說劒如隔河而望牛女焉過屠門而大嚼耳安可歸咎於術之不利夫荊卿亦豈遂以術貶俠哉予至吳冶城已為黃冠羽士之所栖託又適越溪焉漁父時得一二寸銅而不能易斗粟今過豫章去豐城不數

舍亦未有紫氣逼人也適解后姑蘇友人錢蔺栖氏於厭原山中以所著劒策二十七卷投余讀之正若飢渴之於飲食其世自軒轅而至五代其人自皇帝而至方伎其書自經傳而至小說罔不漁獵陶鑄以成一家言夫惟劒之之道為取精多而用物弘也者則說劒者又安得以學一先生之語而沾沾自喜者乎故又以說劒而徵

錢氏之文章亦過半矣或曰劒而系之以筴何也曰自古有以策名戰國者矣劒者戰之屬也帝王佩之以辟凶邪君子服之以表德剛有取於扶陽抑陰之義也故曰國不可以忘戰予又聞之五方之兵而劒居西今長庚一星耿耿倍昔世方太平安得有此其抑在錢氏之書乎

劒筴第一卷標目

刪采篇凡三十六事凡七十六條
星臺劒凡五條
叹泉劒凡九條
堯祠劒凡二條
桃氏劒凡五條
金匱劒
秋劒

干將莫邪二劒凡七條
兕膽劒
扁諸之劒三千
魚腸劒
歐冶子五劒凡六條
昆吾劒凡三條
棠谿劒凡三條
墨陽劒凡二條

鄧師劒
宛馮劒
龍淵劒凡四條
飛揚劒
龍亭劒
大梁氏劒
徐夫人匕首劒凡五條
尚方劒

婼羌劒
粟特劒
匈奴劒
波斯劒
婆利劒
琉球劒
欒木劒
扶風劒

火林劒

鐸銷劒凡二條

浪劒

急就章劒

西劒

劒號疥癆質

劒筴第一

閩晉錢希言纂輯　雲間馮時可訂正　晉安陳[illegible]讀授録

硎釆篇

此篇雜舉劒事詳其所繇始及所出地而因紀古之善鑄劒者其人寥寥固不多見也至于歷代帝王鑄劒年代名字又別著守府篇中

筴曰龜鱗之鍔金齊所成然非鎔范磨礲則寒星秋水之光不發而剸犀斷蛟之利弗見也夫士詘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豈偶然歟孔子三朝記云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俱生蚩尤庶人之貪者也何罷之能作斯則劒不載于蚩尤章矣有亡覺夢之棸既莫得而測其傳昆臺阪泉遂佩草昧迨周官法備而後代因之抑何函冶氏之多哉碎諸㦸出土鼓鐘生鳥跡不腆姑熊夷有干莫茲棲亦足豪也詩曰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又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筴硎釆

昆臺劒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之戴已乃養正命娛耳目昏然五情爽惑於是放萬機舍宮寢而肆志于昆臺方明執輿昌寓參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風后栢常從負書劒發軔紫宮之中涉洹沙而届陰浦陟王屋而受丹經登空桐而問廣成封東山而奉中華君筴大面而禮甯生入

金谷而咨涓子心訪大恢于昊英即神牧於相成陛鴻隄受神芝于黃蓋遂益羣神大明之虛而投玉筴于鍾陰自是愛民而不戰四帝共起而謀之（各以方色青赤白黑爲號起四方而僭亂者若蚩尤爲赤帝朱宣爲白帝之類故有赤帝城白帝城說者以少昊之徒當之非也蓋自後代）邊城日警介冑不釋帝乃焦然歎曰朕之過淫矣君危于上者民不安于下主失其國者其臣再嫁厥病之繇非養寂邪今處民萌之上而四盜起迭震于師何以哉乃正四軍即塋壘滅四帝而有天下　路史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昊樞以戊巳之日生故以土德稱王也時有黃星之祥考定曆紀始造書契服冕垂衣故有衮龍之頌變乘桴以造舟楫水物爲之祥蹋滄海爲之恬波泛河沈璧有澤馬羣鳴山車滿

野吹玉律正璇衡置四史以主圖籍使九行之士以統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爲九德之臣薫風至眞人集乃猷世于昆臺之上留其冠劒珮舄焉昆臺者鼎湖之極峻處也立館于其下帝乘雲龍而遊殊鄉絕域至今望而祭焉帝以神金鑄犂皆銘題及昇遐後羣臣觀其銘皆上古之字多磨滅缺

落凡所造建咸刊記其年時辭跡皆質詔
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
席上燃沉榆之香舂雜寶爲屑以沉榆之
膠和之爲泥以塗地分別尊卑華戎之位
也（封禪記）
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劒旦遊洹流夕歸
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洹流如沙塵足踐則
陷其深難測大風吹沙如霧中多神龍魚

鼈皆能飛翔有石蕖靑色堅而甚輕從風
靡靡覆其波上一莖百葉千年一花其地
一名沙瀾言沙湧起而成波瀾也仙人甯
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甯先生遊
沙海七言頌云靑蕖灼爍千載舒百齡暫
死餌飛魚則此花此魚也（晉王子年拾遺記）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
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于是軒轅乃習用
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
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
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
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
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
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
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史記）
帝以己酉歲立承神農之後火生土帝以

土德稱王天下號黃帝位居中央臨制四
方帝破山通道未嘗寧居令風后負壽書
伯常荷劒旦出流沙夕歸陰浦行萬里而
一息反涿鹿之阿帝又試百神而朝之帝
問風后乎欲知河所泄對曰河凡有五皆
始於崑崙之墟黃河于崑崙山東南脚下
即其一也（宋張君房雲笈七籤）

阪泉劒

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兄弟八十人蚩尤䖞首虎捲八肱八止好兵而喜亂隳黨崇僻惛欲亡厭惟作五虐之刑延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敓攘矯虔統音尤性酷毒作五虐刑謂車裂燒劓杙使抱及沿之之類癸葛盧雖狐之金啓九冶作兵刑劒擬劒擬作而歲之諸侯相兼者三十一世本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黃帝誅之涿鹿之野而三朝記呂氏春秋說各不同帝榆罔立諸侯攜貳

胥伐虐弱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顥以臨西方周書作四方司百工不能馭蚩尤産亂出羊水登九淖上黨羊頭山水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濁鹿興封禪號炎帝乃驅罔兩興雲霧祈風雨以肆志于諸侯明羅泌路史

黃帝問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爪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

黃帝曰此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後析取之爲劒鎧戈戟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

劒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與芮戈焉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管子

謹按山海經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

武不止者亡昝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無親謂并兼之

也無文德故智士寒心也徙居至于獨鹿諸侯畔之阪泉以亾汲冢周書

黃帝攝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竝獸身人語銅頭鉄額食砂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遂不敵黃帝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授黃帝兵法符制以服蚩尤史記

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竝獸身人語銅鉄額食砂石造五兵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以制八方蚩尤殁後天下復擾亂不寧黃帝遂畫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皆爲弭伏龍魚河圖

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鉄石能作雲霧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鬢如劒戟軒轅誅之于涿鹿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鉄者蚩尤之骨也其齒長二寸堅不可碎梁任昉述異記

黃帝有天下之二十有二年忽有蚩尤氏不恭帝命諸侯中彊暴者也兄弟八十人竝獸身人語銅頭鉄額不食五穀啗沙吞

石蚩尤始作鎧甲兜牟時人不識謂是銅頭鉄額唐李白曰南人兵士見北地人所食麥飯糗糧不識謂之啗沙吞石不用帝命作五虐之刑以害黎庶于蔦盧山發金作冶制爲鎧甲及劒造立兵仗刀戟大弩等威震天下張君房雲笈七籤

黃帝斬蚩尤冢在高平壽昌縣高七丈時人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如匹絳時人謂之蚩尤旗獨異志

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尺常十月祠之有赤炁出如絳名爲蚩尤旗山陽鉅澤縣有肩髀冢黃帝殺蚩尤身首異處故別葬亦二冢也（並出皇覽）

【唐皮日休原兵論】管子說蚩尤剸盧山之金以鑄五兵說者或云蚩尤古天子則炎黃繼命其間無蚩尤之運也按史記曰蚩尤與其大夫作亂如此爲庶人

之暴者且庶人不當有大夫日休以爲蚩尤乃黃帝之諸侯蓋其爲人暴黃帝征而滅之如此爲庶人一夫之暴不足當天子用兵也又明矣嗚呼昭然之理前賢僭之況大聖人之深旨哉

【原祭論】說者以蚩尤爲五兵每有師祭當祭蚩尤噫厥亂甚矣皮子直以蚩尤爲黃帝逆亂之臣五兵直作于炎帝固始芍自蚩尤始以其亂逆且不當祀果不自蚩尤蚩尤不道黃帝滅之又不當以不道充祀軒轅五帝之首能以武定亂以德被後今之師祭宜以軒轅爲主炎帝配之於義爲允

堯祠劒

白馬津西南五十里曰堯祠褎龍騰文劒珮有光德音不遐精魄如在然而祠廟僻

遠藻薦亦稀荒榛不除茂草斯鞠司空隴西公卽戎之二歲勤恤人隱期于俗阜於是飾粉壁張羅帷欒櫨四周丹紺交輝肅肅靜密神之所依（唐白敏中滑州堯祠記）

廣固城北三里有堯山祠堯因巡狩登此山後人遂以名山廟在山之左麓廟像東面華宇修整帝圖嚴飾軒冕之容穆然山頂舊有上祠今也毀廢無復遺式盤石上

尚有人馬之跡徒黃石而已惟刀劍之蹤逼眞矣至于燕鋒代鍔魏鋏齊銘與今劍莫殊以密模寫知人功所制矣（魏酈道元水經注）

桃氏劍

周官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謂兩刃音獵）兩從半之（謂劍脊兩面殺趨鄂者也）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莖謂劍夾人所握鐔以上也鄭玄謂莖在夾中莖長五寸也）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鋝音刷一音劣鍰也中其莖謂穿之也疏云穿之謂穿劍夾內莖于中故云中其莖又滿也）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一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匕首也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所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也樂記武士克商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周禮考工記

劍刃也削鞞也剞劂曲刀（鞞布頂反剞居綺反劂居衛反）說文

匕首劍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通俗文）

匕首短劍也長一尺八寸頭類匕故曰匕首（鹽鐵論）

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又其在身拱時歛在臂内也其傍鼻曰鐔鐔尋也帶所貫尋也其末曰鋒鋒末之言也（釋名）

劍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間謂之室自關而東或謂之廓謂之削自關而西謂之鞞（鞞方婢反）方言

袂（扶）橈（饒）秝（律陳）劍衣也拾室鄭劍削也劍珥謂鐔（淫）鞞（布鼎）靳（之逝二反之舌之）刀削也（廣雅）

謹按班固漢書王莽避火坐宣室前殿持虞帝匕首是則匕首之制舜時有之矣然兵器多出于黃帝蚩尤非亦其時所製歟其曰桃氏者劍以止暴桃以辟不祥命名之義或取諸此

金匱劍

劍之書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厥則覆（太公金匱）

秋劍

秋爲牡軍劍爲前行（太公金匱）

干將莫邪二劍

闔閭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聞于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

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爲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琁之以故使劍匠作爲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于是干將不知其由莫邪曰子以善爲劍聞于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邪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待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經萎服

然後敢鑄金于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邪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于是干將妻乃斷髮翦爪投于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吳越春秋）

風胡子因吳請干將歐冶子作干將陽龍

文莫邪陰漫理此二劒吳王使干將作莫
邪干將妻也夫妻甚喜作劒也晉張華博物志
吳王造劒二陽曰干將陰曰莫邪莫邪其
妻名南齊王僧虔吳郡地理志
匠門又名干將門東南水陸二路今陸路
廢出海道通大萊沿松江下滬瀆闔閭使
干將于此鑄劒林五山之精合五金之英
使童女三百人祭爐神鼓橐金銀不銷鐵

汁不下其妻莫邪曰鋏汁不下□有計干
將曰先師歐冶鑄劍之穎不銷親鑠耳以
□□成物□□可女人聘鑪神當得之莫
邪聞語□入鑪中鐵汁出遂成二劒雄號
干將作龜文雌號莫邪鰻文餘鑄得三千
並號□□文劒干將進雄劒于吳王而藏
雌劒時時悲鳴憶其雄也唐陸廣微吳地記
千里廬墟者闔廬以鑄干將劒歐冶童女

三百人去縣二里南達江越絕書
莫邪山長老傳云古者於此山鑄莫邪劒
因爲山名壽春圖經
雲濛山合流千金塘源出縣西莫邪山是
也漢陸賈南中行記
柳州上林縣亦有鎮鏌山嘗有樵者入山
得古劒宋樂史太平寰宇記
北齊綦毋懷文以道術事齊神武懷文造

宿鋏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
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
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
鑄宿柔鋌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
能頓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
子城是干將鑄劒處其土可瑩刀北齊書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劒遷乎其
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考工記

賈誼弔屈原篇莫邪為鈍鉛刀為銛

梁吳均吳城賦古樹荒煙幾千百年云是吳王所築越王所遷東有鑄劒殘水西有舞雀故壚

謹按圖經華亭縣南有北干山春申澗北有築鎁廟至今存焉姑蘇城中又有干將里虞山之南又有鏌城皆其古蹟也而建祟一名冶城乃知鑄劒之所非一處矣又吳地續紀干將莫邪墓在將門外郡中鍛工多祀墓旁土以治刀斧

兔膽劒

昆吾山有獸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為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被盡食而封署依然王令檢其庫穴獵得雙兔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之鐵為兔所食王乃召其劒工令鑄其膽腎以為劒一雌一雄號干將者雄鏌鋣者雌其劒可以切玉斷犀王深瑳之遂霸其國王子年拾遺記

昆吾山有獸如兔食銅鐵膽腎能如鐵吳國武庫兵刃俱盡而封署如故得雙兔殺之有鐵腎方知兵刃為食乃鑄腎為二劒雄為干將雌為鏌鋣王湘記

扁諸之劒三千

闔閭既鑄成干將莫邪二劒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劒皇覽

魚腸劒

闔廬冢在閶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劒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劒在焉千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白虎踞上故號虎丘吳地記

謹按國朝雁山季公為水部郎管夏鎮河工濬河獲魚腸劒一把其劒柔可繞腰數匝如帶圍然給中丞得之近余邑朱司空仲孫亦藏有銳指柔劒疑即

古魚腸矣

歐冶子五劍

越王元常（左傳史記俱作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鈎三曰勝邪（一名盤郢亦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洒掃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子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吳越春秋）

琁劍名純鈎湛盧豪曹魚腸巨闕五劍皆歐冶子所作龍泉太阿上市三劍皆楚王者（博物志）

吳既滅越棲勾踐于會稽之上地方千里勾踐得范蠡之謀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作臺于外而館賢士今會稽山有越王臺又有越王鑄劍洲（述異記）

若邪谿吳越春秋所謂歐冶涸以成五劍谿水上承嶕峴麻谿谿之下孤潭周數畝甚清深有孤石臨潭垂崕俯視猿狖驚心寒木被潭森沈駭觀上有一櫟樹謝靈運與從弟惠連常游之作連句題刻樹側麻潭下注若邪谿水至清照衆山倒影窺之如畫（水經注）

銅牛山山有銅穴三十許丈穴中有大樹神廟山上有冶官山北湖下有練塘里吳越春秋云句踐鍊冶銅錫之處采炭于南山故其間有炭瀆句踐臣吳王賜句踐於越百里之地東至炭瀆是也（水經注）

漢孫卿劍銘　天生五材金德惟劉從革庚辛含景吐商辨物利用飭伐彌彰暨彼良工歐冶干將爰造琁劍巨闕鑿陽上通皓靈獲茲休祥剖山竭川虹霓消

亡曜威曜武震動遐荒楚以定伯越以取彊〔梁江淹橫吹賦〕鄣山錫以邪谿銅鋒皆陸斷犀象水斬蛟龍〔唐李嶠琁劒篇〕吳山開越谿涸三舍合冶成琁鍔淬綠水鑒紅雲五采焱起光氛氲背上銘爲萬年字胸前點作七星文龜甲參差白虹色鹿盧宛轉黃金飾駭犀中斷寧方利駿馬群驅未擬直風霜凜凜

匣上清精氣遥遥斗間明避火朝穿霄帝屋逃難夜入楚王城

謹按建康志溧陽縣南八十里石屋山西有鑄劒院在焉相傳吳王使歐冶子鑄劒于此又按山東青州南有冶原山水齒絶亦傳是歐冶子鑄劒之地冶吳人豈亦嘗騁于齊耶

昆吾劒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于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多丹鍊石爲銅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艸木皆劒利土亦鋼而精至越王勾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昆吾之神采金鑄之以成八劒之精 晉王子年拾遺記

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東岸十九萬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爲昆吾冶其石成鋏作劒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割泥亦饒仙家 漢東方朔十洲記

流淵在西河中地方萬三千里去東岍十九萬里上有名山積石爲昆吾冶其石成鋏作劒光明洞照如水精可以割玉 龍魚河圖

〔梁吳均詠琁劒詩〕我有一琁劒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鍔邊霜凜凜匣上風淒淒寄語張公子何當來見攜

寔谿劒

韓卒之劒出于棠谿（戰國策）
汝南郡吳房縣有棠谿之亭（劉昭郡國志）
蔡州有冶爐城韓國鑄造之地（王存九域志）
【楚辭】執棠谿以拂蓬秉干將以割肉
【魏陳琳武庫賦】其刃也則楚金越冶棠
谿名工清堅皓鍔修刺銳鋒陛陷茲犀
水截輕鴻

墨陽劒

袂（扶）褫（銳）祙（陳律）劒衣也拾室鄭劒削也劒
珥謂鐔（淫）鞞（卑布）韒（之舌逝二反）刀削也龍淵太
阿干將鏌鋣莫門斷蛇魚腸醇鈞燕支蔡
倫屬鹿干隊棠谿墨陽鉅闕辟閭劒也（廣雅）

鄧師劒

鄧國有工善鑄劒因名鄧師（龍魚河圖）

宛馮劒

滎陽有馮池宛人于馮池鑄劒故號宛馮

（梁殷芸小說）

龍淵劒（一名龍泉）

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氾郡十六
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孟康曰在西
平界其水可用淬刀劒特堅利古龍淵之
劒取於此（齊王僧虔地理志）
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劒故劒
名龍泉楚之珽劒也（晉太康地記）

晉太康地理志縣有龍泉水可以砥礪刀
劒為楚珽也縣出名金古有鐵官（水經注）
【唐郭元振古劒歌】君不見昆吾鐵冶飛
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經幾
年鑄得珽劒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
良工咨嗟歎奇絕琉璃匣裏吐蓮花錯
鏤金環映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
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

斤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嘗親近英雄人何嫌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

飛揚劒

劒名飛揚 一出龍魚河圖又見呂氏春秋

謹按飛揚劒者蓋取薛燭對楚王問中四駕上飛揚之意云爾

龍亭劒

龍亭之劒至今擅名天下 漢崔寔政論

大梁氏劒

周梁伯之居也梁伯好土功大其城號曰新里民疲而潰秦遂取焉後魏王自安邑徙都之故曰梁耳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六年四年甲寅徙都於大梁是也秦滅魏以為縣漢文帝封孝王於梁孝王於土地下濕東都睢陽又改曰梁自是置縣會溝南際富城東南八百尺陂即古之逢澤也徐廣史記音義曰秦孝公會諸侯於逢澤陂陂汲郡墓竹書紀年作逢澤斯其處也故應德璉西征賦曰鸞衡東指弭節逢澤其水東北流為新溝新溝又東北流逕牛首鄉北謂之牛建城又東北注梁即沙水也音蔡許慎正作沙音言水散石也從水少水沙見矣楚東有沙水謂此水也無亡也

皆變名矣其國多池沼時池中出神劒到今其民像而作之號大梁氏之劒 水經注

徐夫人匕首劒

會燕太子丹質秦王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于趙而秦王政生于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忘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

東以伐齊楚楚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於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荊卿所欲以順適其意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于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焠謂以毒藥染劒鍔也）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

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乃裝爲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軻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史記）

【魏文帝典論】昔周魯琟鹿狐之戟屈盧之矛弧父之戈徐氏匕首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雖有文章必有武備矣

【晉張載匕首銘】先民造制戒豫惟謹匕首之設應速周近既不忽備亦慭輕忿利以形彰功以道隱

【唐李白詩】袖中趙匕首買自徐夫人玉匣閉霜雪經燕復歷秦其事竟不捷淪落歸沙塵

尚方劒

漢尚方令六百石掌作御刀劒蔡倫爲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秘劒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漢書）

婼羌劒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離胡戎來附漢也）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僻在西南不當孔道（穿山險而

爲道猶今言穴徑耳）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末接隨畜逐水艸不曰作仰鄯善且末穀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劒甲西北至鄯善廼當道云（漢書）

粟特劒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于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克姑臧悉見虜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後無使朝獻波斯國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河經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銀鍮石珊瑚琥珀車渠瑪瑙多大真珠頗黎琉璃水精瑟瑟金劉火齊鑌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疊

毼氍毹毾㲪赤麞皮及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畢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富室有數千頭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有（缺）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艸與肉亦

能噉火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
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眞珠琟物其俗
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
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
帔其髮前爲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
五色珠落之于髆王於其國内别有小牙
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游
處之十月乃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内賢

者密書其名封之于庫諸子及大臣皆莫
知之也王死衆乃發書視之其封内有名
者即立爲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
相見也國人號曰醫𧸘妃曰防步率王之
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内獄訟
泥忽汗掌庫藏開禁地早掌文書及衆務
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内事薛波勃掌四
方兵馬其下各有屬官分統其事兵有甲

稍圓排劒弩弓箭戰兼乘象百人隨之其
刑法重罪懸竿上射殺之魏書

匈奴劒

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種其地東自遼海以
西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
海五六十里皆屬焉其俗被髮左衽穹廬
氈帳隨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爲務賤老
貴壯寡廉耻無禮義猶古之匈奴也其主

初立近侍重臣等輿之以氈隨日轉九回
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
絞其頸使纔不至絶然後釋而急問之曰
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亂不能
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
數大官有葉護次設次特勤次俟利發次
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
兵器有弓矢鳴鏑甲稍刀劒其佩飾則兼

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舊 周書

波斯劒

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治蘇利城古條支國也東去長安一萬五千三百里城方十餘里戶十餘萬王姓波斯氏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皆飾以珍珠珤物

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并有金帔緣以織成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被之飾以金銀華仍貫五色珠絡之于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國人號王曰翳囋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模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關禁地早勃

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薩波勃堂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器有甲矟圓排劒弩弓箭 周書

婆利劒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艸木常榮海出文螺紫

貝有石名蚶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刻削爲物乾之遂大堅彊其國人披吉貝如帊及爲都縵王乃用斑絲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珤之飾帶金裝劒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珤之飾或持白毦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

中國問其光及年數不能記焉而言曰淨王夫人即其國女也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梁書

琉球劒

琉球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王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

壍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雕刻禽獸多闘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善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正方

織闘鏤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鐺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爲笠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劒鈹之屬其處少鐵刃皆屬小多以骨角輔助之隋書

藥水劒

藥水在房州西四十里九室宮亭中此宮大抵基址在巨石之上唯藥水一穴徑二

尺已來乃是土井深三四尺水常數寸不耗不溢古老相傳云昔有二鵠棲于雙柏之上時飲此水居人因取飲之有疾皆愈以淬刀劒銛利倍常因名藥水雙柏夾井至今猶在魏周之間敕構宮宇以其山有九處神仙洞室因名九室宮宮北五里有湯口村昔有溫湯院宇崇麗郡人浴於此廬陵王在郡之日愛女年幼浴於湯中遇

爇而天自此湯泉涸竭今爲陵陸矣刃女
没之後密夢於其父云湯下陰闇願置爐
以照之王命樹九幽燈晝夜照灼今並泯
滅無復舊址但號湯口村焉異苑

扶風劍

扶風縣之西南有三琟村故老相傳云建
村之時有胡僧謂村人曰此地有琟氣而
今人莫得之其啟發將自有時耳村人曰

是何琟也曰此交趾之琟數有三焉故因
以三琟名其村蓋識其事開成元年春村
中民夜夢一丈夫者黑簪幘被廣袂于體
腰佩長劍儀狀峻古謂民曰吾嘗仕東漢
當光武時與飛將馬公同征交趾嘗得南
人之琟其後馬公遭謗以爲多掠南琟盡
載以歸光武怒將命籍其家吾懼且及禍
故埋于此地言未訖而寤民即以所夢具

告於鄰伍中是歲仲夏之夕雲月陰晦有
牧豎望見西垣下炯然有光若曳練焉久
而不滅牧豎驚告其父即馳往視之其光
愈甚至明夕亦然于是里人數輩夜尋其
光俯而觀之其光自土而出若焰薪火里
人乃相與植表以識之又明日攜鍤直窮
表之下深約丈餘得一金龜長二寸許製
度奇妙代所未識又得琟劍一長二尺有

四寸又得古鏡一徑尺餘皆塵跡蒙然里
人得之遂持以詣縣時縣令沛國劉隨得
之發硎其劍瀞然若水波色雖利能切玉
無以加焉其長二尺四寸者蓋古以八寸
爲尺乃古三尺其鏡背文跡緜會有異獸
環繞鏡鼻而年代縣邈形理刓缺乃命磨
學其清若水之潔澈眞天下之奇琟也縣
令劉君曰此爲古之珍玩宜歸王府可與

天球和璧焜燿於上庠遂緘膠其事聞岐
陽帥願表獻天子時陳君亦節度岐隴得
而愛之因有其寶由是人無知者宣室志

火林劍

火林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鋏中多瘴毒
不可輕爲采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鋏即
自流溢鍊之爲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
電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則生烟焰以

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杜陽雜編

謹按炎洲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火光取其毛緝而以爲布名火浣布疑即此地也

鐸銷劍

唐德宗時南詔遣尹輔酋等七人獻鐸銷
其狀如刀戈戟刃有孔穿達出麗水飾以
金所指無不洞夷人矬之刀以血祭之俗
謂天降非人鑄也續博物志
南蠻有毒槊無刃狀如朽鋏中人無血而
死言從天而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掘入蠻
中呼爲鐸刃酉陽雜俎

浪劍

南詔又獻浪劍鬱刃鑄時以毒藥并冶取
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用金
犀飾鐔首傷人立死蓋浪人所鑄故以爲

名王所佩者傳七世矣續博物志

急就章劍

鈒戟鈹鎔劍鐔鍭此急就章第十八中句
也漢元帝時黃門令史遊所作古今法書考

西劍

東宮南方西劍北戟中央鼓亦曰五兵陸機要覽

劍號孫臏賓

唐曹彦輝爲東川節度使會諸將所以佩劍號疥瘯賓使侍左右曰生死同之違者失齒

劍筴第二卷標目

繩豔篇凡二十九事凡四十條

薛燭相純鈎劍

風湖子相湛盧劍

風胡子相太阿劍

曾季孫歎劍

函冶氏屬劍

莊生說劍

莊子論干越劍

楚襄王兔腸劍

曾從子相劍

魏子順識別

馬服君論劍

墨子論劍

蘇子論棠谿劍

韓非子論劍

尸子觀劍

伍子胥解千金劍

呂氏相劍

辨漢高祖劍

淮南子論劍

東方朔對劍

魏文帝百辟劍

亢倉子論藍景劍

蒲元辨劍

抱朴子論劍

雷煥識延津劍

江淹讚劍

沈東美劍

胡人玩破山劍

地鏡圖劍

劍筴第二

明晉安錢希言撰輯　雲杜李維楨訂正　武陵楊鶴授錄

繩鑑篇

繩之譬之也此篇紀古之善相劍者

筴曰良冶尚矣鑒賞爲難九方臯之馬也浮丘公之雀也伯益之禽言也鍾子期之琴也師曠之律而吳札之樂也豈其侈于博物已乎斯皆有神識寄焉益微獨相劍爾矣夫士不遇徒以窮困終其身雖有夷由之操閔賜之才卒與雲煙俱淪何繇自見是今棠溪終于刈葵而鉛刀御割劇之能也可勝數哉可勝數哉綜春秋以下善相劍者若而人載在典籍刻畫丹青惟風胡薛燭之儔尤其著者莫不口如懸河舌如電光大言雕辯能使白馬孤犢失其辭嚌謂世無眞賞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筴繩鑑

薛燭相純鈎劒

昔者越王句踐有寳劒五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劒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珤劒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曰豪曹非珤劒也夫珤劒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珤劒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珤劒也珤劒者金錫和

同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珤劒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于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劒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鑐胥中决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鈎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瞿如寤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于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氷釋此所謂純鈎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劒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洒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

湛盧二曰純鈎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閭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閭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劒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劒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劒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閭又以魚腸之劒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閭使專諸爲

者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漢趙曄 越絕書）

唐崔融詠班劍詩　班劍出昆吾龜龍夾采符五精初獻衛千戶競論都匣氣衡

牛斗山形轉轆轤欲知天下貴持此問

風胡

謹按唐盧照鄰詩有俱邀俠客夫容劍共宿倡家桃李蹊之句李白詩亦云秋蓮光出匣劍華明無人皆用此事今人則直指劍為夫容矣

風湖子相湛盧劍（越絕書 湖作胡）

湛盧之劍惡闔廬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盤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盤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越王元常（左傳史記俱作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

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盤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

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合（合字一作令）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若耶溪在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溪傍即赤堇山一名鑄浦山歐冶子鑄劍之所戰國策曰涸若耶而取銅破堇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曰邪溪之鋌赤山之精皆謂此也）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珤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珤闔盧

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侯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始用子胥之謀是為闔廬四年子胥傳亦合今此書以為三年何也六古國皐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安縣縣是其地潛在六西南今屬安慶有潛山潛水史記潛作灊　吳越春秋）吳王之女有所[illegible]於王者遂自殺王痛之

莖干閭門外文石為櫛高城深池珍玩人馬以殉葬國人哀之湛盧之劍夜飛去楚楚昭王覺劍在其牀首昭王召風胡子而問焉對曰越獻劍於吳名曰湛盧人君有過則去適它國耆吳王葬女奢侈以人從死其必是也昭王大喜（吳越春秋）

建安太守本閩越秦立為閩中郡漢武帝世閩越反滅之徙其民于江淮間虛其地

後有遁逃山谷者頗出立為冶縣屬會稽司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則臨海亦冶地也張勃吳錄云閩越王冶鑄地故曰安民王冶此不應偏以受名蓋勾踐冶鑄之所故謂之冶乎閩中有山名湛疑湛山之鑪鑄劍為湛鑪也後分冶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吳孫休永安三年分南部立為建安郡領縣

七宋青州鄴志

古劒有沈盧魚腸之名沈音湛沈盧謂其湛湛然黑色也古人以劑鋼爲刃柔鐵爲莖幹不爾則多斷折劒之鋼者刃多毁缺巨闕是也故不可純用劑鋼魚腸即今蟠鋼劒也又謂之松文取諸魚燔熟褫去脇視見其腸正如今之蟠鋼劒文也夢溪筆談

宋鮑昭詩雙劒將别離先在匣中鳴雌

沈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闕有崇扃一爲天地别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里倘還幷唐李白古風珽劒雙蛟龍雪花照夫容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一去别金匣飛沉失相從風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雌雄終不偏神物會當逢

風胡子相太阿劒

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爲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珽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劒可乎風胡子曰善于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劒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劒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一作上市畢成

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劒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劒何物所象其名爲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釽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釽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絶晉鄭王聞而求之

不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禁止于是楚王聞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

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宮室死而龍臧疑古藏字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爲兵以伐樹木爲宮室鑿池闕疑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于東海天下通平治爲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越絕書

晉張協七命　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鏷越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縵流綺星連浮采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鍔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

陸洒奔駟斷浮翮以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若其靈琟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爓光駭風胡價重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耀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服從九國橫制八戎爪牙嘉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

太阿劍銘　太阿之劍世載其淬以越

砥如玉斯曜若影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楚辭）鉛刀進御遙棄太阿（謹按晉太康地記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故劍名龍泉楚之琟劍也）

魯季孫歎劍

闔閭既得琟劍適會魯使聘于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邪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吳越春秋）

函冶氏屬劍

司寇布為周最說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好）冶氏（鈇宮）為齊太公（田和）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欲使衆議其良）今君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戰國策）

莊生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于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猒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

逆莊子曰請治劒服治劒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劒故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劒士

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劒于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劒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劒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

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劒

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

析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劒無異於鬭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文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莊子

莊子論干越劒

干越珤劒名莊子曰夫有干越之劒匣而藏之不敢用珤之至也干溪越山出名劒 莊子

唐張祜題弋陽館詩一葉飄然下弋陽殘霞昏日樹蒼蒼吳谿漫汗干將劒却是猿聲斷客腸

謹按呂氏春秋荆次非得珤劍于干越一本作干隧今餘干羊角山有干越亭唐李德裕所建相傳餘干故越之西境爲越餘地故曰餘干

楚襄王兎腸劒

楚襄王與群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兎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鋏良工曰可以爲劒異苑

曾從子相劒

曾從子善相劒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劒臣相劒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劒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彊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韓非子

魏子順識別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示東方諸國魏王問子順曰古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孔叢子

聖證論昔國家有優曰史利漢氏舊優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爲誕而不言也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

馬服君論劒

夫吳干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彊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

劒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釣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釣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戰國策）

墨子論劒

良劒期乎利不期乎莫鋣（墨子）

蘇子論棠谿劒

爲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長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劒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

堅甲盾鞮鍪鐵幕（謂以鐵爲臂脛之衣言其劒皆能斬之）革抉（謂以革爲射決決射韝也）㕮芮（㕮音伐與瞂同謂楯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授也）無不畢具（戰國之時棠谿之地屬韓出金甚精利）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戰國策）

韓非子論劍

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言雖區冶善劍不能以必成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韓非子

尸子觀劍

水試斷鵠雁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尸子

伍子胥解千金劍

五員知吳過荆至江上丈人度之絕江絕過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劍也願獻之丈人呂氏春秋伍子胥過江解劍與漁父曰此劍中有七星北斗文其值百金吳越春秋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史記

呂氏相劍

相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牣也黃白雜則堅且牣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為不牣也黃所以為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牣又柔則錈堅則折劍折且錈焉得為利劍劍之精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

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賢者之所廢也○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干吳之干將也○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歐冶善為劍工也呂氏春秋

按後二說淮南子亦承之其文大畧同也

辨漢高祖劍

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劍長七尺漢高祖自稱提三尺劍而取天下有問余者余告之

曰漢高爲泗上亭長送彼驪山所提劒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別得七尺珽劒舍舊而服之漢之後世惟聞高祖以所佩劒斬白蛇而高帝常佩此劒即斬蛇之劒也馬縞中華古今注

淮南子論劒

夫純鉤魚腸劒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剌則不能入純鉤利劒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劒也型一本作爐

及加之砥礪摩其鋒鍔則水斷龍舟龍舟舟也陸剸剸犀甲○今劒或絕側羸文齧缺絕無側羸無文齧齒卷鋌鈍獘無刃託之爲楚頃襄王所服劒故貴人慕而爭帶之卷鋌而稱以頃襄之劒則貴人爭帶之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刃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也通人則不然服劒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墨陽莫邪美劒名也○夫怯夫操利

劒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折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士爲武摺也爲此棄干將鏌鋣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爲言者齊于眾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憯於志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所以貴莫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折莫邪而

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淮南子

東方朔對劒

驃騎難諸博士東方朔對曰干將莫邪天下之利劒也水斷鴻雁陸斷馬牛將以補屩曾不如一錢之錐前漢考異

魏文帝百辟劒

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

辟珽劍長四尺二寸淬以清漳厲以䃀諸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景魏文帝典論

昔周魯之珽赤刀孟勞楚越所稱太阿純鈎余好擊劍善以短乘長選兹良金命彼國工精而鍊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充鑪巨橐自鼓靈物彷彿飛鳥翔舞以爲三劍三刀三七首因姿定名以銘其柎惜乎不遇薛燭青萍也典論

亢倉子論蜚景劍

蜚景之劍威集曰日氣成紫蜺以之刈獲則與劚刃也無擇蜚景神劍也劚鎌也神劍雖利以之獲稻猶同於鎌刃者也及夫凶邪流毒弗謂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千里之內不留行矣凶邪流毒溫沴之氣也此神劍之能殺凶邪故威光所行千里之內未嘗留止者也亢倉子

蒲元辨劍刃一作

諸葛孔明時有蒲元者術鑒同歐冶風胡常爲孔明鑄劍言蜀惟江水爽冽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輒能辨之華陽國志

抱朴子論劍

夫劍戟不長于縫緝可以剸割象馬雖鑽不可剸割而長于縫緝材有大小不可棄

也抱朴子

雷煥識延津劍

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恒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司空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語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唯牛斗之間頗有異氣華

曰是何祥也煥曰琁劍之精上徹于天耳
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
六十位登三事當得琁劍佩之斯言豈效
歟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
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
喜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
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
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

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黃土陽土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
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
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
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
劍當繫徐君墓對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
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琁愛之常置坐側
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赤土陰土也）報煥

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
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
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
所在（晉書）

雷煥字孔章鄱陽人善星曆占晉司空
張華夜見異氣起牛斗華問煥見之乎煥
曰此謂琁劍氣華曰時有相吾者云君當
貴達身佩琁劍此言效矣乃以煥爲豐城

令煥至縣移獄掘入三十餘尺得青石函
一枚中有雙劍文采未甚明煥取南昌西
山黃白土用拭劍光豔照曜乃送一劍并
少黃土與華自留一劍華得劍并土曰此
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然天生神物終當
合耳乃更以華陰赤土一斤送與煥煥得
磨劍鮮光愈亮及華誅劍亡玉匣莫知所
在（雷煥別傳）

及晉之中興夜有紫色沖斗牛張華使雷煥爲豐城縣令掘而得之華與煥各琟其一拭以華陰之土光耀射人（王子年拾遺記）

吳未亡恒有紫氣見于牛斗之間占者以爲吳方興惟張華以爲不然及平此氣愈明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屛人問天文將來吉凶孔章曰無它象唯牛斗之間有異氣是琟物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此氣是正始嘉平至今日衆咸謂孫氏之祥唯吾識其不然今聞子言乃玄識與吾同今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張遂以孔章爲豐城令至縣移獄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九尺開之得二劍一龍淵二即太阿其夕牛斗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龍淵而進之劍至張公于客發之光焰韡韡煥若電發（雷次宗豫章記）

吳未亡前常有紫赤氣見斗牛之間星官及諸善占者咸憂吳方興惟張茂先于天文尤精獨知爲神劍之氣非江南之祥（祖台之志怪）

沔水中常若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斬蛟流血丹水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晉張公遇害亦亡劍于是水後雷氏爲建安從事逕踐瀨溪所留之劍忽於其懷躍出落水初猶是劍後變爲龍故吳均劍騎詩云劍是兩蛟龍張華之言不孤爲驗矣（水經注）

唐李白梁甫吟　張公兩龍劍神物各有時

李益樂府辭　雙劍欲別風凄然雌沉水底雄上天江迴漢轉兩不見雲交雨合知何年古來萬事皆有命何用臨涕若相連

江淹讚劍

永明初始造舊宮㙲東北之地皆平岡迤隴尤多古冢墓有人得銅劍長尺五寸余既借看歎其古異按山海經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注曰此山出金如火以之切玉如割泥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歐冶鑄以爲純鉤之劍又汲冢中得一銅劍長三尺五

及今所記干將者亦皆非鋏明古者以銅錫爲兵器也春秋迄于戰國戰國至于秦時攻爭紛亂兵革互興銅既不充給故以鋏足之鑄銅既難求鋏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鋏兵轉多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鋏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逾見其微及漢建安二十四年魏文帝爲大子時鑄三琁刀二匕首天下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鋏不能復鑄銅矣按張華博物志亦稱鑄銅之工不復可得惟蜀地羌中時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久絕故爲此讚以明古今之事焉讚曰悠悠開闢式聖式賢蚩尤鑄銅爲兵幾年天生五才寔此爲先既古既曩誰測誰傳紛紛百代事無不異況乃金鋏國之利器風胡專精歐冶妙思于古則出于今則秘聞之

釋經萬物澹薄在古必厚在今必惡徒多徒異徒鏇徒銷聊舉一槩以明鴻略 江文通集

沈東美劍

唐人沈東美有古劍其子得之甚奇上有篆書十六字極古不可辨李白見之曰是薛燭劍也其文曰終歸之楚鏨鋏鍊精薛燭是造百日斯成 闘奇錄

讓按薛燭以相劍名于越未聞其爲劍也盖唐人之說如此

胡人玩破山劍

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劍磨洗詣市有胡人求買初還一千累上至百貫士人不可胡隨至其家愛玩不舍遂至百萬已尅明日持直取劍會夜佳月士人與其妻持劍共視笑云此亦何堪至是貴價庭中有搗帛石以劍指之石即中斷及明胡載錢至取劍視之歎曰劍光已盡何得如此不復買

士人詰之胡曰此是破山劍惟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珄山今光鋩頓盡疑有所觸士人夫妻悔恨向胡說其事胡以十千買之而去 廣異記

地鏡圖劍

凡觀金玉珄劍銅鉄皆以辛之日待雨止明日平旦及黃昏夜半觀之所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黃者銅黑者鉄 地鏡圖

劍筴卷三目

金躍篇 凡五十五事 凡六十五條
曳影劍
劍空室
玉子劍
王子喬劍
劍入水
劍飛

楚三劍
劍指目
五丁劍
闔閭冢劍
劍成虎
劍散精
[illegible]弗求劍
劍彩二

夾山劍
劍湧泉
劍出水
劍斫石
神膠續劍
劍刺山
劍石
劍成井

劍擊江神
劍止風
劍罵靈胥
劍空匣
劍穿火
延津劍
化魚劍
劍刺地
劍動
劍文如水火
劍星
劍上天
封龍劍
青龍劍
擲劍雲高
觀劍器得書法

劍像首落
捫石得雙劍
蛇化
藕劍
兎劍
火精劍
劍照夜
劍煙

劒痕

劃劒

折劒

劒浮魚

續劒

燕奴劒

劒鞘不焚

蝆化劒

劒化金蟬

劒筴第三

明[illegible]錢希言譔輯　太原王穉登訂正　晉安陳訏謨授鋟

金躍篇 莫耶躍冶出于漆園寓言若乃神仙靈刃又别載後

筴曰萬物無不變也無不化也無不變化而未始有變化也劒其變化之尤者乎故曰鋏兵之神莊生之言有之兵莫憯於志莫邪爲下彼以躍冶不祥爲變化未達冥會之理矣若乃神异欻忽之象精靈怪誕之形應陰陽而挺質含風雲而吐輝方表異於禎祥亦著奇于墳竹仰探歷古所載非一六合之外可可否否豈不偉哉非甚弘博如東方朔雷煥之徒疇能測斯靈瓌者乎吳越舊聞備刊漏首挽之推之闕而入焉其它雜見於史稗者爰訪卓絕以著使無忘其章易曰先登于天後入于地筴金躍

曳影劍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孫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玄玉圖時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顓頊生手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其夜昌意仰視天北辰下化爲老叟及顓頊居位奇祥衆祉莫不總集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帝乃揖四方之霧群后執珪以禮

百辟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錫以鐘磬受武德者錫以干戈有浮金之鐘沈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則聲振百里石浮於水上如萍藻之輕取以爲磬不加磨琢及朝萬國之時乃奏含英之樂其聲清密落雲閒之羽鯨鯢游涌海水恬波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剋伐未用之時常於匣裏如龍虎之吟 晉王子年拾遺記

劍空室

黃帝丹成乘龍上天羣臣葬其劍舄於橋山後五百年山崩空室惟劍又失所在 金光焱景錄

此即橋山劍次于曳影之後蓋錯舉以成文耳其全見後藥珠部中

王子劍

王子者帝嚳也曾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

以隱遯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旦疾崩營冢在渤海山夏中衰時有發王子墓者室中無所有惟見一劍在北寢上自作龍鳴虎嘷人遂無敢近者後亦失所在也既發墓時亦當在五百年之間也 金光焱景錄

王子喬劍

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都無所見唯有一劍停在空中欲進取之

劍作龍鳴虎吼徑飛上天 世說

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惟見一劍在室人適欲取視而劍忽然飛入天中也按神劍代身五百年後劍自歸其處當是靈人使故有掘發者令劍得出而上飛沖天乎 金光藏景錄

劍入水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

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槨題湊爲中（題湊椁木內向也）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珍皆以送女乃舞白隺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隺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

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 吳越春秋

闔閭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 吳越春秋

劍飛

闔閭既珤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

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

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劍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吳越春秋）

楚三劍

楚王鑄作龍淵泰阿工布三劍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

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越絕書）

劍指日

虞公與夏陽戰日欲落公以劍指日日還不落（裴啓語林）

唐李白詩　劍舞轉頹陽當時日停曛

五丁劍

秦欲伐楚無路通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與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五丁力士遺珽劍隱于梓潼路隅化爲泉（酈道元水經注）

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爲土惠王怒群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一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寫金其後曰牛便金惠王知蜀王

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抴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幷將從而山分爲五嶺直頂上有平石蜀王痛傷乃登之因命曰五婦冢山川平上爲望婦堠作思妻臺今其山或名五丁冢（華陽國志）

唐杜如晦詩　五丁彈劍氣如虹所破蒼

崕萬仞峰珽劒信難留異物寒泉終見
表遺蹤

闔閭冢劒

虎丘山避唐太祖諱改爲武丘又名海湧峰發五郡之人作塚銅槨三重水銀灌體金銀爲阬史記云闔閭冢在吳縣昌門外以十萬人治冢取土臨湖葬經三日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山吳越春秋云闔閭葬

虎丘十萬人治葬經三日金精化爲白虎蹲其上因號虎丘秦始皇東巡至虎丘求吳王珽劒其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劒擊之不及悞中于石遺跡尚存其虎西走二十五里忽失按今虎嘐唐諱虎錢氏諱嘐改爲許墅劒無復獲乃陷成池故號劒池吳地記

昔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美女珍珽異劒窮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雲覆於溪谷美女遊於冢上白鶴翔於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於世王子年拾遺記

吳王闔閭崇飾厚葬生埋美人多藏珽物數百年後靈禽翔於林叡神虎嘯於山丘湛盧之劒飛入於楚收魂聚怪富麗以極而詭異失中不如速朽百家雜說

劒成虎

闔閭冢在吳縣闔門外葬以盤郢魚腸之劒三日有白虎蹲其上號曰虎丘一說秦始皇東巡至虎丘求闔閭珽劒忽有白虎出而拒之始皇以劒擊不及悞中于石其虎西走二十五里遂失劒不能得地裂爲池拾遺記

唐劉長卿詩　茲山淪珽玉千載惟丘墓埋劒人空傳鑿山龍已去

劒散

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群物之象刻玉爲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眞矣皆銘其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内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爲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

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相似異于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迄胡亥之滅珤劒神物隨時散亂也（拾遺記）

契舟求劒

楚人有涉江者其劒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劒之所從墜（遽疾也疾刻舟識之於此下墜劒者也）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劒不行求劒若此不亦惑乎（呂氏春秋）

劒彩

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蛇劒劒上有七彩珠九華玉以爲飾雜廁（一本作側）五色琉璃爲劒匣劒在室中光

景猶照於外與挺劒不殊十二年一加磨瑩刃上常若霜雪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西京雜記）

【魏文帝論】白如積雪利若秋霜駭犀標首玉琢中央帝王所服辟除凶殃

【唐】李賀劒子歌　挼絲團金懸麗𦇧神光欲截藍田玉提出西方白帝驚嗷嗷鬼母秋郊哭

火山劒

南越王佗藏神劒於梧州火山每深夜騰滔如火每三五夜一見時如野燒之狀 水經注

劒湧泉

漢高帝入彭城嘗鬭于徐州爲楚所困漢兵渴乏帝以劒插地拔之即泉湧出至今水不溢旱不枯土人呼爲龍湫 前漢考異

劒出水

漢武帝時竹王嘗與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羮從者曰無水王以劒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 地理志

劒斫石

昔蒙細奴邏與張樂進求遍相讓位細奴邏拔劒斫盟石曰如我當爲劒入此石遂入三尺許形如鋸焉 釋曇景外國傳

神膠續劒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爲群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多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爲續絃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劒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掣之它處乃斷所續之

際終無斷也又益思東方朔之遠見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刀長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水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秦始皇時西胡獻切玉刀無復常滿盃耳如此膠之所出從鳳麟洲來劒之所出必從流洲來並是西海

中所有也 東方朔十洲記

漢武帝天漢三年帝巡東海祠恒山王母遣使獻霧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也以爲西國雖遠而貢者不奇使者未遣之帝幸華林苑射虎兕弩絃斷使者時隨駕因上言請以膠一分以口濡其膠以續弩絃帝驚曰此異物乃使武士數人對牽引之終日不脫勝

未續時也膠青色如碧玉吉光毛裘黄白皆神馬之類裘入水終日不沉入火不焦帝悟厚賂使者而遣去集絃膠出自鳳麟洲洲在西海中地面正方皆一千五百里四面皆弱水遶之上多鳳麟數萬爲群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集絃膠一名連金泥弓弩已斷之絃刀劍已斷之鐵以膠連續終不脫也 仙傳拾遺

劍刺山

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征大宛軍中無水乃拔劍刺山飛泉涌出 前漢考異

劍石

前漢劉子光西征過山而渴無水子光在山間見一石人問之曰何處有水石人不答乃拔劍斬石人須臾窮山水出 玉箱記

劍成井

張道陵字輔漢沛豐邑人留侯子房八世孫與王趙三日復還治中一日領弟子逕見陽山白氣屬天謂昇曰彼處必有妖怪當往除之遂至其地值十二神女于山前姿態妖豔因詰其由神女答曰妾等實土地陰靈也真人遂問鹹泉何在神女曰前有大湫毒龍處之真人以法召之不出遂書一符化爲金翅鳳向湫上盤旋毒龍驚

懼捨湫而走出其湫即竭遂得鹹泉煎之成鹽金翅鳳泊于南山之上後人呼爲鳳凰臺鳥雀至今未敢棲其上十二神女各捧一玉環來獻曰妾等願事箕帚眞人受其環以手捍之十二環合而爲一謂曰吾投此環于井中能得之者應吾夙命也神女聞語競解衣而入爭取玉環眞人遂掩之盟曰令作井神勿得復出免爲生人之

患眞人方治鹹泉有一獵者至眞人戒其好殺因授以煮鹽之法其井深五百四十尺濶一丈日得鹹泉四十餘函其利甚溥眞人遂指西北山上曰此處可以築城又指城南下曰此處川岳相朝可建福庭後人感眞人之言因而立祠至今崇奉祈禱不絕眞人領昇長往閬中居一日思神之際謂二子曰吾向取神女衣深慮神女復取之出爲人害遂再詣其所取衣藏于高峰石室中勅地神守護即焰陽洞也彼方之民至今不罹神女之害而獲鹹井之利後以眞人之諱旌其事今陵州事也蜀中鹽池皆于其傍立清河府君之祠清河乃張氏郡也其山下無江及井居人乏水眞人以神劍插地因而成井遣神衛之使之不竭 列仙傳

劍擊江神

蜀有廻復水江神常溺殺人文翁爲守祠之勸酒不盡拔劍擊之遂不爲害 水經注

劍止風

後漢汝南陳茂嘗爲交阯別駕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没茂拔劍呵罵水神風即止息 東觀漢記

劍罵靈胥

後漢吳郡王閎渡錢唐江遭風船欲覆閎拔劒斫水罵伍胥風濤得濟（謝承後漢書）

劒空匣

齊王芳以正始六年造一劒常服之無故失其刃但有空匣

劒穿火

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張華懼趙王倫張秀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

代之琏及漢高斬蛇劒王莽頭孔子屐等盡焚焉時華見劒穿屋而飛莫知所向（晉書）

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漢高祖斬白蛇劒孔子屐咸見此劒穿屋飛去莫知所尚（異苑）

延津劒

雷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劒行經延平津劒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劒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劒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晉書）

雷煥亡煥子爽帶劒經延平津劒無故墮水令人沒水逐覓見二龍長數丈盤交須臾光采微發曜日映川（雷煥別傳）

後張華遇害失劒所在雷煥子佩其一劒

過延平津劒鳴飛入水尋之但見雙龍纏屈於潭下目光如電遂不敢前取矣（拾遺記）

張司空遇害此劒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誡其子爽曰恒以一劒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劒忽於腰中躍出初出猶是劒入水忽變為龍逐而視之見二龍相隨而逝焉孔章曾孫穆之猶有張公與其祖書反覆乘根紙古字豐城縣後有掘

劍窟方廣七八尺雷次宗豫章記

唐李白詩贈劍刻玉字延平兩蛟龍

韓偓斑劍詩困極還應有日通難將糞土掩神蹤但敎出得豐城後不是延津亦化龍

竇鞏題劍津詩風前摧折千年劍巖下澄空萬古潭雙劍變成龍化去兩溪相益水歸南

歐陽詹劍津詩想象精靈欲見難通津一去水漫漫空

餘昔日凌霜色長與澄潭生晝寒

謹案煥曾孫雷穆之猶有張公與其祖書又豫章記曰豐城縣獄後有雷孔章掘神窟方七八丈然延津化劍事當在閩之延平故其地有劍溪又有劍浦劍溪在府城南建寧邵武二水合流處今酈道元以爲沔水其說河漢無極矣

化魚劍

林邑國王范奴文篡立文嘗放牛于山澗得鯉魚一雙化爲鐵因以鑄劍劍成向石誓曰若斫石破者我當王因斫石如斷芻葉晉書

劍刺地

謝仲初修道于閣皁山一日歸故里苦旱劍刺地湧泉甘美過江無舟以竹葉渡去洞仙傳

劍動

漢王諒餘黨據晉絳呂等三州未下隋帝詔周羅睺行晉絳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

之爲流矢所中卒于師時年六十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繞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顙呪之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爲戀恨于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隋書

劒文如水火

隋大業有薛俠者獲一銅劒長四尺劒連于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采灼爍非常物也[illegible]嘗持謂人曰此劒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明置之暗室自然有光旁照數丈

劒星

唐太宗有古劒七星隱顯隨于北斗恒在

燈下試之使人視雲氣過斗劒上逐星漸隱項刻不差

劒上天

唐忻州刺史是天荒關前後歷任多死高宗時有金郎將來試此官既至夜獨㝛廳中二更後見簷外有物黑色狀如大船兩目相去數丈刺史問爲何神荅云我是大蛇也刺史令其改貌相與語蛇遂化作人形曰昔我幼時曾入古冢尔來形體漸大長在土中求死不得故求于使君爾問若然者當掘出之如何蛇云我逶迤已十餘里若欲發掘城邑俱陷今城東有王村村西有對使君可設齋戒人掘尌深二丈中有鋏函開函視之我當得出言畢辭去及明如言往掘得函歸廳開之有青龍從函中飛上天還往殺蛇首尾中分蛇既獲死

其怪絶矣

封龍劒

唐郭元振遊學于元氏縣封龍山見一石中裂出五色雲氣因得班劒復爲歌以獻武后

青龍劒

唐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爲衆所忌及西戎歲犯邊境青春每臨陣常

獨運劒大呼執戟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
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大地獲生口數
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
之答曰但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者
叩銅鐵以爲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劒之
靈青春死後劒爲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
或風雨後迸光出室環燭萬丈哥舒翰鎮
西涼知之求易以它珤廣琛不與因贈之

詩曰刻舟尋已化彈鋏未酬恩 酉陽雜俎

擲劒雲高

吳道子善畫神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
請道子畫于東都天宮寺圖神鬼數壁以
資冥助道子答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
爲吾纏結舞劒一曲庶因猛厲獲通幽冥
旻于是脫去衰服若常時裝飾走馬如飛
左旋右抽擲劒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
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劒透室而入觀者數
千人無不悚慄道子于是援毫圖壁俄頃
之際魔魅化去颯然風起爲天下之壯觀
道子平生所畫得意無出于此 獨異志 見聞志
唐吳道子陽翟人也好酒使氣每欲揮毫
必須酣飲學書於張太史旭賀監事知章
學書不成因攻畫曾事逍遥公韋斯立爲
小人因寫蜀道山水之體自爲一家其書

迹似薛少保亦以其利物之兗州瑕丘縣
尉少宗耳入禁中改名道玄因管不二博
氣非有召不得畫張懷瓘每云吳生之畫
下筆有神是張僧繇後身也可謂知言開
元中將軍裴旻善舞劒道玄觀旻舞畢揮
毫益進時又有公孫大娘亦善舞西河劒
氣渾脫張旭見之用爲之書杜甫歌行述
其事是知書畫之藝皆須意氣而成亦非

懦夫所能作也（歷代名畫）

觀劍器得書法

吳人張旭善草書嘗于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得低昂回翔之勢自此草書長進旭謂顏眞卿曰吾始見公主與擔夫爭路而得筆意及觀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故當時杜甫詩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第一稱其瀏漓頓挫獨出冠

時梁園教坊莫能曉是舞者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眞卿旭言始吾聞公主與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飲醉輒草書揮筆大叫以頭搵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長史無間言（國史補）

唐司空圖劍器詩樓下公孫舊擅場空教女子愛軍裝潼關一敗胡兒喜簇馬驪山看御陽

謹按劍器舞名唐開元中謂之健兒舞明皇雜錄云明皇幸蜀岷山百官皆扈蹕積尸滿中原士族隨車駕也伶官張野狐觱栗雷海清琵琶李龜年唱歌公孫大娘舞劍器上自擊羯鼓寧王吹簫薛王彈琵琶皆至精妙共為樂焉

劍像首落

玄宗幸蜀見有故任蜀守像時已降祿山

矣帝怒揮劍斬像首而是日蜀守在燕頭亦忽落（大唐錄事）

一說安祿山陷長安玄宗入蜀而守臣有與祿山偕反者其人曾為閬守有畫像在路次玄宗見之大怒以劍斬像首其人在陝西首無故忽墜（唐小說）

網石得雙劍

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于豫章

西山江中有蛟屢爲患旌陽沒水抜劒斬之後不知所在頃漁人網得一石甚鳴擊之聲聞數十里唐朝趙王爲洪州刺史破之得劒一雙視其銘一有許旌陽字一有萬仞字一有萬仞師出焉（朝野僉載）

蛇化劒

唐開元末太原武勝之爲宣州司士知靜江事忽于灘上見雷公鬭微雲逐小黃蛇

盤繞灘上靜江夫戲投以石中蛇鏗然作金聲雷公乃飛去使人往視得一銅劒上有篆許旌陽斬蛟第三劒云（廣異記）

𥮧漁者于江濱見雷公逐一小黃蛇擊殺之化爲劒背有火字許旌陽斬蛇第三劒盖至埏也今在張伯雨處（雲烟過眼錄）

藕劒

大曆中高郵百姓張存以𨱤藕爲業嘗於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劒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識之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杜陽雜編）

兒劒

唐乾封年中有人于鎮州東埜外見二白兒搦之忽却入地絕跡不見乃于入處掘之繞三尺許獲銅劒一以古制殊妙于時

長吏張祖宅以聞（朝野僉載）

火精劒

唐德宗皇帝英明果斷無以比德蒙塵幸奉天翰林學士姜公輔屢進嘉謀深叶上意初涇原兵亂長安公輔奏云朱泚甚有反狀不如早爲之所無令爲兇逆也上倉皇之際不暇聽從及聞𠭁秀實之死上執公輔手曰姜公姜公先見之明可謂神畧

矣盧杞朕權自郡守坐于廟坐自陳百口之說何謂保我也（唐杜甫言以百口保朱泚不反）上將欲幸奉天自携火精劒入内殿因歎曰千萬年社稷豈爲狗鼠所竊邪遂以劒斫檻上鐵狻猊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狻猊不足憂也及乘輿過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精劒也建中二年火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

里出神鐵其山有癉毒不可輕爲采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即自流溢鍊之爲劒必多靈異其劒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則生煙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杜陽雜編）

劒照夜

唐符載文學武藝雙絶常畜一劒神光照夜爲晝客遊至淮浙遇巨商舟艦遭蛟作梗不克前進擲劒一揮血灑如雨舟舸安流而逝後遇寒食于人家裹秬糉粗如桶食刀不可用以此劒斷之訖其劒無光若頑鐵無所用矣古人云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其此劒之謂乎（芝田錄）

劒煙

成都朱善世珏一劒每生芝之則天下晏清及祿山黄巢難作劒生黑烟屬天不絶

劒痕

袁州城西舊傳唐王將軍潭石上忽劒飛入潭今石上劒痕尚存

劃劒

王潮衆推劉行全爲將軍辭曰我不及潮請以爲王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劃劒祝曰拜而劒三動者我以爲主審知劒躍于地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

折劍

柳開守維揚後圃遇陰雨即青燄夕起觸近則散曰此燐火兵戰血或牛馬血著土則凝結爲此氣柳㮰之旨斷鎗折劍乃古戰場也

劍浮魚

海州有溝水通淮過漕船實應中堰破水涸東海主修堰堰成輙壞或説梁代築浮山堰以鋏數萬斤塡積其下乃成堰之壞如雷聲至是聲聳上流盎鋏味辛辛能害目魚龍護目故畏鋏也有人淬劍于池池魚皆浮去

續劍

天師劍五所鑄狀若生銅五節連環之柄上有隱起符文星辰日月之象重八十一兩嘗用誅制鬼神降翦鬼醜昇天之日留劍及都功印傳于子孫誓曰我一世有子一人傳于印劍及都功籙唯此非子孫不傳于世頂上有朱髮十數莖以表奇相于今二十一世其劍時有異光或聳吟吼乍存乍亡頻彰靈應至十六世天師好以慈惠及人憂軫于物以神劍靈効毋有疾苦者多借令供養即所疾旋祛鄰家夜產性命危切亦以此劍借之既至產家有神光如燭閃然照一室之中墮地而折經數十年十八世孫惠欽性溫和守謙退與物無競俗機世務泥然不經其心人有所言雖譎詐者亦皆信用略無疑慮一旦有人挈布囊入雲錦山仙居觀周行廊廡之下瞻禮功德云解磨鏡釘鉸門人令其綴鉀小銅鎖子師見之問曰我有折劍鉀綴得乎此人請劍看之云可矣請別掃一室須炭

數斤反扃其門以巨石爲碁熾炭鎚擊聲
聱于外門人皆股慄心戰憂此劒碎于其
手師殊不爲慮頃之鎚鍛聲絕工人執劒
以呈果完綴如舊所銲之處微有黑痕如
絲髮爾師以錢半千酧之此人得錢媿謝
致于老君負囊而去出門數步乎失所有
識者疑是天師化現降于人間自續其劒
不然何得重新若此而鎚擊不傷完復如
故（道教靈驗）

燕奴劒

有術士于腕間出彈子二丸皆五色叱令
變即化雙燕飛騰名燕奴又令變即化二
小劒交擊須臾復爲丸入腕中（獨異志）
白梃青有神術常于兩腕出五色彈子兩
枚化爲雙燕而飛呼曰燕奴復化爲二小
劒長五寸餘飛舞不已（洞微志）

劒鞘不焚

雷火鎔瑤劒而鞘不焚（筆談一）

蟒化劒

岳州白雀寺之陽兩池相傳內潛巨蟒呂
翁招出化爲劒（太平寰宇記）

劒化金蟬

泰和四年六月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
聖臺鳳皇見鳳從東南來衆鳥周圍之大

者近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地在屯區村
村民懼爲官司所擾謀逐去之驅牛數十
頭擊柝從之牛未至二里即有鷙鳥振翼
而起翼長丈餘下擊二水牯肉盡見骨水
牯即死于是衆始報官鳳皇高丈餘尾作
鯉狀狀而色般九子差小翼其旁鳳爲日
景所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廕之至
日入則下留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上縣

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鯉魚
重五六十斤者食餘尚有數頭臺旁禽鳥
糞兩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餓死者不可
勝計村民疑臺下有異私掘之三尺餘石
罅中直挿金劍一取不能盡擊析得其半
以火煆欲分之劍見火化金蟬散飛而去
逸史

劍火

陽燧取火于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
爲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劍銅鈎之屬
摩以向日亦得火焉 論衡

劍止兒驚

援劍倚戶兒夜不驚 淮南萬畢術

劍筴第四卷標目

潞聽篇 凡三十九事 凡四十四條

錄余氏墓劍
鴞嘯劍
索劍唾
劍藏柱
孕劍
劍頭相嚙

劍飛龍
上陵磨劍
拭劍得鮮
曲房劍
劍走石人
月中人帶劍
星神劍
使木人擲劍

劍當衢
錢中人帶劍
靈坐劍
舞劍絷鬼
罨盂劍
烏吞劍
泥犂火劍
奮劍斬麴生

跳劍
劍魚
逐鵝得劍
冢中人運劍
劍剖涎中人
天人看劍
劍如風
劍對二

飛劍刺鼉城
劍斷大人指
戲場劍
黃腰劍
真真避劍
像代劍
雨為劍
劍迹
識劍石

劍筴第四

明歸安錢希言簡輯　梁谿鄒迪光訂正　武陵楊鶴授錄

濫聽篇 奇可而怪絶世弘博 匪浮弗誣猶曰濫聽

筴曰曼倩辨騶牙終童察鼮鼠諸葛恪識侯囊王子良證服匿斛斯徵別錞于劉士深知長頸王事古今聖賢後千博物如是乎然天下事物之變至于不可窮詰固有聖人之所不及知而禹益齊諧之所莫能辨者存而勿論非虛語矣夫權輿之內有大則有小有正則有奇論劍而不言奇小豈所以示正大哉則何以異于見布而疑鷹觀氄而駭毳者歟此其識豈出胡人越人上也于是摭春秋之文以迄唐季取其詭異者之斯篇庶初黃衣寶侯還儲辟諸膾炙美于羊棗詩曰不可扱也伊可懷也筴濫聽

錄余氏墓劍

蘇州節度使錢元鏐之猶子文炳為元帥府判官檢校禮部尚書顯德中入京供奉飽文學善應對尤精青烏之術開班五年妻丘奄化訪吉兆于報恩禪宅之側古松區中僧常泰者共疑蔽薄据岡當必昔賢墳壟不可重營炳執不從董役發之果古墓道㼧石數重梓蘆灰盡惟一骸亞石間長逾丈所脛且三尺明比南金東一銅鐺傍縷青花西辟劍蹝亦且敗毀惟璟在靶佳玉所成合抱夫容瑩然精白炳心尤愛不聽役入因酹而下將攬其環忽一黑蜂狀如秏丸從劍下螫炳右眉間尋見悶絶輿還乃卒泰具掩之翌朝炳之丕子知玄方伸號躃遽亦冥然見一丈夫道皃古野身度丈餘魚鱗之甲足色如金徒跣挺劍

前語玄曰我帝堯之臣縣余氏也與陶臣
戊烏陀氏佐禹理水以功封吳獲葬于茲
當時此地乃海東漸之山也宅兆臣吉居
之且安柰何而父劉復發吾陂石顧已非
義而乃更欲奪吾玉糲罪孰甚焉雖今擊
死然方隸吾籍吾于冥間大有主治而父
且無苦宜勿念悼知玄始避（路史）

鵠嗉劍

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嗉中得一人長
三寸三分著白袿之袍帶劍持刀罵詈瞋
目問羣臣曰天下有此小兒否陳章答曰
昔李子昂敎于鳴鵠嗉中游長三寸三分
（晏子春秋）一

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為人
自然有禮好經論拜跪其人皆壽三百歲
其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
海鵠過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鵠腹
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華曰陳章與齊桓公論小兒也 神異經）

李子昂長七寸日行千里一旦被海鵠吞
之居鵠腹中三年不死（神異記）

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曰巨靈
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寸東方朔曰西
北荒中有小人長七寸朱衣玄冠鶴國男

女皆長七寸海鵠吞之腹中不死（續博物志）

索劍唾

齊莊公（莊公名光頃公之孫靈公之子景公之兄）之時有士曰
賓卑聚夢有壯士白縞之冠丹績之袧（袧襟也）
練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
其面惕然而寤（寤覺也）徒（徒但也）夢也終夜坐
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
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

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卻退一作而自殺 呂氏春秋

劍藏柱

干將莫邪爲晉君作劍三年而成旣成乃以雌獻君留其雄者因謂其妻曰吾藏劍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劍在其中矣君若覺殺我爾生男以告之及至君覺殺干將妻後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

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劍破屋柱中得之晉君夢一人眉廣三寸辭欲報仇購求甚急鼻乃逃朱興山中 吳越春秋

楚干將莫邪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爲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干是即將雌劍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即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干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 搜神記

孕劍

眉間尺者眉間濶一尺楚人干將莫邪之子楚王夫人嘗于夏納凉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鐵楚王命莫邪鑄爲雙劍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莫邪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劍在匣中常悲鳴王問群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王怒收莫邪殺之眉間尺因殺楚王 越絕書

劒頭相齧

眉間尺逃楚入山道逢一客客問曰子眉間尺乎荅曰是也客曰吾能為子報仇尺曰父無分寸之罪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用邪客曰須子之頭幷子之劒尺乃與頭客持頭與王王大賞之即與鑊煮其頭七日七夜不爛客曰此頭不爛者王親臨之王即看之客于後以雄劒擬王王頭墜

入鑊中二頭相齧客恐尺不勝自以劒擬頭入鑊中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而葬之合在汝南北宜春縣界名曰三王冢也述異記 水經注

楚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劒來為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劒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于是尸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煑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踔出湯中躓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劒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巳頭頭

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搜神記

劒禁龍

古龜茲國主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蛇龍時有人買市人金銀珓貨至夜中錢並化為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珓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

龍所爲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
王乃易衣持劒默至龍所見龍臥將斬之
思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
驚起化爲獅子王即乘其上龍怒作雷聲
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
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人語曰勿殺我我當
與王爲乘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之後
遂乘龍而行 酉陽雜俎

上陵磨劒

漢武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
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隧磨刀劒
乎自今已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
問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
刀劒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
宜爲法乃止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須
臾帶劒上吾丘 漢武故事 水經註

拭劒得璧

漢永平中會稽鍾離意字子阿爲魯相到
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
車身入廟拭几席劒履男子張伯除堂下
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
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床
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
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
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
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
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
藏其一意即召問璧有七何藏一耶伯叩
頭出之 搜神記

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尚書春
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
科斗書漢書秘之希有見者于時聞堂上

有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矣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門東向顏母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艸土中得玉

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何等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 水經注

曲房劍

會稽賀瑀字彥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溫三日復蘇云吏人將上天見官府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層有印中層有劍使瑀惟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劍以出門吏問何得云得劍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劍惟得使社公耳疾愈果有鬼來稱社公 搜神記

劍走石人

漢光武夜至趙州南迷路聞人語問之弗應見二人立旁怒拔劍斬之其一急走執覘之乃石也 東觀漢記

謹按故老相傳之說柏鄉縣北十五里道旁有廟廟有石人二裂成四段云是光武所斬疑即此矣

月中人帶劍

尹思者字小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

月十五夜坐屋上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大水中有一人披蓑帶劒思目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乃帶甲伏矛當大亂三十年後當小清耳後果如其言 晋書

星神劒

乙從官陰神也亢星神主之陰神四人姓扶名司馬赤身衣赤緹單衣帶劒亢星神

主之○戊從官陽神也心星神主之心星火也爲工故在東方陽神五人姓女名涂祖牛頭人身衣黃單衣帶劒心星神主之○寅從官孟神也虚星神主之槐者虚星之精也孟神四人姓木名徐它鼠頭人身衣銀黑單衣帶劒虚星神主之○卯從官仲神也危星神主之仲神十一人姓劉名婦生衣瓊紋單衣帶劒危星神主之○巳從官孟神也東壁星神主之孟神七人姓石名蘇和豕頭人身衣黑單衣帶劒東壁星神主之○午從官仲神也奎星神主之仲神六人姓黑名石勝衣丹紗單衣帶劒奎星神主之○申從官孟神也胃星神主之孟神八人姓馮名謝君衣流黃單衣帶劒胃星神主之○戌從官季神也畢星神主之季神姓桑名公孫帶劒衣白毛單衣

畢星神主之○子從官仲神也參星神主之仲神八人姓銅名徐舒衣黃緋單衣帶劒參星神主之○丑從官季神也井星神主之季神九人名博陽衣黃水單衣帶劒能致鳳皇玄武東井星神主之○震乾之長男也鬼星神主之長男神五人姓作名涂干蛇頭黑身帶劒衣赤埜單衣鬼星神主之○離坤之中女翼星神主之中神十

十人姓張名奴子衣赭黑單衣帶劍翼星
神主之雲笈七籤

使木人擲劍

馬鈞字德衡扶風人也巧思絶世爲博士
居貧常思綾機之變舊綾機五十綜者五
十躡鈞患其喪功費曰乃皆易以十二躡
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
也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

朗爭論二子言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虚也
鈞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隆朗
以白曹叡叡使鈞作之而指南車成時服
其精妙鈞居京師城内有地可以爲園患
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
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于常其後有
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叡以問鈞可動
否對曰可動叡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

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
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
擊鼓吹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
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鬬雞變巧
百端叡大悦之鈞見漢丞相諸葛亮連弩
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之可令加五倍
又患發石車敵人之于樓邊縣濕牛皮中
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

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則以斷縣石飛擊敵
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瓴甓數十
飛之數百步矣凡鈞之制造其巧妙雖古
公輸班翟王爾亦不是過傅玄嘗爲之序
云魏志

劍嘗衛

晉沙門慧達姓劉名薩荷西河離石人也
未出家時長于軍旅不奉佛法尚氣武好

畋衡年三十一縣病而死體尚溫柔家未殮至七日而蘇說云將盡之時見有兩人執縛將去向西北行行路轉高稍得平衢兩邊列肆見有一人執弓帶劍當衢而立指語兩人將荷西行見屋舍甚多白壁赤柱荷入一家有女子芙容服荷就乞食空中聲言勿與之也有人從地踊出執鐵杵將欲擊之荷遽走歷入十許家皆然遂無

所得復西北行見一嫗乘車與荷一卷書荷受之西至一家館宇華整有嫗坐于戶外口中虎牙屋內床帳光麗竹席青几復有女子處之問荷得書來不荷以書卷與之女取餘書比之俄見兩沙門謂荷汝識我不荷答不識沙門曰今宜歸命釋迦文佛荷如言發念乃遣荷去入一大城有人居焉謂荷曰汝受輕罪又得還生是福力所扶而今以後復作罪不乃遣人送荷遙見故身意不欲還送人推引久久乃附形而得穌活奉法精勤遂即出家字曰慧達太元末尚在京師後往許昌不知所終冥祥記

錢守人帶劒

齊世祖於其住堂內得異錢文為北斗星[illegible]刃雙旗及有人形帶劒南史齊本紀

宋明帝泰始中齊世祖於青溪宅得錢一枚文有北斗七星雙節又有人形帶劒南齊祥瑞志

謹按泉志玄武錢徑二十重八銖文永通萬國背文為玄武星劒之象軒轅錢徑一寸重五銖面文為北斗軒轅之象背文為矛盾龍鳳之形謂之北斗星錢又四出錢背文為北斗七星者或云王莽所鑄

靈坐劒

北隋周羅睺字公布九江人年十五善騎

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
從祖景彥誡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
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睺終不改仕陳爲
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于
江陽爲流矢中左目齊師之圍明徹於宿
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鬭心羅睺躍馬突進
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可
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于彭城

摩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之於重圍之內
勇冠三軍明徹之敗羅睺全衆而歸後以
軍功進爵爲侯時叅宴席陳主曰周左軍
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
孔範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
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及隋代陳羅睺
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及陳
王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王手書

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
後乃降文帝慰喻之煬帝即位副楊素討
平漢王諒進授上大將軍及陳主卒羅睺
請一臨哭帝許之衰絰送至墓葬還釋服
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
諒餘黨據絳州未下詔羅睺行晉絳州諸
軍事進兵圍之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
里無故與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繞

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
平邪尋即除殄無爲戀恨是時風靜馬行
見者莫不悲歎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睺
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劒無
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
也隋書

舞劒煞鬼

有嘉良夷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其俗皆

輕捷便擊劍有死者無服制置尸高床之上沐浴裘衣服以傘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為鬼所取我欲報寃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

罨盂劍

梁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圍四尺上銳下平蓋如合焉中得劍一瓷具數十時人莫識沈約云此東夷罨盂也葬

則用之代棺此制度甲小則隨當時矣東夷死則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識語在江右雜事 系史

鳥吞劍

眞臘國有葛浪山高萬丈半腹有洞先有浪鳥狀似老鵶大如駱駝人過則攫而食之騰空而去百姓苦之眞臘國王取牛肉中安小劍子兩頭尖利令人戴行鳥攫而吞之無後種矣 外國傳

泥犂火劍

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公府辟不就精進典籍鄉黨稱名年三十五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夜半忽心痛而死心上微煖身體屈伸停尸十日氣從咽喉如雷鳴眼開索水飲飲訖便起坐說死時曾到泥犂地獄男子六千人有火對從橫五十餘步

高千丈四邊皆有劍對上然火其下十十五五墮火劍上貫其身體云此人呪咀罵詈奪人財物假傷善良泰見父母及一弟在此獄中涕泣

晉趙泰精思典籍有譽鄉里晉晚乃膺仕終於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下尸於地心煖不已屈伸隨人留尸十日平旦喉中有聲如雨俄而穌活

說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一人乘黃從者二人夾扶泰掖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嵬高峻城邑青黑狀錫將泰向城門入經兩重門有瓦屋可數千間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立吏着皁衣有五六人條疏姓字云當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簡視名簿訖復

遣泰南入黑門有人着絳衣坐大屋下以吹呼名問生時所事作何罪行何福善諦汝等辭以實言也此恒遣六部使者常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答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脩學而已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為水官監作使將二千餘人運沙裨岸晝夜勤苦後轉泰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馬兵令案行

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貫其舌流血竟體或被頭露髮裸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杖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洞然驅迫此人抱臥其上赴即焦爛尋復還生或炎爐巨鑊焚煮罪人身首碎墜隨沸翻轉有鬼持叉倚于其側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當入鑊相抱悲泣或劍樹高不知限量根莖枝葉皆劍為之人衆相訾自登

自攀若有欣意而身首割截尺寸離斷泰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相見涕泣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罪報如是當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惡隨人可不慎乎冥祥記

奮劍斷麴生

燕國公張說嘗詣景能觀謁葉法師上命酒說曰既無它客師曰此有麴處士者乂隱山林惟謹而訥頗耽于酒鍾石可也說

請召之斯須而至其形不及三尺而腰帶數圍使坐于下拜揖之禮頗魯朴酒至桮盂皆盡而神色不動燕公將去師忽奮劒叱麴生曰曾無高談廣論惟沈湎于酒亦何用哉因斬之乃巨榼而巳 仙傳拾遺記集異記並見

跳劒

隋煬帝以三月上巳會羣臣于曲水以觀水飾總七十二勢皆刻木爲之或乘舟或乘山或乘平洲或乘磐石或乘宮殿木人長二尺許衣以綺羅裝以金碧及作雜禽獸魚鳥皆能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又間以妓航與水飾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長一丈濶六尺木人奏音聲擊磬撞鐘彈箏鼓瑟皆得成曲及爲百戲跳劒舞輪升竿擲繩皆如生無異又作小舸子長八尺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以行酒毎一船一人擎

酒杯立于船頭一人捧酒鉢次立一人撐船在船後二人盪槳在中央遶曲水池迴曲之處各坐侍宴賓客其行酒船隨岸而行行疾於水飾水飾行遶池一匝酒船得三遍乃得同止酒船毎到坐客之處即停住擎酒木人于船頭伸手遇坐客取酒飲訖還杯木人受杯迴身向酒鉢之人取杓斟酒滿杯船依式自行毎到坐客處例皆

如前法並水中安機皆黄袞所造也 大業拾遺

劒魚

唐李林甫作相時酷嗜鯽魚有客因貴人書餽遺江淛中有鯽魚百頭客退李遲見魚于柈中跳躍如舜尊俎狀李令人悉投之池取最後十頭烹之纔下箸及腹忽小劒數百踴躍爭飛交着李額漸入鬢中竟不能拔由是忿恚驚悸卒至不起 唐小說

謹按唐書乾李林甫子岫爲將作監嘗從林甫遊園指役夫言于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之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知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左右驅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也嗟乎平居防劒如敵國不知奸人刺客乃在咢狙之上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劒伎神妙莫過于唐人惜乎專諸刺王僚時不講其術

逐鵝得劒

鄮縣有後漢奴官冢初村人田于其側每至秋穫近冢地多失燧不稔積數歲已苦之後恒夜往伺之見四大鵝從冢中出食禾逐即入去村人素聞奴官冢有璲乃相詰開之初入埏前見有鵝鼓翅擊人賊以捧反擊之皆不復動乃銅鵝也稍稍入外廳得瑤劒二枚其它寶物不可識者甚衆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當門立與賊相擊賊等羣爭往擊次其人衝賊走出入縣大叫云賊刼吾墓門主者曰君墓安在答曰正奴官冢是也縣令使里長逐賊至皆禽之開元繼明州刺史進三十餘事廣異記

冢中人運劒

劉晏判官李邈莊在高陵莊客懸欠租課積五六年邈因官罷歸莊方欲勘責見倉庫盈羨輸尚未畢邈怪問悉曰其作端公莊客二三年矣久爲盜近開一古冢冢西去莊十里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側有碑斷倒草中字歷滅不可讀初旁掘數十丈遇一石門固以鐵汁累日洋糞沃之方開開時箭出如雨射殺數人衆懼欲出某審無它必機關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不復發因列炬

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劒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畫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堆集衆懼未即掠之棺兩角忽颯颯風起有沙迸撲人面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投至膝衆皆恐走比出門已塞矣一人復後一日爲沙埋死乃同酹地謝之誓不發冢 酉陽雜俎

劒剖涎中人

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熱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亦可療於是煮藥而飲之忽覺臆中動搖有頃嘔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刃剖之有一人自涎中起初甚么麽俄長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起出降階遽不見自是疾愈 宣室志

天人看劍

唐鄭雲逵少時得一劒鱗鋏星鐔有時而吼嘗在庄居晴日藉鄰玩之忽有一人從庭對卒然而下紫衣朱幘虬髮露劒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劒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鋏耳君居上界豈藉此邪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墮黑氣着地數日方散 酉陽雜俎

劒如風

李道咸通末爲鳳翔府府曹因推發掘冢賊問其所發云數爲盜三十年咸陽之北岐山之東陵域之外古冢皆開發矣又問其所得之物云嘗入一冢自埏道直下三十餘尺得一石門以物開之門內箭出不已如是百餘發不復有箭矣遂以物撞開

之一盜先入僦爲輪劒所中倒死于地門內十餘木人周轉運劒其疾如風勢不可近盜以木橫拒之機關遂定盡接去其外亦不復能轉因至其中但見帳幄儼然黼褥舒展遍於座上有漆燈甚明木偶人與姬妾皆偶去地丈餘有皮裹棺柩鍊索縣挂焉即以木撞之纔動其館即有砂流下如水遂巡不可止流溢四面奔馳出門砂

已深二尺餘矣良久視之砂滿冢內不可復入竟不知何人之墓也又一墓在咸陽原上旣入得鏡兩面可照人其在側畔背面瑩潔如新磨畢以面照之如常無異以背照之形狀備足衣冠儼然而倒立也錄異記

劒對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一日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潔王遣此人將牛耕地此人許云兄弟幼小無人扶侍二親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劒對又見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曰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未死遂見在鑊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見同村人張成亦

未死有一人訴成云毀破其屋王遣使檢之報云是實成曰成犂地不覺犂破其冢非故然也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爲不謹耳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遣非出踰牆及登高望見其舍遂聞哭聲乃跳下牆忽覺起坐旣蘇之後具爲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

答云不虛老毋尋病未幾而死（冥報拾遺）

飛劍刺鼉城

唐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字但稱湘媪常居止人舍十有餘載矣嘗以丹篆文字救疾于閭里莫不向應鄉人敬之爲結構御名華屋數間而奉媪媪曰不然但上木其宇是所願也媪鬢翠如雲肥潔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數百里忽遇里人女名曰

逍遥年二八艶美携筐采菊偶媪瞪視足不能移媪目之曰汝乃愛我可同之所止否逍遥欣然擲筐斂袵稱弟子從媪帰室父母奔追及以杖擊之叱而返舍逍遥操益堅竊索自縊親黨敦喻其父母請縱之度不可制遂捨之復詣媪但帚塵易水焚香讀道經而已後月餘媪白鄉人曰某暫之羅浮扃其戶愼勿開也鄉人問逍遥何

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于戶外窺見小松迸笋而叢生堦砌及媪帰召鄉人同開鎖見逍遥儼坐于室貌若平日唯蕭履爲竹稍串于棟宇間媪遂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覺逍遥如寐醒方起將欲拜忽遺左足如刖于地媪遽令無動拾足勘膝噀之以水乃如故鄉人大駭敬之如神相率數百里皆帰之媪貌甚閑暇不喜人之多相

識忽告鄉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餘人性命誰有心爲我設船一隻一兩日可同觀之有里人張拱家富請具舟檝自駕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蹙一巨舟没于君山島上而碎載數十家近百餘人然不至損未有舟檝來救各星居于島上忽有一白鼉長丈餘遊于沙上數十人擱之櫓殺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圍繞島

上人家莫辨其城漸窄狹東島上忙怖號叫簸橐皆為蘆料東其人為簇其廣不三數丈又不可扳援勢已緊急岳陽之人亦遥覩雪城莫能曉也時媪舟已至岸媪遂登島攘劍步罡噀水飛劍而刺之白城一聲如霹靂城遂崩乃一大白鼉長十餘丈蜿蜒而斃劍立其胸遂救百餘人之性命不然頃刻即拘東為血肉矣島上之人咸

號泣禮謝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與媪相遇曰樊姑爾許時何處來甚相慰悅拱詰之道士曰劉綱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後人方知媪即樊夫人也拱遂歸湘潭後媪與逍遥一時返真女仙傳

劍斷大人指

六軍使西門思恭常銜命使于新羅風水不便累月漂泛于滄溟罔知邊際忽南抵一岸亦有田疇物景遂登陸四望俄有一大人身長五六丈衣裾差異聲如震雷下顧西門有如驚歎于時以五指撮而提行百餘里入一巖洞間見其長幼羣聚遞相呼集競來看玩言語莫能辨皆有歡喜之容如獲異物遂掘一坑而寘之亦來看守之信宿之後遂攀緣躍出其坑逕尋舊路而竄纔跳入船大人已逐而及之矣便以

巨手攀其船舷于是揮劍斷下三指指粗于今槌帛棒大人失指而退遂解纜舟中水盡糧竭經月無食以身上衣服齧而咽之後得達北岸遂進其三指漆而藏于內庫洎拜主軍寧以金玉遺人平生不以飲饌食客為省其絶粮之難也玉堂閒話

戲場劍

唐貞元中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臂而墮

足自脛而脱善擊毬樗蒲戲又善劍舞數丹丸挾二妻生子數人至元和末猶在長安戲場中日集數千人觀之 獨異志

黃腰劍

金統水在金州巢寇犯闕之年有崔某爲安康守大駕巳幸岷峨惟金州地僻戶口晏如忽有一道人詣崔言事曰方今中原版蕩乘輿播遷宗社陵夷鞠爲茂草使君

豈無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既隤一木撐之可乎客曰不然所言殄者不必以劍戟爭鋒刃戰原埜崔曰公將如何客曰使君境內有黃巢谷金統水知之乎曰不知請詢其州人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賊稟此而生請使君差丁役賫畚鍤同往掘之必有所得乃去州數百里深山中果有此名號在客遂令尋源而斷之仍使斷其山岡窮其泉源泉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黃腰人既逼之遂舉身自撲吻然而卒穴中又獲埳劍一客又曰吾爲天下破賊訖崔遂西向進劍及黃腰未逾劍利聞巢賊巳平大駕復國矣 王氏見聞錄

黃巢亂有太白山人謁州刺史崔堯封云擗破牛山賊自敗崔遂發卒掘之得一石桶桶中有黃腰獸一劍一獸見劍自撲而

死巢至秋果敗

眞眞避劍

唐進士趙顏于畫工處得一軟障圖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畫工曰余神畫也此名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則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帚終歲生一兒兒

年兩歳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為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顏劍匣遂及顏室眞眞乃曰妾南岳地仙也夫何為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　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酒覩其障惟添一孩子焉 聞奇錄

像代劍

有村婦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刻辟作穴

安之每有食饌不惟蔬菽魚肉之類皆將供養嫗有子時在潘對軍前日夕祝之保其安寧其子當陣之際倒于草間聞背上連下三劍似擊銅鑼聲戰罷起身看上並無所痕其母此日見銅像落在地背上有三刀痕罔知其由至子回說其事方知神助耳

雨為劍

結骨國每雨收為刃劍極銛利 王會圖

劍迹

鮮于伯幾有震琹云是許旌陽手植桐作琹背旌陽印劍之迹宛然 雲霞過眼錄

試劍石

伏波岩有懸知柱去地一線不合俗名馬伏波試劍 國老談苑

試劍石不獨虎丘有之武夷山六曲邊有

控寉仙人試劍石又武昌縣郭外西子蘇子贍建九曲亭其亭旁有孫權宮亦有試劍石山西亦有楊六郎試劍石 一統志

劍筴第五卷標目

守府篇 凡三十二事 凡三十四條

銘劒

秦望山劒

夏二劒

殷三珽劒

定光劒

丹書劒

古四県劒

鎮嶽劒

步劒

日駿劒

越八劒

秦昭王劒

定秦劒

赤霄劒

八服劒

神龜劒

茂陵劒

毛貴劒

隋侯劒

五色石劒

更國劒

安漢劒

洛水劒

伊水劒

峨嵋山劒

劒名帳

中興劒

匈奴千劒

蜀八劒

大金劒

孟德劍
蜚景劍
魏三劍三七首
吳六劍
武昌千劍
流光劍
皇帝劍
步光劍

侍臣劍
房山五劍
神劍
武昭王雌雄二劍
龍雀劍
太常劍
象閭劍
玉笥劍

姚江劍
嵩阿二劍
道士造劍
玫瑰劍
法劍
進武庫劍

劒筴第五

閩覯錢希言譔輯　豫章朱謀㙔訂　臨川吳之甲授鍥

守府篇 此篇紀帝王之善守其劒者

筴曰魚不可脫于淵聖王不以利器示人故劒國之珪也守之不可不愼已然道德之弗服而徒馮恃其劒以威天下則珪非其珪曷貴焉湛盧之去吳入楚也豈不昭然得失之林余遡六代而上

頗采陶氏之言以文之雖算紀綿邈載歷悠遠所賴遺墳未泯殘竹留汗摭其麋爛披厥螽餘鑄藏銘篆莫不有攷是曰賢君世守之罷敷唐巳後闃然無聞豈其禪鴻業承大寶世不絕聖國不絕賢而智猶出挈瓶者下抑或有其守之莫之傳信故盛懿弗顯將文與獻均其咎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筴守府

銘劒

黃帝即位天下巳治百令具舉猶且䘏然不幸乃弗聲過禍福在所密存亾在所用下匡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劃其下上下一日百戰故作巾几之銘曰毋弇弱毋俷德毋違同毋傲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又著瑞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

不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乃命史甲作戒盤盂箋豆奩鏡劒履輿席巾杖戶牖弓矛一著銘詩以彌縫其闕 凡二十六昔周公誦之于成王並見大戴禮蔡邕銘論云黃帝有巾几之銘孔甲有盤盂之戒漢志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御覽以爲夏孔甲非 路史

秦望山劒

夏禹名文命字高密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一劒長三尺九寸後藏之會稽秦望

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記列星背記山川日月（梁陶弘景刀劍錄）

夏二劍

夏啓子少康在位二十九年以三年歲次辛卯春鑄一銅劍上有八面長三尺一寸頭方（刀劍錄）

夏孔甲在位四十年以九年歲次甲辰采牛頭山鋏鑄一劍銘之曰甲古文篆書長

四尺一寸（甲一本作夾刀劍錄）

殷三珽劍

衞孔周祖得殷帝之珽劍服之却三軍之衆其一曰含光視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泯然無際經物而不覺其二曰承景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覩其狀其觸物也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三曰霄練晝則見形而不見光夜則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珽傳之十三世矣（列子）

定光劍

商太甲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歲次甲子鑄一劍長二尺九寸文曰定光古文篆書（刀劍錄）

照膽劍

商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以歲次壬午鑄一劍長三尺銘曰照膽大篆書（刀劍錄）

丹書劍

周武王踐祚聞丹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于席之四端為銘焉于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以頌誅也）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大戴禮）

古四良劍

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録莊君之曶此皆古之良劍也孫卿子

謹按孫卿子注曰葱闕録曶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未詳所出録疑與綠同以色爲名曹植七啟說劍云雕以翠綠即其類也

鎮嶽劍

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以二年歲次壬午鑄五劍各投五嶽銘曰鎮嶽長五尺大

篆書刀劍録

步劍

巳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珤器曰天子之弓射人步劍穆天子傳

謹按郭璞注穆天子傳步劍疑即步光之劍也

日駿劍

周簡王夷在位十四年以歲次癸酉鑄一劍銘曰日駿長三尺大篆書刀劍録

越八劍

越王勾踐嘗使工人以白牛馬祠昆吾之神采金鑄之以成八劍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物也陰盛則陽衰二名斷水以之劃水開而不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則蟾蜍爲之側轉四名懸翦飛鳥游蟲遇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鯢以之泛海則鯨鯢

爲之深入六名滅魄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見之而止八名真剛以之切玉斷金如刻削土木矣蓋應八方之氣鑄之者王子年拾遺記

秦昭王劍

秦昭王午鑄一劍三尺銘曰誠大篆書劍經

定秦劍

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以三年歲次丁巳

采北祇銅鑄二劒銘曰定秦小篆書李斯刻一口埋在阿房閣下一口埋在觀臺下長三尺六寸一本作曰觀臺 刀劍錄

赤霄劒

前漢劉季在位十二年季以始皇三十四年于南山得一鋏劒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書及貴常服之一作小篆書或云北郎斬蛇劒 刀劍錄

謹按崔豹古今注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劒長七尺高祖爲泗水亭長送徒驪山

所提劒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則得七尺此劒捨舊劒而服之後漢之世唯聞高祖以所佩之劒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劒便謂此劒即斬蛇之劒也

八服劒

漢武帝徹在位五十四年以元光五年歲次巳巳鑄八劒各長三尺六寸銘曰八服小篆書嵩恒衡華泰五山皆埋之刀劍錄

神龜劒

漢文帝恒鑄三劒銘曰神龜多刻龜形以應大橫之兆漢書高后崩大臣遣使人迎代王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 刀劍錄

茂陵劒

漢昭帝非埒茂陵人獻珽劒上有銘曰直千金壽萬歲西京雜記

毛貴劒

漢宣帝詢在位二十五年以太始四年鑄

兩劒各長三尺一曰毛二曰貴以應足下毛貴之祥皆小篆書漢書皇曾孫舍長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臥居數有光耀以足自怪 刀劍錄

脩侯劒

漢宣帝詢神爵元年爲脩侯劒立祠於未央宮中刀劍錄

五色石劒

新室王莽僞位十八年以建國五年歲次

庚午造威斗及神劍皆錬五色石爲之長三尺六寸銘曰神聖萬國伏小篆書一作神勝萬里伏（刀劍錄）

更國劍

劉更始聖公在位二年自造一劍銘曰更國小篆書刀劍錄

鄂水劍

東漢光武劉秀在位三十三年未貴時于

南陽鄂水中得一劍文曰秀霸小篆帝遂服之刀劍錄

安漢劍

東漢順帝寳在位十九年以永建元年鑄一劍長三尺四寸小篆書銘曰安漢後遂爲年號刀劍錄

洛水劍

東漢明帝莊在位十八年以元平元年戊午鑄一劍上作龍形沉之于洛水洛水清徃徃有人見刀劍錄

伊水劍

東漢章帝桓在位十三年以建初八年鑄一金劍投之伊水中以猒人膝之怪陶弘景嘗按水經云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爪入浴輒引之没水刀劍錄

峨嵋山劍

東漢安帝祜在位十九年以永初七年鑄一劍藏峨嵋山刀劍錄

劍名

東漢平帝衎在位五年以元始元年辛酉掘得一劍上有帝名因服之刀劍錄

中興劍

東漢靈帝宏在位二十二年以建寧三年鑄四劍銘曰中興小篆書後一劍無故而

失（建寧一本作建和　刀劒錄）

匈奴千劒

後漢鄧遵破匈奴得劒七首二三千枚（東觀漢記）

蜀八劒

蜀先生劉備章武元年辛丑采金牛山鐵鑄八劒劒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佩一與太子禪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

葛亮一與關羽一與張飛一與趙雲並是亮書作風角處所（刀劒錄）

謹按唐尚書郎李章武本名方古貞元季年為東平帥李師古判官因理第掘得一劒上有章武字方古博物亞張茂先曰此蜀相諸葛孔明所佩劒也乃改名師古奏請爲章武焉蓋蜀主八劒之一也

大金劒

後主劉禪延熙二年造大金劒長一丈二尺鐫劒口山往往人見輝光後人處處求

覔不得（刀劒錄）

孟德劒

魏武帝操嘗于谷中得一劒有金字銘曰孟德帝因服之（刀劒錄）

蜚景劒

魏太子丕造百辟瑶劒長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兩淬以清漳礪之礛䃴（青礪石也）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蜚景（刀劍

錄）

魏文帝賦大牆上蒿何不恣意遨遊從君所喜帶我瑶劒今爾何爲自低仰悲麗平壯觀白如積雪利若秋霜駮犀標首玉琢中央帝王所服辟除凶殃御左右奈何致福祥吳之辟閭越之步光楚之龍泉韓有墨陽苗山之鋌羊頭之鐳知名前代咸自謂麗且美曾不如君劒

良綺難忘

魏三劒三七首

魏文帝既造飛景劒又有流采華鋋（一作華鋒）二劒各長四尺二寸色似采虹又有三七首一曰清剛色似堅氷二曰揚文曜似朝日三曰龍鱗狀似龍文（刀劒錄）

晉左思魏都賦劒則流彩之珍素質之珽虹蔚波映龜文龍藻服之可以威百

蠻指麾可以開昏擾

吳六劒

吳大帝有珽劒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刀劒錄）

武昌千劒

吳王孫權黃武五年采武昌山銅鋏作千口劒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南鍻越炭作之上有大吳篆字（鍻一作銅）（刀劒錄）

謹按吳冶城即金陵朝天宮地相傳爲孫吳鑄劒之所

流光劒

吳孫亮建興二年鑄一劒銘曰流光小篆書（刀劒錄）

皇帝劒

吳孫晧建初元年鑄一劒銘曰皇帝小篆書（刀劒錄）

步光劒

晉懷帝熾永嘉元年造一劒長五尺銘曰步光篆字（刀劒錄）

侍臣劒

晉成帝衍以咸和元年四月乙丑詔作侍臣劒八枚（刀劒錄）

房山五劒

晉穆帝聃以永和五年於房山造五口劒

銘曰五方單爻隸書（刀劍錄）

神劒

司馬昌明太元十年於金華山頂埋一劒

銘曰神劒隸書（年一作太元元年 刀劍錄）

武昭王雌雄二劒

西涼武昭王李暠鑄二劒雄曰飲月雌曰

玉燕欲其陰陽相感故及名之（刀劍錄）

龍雀劒（一作龍雀刀）

赫連勃勃自言朕方一統天下君臨萬邦

可以統萬爲名又造五兵之器精鋭尤甚

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

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之鋏

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

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

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艸威服九區垂

甚珍之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

麗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姓改奴氏音殊

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

也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

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

天之意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

正統皆以鋏伐爲氏庶服宗族子孫劉鋭

如鋏皆堪伐人（晉書載記）

赫連龍昇七年于奢延水之北黑水之南

遣將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築大城名

曰統萬城蒸土加功雉堞雖久崇墉若新

并造五兵器鋭精利乃成百鍊爲龍雀大

鐶號曰大夏龍雀銘于背曰大夏龍雀名

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艸威

服九區垂甚珍之（水經注）

謹按宋王劉裕破長安得此後入于梁其後人有築青渭城掘地得古鋏刀製作極巧下爲大環以纏龍爲之而其首類鳥人識之曰此赫連勃勃所鑄所謂

大夏龍雀者也

太常劒

明元帝以太常元年造一劒長四尺銘背曰太常刀劒録

象閏劒

梁武帝蕭衍天監元年即位至普通中歳在庚申命弘景造神劒十三口用金銀銅錬錫五色合為之長短各依劒術法一曰

凝霜道家三洞九眞劒上刻眞人玉女名字二曰宮儀備齊六宮有劒神名上刻宮宿星辰皇后服之三曰擒光備非常御斬剌長三尺六寸上刻風伯雨師形名四曰九天出軍行師君執授將長五尺金鏤作蚩尤神形五曰代形上刻符籙道家登眞闓口訣六甲神長五尺六曰四目眞宮闢齿被卧正小室幄帳中長三尺五寸七曰威靈光長二尺許半上刻星屁北斗天市天魁二十八宿服此除百邪魑魅師行用之八曰風鳥有惡鳥鳴起鎮之上有黃帝呪法禹步形勢用之九曰司命行刑煞罰者執之賜萬姓自裁者十曰禮劒生男子弧矢榖劒則用之十一曰闕十二曰永昌鎮國安社用之長七尺十三曰閏劒長六尺所以作十三口象閏月故也取上元

甲子背加斗魁加歳正月旦合合之取風雷雨電日上環偏長八寸文曰服之者永治四方並小篆書在庚子一作天監二年歳刀劒録

玉筒劒

梁天監五年四月丙申廬陵太守王希聃于高昌縣之仁山獲銅瑞劒二口以聞曰蒲伐凶醜而龍淵耀質匈奴將滅白旗表徵宋書

玉笥山地土肥美宜穀辟兵又天監起居注云廬陵太守王希聃於玉笥山之龍淵獲劒二口輿地記

姚江劒

梁天監七年會稽太守衡陽王元簡上言餘姚縣掘地得劒二口又於縣東江水中得劒一口文縵若雌雄梁書

嵩阿二劒

後魏道武帝珪以登國元年于嵩阿鑄二劒一銘曰鎮山一銘曰沉水並隸書一本無沉水劒　刀劍錄

道士造劒

後魏太武帝至眞君元年有道士繼天師自爲帝造劒因改元爲眞君劒長六尺六寸隸書刀劒錄

玫瑰劒

魏太武皇帝和平二年詔中尚坊作黃金谷盤鏤以白銀劒以玫瑰後魏書

法劒

法劒一口玉靶靶上兩面皆有篆字二行十餘字劒長四尺許兩面皆細紫金作法篆其一面略記有□□◇□月內有□鬼宿夏秋冬其下三台北斗其一面字不能辨最下作雲雷三字劒兩面俱有鋒鋩

無缺蝕蓋自漢到今千七百年累代所持以立教者止此二物耳雲烟過眼錄

進武庫劒

李商隱負外依彭陽令狐楚以牋奏受知相國危疾有璡劒嘗爲君上所賜將進之命李起艸不愜其旨因口占云前件武庫神兵先皇特賜既不合將歸泉下又不宜留在人間時人服其簡當北夢瑣言

卷終

劍筴第六

寵昭篇 凡五十三事 凡一百四十二條

吳賜叔孫劍
漢賜蕭何劍
漢賜衛綰劍
漢賜廣陵王劍
漢賜應奉劍
漢賜馮異玉具劍

漢賜彭寵劍
漢賜祭肜劍
漢賜虞延劍
漢賜鄧衍劍
漢賜桓榮劍
漢賞魏應劍
賜劍於陵前
署劍賜尚書

漢賜召訓劍
漢賜馮石駮犀劍
漢賜謝夷吾劍
漢賜江漢劍
漢錫刁雍劍
銀裘劍
漢賜張禹劍
漢賜梁冀劍

漢賜董卓劍
三國賜劍
韓信劍賜周瑜
晉劍上殿
晉給斑劍
晉賜羅憲山玄玉劍
晉贈賈充御劍
上先侯賜劍

晉南陽王委劍

晉錫會稽王珽劍

晉錫何攀珽劍

北魏錫劍

趙賜姚弋仲劍

宋給斑劍

宋謝莊答劍

宋賜殷貴妃薹劍

賜太宗珠刀

齊給斑劍女

梁給斑劍

謝賜方諸劍

謝賜孟嘗君劍

陳給斑劍

周賜隋王劍履

隋給斑劍

隋詔唐王劍履

遺牛元翼琟劍

賜劉濟劍

贈李光顏劍

遺孫得昭龍鳳劍

賜吳越王劍

賞陳尚劍

劒筴第六

豐城錢希言譔輯　武林黃登孝訂　兩浙徐象橒鋟

寵賜篇 明王之制賞從重然至重而天下變矣紀賜劒惡其濫也

筴曰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故君自行之然而僭及淫人矣劒雖錫典之常不愛嚬笑曷勸乎詳觀前古莫不兢其守器自非勞臣誼士勛烈茲著無繇濫觴鹿盧之榮降及暴嬴吏民帶劒未幾獻

圖起釁陛戟防嚴謁者皆持匕首待不虞矣炎劉偃武修文始制手板代劒然而功隆鄼侯煽風京法自是魏晉而後劒上殿給班劒史不絕書遂使僭擅任逆之徒怙恩澤逞驕放罔惜敗度僭恩覬覦卒也地緣勢僵物繇遐敗朝伊厥而夕莽卓者何可勝數豈陵夷積漸之過歟詩曰我有嘉賓中心貺之筴寵賜

吳賜叔孫劒

哀公十一年五月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公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叔州仇曰而事何也問何職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劒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

對衛賜進賜子貢孔子弟子也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之也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歸于齊也元首也吳以繳書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褽薦也褽音尉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　左傳

漢賜蕭何劒

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

爲酇侯先封何者謂諸功臣舊未爵者何最在前封也所食邑多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蕭何橈屈也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上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陛下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

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史記

漢書相同

漢賜衛綰劍

景帝立歲餘不孰何衛綰衛言不借問耳綰日以謹力言能力謹慎也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施讀曰移言劍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貿換之也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常服盛謂在削室之中

漢書史記相同

漢賜廣陵王劍

漢孝昭帝元鳳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

益國萬一千戶賜錢二千萬黃金二百斤劍二安車一乘馬二駟二駟八匹也漢書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彊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正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言當慈惠于下忠順于上也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桐音通輕

朓之貌也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扛舉也空手搏熊彘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爲漢嗣元鳳中入朝益封萬戸賜錢二千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珪劒漢書

漢賜應奉劒

延熹中詔應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

恣饑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急燋爛以雪國耻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重任奉之廢興期在于今賜倖錢十萬駭犀玉具劒金錯把刀劒各一奉其勉之後漢書

唐李白詩龍劒挂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綉澁苔生國耻未雪何由成名

漢賜馮異玉具劒後漢書作具劒東觀漢記作玉具劒

光武遣馮異伐鄧禹西擊赤眉車駕送之河南賜以乘輿七尺玉具劒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東觀漢記

潘岳西征賦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於赤眉異奉辭以伐皐初垂翅于迴谿不

尤眚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勛振皇綱而更維

漢賜彭寵劒

光武至薊彭寵上謁心懷不平光武以問諸將諸將對曰前吳漢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劒又倚以爲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閤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後漢書

漢賜祭肜劒

祭肜字次孫建武中拜遼東太守肜有膂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數破走之後徵爲太僕肜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加其功又美肜績入拜日賜刀劒錢馬衣被常歎息以爲可屬重任 後漢書

漢賜虞延劒

建武二十年賜虞延錢及劒 後漢書

虞延字子大陳留人爲都郵世祖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召陵後園陵在焉時延爲郡督郵詔呼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跪拜可觀其陵封株柏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劒帶珮刀還郡 東觀漢記

漢賜鄧衍劒

鄧衍永平初賜輿馬衣服劒佩刀 後漢書

漢賜桓郁劒

桓郁永平十五年入授太子經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劒 後漢書

漢賜桓榮劒

永平初明帝自爲太子受尚書于桓榮及即帝位猶存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

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于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良久乃去 後漢書

漢賞魏應劒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明魯詩章帝重之數

進見詔讚于前帝賞以良劍後漢書

賜劍於陵前

元和三年章帝幸東平祀憲王賜御劍于陵前後漢書

無鹽縣之故城南舊宿國也齊宣后之故邑所謂無鹽醜女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恭王子劉慶爲東平侯即此邑也王莽更名之曰有鹽亭東平憲王倉冢碑闕

存焉元和三年章帝幸東平祀以太牢親拜祠坐賜御劍于陵前水經注

署劍賜尚書

後漢尚書韓稜郅壽陳寵三人俱以才能屬望肅宗賜以瑑劍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泉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爲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龍泉宮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劍特堅利故劍名取此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外見故得椎成後漢書

唐王棨手署三劍賜名臣賦鮫函盡啓决雲之狀盈眸采筆初題垂露之文在掌豈不以良佐斯得深謀可嘉或染翰而紀其敦朴或揮毫而誌以文華彼錫形旅我乃頒其秋水彼銘鐘鼎我乃縷以蓮花故光生環珮榮尉簪裾見魚水相逢之際是雲龍契會之初數比夢刀

各獲君前之賜功齊神筆長吞天上之書

漢賜召訓劍

召訓字伯春爲陳留太守肅宗以君性多弘恕追詔勉勵之曰陳留太守講授省中六年于茲經術明篤有匡生解順之風賜錢一十萬及刀劍衣服居家之用召氏家傳

漢賜馮石駭犀劍

馮石襲㑹公主封獲加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悦當代為安帝所寵帝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駭犀具劍佩刀以班犀飾劍也以紫艾綬艾即盤綠色也其色似艾玉玦一枚半環曰玦以飾帯也後漢書

漢賜謝夷吾劍

謝夷吾字堯卿山陰人也為荊州刺史行部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幸魯陽上

未嘗見刺史班秩有詔敕夷吾入傳錄見因延見長吏勿廢舊儀上止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分推錄囚徒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與上合特遷鉅鹿太守臨發陛見賜車馬帶劍勑之曰鉅鹿劇郡舊為難治以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無毀前勞[illegible]虞豫會稽典錄

漢賜江漢劍

江漢字子甫遷丹陽太守是時大江劇賊余來等刧擊牛渚丹水諸縣居民歐略良善經歲為害漢到郡會集勁士修整戰具鉤鑲刀盾大戰長矛弓弩勁兵轉送承接余來亟戰失利遂見梟獲順帝嘉其功賜以劍佩東觀漢記

漢錫刁雍劍

刁雍拜特進皇興隴中雍與隴西王源賀

及中書監高允等並以耆年特見優禮錫雍几杖劍履上殿日致珍羞焉後魏書

銀裝劍

畢衆敬賜爵東平公太和中高祖賓禮舊老接郷談敍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珍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僊人文綾一百匹後魏書

漢賜張禹劒

延平元年張禹爲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朝見與三公絕席及安帝即位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劒衣物前後累至 後漢書

漢賜梁冀劒

元嘉元年桓帝以梁冀有援立之功欲崇

殊典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謁贊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城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 後漢書

漢賜董卓劒

董卓立陳留王爲獻帝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尋進相國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封母爲池陽君 後漢書

三國賜劒 已下並出三國志凡五條

興平十七年魏太祖還鄴爲魏公贊拜不名劒履上殿入朝不趨如漢蕭何故事

魏正元元年十月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劒履上殿

魏黃初四年大將軍曹眞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魏正始元年加大將軍曹爽侍中改封武

安侯賜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興平中董卓自進爲相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

韓信劒賜周瑜

吳孫權赤烏中有人得韓信劒帝賜周瑜 吳錄

晉劒上殿 已下並出晉書帝紀凡十一條

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

姓司馬氏魏齊王即位徙帝爲大司馬朝
議以爲前後大司馬累薨於位乃以帝爲
太傅入殿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如漢
蕭何故事
文皇帝諱昭字子上景帝之母弟也魏侯
高貴鄉公之立也以參定策進封高都侯
景帝崩天子命帝鎮許昌帝至洛陽進位
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輔政劔履上殿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太和
元年進位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贊拜
不名劔履上殿給羽葆鼓吹劔六十人
何曾字頴考陳國陽夏人也泰始初詔進
太宰侍中如故朝會劔履乘輿上殿如漢
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太康中以瓘

錄尚書事加綠綟綬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給騎司馬
宣帝九男平原王幹字子良少以公子魏
時封安陽亭侯惠帝即位進左光祿大夫
侍中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咸
寧中詔亮爲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
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穆帝即位轉鎮軍大
將軍遷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
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移鎮武昌破新
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
趨贊拜不名
成都王頴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
末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

黃鉞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劒履上殿
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巳帝手詔徵之加
王敦黃鉞班劒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劒履
上殿

晉給班劒 巳下並出晉書列傳凡七條

荀組字大章大興初自許昌率其屬數百
人渡江給千兵百騎組先所領仍皆統攝
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羕並錄尚書事

各加班劒六十人
汝南文成王羕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
公拜散騎常侍元帝踐阼進位侍中太保
以羕屬尊元會特為設床太興初錄尚書
事加羽葆斧鉞班劒六十人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咸和五
年薨葬給九旂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
葆鼓吹武賁班劒百人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會義旗興
復還國第朝廷稱受密詔使遵總攝萬機
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遷轉
百官稱制書又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
太保加班劒二十人
琅邪王道子世子元顯領徐州刺史加侍
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
軍事道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

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盡盛典其
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即配太傅府加元顯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
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劒二十人
以伐桓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
也殷仲堪等共相結約推為盟主玄始得
志至新亭矯詔加巳摠百揆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黃鉞羽葆鼓吹斑劍二十人大赦改元爲太亨玄讓丞相自署太尉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又加衮冕之服綠綟綬增斑劍六十人劍履上殿初出僞詔改元爲建始又改爲永始封王謐爲武昌郡公斑劍二十人

桓玄將爲篡亂以卞範之爲丹陽尹範之與殷仲文陰撰策命進範之爲征虜將軍散騎常侍玄僭位以範之爲侍中給斑劍二十人

晉賜羅憲山玄玉劍

晉泰始初武陵太守羅憲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幹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珮劍晉書

晉贈賈充御劍

晉太康三年四月賈充薨追贈太宰加衮冕之服綠綟綬御劍晉書

上先侯賜劍

朝廷都許時張華上先人刀劍楯物及大銅盆殿上四角鼎皆先侯所賜得也博物志

晉南陽王委劍

張軌永嘉元年春正月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遣中督護氾瑗帥衆二萬討稚先遺稚書稚乃詣軍門閒進太府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司馬模模甚悅遺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晉書前涼錄

晉錫會稽王琁劍

泰和元年詔會稽王體道冲虛理識明人朕承洪緒仍闡善誘愼微五教儀刑具瞻其以爲丞相錄尚書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劒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劒六十人（晉中興書）

晉錫何攀班劒

蜀郡何攀領緜渠兵一戰斬張駿社稷用
安封西城公邑萬戶領河南尹還揚州刺
史徵拜大司農兼三州都護職不聽還充
州刺史錫班劒赤舄固辭不之官（華陽國志）

北魏錫劒（傳已下並出魏書列傳凡二十一條）

北魏正光元年以太師高陽王雍為丞相

加羽葆鼓吹班劒四十人

北魏前廢帝既失位殂于門下外省加以
九旒鑾輅黃屋左纛班劒百二十人

北魏孝靜皇帝天平二年詔以齊獻武王
為相國假黃鉞劒履上殿

北魏武定七年詔以齊文襄王為相國假
黃鉞劒履上殿

安定王休薨謚靖王詔假黃鉞加羽葆鼓
吹虎賁班劒六十三人

廣陵王羽薨贈司徒給羽葆鼓吹班劒四
十人

高陽王雍太和九年封潁川王進位丞相
給羽葆鼓吹倍加劒履

皇興中刁雍與隴西王源賀高允等並以
耆年特見優禮錫雍几杖劒履上殿

太原王慧龍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

長史後劉義隆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
龍楚兵將軍討之慧龍設奇兵大破之世
祖賜以劒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
侯

李韶為冀州刺史績冠當時肅宗嘉之遷
車騎大將軍賜劒佩貂蟬驊騮馬一匹

常山王孫暉神龜元年卒賜東園祕器贈
司空公謚曰文憲給羽葆班劒鼓吹二十

人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進位司徒爵封山陽郡開國公賜班劒二十人

彭城王子劭遇害贈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給虎賁班劒一百人

穆紹字永業尚琅玡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散騎常侍車駕入宮尋授尚書令司空公進爵為王給班劒四十人薨葬以殊禮給

羽葆鼓吹假黃鉞班劍四十人

東魏進大將軍渤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時令澄賛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

干忠嘗侍宴世宗賜之劒服令出入周旋恒以自衛廷侍忠辭無文世宗曰今文人小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無憂於上

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于爾朱川因為氏焉榮身雖居外遙制朝廷入謁莊帝帝伏兵于明光殿東廊引入坐定遂手刃之詔追號為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劒三百人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泰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為伯女以選入掖庭生肅宗即靈太后也肅宗踐祚以國珍為光祿大

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神龜元年四月十二日薨追崇假黃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劒百人

島夷劉裕字德輿晉陵丹徒人也其先不知所出自云彭城人或云本姓□改為劉氏然亦莫可尋也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頗

得衆心裕内懷忌憚神麚二年率衆討之
遣龍驤將軍蒯恩等爲前軍裕進領荆州
刺史加黄鉞雍州刺州魯宗之率其子軌
會休之于江陵軌等軍敗乃與休之俱奔
襄陽裕自領南蠻校尉休之等奔姚興裕
爲太傅揚州牧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
不名

島夷桓玄字敬道本譙國龍亢楚也僭晉

大司馬溫之子襲封南郡公登國中爲侍
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
領徐州刺史持節荆江二州公如故假黄
鉞羽葆鼓吹班劒二十人德宗大赦改年
爲大亨乃改授太尉都督中外揚州牧領
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綠綟綬加袞冕之服
劒履之禮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增班劒六
十人

島夷蕭道成字紹伯晉陵武進楚也僭晉
時以武進之東城爲蘭陵郡縣遂爲蘭陵
人太和元年道成移鎮東城以甲仗五十
人入殿進位侍中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
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加故封竟陵郡公五
千戸給班劒三十人道成又爲太尉增封
三千戸班劒四十人道成將有大志王儉
諷勸在位乃加道成黄鉞都督中外諸軍

事太傅領揚州牧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
拜不名道成詐辭殊禮重申前命劒履上
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位相國備九錫
之禮

蕭鸞立其弟昭文自爲使持節都督揚南
徐二州驃騎大將軍開府錄尚書事揚州
刺史加班劒三十人封宣城郡公以兵五
千人出鎮東城加黄鉞進授都督中外諸

中事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增斑劒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賛拜不名

趙賜姚弋仲劒

趙王廝即皇帝位高力督定陽梁犢謀作亂東歸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攻陷郡縣殺長吏二千石長驅而東比至長安衆已十萬廝以大將軍姚弋仲討之弋仲將

其衆八千餘人至鄴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被甲跨馬于庭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于滎陽大破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廝命弋仲劒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 前趙

宋給斑劒 已下並出宋書本紀列傳凡二十一條

義熙七年正月振旅于京師改授大將軍揚州牧給斑劒二十人八年十一月進公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斑劒二十人九年九月天子重申前命授公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斑劒二十人十一年四月天子重申前命授太傅揚州牧劒履上殿十二年五月又加公北雍刺史前後部羽葆鼓吹增斑劒四十人 武帝

景和元年十一月進山陰公主爵會稽郡長公主給鼓吹加斑劒二十人 明帝

元徽二年進號車騎將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給鼓吹一部四年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斑劒三十人 順帝

昇明二年九月加太尉齊王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劒履上殿

王弘爲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給斑劒三十人義熙九年進位太保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斑劒十六人

徐羨之遷尚書令揚州刺史散騎常侍進位司空錄尚書事高祖不豫加班劒三十人

義熙二年傅亮轉尚書僕射明年高祖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給班劒二十人

檀道濟以佐命功改封永修縣公徙爲丹陽尹高祖不豫給班劒二十人

謝晦以佐命功封武昌縣公尋轉領軍將軍散騎常侍高祖不豫給班劒二十人

長沙景王道憐薨追贈太傅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劒百人

臨川烈武王道規薨追贈侍中司徒加班劒二十人太祖詔加殊禮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劒二十人及長沙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薨皆給班劒百人

太宗崩蔡興宗被顧命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給班劒二十人

江夏文獻王義恭爲司徒錄尚書領太子太傅給班劒二十人世祖即祚授使持節太尉錄尚書事給鼓吹一部班劒二十人又假黃鉞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劒爲三十人孝建二年冬徵爲揚州刺史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廢帝即位又增

義恭班劒爲四十人永光元年薨追崇使持節侍中都督錄尚書事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劒百人

彭城王義康元嘉三年授都督荊湘雍梁益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給班劒三十人九年太妃薨解侍中辭班劒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加班劒

南郡王義宣以世祖即位加中書監都督

揚豫二州刺史羽葆鼓吹給班四十人
建平宣簡王宏大明三年疾動求解尚書令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其年薨追贈侍中司徒給班劒二十人
始安王休仁太宗朝都督揚南徐二州事加班劒二十人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劒三十人又加漆輪車劒履
晉平刺王休祐泰始七年薨追贈司空持

節侍中給班劒二十人
巴陵哀王休若泰始七年七月薨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給班劒二十人
沈攸之元徽三年順帝即位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班劒二十人
柳元景大明二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讓明年遷尚書令太子詹事六年世祖晏駕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給班劒二十人

劉延孫大明五年詔徵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明年卒贈司徒給班劒二十人
竟陵王誕元嘉二十六年徵爲持節都督荊湘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誕以位號正與濬同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劒二十人
海陵王休茂泰始六年太宗遺詔進位司

空改常侍爲侍中加班劒三十人
袁粲景和七年受顧命加班劒二十人
始興王濬殺義恭諸子封鍾山郡王世祖加領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給班劒二十人

宋謝莊答劒

宋世祖賜謝莊班劒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別後爽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劒所在答

曰昝與曾夾別竊為陛下杜鄭之賜上甚
悅當時以為知言（世說 劉義慶）

宋賜殷貴妃螯劍

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麗色巧笑義宣
敗後帝密取之寵冠後宮假姓殷氏左右
宣泄者多死故當時莫知所出及甍帝常
思見之遂為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覩尸如
此積日形色不異追贈貴妃謚曰宣及葬

給轀涼車虎賁斑劍於是擬李夫人賦以
寄意焉謝莊作哀策文奏之都下傳寫紙
墨為之貴（宋書）

賜太宗珠劍

南宋太宗為徐州刺史時昭太后賜以火
珠鹿盧劍（宋書）

齊給斑劍（已下並出南齊書本紀列傳凡十二條）

昇明二年進爵為公持節都督給斑劍二
十人齊國建為齊公世子改加侍中南豫
州刺史增斑劍為四十人

齊欝林王昭業冠于東宮崇政殿其日小
會有司奏給斑劍二十人鼓吹一部

豫章文獻王嶷世祖即位進位太尉增斑
劍為三十人及甍世祖給九旒鸞輅黃屋
左纛虎賁斑劍百人

褚淵字彥回齊太祖受命其年淵加尚書

令侍中給斑劍三十人

柳世隆少立功名以疾遜位改授侍中衛
將軍不拜轉左光祿大夫九年卒贈司空
斑劍三十人鼓吹一部

武陵昭王□欝林既立甚見憑賴隆昌元
年甍賜東園秘器朝服贈司空錄尚書增
斑劍為六十人

琅邪王儉齊太祖時為太子詹事世祖即

位給班劒二十人及薨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給節班劒二十人

蘭陵蕭穎冑輔□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贈侍中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劒三十人

竟陵王子良正位司徒給班劒二十人進位太傅增班劒爲三十人隆昌元年加殊禮劒履上殿尋薨歛以袞冕之服給虎賁

班劒百人

徐孝嗣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明帝即位進爵爲公給班劒二十人

始安王遥光一歲之内五除不拜永泰元年爲大將軍加侍中中書令永元元年給班劒二十人

齊和帝中興二年進大司馬蕭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劒履上殿賛拜不名

梁給班劒 已下並出梁書列傳凡十一條

梁太清四年加司空陳霸先班劒三十人太平二年加丞相黃鉞領太傅劒履上殿

太原王茂薨梁高祖甚悼惜之贈侍中太尉加班劒二十人鼓吹一部

梁臨川靜惠王普通二年領起部尚書事七年薨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增班劒爲六十人

南平元襄王偉封南平郡王領太子太傅大通五年薨贈侍中太宰給班劒四十人

鄱陽忠烈王恢普通五年進號驃騎大將軍七年薨于州贈侍中司徒給班劒二十人

始興忠武王憺封始興郡王天監十四年將之雍州薨于道追贈侍中司徒驃騎將軍給班劒三十人

長沙王懿遂遇禍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曰宣武給武賁斑劒百人

湘東王即位于江陵承聖三年十二月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給陳高祖斑劒二十人太平二年天子朝萬國於太極東堂加高祖斑劒十人進位太傅加黃鉞劒履上殿

逆叛悉平京都剋世祖即位以王僧辯功

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斑劒二十人

光大二年安成王□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劒履

陳高宗宣帝梁永定三年封安成王廢帝即位拜司徒進號驃騎大將軍錄尚書給斑劒三十人光大二年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劒履

賜楚王劒

楚馬希範襲殷官爵封楚王清太二年賜以弓矢冠劒（梁書）

謝賜方諸劒

梁簡文謝賜方諸劒啟曰才發玉函雕奇溢目始開牙檢麗飾交陳巳匹丹霞之輝比青雲之制（梁簡文集）

謝賜孟嘗君劒

沈約為東宮官謝勑賜孟嘗君劒啟曰田

文重氣徇名四豪莫及班劒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梁沈約集）

陳給斑劒（已下並出陳書列傳凡四條）

陳章昭達甍贈大將軍給斑劒二十人

衡陽獻王昌封衡陽郡王加給皁輪三望車後部鼓吹一部斑劒二十人以溺甍贈侍中假黃鉞武賁斑劒百人

都陽王伯山禎明二年起爲鎮衛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給斑劒十人
豫章王叔英太建四年進號驃騎大將軍
禎明元年給鼓吹一部斑劒十人

周賜隋王劒履

大定元年大丞相隋王楊堅爲相國總百
揆封二十郡劒履上殿備九錫之禮周書

隋給斑劒已下並出隋書列傳凡九條

趙僭王招字豆盧突隋文帝輔政加殊禮
劉昶字休道封齊郡開國公加宋王之號
入朝不趨劒履上殿
朝於京師高祖給斑劒二十人
田與祖太和末亦來歸附景明中授征虜
將軍江州刺史詔賜朝服劒舄一具
郭祚父矘文章見稱於世世祖末年毋引
入東宮特賜劒杖

弘農楊素亭官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
尉公給斑劒四十人
洛陽賀若弼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加
以珽劒珽帶金甕金盤雉尾扇曲蓋襍彩
女樂二部
宇文述薨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斑劒
四十人
弘農楊善會大業中爲鄃令以清正聞帝

賜以尚方珽劒

隋詔唐王劒履

隋恭帝詔唐王劒履上殿贊拜不名隋書

遺牛元翼珽劒

長慶中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潛謀作亂夜
結牙兵譟于府署殺田弘正王進岌等分
兵據冀州魏博節度使李愬以珽劒玉帶
遺深州刺史牛元翼曰昔吾先人以此劒

立大勳吾又以是平蔡州今以授公努翦庭湊元翼以鉞帶狥于軍曰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唐書

賜劉濟劒

權德輿撰劉濟墓志銘天子賜以珽劒金甲彤弓盧矢唐書

贈李光顔劒

李光顔嘗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

解所佩劒贈之唐書

遺孫得昭龍鳳劒

五代孫得昭梁太祖頗德其附巳以龍鳳劒鬬雞綾遺之五代史

賜吳越王劒

後唐莊宗入洛遣使持節賜吳越國王金印玉冊及衣冠劒珮等顧羣臣曰朕從贊堂郎間尚父之名宜以優禮尊之不當待以人臣也王嘗親巡衣錦軍製還鄉歌時有詩僧貫休以詩謁王曰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劒霜寒十四州吳越備史

賞陳崇劒

後周陳崇隨賀拔岳征討以建威將軍從岳入關破万俟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涇長阬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于馬上生禽醜奴于是大呼衆悉披靡莫敢當

之後騎集遂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劒賞之五代史

劍筴第七卷標目

端委篇凡六十四事凡七十三條

櫑劍

劍衛錫

劍帶笏

劍儀

步劍

晉劍

劍履

劍筆

劍禮

劍在左

劍拾

盤水加劍

秦劍

魏襄王冢劍

魏安釐王冢劍

廟堂劍

上劍

列劍錫

漢侍中劍

漢尚方劍

季夏兵劍

祠劍未央宮

劍奏事

劍扶

不着劍

白虎劍

劍立戶

劍授

閉劍戶

魏侍中不劍

吳景帝墓劍
晉侍中劍
晉劍木
晉亡漢劍
大廟劍
晉皇太子劍儀
玉頭劍
晉脫劍

晉武賁侍劍
劍僉
晉給漢劍
劍不鹿盧形
宣武場劍儀
前劍
詔劍
劍易祭圓丘

奏斷劍
劍無飾
梁劍儀
劍綃
席劍
唐斑劍
開元劍席
解劍讀月令

劍祓日
劍送公主葬
寘寶君劍
眘寘君劍
勤政樓劍戲
唐皇太子劍儀
唐六品已下無劍
唐職事官有劍不劍

唐散樂劒戲

劒祇

劒筴第七

明瓊南錢希言譔輯　雲間吳爾成訂正　臨川吳之甲授鋟

端委篇

端委而治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筴曰房皇周浹得禮之序其惟聖人乎故禮雖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贏以爲飾禮不可行矣周衰禮廢尉易潰芻八佾三帰致說君子夫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北宮文子之對衛侯諄諄及于上下相固其言可不謂善夫劒雖繁飾威儀具焉貴賤尊卑非是莫辨矣前王創制後代變通班朝治軍莅官行法罔不由之可以斯須去乎玄戈玉刀作會相輝綱紀或存品章斯備自昔元君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無得而闕焉壕塞之劒紛如徵鬼徵人亦胡不信詩曰無摘爾儀以保爾域筴端委

櫑劒

黃帝命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標直以攜龍角爲帝車大輅故曲其輈紹大帝之衛於是崇牙交旂羽掦擽稍櫑劒華蓋屬車副乘記里司馬以備道哄〔晉志〕聖人見秋蓬孤轉杓觿旁建乃作輪輿墨子言黃帝會鬼神于泰山駕象車六蛟龍記里華蓋之類備見內傳晉志古今注事始等書昔馬鈞與高堂隆秦朗爭言指南車二子謂古典無紀鈞云古有故明帝詔令作之唐服志云黃帝造車服爲之屏蔽也命馬師皇

爲牧正臣胲服牛始駕而僕蹕之御全矣見河圖挺左輔及軒轅本紀黃帝內傳古今注等後志云乘牛駕馬閱覽八極師皇見仙傳及馬經爲帝馬醫嘗醫龍胲見世本〔路史〕

劒衛

武王乃出場于厥軍場平治社以及宮徹宜去者宜居者居遷也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于王前素質白旗前爲王道也叔振奏拜假羣臣諸侯應拜假者也則曹叔振奏行也又陳常車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常車威儀車也三公夾衛王也泰顛閎夭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執王輕呂當門奏太卒也兵以衛也羣臣畢從毛伯鄭奉明水衛叔傅禮羣臣盡從王而祭叔相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贊佐采事也佐王也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紂字受德也神祇天地也舉天地則宗廟已下廢可知也明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于昊天上帝言上天五帝皆知紂惡也〔汲冢周書〕

武王巳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蔡邕獨斷〕曰前驅有九旒雲罕〔東京賦〕曰雲罕九旒薛綜曰旒旗名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劒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周禮〕司烜氏以鑑取明水于月〔史記〕

劒帶笏

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鬭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劔之小也獵禽恐不能獲故恐其劔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兑兑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兑是也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于是乃去其督茂而

載之木首被髮也水鷸鳥冠也知文者冠鷸解其劔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丹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淮南子 馮烈解

劔儀

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劔諸侯三十而冠帶劔大夫四十而冠帶劔隸人不得冠劔庶人有事得帶劔無事不得帶劔漢儀諸臣帶劔至殿階解去晉世始代之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用蚌金銀玳瑁以爲雕飾大唐六典

步劔

天子之弓射人步劔穆天子傳

首劔

晉文公好惡衣臣下皆衣牂羊之裘以韋帶劔墨子

楚莊王褐衣博袍褐衣也衣褐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公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牂賤羊之裘韋以帶劔威立于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乎鄒孟軻邑魯孔子邑 馮烈訓

劒履

履者履之不帶也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漢文帝履不借以視朝是也舄者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也天子赤舄凡舄色皆象裳也禮云解履不敢當階就履跪而舉之春申君客三千皆珠履也漢制功臣閣老四賜曰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肩輿入宮

淳于髡諫楚王曰若堂上燭滅男女雜坐履舄交錯臣當此之時一飲一石晏子諫齊王曰今履賤而踊貴也言齊王好刖人之足微諫之也 馬縞中華古今注

劒筆

簪白筆古珥筆之遺象也腰帶劒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焉 中華古今注

劒禮

進劒者左首

受弓劒者以袂

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並出大戴氏曲禮

劒左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失者以養身體□可威皆以為容服體之所為與也劒在左刀在右韍在前紉在首劒之在

左青龍象也刀之在右白虎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通古作今然後能服此也 董子春秋繁露

劒捨

述曰此部別有五儀式第一明脫履者此為申極敬儀也如此土羣臣朝謁之儀皆在殿廷履襪不脫有時上殿則劒履皆捨此古之法非始今儀 法苑珠林

盤水加劍

冉有問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上猶加也問官有甸師氏而曰不上于大夫者刑主于治小人不為大夫設也）禮不下于庶人（下猶逮也周官以禮俗驅民而曰不下于庶人者禮以治君子不為庶人設也曲禮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

夫其有坐不廉汚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汚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幕一作箔）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皮）不勝任者（罷癈不事軟弱也）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不請命也）此五者大

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誼傳責大臣定有其辠）猶不□斥然以正呼之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誼傳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域界局謂罪當刑者）聞而譴發（罪聞于上）（而譴責發露之也誼傳作聞譴何則是大夫聞上之譴問也）則白冠氂纓（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劍（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自刎也或曰殺牲以盤水取頸血故示已若此也）造乎闕（君門誼傳造請室）而自請罪耳君不使有司執縛

牽掣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歛（言廢也自廢而死）君不使人頸戾而加之也（不戾其頸于親）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裁自刑也）君不使人捽抑而刑殺之也（捽持頭髮按抑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亦不失其罪者（罪不得成）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于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遽忽充周也）故不責之

以備禮也冉有免席（免猶避也）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也退而記之（孔子家語）

賈誼曰大臣有辠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漢書）

秦劍

秦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漸洛重泉（地理志重泉屬馮翊）秦惠公七年百姓初帶劍秦莊襄王死太子政代立爲秦王九年四月己酉王冠帶劍旣并天下自號曰皇帝（史記）

魏襄王冢劍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爲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婉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劍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式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爲棺厚數寸累

積十餘重刀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關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鏾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糜朽而銅鏾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捧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西京雜記）

魏安釐王冢劍

汲郡發魏安釐王冢得銅劒一枚長三尺五寸或云即干將也（抱朴子）

廟堂劒

天子處于郊亭則九御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劒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淮南子）

止劒

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于叔孫通進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置設緜索爲習肄書處蕞謂以茅剪樹地爲纂位春秋傳置茅蕝也）埜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旣觀使行禮禮畢復置法酒無敢讙譁失禮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奉常賜金五百斤（史記）

列劒

公以下至二千石爲騎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劒持棨戟爲前

列（漢輿服志）

漢侍中劒

侍中殿下稱制出則參乘佩璽抱劒（漢官儀）

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內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至東京時屬少府

亦無負駕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參乘輿中官俱止禁中漢官儀

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又次者爲僕射漢東京又屬少府猶無員掌侍左右贊

導衆事顧問應答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傳國璽操所白蛇劍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宋書百官志南齊禮儀志

漢尚方劍

漢東京太僕屬官有考工令主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及織綬諸雜工尚方令唯主作御刀綬劍諸玩好器物而已然則考工令如今尚方尚方令如今中署矣宋書百官志

季夏兵劍

孟夏之月其兵戟季夏之月其兵劍注戟有枝象陽氣布也劍有兩刃象無所不生淮南子

祠劍未央宮

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

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雁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于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鍾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上乃下詔赦天下時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共己正南面共讀曰恭世宗廟之祀不出明年正月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

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其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為神爵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言每歲常祠之也）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于嵩高南嶽灊山于灊（灊與潛同）西嶽華山于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上曲陽常山郡之縣也）河于臨晉（馮翊之縣也臨河西岍）江于江都（廣陵之縣也）淮于平氏（南陽之縣也）濟于臨邑界中（東郡之縣也）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為立祠又呂方士言為隨侯劍琁玉琁璧周康琁鼎立四祠于未央宮中（漢志）

劍奏事

魏相以文吏為丞相好武皆令諸侯帶劍奏事有不帶者借劍而後敢入（史記）

劍扶

光武崩於南宮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止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者與百僚無別熹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得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後漢書）

不着劍

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推萬變之備於是制宣室出入之儀正輕重之詩故司馬殿省闕至五六里周衛擊刀竟門自近臣侍側尚不得着劍以防未然也陛下聖德純備海內晏然此國家之明制必

前後備虎賁云云 漢名臣奏

白虎劒

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絲爲緄加雙鶡尾竪左右爲鶡冠云 莊子云縵胡之纓武士之服是也 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紗縠單衣虎賁將虎文絝白虎文佩刀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鶡者勇雉也其鬭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焉 後漢書

劒立戶

凡救日食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食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日有變伐鼓聞音侍臣著赤幘帶劒入侍三臺令史已下皆持劒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察巡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之 決疑要注

劒授

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爲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隋侯珠斬蛇寶劒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皆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 後漢書

閉劒戶

天子即位明年將大作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先立閉劒戶

戶設夜龍莫邪劒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扞漆繒綺金寶米穀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後宮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漢舊儀

魏侍中不劒

侍中按黃帝時風后為侍中於周為常伯之任秦取古名置侍中漢因之秦漢俱無定員以功高者一人為僕射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掌儐贊威儀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劒餘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常侍對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晉志

魏侍中掌儐贊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劒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侍郎對扶帝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南齊志

吳景帝墓劒

吳孫休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

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人數十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劒侍列靈坐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侯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斑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輦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

一玉長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
墮地兩耳及孔鼻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搜神記
吳景帝時於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後發一
大冢內有重閣石扉皆樞轉開閉四周徼
道通車且廣高可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
枚長五尺皆大冠衣執劍列侍靈坐皆刻
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或言侍郎似公

主冢也破其棺棺中有人鬚毛斑白鮮明
面體如生人棺中有白玉璧三十枚藉尸
兵人舉出死人以倚冢壁一玉長一尺似
冬瓜從死人懷中出墮地兩耳及鼻中有
黃金如棗此等有假物而不朽之也抱朴子

晉侍中劒

太康四年制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四
及安車各一乘八年詔諸尚書軍校加侍
中常侍者皆給傳事乘軺車給劒得入殿
省中與侍臣升降相隨晉書

晉劒木

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劒其後惟
朝帶劒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
賤者亦用蚌金銀玳瑁為雕飾晉書
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司馬彪
志具有其制漢高祖為泗水亭長拔劒斬

白蛇雋不疑云劒者君子武備張衡東京
賦紆黃組腰干將然則自天子至士人又
帶劒也自晉代以來始以木劒代刃劒宋書

晉亡漢劒

乘輿六璽秦制也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
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
漢遵秦不改又有秦始皇藍田玉璽螭獸
紐在六璽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劒俱爲乘輿所珍斬白蛇劒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胡傳國璽沒于劉聰後又沒于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即世乃還江南 晉書

太廟劒

晉光熙元年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太廟吏賈苞盜太廟靈衣及劒伏誅 晉書

晉皇太子劒儀

皇太子金璽龜鈕朱黃綬四采赤黃縹紺給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翠綏佩瑜玉垂組朱衣絳紗褶皁緣白紗其中衣白曲領帶劒火珠素首革帶玉鉤燮獸頭鞶囊 晉書

玉頭劒

皇太子儀飾有玉頭劒 東宮舊事

晉脫劒

其大小會祠宗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服預上宮正會則於殿下脫劒舄 晉書

晉武賁持劒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五斛太康二年又給絹春百匹秋二百匹緜二百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十頃騶十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人置長史一人

秩一千石西東閤祭酒西東曹掾戶倉賊曹令史屬各一人御屬閤下令史西東曹倉戶賊曹令史門令史記室省事令史閤下記室書令史西東曹學事各一人給武賁二十人持班劒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駕二各一乘 晉書

劒飾

晉效魏昭武舞曰宣武舞傳玄有宣武舞

歌短兵篇劍俞第二其辭曰劍爲短兵其勢險危疾踰飛電回旋應規武節齊聲或合或離電發星驚若景若差兵法攸象軍容是儀 宋書

晉給漢劍

晉會稽王給斑劍 漢官儀斑劍以虎皮飾之 三朝史志斑劍本漢朝服帶劍晉以木代之亦曰象劍取裝飾斑斕之義鞘以黃質紫斑文金

銅飾紫絲紛錯御刀晉宋以來有之黑鞘金花銀飾靶厄

劍不鹿盧形

宋孝武帝建元年丞相南郡王義宣二年雍州刺史武昌王渾又有異圖世祖慮侯王彊盛欲加減削其年十月巳未大司馬江夏王義恭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表改革諸王車服制度凡九條表在義恭傳上

因諷有司更增廣條目奏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誡是以尚方所制禁嚴漢律諸侯竊服雖親必辠自頃以來下僭滋甚器服裘飾樂舞音容通玩王公達于眾庶上下無辨人志靡一今表之所陳寔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并藩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

師傅令及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輦不得重杠鄣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槊毦不得孔雀白鸞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莊面蔽花正冬會不得鐸舞杯柈舞長蹻伎透舒丸劍博山伎緣大橦伎五案伎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 宋書禮志

宣武場劒儀

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冑奉詔列奏申攝克日校獵百官備辦設行宮殿便坐武帳於幕府山南岡設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嚴上水一刻奏搥一鼓爲一嚴上水二刻奏搥二鼓爲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爲小駕鹵簿百官非

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應還省者還省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搥三鼓爲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劒履進夾上閤正直侍郎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劒宋書禮志

削劒

宋孝建中武帝欲削弱王侯江夏王義恭竟陵王誕奏裁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上因諷有司奏增廣爲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劒不得爲鹿盧形内史相及封内官長止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不復追敬詔可

詔劒

太宗明元皇帝永興三年春三月巳未詔

侍臣常帶劒魏書

劒舄祭圓丘

魏和平十四年十一月巳未朔帝釋禫祭于太和廟帝袞冕與祭者朝服既而帝冠黑介幘素紗深衣拜山陵而還宮庚申帝親省齊宮冠服及郊祀俎豆癸亥冬至將祭圓丘帝袞冕劒舄侍臣朝服辭太和廟

之圜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大合既而還之太和廟乃入甲子帝袞冕辭太和廟臨太華殿朝羣官既而帝冠通天絳紗袍臨饗禮帝感慕樂懸而不作丁夘遷廟陳列冕服帝躬省之既而帝袞冕辭太和廟之太廟百官陪從奉臣主于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祔王于太廟諸王侯牧守四海蕃附各以其職來祭魏書禮志

奏斷劒

北魏孝莊皇帝建義元年秋七月辛巳尚書奏斷百官公給衣冠劒佩綬舄魏書孝莊紀

劒無飾

東魏勃海獻武王高歡雅尚儉素刀劒鞍勒無金玉之飾

梁劒儀

梁制皇太子金璽龜紐朱綬三百首佩瑜玉帶鹿盧劒火朱首素革帶玉劒獸頭鞶囊諸王金璽朱綬百六十首佩山玄玉垂組大帶獸頭鞶腰劒開國公金章佩山玄玉垂獸頭鞶腰劒自關內侯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尚書令僕射侍中散騎常侍通直常侍員外常侍皆得腰劒舊至尊朝會登殿中常侍夾御史下輿則服扶左右侍中參乘則不帶劒梁書志

劒箱

梁正旦使北使乘車至闕下入端門其門上層題曰朱明觀次曰應門門下有一大畫鼓次曰大陽門左有高樓懸一大鐘門右有朝堂門闕左右亦有二大畫鼓北使入門擊鐘磬至馬道北懸鐘內道西北立引其宣城王等數人後入擊磬道東北面立其鐘懸外東西箱皆有陛臣馬道南近

道東有姑峴崘客道西近道有高句麗百濟客及其升殿之官三千許人位定梁王從東堂中出云齋在外宿故不由上閤來擊鐘鼓乘輿警蹕侍從升東階南面幄内坐幄是綠油天皂裙甚高用繩係著四柱憑黑漆曲几坐定梁諸臣從西門入著具服博山遠遊冠纓末以翠羽真珠爲飾雙雙佩帶劔黑舄初入二人在前導引次二

人並行次一人擎牙箱斑劔箱別二十人具省服從者百餘人至宣城王前數步北面有重席爲位再拜便次出引王公登獻玉梁王不爲興魏使李同軌陸操聘梁入樂遊苑西門内青油幕下梁主備三仗乘輿從南門入操等東面再拜梁主北入林光殿未幾引臺使入梁主坐皁帳南面諸賓及羣官俱坐定遣中書舍人殷靈宣旨慰勞具有辭荅其中庭設鐘縣及百戲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進梁主者題曰御杯自餘各題官姓之杯至前者即飲又圖象舊事令隨流而轉始至訖于坐罷首尾不絶也 西陽雜俎

席劔

大臣優禮者皆劔履上殿非侍臣解之盖防刃也近代以木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

爲象劔言象于劔周武帝時百官燕會並帶刀升座開皇初因襲舊式朝服升殿亦不解焉十二年因蔡徵上事始制凡朝會應登殿座者劔履俱脫其不坐者勑召奏事及須升殿亦就席解劔乃登納言黃門内史令侍郎舍人既夾侍之官則不脫其劔皆真刃非假又准晉咸康元年定令故事自天子以下皆衣冠帶劔今天子則玉

具火珠鏢首惟侍臣帶劒上殿自王公以下非殊禮引升殿皆就席解而後升隋書志

唐斑劒

大駕鹵簿左右衛將軍二人分左右領斑劒儀刀各一人唐書志

斑劒本漢朝服帶劒也服五色斑闌之義開元禮儀纂漢制朝服帶劒晉代之以木謂之斑劒宋齊謂之象劒唐書儀衞志

今儀刀蓋古斑劒之類宋晉以來謂之御刀後魏曰長刀皆施龍鳳環大唐六典

太宗敗竇建德于虎牢執之王世充乃降武德四年六月凱旋獻俘于廟加號文皇爲天策上將賜衮冕金輅雙璧黃金六十斤前後鼓吹九部之樂斑劒四十人唐書

開元劒席

唐開元禮皇太子元正冬至受宮臣朝賀宮臣入門詣西階樂作至解劒席後樂止爲首者就席解劒置于席俛伏興通事舍人引升階進當皇太子座前東面跪賀俛伏興通事舍人引降詣席後爲首者跪着劒伏俛興及會於殿上設不升殿者座席於東西廊下設解劒席于懸西横街之南俱以北爲上唐書

解劒讀月令

唐制孟春皇帝御明堂讀月令設文官解劒席于丑陛之左武官于卯階之右皆内向其日陳小駕皇帝服青紗袍佩蒼玉乘金輅出宮至于大次刑部郎中以月令置于案覆以帕侍中奏外辦皇帝御輿入自青龍門升自寅階即座符璽郎置琖于前公王以下就位再拜侍中奏讀月令制曰可刑部再拜解劒俛脫舄取令升自卯階

席南北向跪置令于案立于席後典儀唱就座刑部郎中讀令每句一絶使言聲可了讀訖羣官復位四時之孟月及季夏王王讀五時令于明堂亦如之（唐書）

劍拔日

凡拔日蝕皆著赤幘以助陽侍臣皆赤幘帶劍（唐書）

劍送公主葬

唐平陽昭公主薨詔加前後部鼓吹班劍四十人武賁甲卒以葬太常奏禮婦人無鼓吹高祖曰鼓吹軍樂也公主親執金鼓興義兵以輔成大業豈與常婦人比乎（武賁虎賁也唐諱虎字改爲武也〔唐書〕）

冥寘君劍

皇□因登緱山望少室尋古靈迹得王晉之□墟在承水之□曲欲開石室營壽宮□徒方興得古藏焉內有甓瓦長二丈二尺濶八尺中有古劍一銅椀一瓦器二又有古五銖錢朱漆斤及帳擦之應手灰滅即具物備容遷定舊壙哀其銘志磨滅姓位不顯乃錫之名曰冥寘君云（右唐陳子昂撰冥寘君墳記）

杳冥君劍

悠悠洛邑眇眇伊㙐屢移寒暑頻經歲年

丹壑幾變陵谷俄遷不覩碑碣空悼風煙（其一）時代攸徙寧窮姓氏匪辨□□難分朱紫翠墳全毀玄扃亦毀久歇火風爰歸塋水（其二）靈跡難訪莫知其狀彷彿旁臺依俙泉帳草積丘壠松高巖嶂乃眷幽途彌增悲愴（其三）于彼兆域是生荊棘松劍猶存榆錢可識覽物流□□□太息欲致禮於營魂聊寄言于翰墨大唐神功元年丁酉歲

十月一日鳳閣舍人河東薛稷爲文并書

丹 右唐鳳閣舍人薛稷撰書賓君銘 ・

勤政樓劒戲

唐玄宗在東洛大酺于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内縣令刺史率其聲樂來赴闕者或詔令較其勝負而賞罰焉每賜宴設酺則上御勤政樓金吾及四軍兵士未明陳仗盛列旗幟皆被黃金甲衣短後繡袍太常陳

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食府縣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橦走索丸劒角觝戲馬鬬雞又令宮女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帷中出擊雷鼓爲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貴臣戚里官設看樓夜闌即遣宮女于樓前歌舞以娛之 唐明皇雜録

謹按張衡西京賦中有跳丸劒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則走索丸劒之戲不獨明皇時自古有之矣○元和中白居易作新樂府五十篇有立部伎一首立部伎鼓笛諠舞雙劒跳七丸嫋巨索掉長竿太常部伎有等級堂上者坐堂下立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鳴笙歌一聲衆側耳鼓笛萬曲無人聽 ・

唐皇太子劒儀

開元二十六年肅宗爲皇太子受册太常所撰儀注有服絳紗袞之文太子以爲與皇帝所稱同上表辭不敢當請有司以易之上令百官詳議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太子太師蕭嵩等奏曰謹按衣服令皇太

子具服有遠遊冠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纓綏犀簪導絳紗袞白紗中單皁領褾襈白裙襦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革帶劒珮綬等謁廟還宮元日冬至相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其絳紗袞則是冠衣之内一物之數與裙襦劒珮綬無別至於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爲首飾名制有殊幷珠旒及裳綬等之數多少有别自外不

可事事差異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禮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今以至敬之情有所不敢衣服不可減省稱謂須更變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褒爲稱但稱爲具服則尊卑有差謙光成德議奏上手勑改爲朱明服下所司行用焉〔宋王溥唐會要〕

唐六品已下無劍

舊儀有朝服亦名具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陪祭朝享拜表大事則服之六品已下唯無劍珮綬又有公服亦名從省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朔望朝謁及見東宮則服之六品已下無紛鞶囊隻珮又九品已上朔望朝二者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三十日已前並服袴褶五品已上著珂傘〔唐書〕

唐職事官有劍不劍

元和十二年六月九日太子少師鄭餘慶

奏內外官合服朝服及祭服者其中五品多有疑惧此則約職事官今後其職事官是五品者雖帶六品已下散官即有劍珮綬其六品已下職事官縱有五品已上散官並不得服劍珮綬〔唐書〕

唐散樂劍戲

散樂者歷代有之其名不一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總謂之百戲跳鈴擲劍透梯戲繩緣竿弄椀珠大面撥頭窟礧子及幻伎激水化魚龍秦王捲衣笮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負岳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類至于斷手足剔腸胃之術自漢安帝幻伎始入中國其後或有或亡至國初通西域復有之高宗惡其驚俗勑西域關津不令入中國其百戲後魏道武明元二帝增修之每大設於殿前後周武帝保定

初罷之至宣帝徵召之作於殿庭晝夜不息隋文時並放遣之煬帝大業二年又摠追集於東都太常教習每歲正月於建國門內廊八里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觀昏以繼曉十五日而罷兩都各一親王主之自弾弦吹管以上萬八千人玄宗以其非正聲置教坊於禁以處之若尋常饗會先百其坐立部樂名太常上奏御注其下會

曰先奏坐部伎次奏蹀馬次奏散樂（然後奏部次第並此當時進止）舊例之內散樂一千人其數各繫諸州多少輪次隨月當番遇閏月六番人各徵資錢一百六十七文一補之後徐考假輪半外不得妄有破除正觀二十三年十二月詔諸州散樂太常上者留二百人餘並放還神龍三年八月敕太常樂鼓吹散樂音聲人並是諸色供奉及祭祀陳

設嚴警鹵簿等用須有矜恤宜免征鎭雜科（唐會要）

劒袛

韋澳字子斐御史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然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劒袛廟堂上天下治矣焉用權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韋澳傳）

劍筴第八卷標目

录武篇 凡三十六事 凡四十二條

鮫皷劍
丈夫劍
君子劍
稅劍
獻錕鋙之劍
劍大

兵尚劍
鑄劍為農器
美金劍
却劍擬
雅琴奏劍
獻步光之劍
韋劍
水劍遺越
勸齊劍
劍循行
賜呼韓邪玉具劍
藥劍傷
漢賜南單于玶劍
賜北匈奴斬馬劍
陳兵見劍
賜北匈奴玉具劍

異國進百金劍
賜匈奴玉劍四具
賜兜樓儲玉具劍
魏賜匈奴琫劍
封劍送行臺
眞臘劍
諸王利利劍
援劍

火精劒

碎劒匣

鳥呑劒

樂浪人獻劒

石擊劒

劒信

劒筴第八

明虞山錢希言譔解　雲間董其昌訂　臨川鄭元昭授録

柔武篇

不動金鼓故曰柔武四方無拂奄有天下此逸周書之辭也

論曰禮義之俗成于富厚忠敬之道可施蠻貊聖王所以拱揖指麾不降席而賓四海者誠之至也故曰飛鳥淵魚之應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董子不云乎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金之在鎔惟冶者所鑄是以君子論劒先柔武不柔武而能綏遠服衆無敵于天下者未嘗有也夫隺鳴成其子和中孚格以豚魚銅山崩于西霧鐘應于東感動之理所從來遠矣況乎荒外從風鳳麐翔舞下及微蠢咸得其所豈偶然哉豈偶然哉非至誠孰能致是乎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筴柔武

鮫𩏊劒

伊尹受命于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翦髮文身請令以魚皮之鞞鮫𩏊利劒爲獻鞞刀削𩏊盾也以鮫皮作之鮫文魚也後漢志佩刀之飾半鮫魚鱗山海經注鮫皮可飾刀劍口即本草所稱沙魚也廣記云鮫魚出合浦長三丈背上有甲珠文堅強可以飾刃劒又可以鑢物周書

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非其所有而當遠求于民故不利也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爲四方獻令制其品羅之令伊尹受命于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十者東夷蠻越之別稱翦髮文身因其事以名之也謂令以魚支之鞞口鰂之醬鮫𩏊利劒爲獻鞞刀削鰂魚各瞂有也以鮫皮作五鮫支魚也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六者南蠻之別名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璣似珠而小菌鶴可用爲旌翳短狗狗之善者也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巳闟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九者西戎之別名也闟耳貫胸雕題漆齒等亦因其事以名之也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江歷珠名龍解角得也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犂其龍東胡十二者北狄之別名也戎狄狄在西北界戎翟之間國名也請令以橐駞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

湯曰善周書

楊炯少室山碑稽其殷令有文犀利劒之效珍

丈夫劒

西海外丈夫國在維鳥山之北其爲人衣冠而帶劒郭璞注殷帝太戊使王孟采藥從西王母至此絕粮不能進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從形中出其父即死是爲丈夫民山海經

君子劒

君子國人衣冠帶劒使兩虎民衣野絲子禮讓不爭土千里多薰（或作堇）華之草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爲君子國一曰在肝榆之尸國（薰草朝生夕死大杉山西有采華之草服之乃通萬里之言【博物志】）

東海之外大壑（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謂此壑也離騷曰降土大壑）少昊之國（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也）少昊孺帝顓頊于此（孺義未詳）棄其琴瑟（言其壑中有琴瑟也）有東口之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劒（亦使虎豹好謙讓也）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言其人直思感而氣通無配合而生子此莊生所謂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感風化之類也）食黍食獸是使四鳥有大阿之山者（山海經）

稅劒

武王克商散軍郊射左貍首右騶虞裨冕搢笏而扁賁之士脫劒故淮南子云武王解劒帶笏以示無仇

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浮）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劒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淮南子）

【唐王棨賦】欲廓文德先韜武功倒干戈而是載鑄劒戟以欣同

獻錕鋙之劒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

累于自信果于誣理哉（孔叢子）

鈔大

民生而有欲有惡有樂有哀有德有則則有九聚德有五珏哀有四忍樂有三豐惡有二咎欲有一極（廣演其義也）極有七事咎有三尼豐有三頻忍有四教珏有五大聚有九酌（人數九酌陳也）九酌一取允移人二宗傑以觀三發滯以正民貸官以屬五人曰必禮六

徃來取此七商賈易資八農人美利九口寵可動（此言所酌為政之事英傑人當親之地也）五大一大知孪謀二大武劔勇三大工賦事四大商行賂五大農假貸（言之為謀之卽恤貧振施老也）（汲冢周書）

兵尚劔

旗物尚白（金用事故尚白）兵尚劔（象金性之利也）刑則紹昧斷絕（其刑則斷盡之昧斷絕而殘之也）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彊不能圖不可數則為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兩者謂道德也）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令和令故能習習故能偕（偕謂同為其事）偕習以悉（悉盡也）莫之能傷也此居于圖而方之外（管子）

鑄劔為農器

孔子北游登于農山之上（一作景山又作戎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登

高望下使人心悲於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兵車旗幟皆插羽）鐘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繽紛（繽紛亂貌）下蟠于地獨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攘猶辟也）搴旗執馘（搴取也不服者殺而獻其首曰馘）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

乎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于漭瀁之野（漭瀁空曠貌）兩壘相當旌旗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兵凶事故尚縞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來汝獨無願乎回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對曰回

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不越繫也）鑄劍戟以為農器（戟有枝兵也）放牛馬于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鬬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選猶擇也）孔子

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之矣（孔子家語）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于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我從焉

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于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

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劒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鬭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

子也劉向說苑

起自周武王之制也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埜鑄劒戟以爲農器示天下不復用兵武王以安必防危理必防亂故彀弓匣劒以軍儀示不忘武也舊儀輧轆三仗首袜額紅謂之櫜鞬三仗也馬縞中華古今注

唐裴晉公鑄劒戟爲農器賦皇帝之嗣位十三載寰宇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

美金劒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于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

長弟聞于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辠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長弟于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于是

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所謂一霸王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脇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鞈革重革當心制之可以禦矢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曰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寬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占所坐而被抑屈為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入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劒矛戟試諸狗馬

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夷鉏類也鋸欘钁類也管子

却劍撥

定公會齊侯夾谷揖讓登酢獻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皷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韓詩外傳

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將欲行盟會之禮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羣呼曰譟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階會壇之階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兩君會合以結親好而齊人欲執魯君此無禮之甚故謂之夷狄之民司馬主兵之官使禦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

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屬語也夫人謂孔子也齊人欲執魯君是夷狄之行也）羅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優俳其名也幕帳也欲螢笑魯君）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齊侯自頰谷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于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以之穀梁傳）

雅琴奏劍

句踐徙治山北引屬東海內外越別封削焉句踐伐吳伯關東從琅邪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淮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賜一作陽又作）[illegible]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爲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一作爲陣）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越絕書）

獻步光之劍

子貢遂南見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權易移也）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私有之也）與吳爭彊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願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左傳襄元年吳王敗越于夫椒報檇李入越）越王今苦身養士

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史記作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爲齊所有）且王方以存亡繼絶爲名（存亡國繼絶世）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不窮苦其約小者）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絶世今存越示諸侯以仁（不窮約）救魯（不絶世）伐齊威加晉國（不失時）諸侯必相率而朝吳伯業

成矣若王必惡越（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然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

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勾踐父允常）內不量（史作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得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得復仇則死無恨）遂問子貢（問計安所出）子貢曰吳王爲人暴猛群臣不堪國家敝于數（音朔）戰士卒弗恐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

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奔吳事夫差爲太宰）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佐之伐齊）以徼其志（毀射其志）重珤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十二

一圍兩爲一鎰劒二矛二矛建于兵車長丈二尺子貢不受
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
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
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
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
敢忘何謀之敢慮不敢復自宅計後五日越王悉
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曰東
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

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
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
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
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
劒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
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
人之國悉人之衆及從其君不義□□□
弊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

于是吳王乃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孔子家語
子貢去越越王送之金百鎰琁劒一良馬
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王曰敬以下
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似將使使者來
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
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右竊聞大
王將興大義誅彊扶弱困暴齊而撫周室
故使臣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

矛步光之劒以賀軍吏吳王大悅吳越春秋
魏曹植七啓步光之劒華藻繁縟飾以
文犀雕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
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利隨波截鴻
水不漸刃

葦劒

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
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弋黑色也綈厚繒也足履

革舄革生皮也不用柔韋言儉率也以韋帶劍但空用韋不加飾

莞蒲爲席莞夫離也今謂之葱蒲是也蒲爲席亦尚質也兵木無

刃兵罷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緼無文緼亂絮也言内有亂

絮上無文采也緼於粉反集上書囊以爲殿帷集謂合聚也

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麗美也準平法也於是

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漢東方諫武帝書

南齊崔祖思建元元年爲給事黄門侍郎

上太祖陳政事啓云漢文集上書囊以爲

劍筴　卷八　柔武　二十　翠[illegible]草堂

殿帷身衣弋綈以爲帶劍歷觀帝王未嘗

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南齊書

水劒彊越

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深

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校平城之雠遂命

票騎票騎將軍霍去病也勤任衛青勇惟虜揚軍如

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

祁連横分單于屠裂百蠻燒罽帳擊閼氏

燔康居灰珍奇康居西域國也居音渠椎鳴鏑前書冒頓

作鳴鏑今之號箭也釘鹿蠡蠡音離匈奴有左右鹿蠡王前書作谷蠡馳

阬岍獲昆彌昆彌西域國名也虜傲佷方言佷養馬人字書

佷音真無傲字諸家並曰傲佷爲栗犢西域國名今有肅特國恐是也驅騾

驢馭宛馬宛國名也鞭駃騠駿馬也駃音決騠音啼生七日而超

其母拓地萬里威震八荒摩置四郡據守敦

煌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并域屬國一郡領方并西

域以屬國都尉主之以敦煌一郡部領西方也立候隅北建護西

劍筴　卷八　柔武　二十一　四、〇八　翠[illegible]草堂

羌捶驅氐僰寥狼卭莋捶擊也寥狼猶箠優也氐僰卭莋並

西南夷號東攠烏桓蹂轔濊貊字書攠即摩字方言摩滅也蹂

踐也轔轢也濊貊東夷號也南羈鉤町水劒彊越羈係也鉤

町西南夷也水劒謂戈船將軍等下水誅南越也鉤町音劬挺殘夷文身

海波沫血穀梁傳越人被髮文身沬血水沫如血也郡縣日南

漂槩朱崖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

南珠崖儋耳九郡漂槩謂摩近之也前書珠崖出珠若崖也朱古字通用部尉

東南蒸有黄支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自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

黃支國俗與朱崖同類也畫也題額也連綴耳璫雕題綴耳耳下垂即儋耳也雕摧天督即天竺也牽象犀椎蜂蛤碎瑠璃甲瑇瑁戕觜觿瑇瑁形似龜出南海甲謂取其甲也戕賊也觜觿大龜亦瑇瑁之屬也觜子斯反觿以規反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同穴挹婁之屬也衣裘褐北狄也其川鼻飲之國駱越之俗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也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言其恐懼如奴虜之服也後漢書

勸賣劍

漢龔遂爲渤海太守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勑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者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鉤鎌也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罷讀曰疲言爲盜賊久心亦疲厭也渤海又多刼掠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假給與也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蔥一畦韭每一口即如此種也家二母彘五雞每一家則如此養之也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後漢書

劍循行

蓋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不以實也左遷爲衛

司馬如令衛士令也漢法有衛屯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繇與徭同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官屬也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私使而公辭尚書也以法詰衛尉府門上謁也尚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天子出爲天子先導先天子發故上奏辭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爲司馬

本出殿門斷其襌衣令短離地襌音單字从衣共六
冠大冠帶長劒躬絫行士卒廬室視其飲
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
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享罷衛
卒得代當歸者也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
留共更一年更猶今言上番也以報寬饒厚德後漢書

賜呼韓邪玉具劒

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婁力于反
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
原塞款叩也願朝三年正月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
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
為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于道以為寵衛也單于正
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
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
黃金璽盭綬盭古戾字草名也以戾染綬也玉具劒標首鐔衛
盡用玉為之也佩刀弓一張矢四發發十二矢也棨戟
十有衣之戟也安車一乘鞍勒一具勒馬轡也馬十
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
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
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道讀曰導長平涇水上坂
也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
毋謁不令拜也其左右當戶之群臣皆得列觀

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
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
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
徐自為所築者也有急保漢受降城保守也於此自守漢
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
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
于出朔方雞鹿塞在朔方窳渾縣西北詔忠等留衛
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糒音備乾飯也前

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 後漢書

藥劒傷

漢送少主烏孫主解憂弟相夫也至燉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娶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長羅侯常惠上書 昆彌烏孫正號也翁歸靡其人名也 願留少主 宗室女也 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大鴻臚蕭望之復以爲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得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于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壯士拔劒擊之劒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 漢書

漢賜南單于班劒

建武二十六年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緺綬 盭音戾草名以盭草染綬因以爲名則漢諸侯王制盭綠色緺古蝸反說文紫青色也 安車羽蓋華藻駕駟班劒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 後漢書

賜北匈奴斬馬劒

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

及來更乞和親幷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酧答之禮宜司徒掾班彪立槀草□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

著及漢滅郅支元帝時郅支坐殺使者谷吉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

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齋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發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尚方少府屬官作供

御器物故有斬馬劍言劍利可以斬馬也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言更請裁賜也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言不齋持往遺也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後漢書

陳兵見劍

亦有樊崇與劉盆子及大將等奉璽綬劍

世祖不即見陳兵于洛水見盆子等謂
盆子丞相徐宣曰不悔乎宣曰不悔上歎
曰卿庸中皦皦銕中錚錚也 東觀漢記

賜北匈奴玉具劍

永和四年正月北匈奴乞降賜玉具劍羽
蓋車一駟 後漢書

異國進百金劍

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又進珽劍價

直百金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 東觀漢記

賜匈奴玉劍四具

永和三年竇憲立於涂韃為北單于四年
遣耿夔即授璽綬賜以玉劍四具 後漢書

賜兜樓儲玉具劍

安帝二年立單于兜樓儲天子臨軒賜玉
具刀劍 後漢書

魏賜匈奴珽劍

魏黃初六年十二月更授匈奴南單于璽
綬賜之珽劍 魏志

海中執劍

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初朱
蒙在夫餘時妻懷孕朱蒙逃後生一子字
始閭諧及長知朱蒙為國主即與母亡而歸
之名之曰閭達委之國事朱蒙死閭達代
立乃征夫餘夫餘大敗遂統屬焉莫來子

孫相傳太和十五年遣大鴻臚拜璉孫雲
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
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賜
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
令及郊丘之禮神龜中雲死靈太后為舉
哀於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將軍領護東
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又拜其
世子安為安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

郡開國公高句麗王正光初光州又於海中執得蕭衍所授安寧東將軍衣冠劒佩及使人江法盛等送於京師 魏書

封劒送行臺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謩阿段婦人稱阿

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蘭干蘭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鑄銅爲器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既薄且輕易於熟食孝昌初諸獠以始欣貪暴相率反叛攻圍巴州山南行臺魏諭即時散罷自是獠諸頭王相率詣行臺者相繼子建厚勞賚之始欣見中國多事又失彼心慮獲罪譴將蕭衍南梁州刺史陰子春扇惑邊陲始欣謀將南叛始欣族子愷時爲隆城鎮將密知之嚴設邏候遂禽蕭衍使人并封始欣詔書鐵券刀劒衣冠之屬表送行臺 魏書

真臘劒

自國主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止以布圍

腰出入則加以大布一條纏于小布之上布甚有等級國主所打之布有直金三四兩者極其華麗精美其國中雖自織布暹羅及占城皆有來者往往以來自西洋者爲上以其精巧而細樣故人惟國主可打純花布頭戴金冠子如金剛頭上所戴者或有時不戴冠但以線穿香花如茉莉之類周匝于髻間項上戴大珍珠三斤許手

足及諸指上皆帶金鐲指展上皆鈸猫兒眼睛石其下跣足足下及手掌皆以紅藍涤赤色出則手持金劒百姓間惟婦女可涤手足掌男人不敢也大臣國戚可打踈花布惟宮人可打兩頭花布百姓間惟婦人可打之新唐人雖打兩頭花布人亦不敢罪之以其暗丁八殺故也暗丁八殺不識體例也 眞臘風土記

諸王刹利劒

若諸王刹利以水洒頂得爲人主整御大地有五儀式一劒二蓋三天冠四珠柄拂五嚴飾履一切除却復有三臣一有忠信無伎能智慧二有忠信伎能無智慧三具忠信伎能智慧初名丁士次名中士後名上士若不忠信無有伎能亦無智慧當知此臣下中之下 法苑珠林

援劒

爾朱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禁于駝牛署榮死魏帝引見勞勉之兄乾自東冀州馳赴洛陽帝以乾爲河北大使敖曹爲直閤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爲表裏形援帝親送之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倘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敖曹援劒起舞誓以必死 魏書

火精劒

火林國有火精劒 詳見珊采 唐建中二年火林國所貢云 杜陽雜編

碎劒匣

唐德宗始于行在無藥餌以備將士金瘡時有裨將爲流矢所中上碎瑪瑙匣以賜之其匣卽火精劒匣也近臣諫曰陛下奈

何以裨將金瘡而辟痂衂匣上曰今兇奴欲恣逆危社稷是軍中藉材用人之際而戰士有瘡如朕身之瘡也昔太宗翦鬚以付英公今朕以人為瑄豈以劍匣為瑄也左右及中外聞者罔不感慨杜陽雜編

鳥吞劍

眞臘國有葛浪山高萬丈半腹有洞先有浪鳥狀似老鴟大如駱駝人過即攫而食之騰空而去百姓苦之眞臘王取大牛肉中安小劍子兩頭尖利令人載行鳥攫而吞之乃死無復種矣朝野僉載

樂浪人獻劍

貞元十年七月庚辰賜南詔印韋皋請以黃金從之九月辛卯使濛湊羅棟等獻鐸鞘樂浪人劍朝見于麟德殿賜賚甚厚唐書

石擊劍

僖宗中和中阡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為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諜也仁厚命釋縛溫言諭之諜遂以仁厚之意潛語寨中人明日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于雙流之西伏兵千人于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詗知引兵圍之下令弗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諜者賊大喜呼譟爭棄其甲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狼狽棄寨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乃取渾擎旗倒擊之每五十人為隊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生禽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

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劒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禽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 盧多遜五代史

劒信

後唐淸泰中潞王至陜僚佐說王曰今大王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大王宜少留于此先遣書慰安京城士庶王從之遣

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康義誠軍至新安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爲羣棄甲兵爭先詣陜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壕麾下纔數十人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劒爲信候騎請降於潞王 五代史

劒筴第九卷標目

天集篇 凡三十事 凡四十一條

輕呂劒

水心劒

石允劒

竹王劒

林邑劒

爲天子鑄劒

斬蛇劒

故劒

管涔劒

劒池上聳環珮音

夢授劒

袖劒詣丹丘

夢天子殿劒

劒斫頸

劒決腹
劒碎後猊
懐中劒
巨人劒
夢引劒
劒吼
擲劒
禱劒
劒不死
劒生兒
劒墜地
夢得廉頗劒
憂劒
星荷劒
礪劒無所傷
夢劒

劒筴第九

明 覲貫錢希言譔輯　臨川湯顯祖訂正　臨川吳之甲授鋟

天棐篇 棐輔也周書大誥之辭

董子曰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故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夫其窮祥極瑞應圖合牒不可殫書然未有無其德而有其事者又況劒爲神物耶非天命何以得之哉非天命何以得之哉昔者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乃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故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裁興而不稱休嘉聖人蓋有深意存焉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稽古剪商以訖于僞漢維是殊尤絕異班班可考寧獨帝王肯天意將相后妃皆然矣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綴天棐

輕呂劒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十三年正月牧野商郊紂出朝歌二十里而迎戰也）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挑戰也）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戎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商辛奔內登于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屏遮自障）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太白旗名揖召也揖諸侯共追紂也）商庶百姓咸俟于郊（待文王于郭外也）郡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諸侯賀武王也）武王荅拜先入適王所乃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輕呂劒名）折懸諸太白（斬絕其首）適二女之所乃既縊（二女妲己及嬖妾縊自縊也）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玄鉞黑斧小白旗名也）乃出場于厥軍（場平治社以及宮微宜去者宜拈若居遷也）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以

前于王（素質白旗前為王道也）叔振奏拜假（群臣諸侯應拜假者也則曹叔振奏行也）又陳常車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常車威儀車也三公夾衛王也）泰顛閎天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羣王輕呂當門奏太卒屯兵以衛也）羣臣畢從毛伯鄭奉明水衛叔傅禮（羣臣盡從王而康叔相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贊佐采牽也倅王也）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紂字受德也神祇天地也舉天地則宗廟巳下察可知也）明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于昊天上帝（言上天五帝皆知紂惡也）周公再拜稽首乃出（受天人命以收殷天明命王天口也）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為三監監殷人）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紂所拘囚者也）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忽即括散之以施惠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于三巫（鼎王者所傳寶三巫地名）乃命閎天封比干之墓（益其綠也）乃

命宗祀崇賓饗禱之于軍宗祀主祀賓敬也饗祭前所禱
之神乃班還歸宗也及家聞誓
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癸亥
夜陳甲子朝誓也武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曰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武王嗟我友國冢
君冢大也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亞次旅眾大夫
也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千夫長百夫長師率卒率及
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八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叟髳微
在巴蜀纑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稱爾戈稱舉
也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
事雌代雄鳴則盡家也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
棄其先祖肆祀不荅肆祭名荅問也昏棄其家國
遺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
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
用之也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

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
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于四伐五伐
七伐乃止齊焉伐謂擊刺也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也勉
哉夫子尚桓桓威武貌如虎如羆如豺如離
此訓與螭同于商郊不禦克犇以役西土禦彊謂禦
彊暴殺紂師之犇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
其于爾身有戮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
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
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
周禮環人掌致師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
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
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攝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
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云以大卒馳帝紂師紂
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
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
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

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

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司馬法曰夏執玄鉞玄鉞用鐵不磨

劚縣其頭小白之旗史記

水心劍

束晳字廣微元城人漢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晳博學多聞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晉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携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

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晉書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荅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相推之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起此也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束晳進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

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淵而出奉水心劒曰今君制有西夏及秦覇諸侯乃因此處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而左遷仲洽為陽城令續齊諧記

梁元帝玄覽賦人腰水心之劒家給火明之田 唐僧皎然詩水心龍劒動地

肺雁山開

石穴劒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鄭氏皆出于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劒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場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瞑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朗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後漢書

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于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曰暉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于是相與一劒刺穴屋能着者以為廩君四姓莫着而務相之劒懸焉又以土為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為廩君務

相船又獨浮于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
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于鹽陽鹽陽水神
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
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
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
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
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
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

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
立碭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
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
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岍曲
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
中出今又如此奈何岍即爲崩廣三丈餘
而階陛相承廩君登之岍上有平石方一
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

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
衍天下以爲黔中郡及漢高祖更名其地
爲巴郡因賦斂之巴人呼賦爲賨因爲之
賨人焉俗性剽勇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
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遷于漢中
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
魏武帝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
武帝拜爲將軍遷于洛陽北復號之爲巴

氐李特子雄僭稱王晉書載記十六國春秋錄異記並見
夷水自沙渠入縣水流淺狹裁得通船東
逕難留城南城即山也獨立峻絕西面上
里餘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磧
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
濕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儀服
飾往入穴中旱則鞭陰石應時雨多雨則
鞭陽石俄而天晴相承所說往往有效但

捉鞭者不壽人頗惡之故不爲也東北面
又有石室可容數百人毎亂民入室避賊
無可攻理因名難留城也昔巴蠻有五姓
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劒于石穴約
能中者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中之人
又令乘土舟約浮者當以爲君唯務相獨
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舟從夷水
下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

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
輒來宿旦化爲蟲群飛蔽日天地晦瞑積
十餘日廩君因伺便射殺之天乃開明廩
君乘土舟下及夷城夷城石岸險曲其水
亦曲廩君望之而歎山崖爲崩廩君登之
上有平石方二尺五寸因立城其旁而居
之四姓臣之死精魂化而爲白虎故巴氏
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祀鹽水即夷水也又
有鹽石即鹽陽石也盛弘之以是推之疑
即廩君所射鹽神處也將知是陰石是對
陽石立名矣事既鴻古難爲明徵水經注

竹王劒

南中在昔益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
榆桐師嶲唐侯王國以十數編髮左衽隨
畜遷徙莫能相雄長周之季世楚威王遣
將軍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

牱繫船于是且蘭既滅夜郎又降而秦奪
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蹻楚莊
王苗裔也以繫船因名且蘭爲牂牱國分
侯支黨傳數百年秦幷蜀通五尺道置吏
主之漢興遂不賓有竹王者興於遯水有
一女子浣于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
足間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之
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狄以竹爲

姓捐所破竹於埜成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與從人嘗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劒擊石水出今王水是也破石存焉後漸驕恣晉常璩華陽國志

漢武帝時夜郎竹王神者名興初有女子浣於遯水見三節大竹流入足間推之不去聞其中有號聲持破之得一男兒及長有才武遂雄夷獠氏自立爲夜郎侯以竹

爲姓所破之竹棄之於野即生成林王嘗從人止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劒擊石泉便涌出今竹王水及破竹成林並存後漢使唐蒙開牂牁郡斬竹王首夷獠咸訴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太守吳霸以聞帝封三子爲侯死配食父廟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是其神也水經注與此並見

謹按梁任昉述異記則云夜郎之先有女子浣紗忽見三節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嬰聲剖竹視之得一男歸而養之及長有武畧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漢武帝元鼎六年征西南夷䏂爲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以王印綬後卒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衆爲立廟今夜郎縣有竹王神是也其說與本文酈道元水經注畧同

林邑劒

有范文日南西捲縣夷師雅夷奴也文爲奴時山澗牧羊于澗水中得兩鱧魚隱藏

挾歸規欲私食郎知檢求文大慚懼起託云將礪石還非爲魚也郎至魚所見是兩石信之而去文始異之石有鐵文入山中就石冶鐵鍛作兩刀舉刃向鄣因祝曰鱧魚變化冶石成刀斫石鄣破者是有靈神文當治此爲[illegible]君王斫不入者是刀無神靈進斫石鄣如龍淵干將之斬蘆臺蘇是人情漸附今斫石尚在魚刀猶存傳國子

孫知斬蛇之劒也雅塋□文達行商賈北
到上國多所聳見以晉愍帝建興中南至
林邑教王范逸制造城池繕治戎甲經始
廟略王愛信之使爲將帥能得衆心文讒
王諸子或奔王乃獨立成帝咸和六年死
無胤嗣文迎王子于外國海行取水置毒
椰子中飲而殺之遂脅國人自立爲王取
前王妻妾置高樓上有從已者取而納之

不從已者絕其飲食乃死林邑記

爲天子鑄劒

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
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時所作
也上皇遊豐沛山澤中寓居窮谷裏有人
歐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此鑄何器工者
笑而答曰爲天子鑄劒愼勿泄言上皇謂
爲戲言了亡疑色上曰今所鑄鋏鋼鑛難
成若得翁腰間佩刀雜而治之即成神器
可以尅定天下星精爲輔佐以殲三猾水
衰火盛此爲異兆也上皇曰予此物名爲
匕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斷虎兕魑魅
罔兩莫能逢之斫玉鐫金其刃不卷工人
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
砥斂鍔終爲鄙器上皇則解匕首投于鑪
中俄而烟燄冲天日爲之晝晦及乎劒成

殺三牲以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
匕首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予行逢一埜人
于陌上授予云是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
有古字記其年月及成劒工人覗之其銘
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劒授上皇上皇
以賜高祖高祖長佩于身以殲三猾及天
下已定呂后藏于琁庫庫中守藏者見白
氣如雲出于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

曰霧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及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霧金内府也錄曰夫精霧變化其途非冥會之感理故難常至如墳讖所載咸取驗于已往謠歌徵說皆求徵于未來考圖披籍往往而騙列矣觀乎工人之說諒妖言之遠効焉三尺之劍以應天地之數故三為陽數亦應天地之德按鉤命決曰蕭何為昴星精項

羽陳勝胡亥為三猾國為木德漢叶火位此其徵也王子年拾遺記

靈金内府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息其旁問曰鑄何器工者笑曰為天子鑄劍慎勿言曰得公佩劍雜而治之即成神器可克定天下昴星精為輔佐木衰火盛此為異兆上皇解匕首投鑪中劍成殺三牲以釁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余行陌上一野人授余云是殷時霧物工即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是也及定天下藏于琟庫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戶狀若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霧金内府三輔黃圖

漢班固泗水亭錄靈金曜楚火流烏飛

斬蛇劍

漢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

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史記

高帝被飲夜行徑澤中前人反曰有大蛇當道願還高帝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而過後人來者見老嫗守蛇曰向者赤帝子過殺之見者疑嫗為詐欲笞之忽然不見具以狀告高帝

帝心喜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于是東游以猒之 宋書符瑞志

初高祖入關得秦始皇藍田玉璽螭虎紐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高祖佩之後代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劒俱為乘輿所琟傳國璽魏晉至今不廢斬白蛇劒晉惠帝武庫火燒之今亡 宋書禮志

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劒長七尺漢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劒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則得七尺珵劒捨舊劒而服之後漢之世唯聞高祖以所佩之劒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劒便謂此劒即斬蛇之劒也 崔豹古今注

城武縣之楚丘亭北黃溝世祖建武十三年封劉茂為矦國又東逕平樂縣右合泡水水上承濉水于下邑縣界東北注一水

上承濉水于杼秋縣界北流世又謂之瓠盧溝水積為渚渚水東北流二渠雙引左合灃水俗謂之二泡也自下灃泡並得通稱矣故地理志曰平樂侯國也泡水所出又逕豐西澤謂之豐水漢書稱高祖送徒驪山徒多亡到豐西澤有大蛇當徑拔劒斬之此即漢高祖斬蛇處也 水經注

後漢班固高祖述 爰茲發跡斷蛇奮旅

神毋告符朱旗乃舉【魏曹植漢高皇帝讚】屯雲斬蛇靈母告祥朱旗既抗九野披攘【唐睿宗漢高祖讚】赫赫漢祖應若與雲秦原鹿喪沛澤蛇分【李白戰場懷古詩】赤精斬白帝叱咤入關中

謹按金樓子孝經援神契諸書載孔子夢三槐間豐沛市有赤煞起呼顏回子貢往觀之見赤蛇化爲金上有文曰卯金刀後高祖起豐沛然則讖緯之說自古而然五百年王者興非聖人疇能知之乎

故劍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爲宦者丞坐論鬼薪輸掖庭後爲暴室嗇夫時宣帝養于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居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爲内者令歐侯氏子婦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言當大貴母獨喜賀聞許嗇夫有女乃置酒請之酒酣爲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内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廣漢重令爲介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爲帝平君爲倢伃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皇后漢書

【隋蕭后賦】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劍于宸極【唐王昌齡詩】一聞漢主思故劍使妾長嗟萬古寃

管涔劍

前趙劉曜字永明元海族子也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閒居有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

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劒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劒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劒隨四時而變爲五色斬準之難自長安赴之僭即皇帝位晉書載記十六國春秋並見

山海經曰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東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其上無草木而下多玉汾水出焉而流注于河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其

山重阜修巖有艸無木泉源道于南麓之下盖稚水濛流耳又西南夾岍連山聯峰接勢劉淵族子曜嘗隱居于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劒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劒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劒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劒隨時變爲五色也後曜遂爲胡王矣水經注

劒池上聳環珮音

劉元少與劉裕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去遊吳郡虎丘夜于劒池上聳環珮音一女子衣紫羅衣垂鈿帶謂元曰吳王愛女願來相訪元曰豈非韓重妻紫玉耶遂與元偕行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爲君患若北仕魏朝官亦不減牧伯言訖不見乃在一

大陵松樹下去虎丘三里元乃仕魏官青州刺史異苑

夢授劒

梁簡文帝諱綱字世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封晉安王被徵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奕擾瑤我以班劒授之王還當有此加乎四月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爲皇太子宣城

陷太子坐永福省見侯景神色自若亡懼容帝崩即皇帝位帝幼而聰睿六歲便能屬文及長器宇寬弘未嘗見喜愠色尊嚴若神方頤豐下須髯如畫直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眄睞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艷發博綜群言善談玄理自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所在稱美（南史）

袖劍詰丹丘

隋開元末有老翁詣唐高祖神堯帝狀貌甚異神堯欽遲之從容置酒飲酣語及時事曰隋氏將絕李氏將興天之所命其在君乎願君自愛神堯惕然自失拒之翁曰公積德入門又負至貴之相若應天受命當不勞而定但當在丹丘子之後帝曰丹丘爲誰翁曰與公近籍但公不知耳神器所屬惟此二人然丹丘先生凝情物外恐不復以世網累心倘或俯就公若不相持於中原當爲其佐神堯曰先生安在曰隱居鄠杜間帝遂袖劍詣焉帝之來雖將不利于丹丘然而道德玄遠貌若冰壺覩其儀而心駭神聳至則伏謁于苦宇之下先生隱几持頤塊然自處拜未及起先生遽言曰吾久厭濁世汝纏于時者顯瑜既姝

幸無見忌帝愕而謝之因跪起曰隋氏將亡已有神告當天祿者其在我宗夙叫冥徵謂鍾末運是來也實有心焉欲濟斯人於塗炭耳殊不知先生棄唐虞之揖讓躡巢許之遐蹤僕所謂驪雛負蟲未足以窺大道也先生笑而頷之帝復進曰一言可以致昌運得無有以誨我乎先生曰肯朐朱以會稽五千之餘衆卒殄彊吳後去越

相齊于齊不足稱者豈智于越而愚于齊蓋功業隨時不可妄致廢興既自有數時之善否豈人力所爲且非吾之知也言訖不對帝知其不可挹也悵望而還武德初齊遣太宗鄠杜訪焉則其室已墟矣（神告錄）

夢天子殿劒

清河張詵貞元中以前王屋令調於有司忽夢一中使來召詵驚喜即命駕與中使

俱出出關遶門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咸再拜于前過二百里至一城輿馬人物諠諠然闐咽於路棍影四矗烟幕迤邐城之西北數里又有一城城外有被甲者數百羅立門之左右執戈戟列幡幟環衛甚嚴若王者居宮闕臺閣既峻且麗又至一門中使引入門內百餘人具朱組列于庭儀甚謹肅又有一殿巋然瓊玉華耀填天子正殿殿左右有武士數十具甲倚劒立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見一人袞冠被袞龍衣凭玉几而坐其殿之東宇又有一冠裳者貌若婦人亦據玉几在殿之西宇有宮嬪數十列於前詵再拜舞蹈既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儀度如東宇既拜中使遂引出門及凡所經歷皆符所夢又天后祔葬詵所夢殿東宇下袞冠被袞龍衣者乃高宗也其殿西宇下衣貌如婦人者

乃天后也後數月因至長安有以歷代聖圖示詵者高宗及天后果夢中所見也（宣室志）

劒斫頸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爲魯炅部將于南陽戰敗軍馬奔走穆形貌雄壯馬又奇大賊騎追之甚衆及以劒自後斫穆頸殪而隕

地觔骨俱斷惟喉尚連初冥然不自覺夾至食頃乃悟而頭在臍上方始心恍旋覺食漏遂以手力扶頭還附頸須臾復落悶絕如初久之方穌截還旻軍軍城尋為賊所圍稍於城中養病二百餘日方愈繞頸有肉一指頭竟小偏旻以穆名家子兼身以王事差攝南陽令尋奏葉令歲餘遷臨汝令秩滿攝棗陽令卒于官（廣異記）

劍決腹

肅宗在東都為李林甫所搆勢幾危者數矣亡何鬢髮斑白常早朝上上見之愀然曰爾其歸院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中庭宇不洒掃而樂器久屏塵埃積其間左右使令無有妓女上為動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若是將軍盍使我聞乎力士曰臣嘗欲奏上太子不許曰無以動上念上即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人間子女頎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還奏曰臣它日嘗宣旨京兆閱致子女皆囂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為口實臣以為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厭不寤吟呼若有痛若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始賜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后手按其左脅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甲而操劍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為子自左脅劍決而入痛殆不可忍及今尚未之已也肅宗檢之于燭下則若有綖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代宗之載誕也

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盤命以浴吳皇后年弱皇孫龍體未舒負嫗惶惑乃以宮中諸王子同日誕而體貌豐碩者以進見上視之不樂曰此兒非吾兒也負嫗叩頭具服上覘曰非爾所知趣取吾兒來于是以太子進見上大喜置諸掌中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遠過其父上還宮盡留內樂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與太子飲樂焉 柳氏舊聞

劍碎猨猊

朱泚反唐德宗將幸奉天自攜火精劍出內殿因歎曰千年社稷豈爲狗鼠所竊邪遂以劍所檻上鋏猨猊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猨猊不足憂也及乘輿夜侍從皆見仗上數尺光明即火精劍也 杜陽雜編

懷中劍

湯氏子者其父爲樂平尉令李氏隴西望族素輕易恒以吳人狎侮尉尉不能堪某與其兄詣令紛爭令格罵叱左右曳下將加捶楚某懷中有劍直前刺令中胸不深數日死令家人亦擊某繫于獄州斷刑當決殺將入市無悴容有善相者云少年有五品相必當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

之人加之以繩決畢氣絕牽曳就獄至夕乃蘇獄卒白官官令卒以繩縊絕其夕三更復蘇卒又縊之及明復蘇獄官以白刺史舉州歎異而限法不可呼其父令自斃之又於州門對衆縊絕刺史哀其終始命家收之及將歸第復活因葬空棺養之閫室父之無恙乾元中爲全椒令卒 野史

巨人劍

竇勉者雲中人也年少有剛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爲衙將後以兵士千人軍于飛狐城時薊門帥驕悍弃天違法反書聞闕下唐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侵飛狐鉦鼓震地飛狐人恟然不自安竇勉憂甚而策未有所央忽有諜者告曰賊盡潰矣有棄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即

登城亘望見星月明朗有賊兵馳走顛躓者不可數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喜開邑門縱兵逐之生禽卒數千人得其遺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屠氏常誦佛書金剛經既敗薊師禽其虜以訊焉虜曰向者望見城上有巨人數百俱長三丈餘雄猛可懼怒目呿吻袒肱執劍薊人見之盡慄然汗慄即馳走遠避又安有鬬心乎勉始悟巨人乃金剛也益自奇之勉累官至御史中丞後爲清塞副使也〔宣室志〕

夢引劍

烈祖輔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尚懷彼此一二不樂周宗請之上曰吾夜夢爲人引劍斷吾之頸意所惡之宗遽下階拜賀曰當策立耳居數日而内禪〔南唐近事〕

劍吼

梁朝將戴思遠任浮陽日有部曲毛璋爲性輕悍常與數十卒追捕盜賊還宿于逆旅毛枕劍而寢夜分其劍忽大吼躍出鞘外從卒聞者愕然驚異毛亦神之乃持呪曰某若異日有此山河爾當更鳴躍否則已毛復寢未熟劍吼躍如初毛深自負之其後戴離鎮毛請留戴從之未幾毛以州歸命于唐莊宗莊宗以毛爲其州刺史後

竟師滄海

擲劍

僞蜀有趙温圭善表許術占人裁祥無不神中蜀謂之趙聖人武將王暉事蜀先主累有軍功爲性凶悍至後主時爲一二貴人擠抑久沉下位王深銜之嘗一日于朝逢趙公見之驚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見君面有殺氣懷刃欲行陰謀但君將來當爲三任郡守一任節制自是晚達不宜害人以取殃禍王大駭乃于袖中探一匕首擲地拜謝而退王尋爲郡遷秦州節度蜀亡老于咸陽

禱劍

石晉朝丞相趙瑩布衣時常以窮通之分禱于華岳廟是夜夢神遺以一筆二劍既而一踐廊廟再擁節旄

劍不死

燕之舊將周歸祐薊門更變之際以劍往心乃自背出而不死奔于梁爲騎將之先鋒焉十五年夾河百戰通中之瘡往往遇之後唐莊宗入洛爲仇者於毬場掘地而坐滿挽而射貫腋而出創愈無恙仕至郡牧節度留守後竟死于牖下

劍生兒

李顯忠之生其母數日不能娩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置旁則生已而果生顯忠立于蓐人以爲異

劍墜地

廣南漢主劉隱乃次室段氏所生初長母韋氏居家甚妬聞產隱仗劍于門令抱來將殺之家人不敢匿及見劍墜于地踞而接之曰此我家之[illegible]三日段氏亡韋鞠爲

巳子後爲後漢高祖

夢得廉頗劒

壽春屠者鄭就家至貧嘗夢一人自稱廉頗謂巳曰可于屋東掘地取吾珏劒當令汝富然不得改舊業就如其言果獲之踰年遂富後泄其事于是失劒（稽神錄）

憂劒

彭城劉載之儒家子修辭學外常事北極香火不懈放陷長安在宣揚里爲寇所虜力役勞苦之事素非所能稍或遲舒必承之以劒性命憂迫在乎頃刻而密誦神呪以求其祐是夕有一人如軍士之飾引其手若騰躍于空中良久覆地是夕月光如晝但見山門參差泉聲流激巳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有村童前引入洞府中宮闕深巖層城煥麗金樓玉堂奇禽珍木周還

數十里有謁者乎引袞袖云大帝君令於賓宇憩息俄賜酒饌仙果二仙官與之宴飲頃之得朝謁大帝叩頭謝恩于闕下命二童送之食頃巳達泗州（道教靈驗錄）

星倚劒

僞吳鄂帥王璵少爲小將從軍圍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墜地能避之當至將相明日衆軍攻城城中矢石如雨璵仗劒倚柵木而督戰俄有大石正中其柵木及璵鎧甲之半皆糜碎而璵無傷因歎曰流星正爾邪由是自負卒至大官

王璵少從軍攻潤州爲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璵扶歸營臥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聵亦無瘢疾[illegible]倚營門仗劒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擊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與不傷

莫不異之（南唐書）

礪劒無所傷

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徵自少年嘗誦金剛經與胥姓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馬生揚言欲追捕之陳乃礪一匕首行坐相隨儻遇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孰錄或一日行於村路瀚薈間馬胥伏而掩之陳抽刀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脱至前方悟手之所揮乃刀鞘及歸所匿處刀亦宛在本不偕行馬胥亦無所傷何其異也（北夢瑣言）

夢劒

李徵古宜春人也少時賤游嘗宿同郡潘長史家是夜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劒銷緣衙隊約二百人或坐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泊見乃寓宿秀才覺後言於潘曰此客非常人也妻求晨略見餞酒一鍾贈

之金扼腕曰郎君它日富貴愼勿相忘李不可知也來年至京一舉成名不二十年自樞密副除本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内庫酒二百瓶（南唐近事）

劒筴第十卷標目

錞于篇 凡四十八事 凡五十一條

女子劒

文劒

雞舁而舞劒 凡三條

虎幄劒

從者不說劒

劒新冶

淮南太子劒戲

畫劒

柏谷劒 凡二條

建章宮逐劒

昌邑王劒戲

旄頭劒

劒游

劒入非常室

天劒

劒眠

劒柱

讓劒

琨華堂倚劒

劒擊白日鬼

望劒

劒舌

墜劒標

陳初劒謔

衣藏劒

引劒防犬猘

綵衣劒

劒蠅

劒入羽林營

夢千劒

集劍
海上仙峰劍
劍封侯
劍棟
南楣題劍
嚙劍教郭璞
星月徵劍
好劍槊

劍鋤花
劍聲
宦官劍珮
劍名奪命龍
鹽城劍
陳州婦人劍
戰酣劍折
劍倚門

劍筴第十

明虞山錢希言譔輯　新野馬之駿訂定　臨川吳之甲授鋟

錞于偏天以不見爲玄然其譴告人君甚微而著矣故曰錞于猶丁寧意乎

筴曰楚莊見天不妖地不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君子謂莊王能求過于天者矣然則清明在躬苟無穢也何禳焉夫蠶珥絲而絃絕東風至而酒清儒者以爲奇可而怪非人所意之事惡

乎極哉傳稱貌言聽視皆有妖而貌則以服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故曰不衷身災劍非服之大者歟行則福廢則覆佳兵不祥其事好還聖賢著龜凜若帝監之在矣乃歷古所紀王公國君列士齊民稀不以劍敗者飛蓬隨風微子興歎思深哉其言之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筴錞于

女子劒

夏桀無道妹喜爲丈夫服帶劒傳冠世紀

丈劒

衛靈公太子蒯聵好帶劒長一丈公怒之乃作長一尺劒古史考

雞冠而舞劒

子路帶雄雞之冠拔劒而舞曰古之君子以劒自衛乎夫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善則以忠化寇暴則以仁禦何恃劒焉莊子

子路戎服見于孔子拔劒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劒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知見知也識宅作閥也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也固■何恃劒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敎矣史記子路性鄙好勇立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此蓋初見時孔子家語

子路持劒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也若善人善之者無所事劒矣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劒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說苑

虎幄劒

哀公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於藉圃之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兩旁造幄幕者以虎獸爲飾焉太子請使良夫以良夫爲令名良夫乘衷甸應衷甸一轅卿車甸時讀兩牡文說文作佃一轅車也紫衣狐裘紫衣君服偏至袒裘不釋劒而食食而熱故偏衵亦不敬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劒

左仇

從者不說劒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今欲徙著晉陽晉陽趙鞅邑也）可衛是以為邯鄲（言衛以五百家與邯鄲常為是故與邯鄲親）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

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說劒入欲謀放）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

他文

劒新冶

梁孝王以讒怨袁盎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今[illegible]無說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劒劒著身視其劒新冶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冶此劒（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某子失其姓名也）［史記］

［晉潘岳西征賦］弔袁絲之正議伏梁劒于東郭

淮南太子劒戲

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劒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靁被巧（巧者謂善用劒也）乃召與戲被一再

辭讓誤中太子（樂彥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徐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樂彥云即就淮南捉之不得詣河南也）當是時淮南

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丞主刑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 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治王（史記）

畫劒

廣川王去（廣川王即繆王齊太子也）好文辭方伎博奕倡優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劒（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或曰荆軻非也）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劒被服皆效焉（漢書）

劍筴　卷　六

栢各劒

武帝好微行嘗至柏谷夜宿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劒主人嫗出遇客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擢其夫為羽林郎（三輔故事）

漢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國色帝悅之仍留宿夜與主婢臥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座甚逼書生大驚懼連呼咄咄不覺聲高仍又見一男子操刀將入戶聞書生聲急謂為己故遂縮走客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聞其聲異而問之書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必此人婿也將欲肆兇惡於朕仍召集期門羽林詔主人曰朕天子也于是禽奴問而款服乃誅之帝歎曰斯蓋天啓書生之心以扶祝朕躬乃厚賜書生焉（廣記謹按此段出中疑即前谷微行事而小變其說耳因並存之也）

劍筴　卷　七

晉潘岳西征賦 厭紫微之閒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于柏谷妻覩貌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脩明王

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街麋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忞網輕帝重于天下奚斯漸之可長唐李德裕獻丹扆防微箴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飧斯可戒懼

建章宮逐劍

漢武帝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

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安城門大索十一日巫蠱始起漢書

昌邑王劍戲

昌邑立爲皇太子常買雞豚以食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下謂柩之入冢葬還不居喪位使處前殿也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祭泰壹神樂人也輦道閣道也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至而輦游于池言與衰戲也召泰壹樂人內之于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閤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鬬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小馬可以果下乘之故號果下馬使官奴騎乘游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

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免奴謂免放爲良人者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游戲者與從官奴奴夜飲湛沔于酒漢書

旄頭劍

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梁丘賀賀時爲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爲諸侍中說經爲教授以召

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行謂天子出先敺旄頭劒挺墮墜首垂泥中挺引也劒自然拔引出也墜古地字刄鄉乘輿車鄉讀曰嚮馬驚于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皆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壻此云外孫誤也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間郎皆皁衣干章玄服以廁也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漢書

劒游

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爲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幘袒幘不加上冠帶持刀劒或乘小車自者在茵上茵車上蓐也御者錯亂更在茵上坐也車小故御者不得迥避而在天子茵上也或皆騎出入市里郊埜遠至旁縣時大臣車騎將軍王音及劉向等數以切諫谷永曰易稱得臣无家損卦上九爻辭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弃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稱張放家人是爲卑字爲微行故變易姓名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爲私客票匹妙反置私田于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

之尊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挺引也烏集醉飽吏民之家乍合乍離如烏之集亂服共坐溷肴亡別溷肴謂雜亂也閔勉遯樂晝夜在路閔勉猶黽勉言不息也遯樂言流遯爲樂也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虢公爲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春秋左氏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言將以庶人受土

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爲失國祥（僖公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漢書］

劍入非常室

成帝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招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是時哀帝即位莽乞就第天知其必不退而因是見象姓名章服甚明［漢書］

天劍

成帝建始三年七月夜有青黄白氣長十餘丈光明照地或曰天裂或曰天劍［伏侯古今注］

謹按劉向言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其有感于建始之際乎

星狀劍

妖星十一曰天讒彗出西北狀如劍長四五丈或曰如鉤長四丈或曰狀白小數動主殺罰出則其國内亂其下相讒爲飢兵赤地千里枯骨藉藉［晉書天文志］

劍火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屐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後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閣纂皆曰武庫火而氐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晉書五行志］

奪劒

元嘉中歳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劒入省尚書張陵呵叱之令出勑羽林虎賁奪冀劒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歳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誤見擢序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漢書

劒舞席上

初孫權以妹妻漢王妹劉烈壯猛有兄策風王嘗入內妹拔劒舞于席上王甚憚之吳志

劒偃月

陽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銷鍊五石鑄以為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劒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論衡

取官劒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亢父樊並屬東平國亢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樊故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為䣕鄉侯永初四年封福弟亢為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劒下至衛士米肉皆不與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後漢書

劒眠

南齊蔡約為黃門郎領射聲校尉通直常侍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脫武冠解劒于省眠至下鼓不起為有司所奏贖論南齊書

劒柱

孫護仕慕容氏為北部尚書累遷尚書左僕射馮跋之潛至龍城也匿于其室及僭

僞號署爲侍中尚書令封陽平公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惡召太史令閔尚筮之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理其於洪範爲犬禍將悖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冢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爲宅也願明公戒盈滿之失修尚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悅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

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之起兵勛力居多並冀開府不得遂有怨言毋於朝饗之際常拔劒擊柱曰建興大業有殊功焉而滯于散將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殺之于是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其心護自三弟誅後常怏怏有不悅之色跋怒酖之（北燕録）

讓劒

尒朱世隆字榮宗榮從弟也莊帝之將圖尒朱榮榮將入言世隆懼變乃爲匿名書自榜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等爲計欲殺天柱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并以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忽忽皆不見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會兆于河陽兆旣平京邑讓世

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劒嗔目詞色甚厲世隆遜詞拜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初世隆之爲僕射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又畏榮深自尅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既總朝政生殺自由兄弟群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于是天下之人莫不厭苦及齊神武起義兵世隆獨

深衆恐斛斯椿既據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承業詣闕奏狀掩執世隆及兄彥伯俱斬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詨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吾頭持去意殊不適未幾見誅（北史）

琨華堂倚劒

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訴超于呂纂呂纂召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超讌於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巳至昏醉乘輓車將超等游于內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劒于壁推車過閤超取劒擊纂纂刺洞胸斬纂首以狥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為艸芥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下為太子報仇初纂嘗與鳩摩羅什棊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殺纂驗矣（晉書）

呂纂昏虐任情游田無度荒躭酒色不恤政事番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于纂纂召超及思盤皆入朝超至姑臧大懼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曰不敢纂本以恐愒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諸臣讌于內殿超兄中領軍隆屢勸纂酒巳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遊禁內至

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賓川駱騰倚劒于壁推車過閤超取劒擊纂纂下車禽超超剌纂洞胸奔于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纂在位三年死纂未死時嘗與鳩摩羅什博戲或共圍棋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為而纂不能悟光弟㺯有子名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終如什言

後漢書

劒擊白日鬼

初劉寬沙門曇無讖東如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曼頭陀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阻渠蒙遜甚重之號曰聖人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世祖聞之遣使來迎且告蒙遜曰若不遺讖便即加兵蒙遜事讖日久未忍聽去後竟發覺其事拷訊殺之蒙遜末年荒淫猜虐忍于刑戮群下苦之閨庭之中略無風紀義和三年夏四月蒙遜寢疾左右常白日見鬼以劒擊之未幾薨于路寢北涼錄

望劒

張敬兒姓好卜術信夢尤甚初征荆州每見諸將師不遑有餘計惟叙夢云未貴時

夢居村中社樹欻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誘說部曲自云貴不不可言由是不自測量無知又使於鄉里為謠言使小兒葦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豬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谷既得開府又得斑劒語人曰我車邊猶少斑斕物闔人聞其言說之事達武帝武帝疑有異志收敬

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伏誅
敬兒始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
論語初徵爲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
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
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閤因口
自爲鼓聲初得鼓吹着便奏之又於新林
姥廟爲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
如此始其母於田中臥夢犬子有角舐之

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
子因狗兒之名復名豬兒宋明帝嫌狗兒
名鄙改爲敬兒故豬兒亦改爲恭兒（南齊書）

劒古

初梁武帝在西邸與約游舊時帝勳業既
就天人允屬約常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
它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
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
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
且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
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
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
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
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
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
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

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異便損威
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
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
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
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
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帝曰智者乃爾暗
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
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

約乃出懷中詔書幷諸選置帝初無所改做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擧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從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日知公帝曰我起兵于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寔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

二人也初武帝有憾于張稷及李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約婚家相爲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内殿約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床憑空頓于戶下因病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遂卒〔梁書〕

劍徇

張傾西域校尉張傾以怨殺麴儉臨死有恨言後傾夜見白狗自拔劍斫之不中傾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旁遂以暴卒〔六十國春秋 前涼錄〕

墜劍標

侯景迎豫章王即皇帝位忽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景加九錫忽有野

鳥翔于丹書之上赤足丹觜形似山鵲賊徒競射之不能中及禪位景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墜落手自拾之將登壇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在〔梁書〕

陳初劍謎

日西夜烏飛拔劍倚梁柱歸去來歸山下〔南史〕

衣藏劍

鄭詔者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大業中授閩中太守詔養一犬憐愛過子詔有從者數十人內有薛元周者詔未達之日巳事之詔遷太守略無恩恤元周忍恨以久伺其便無得焉時在閩中隋煬帝有吏到詔排馬遠迎之其犬乃齧拽衣襟不令出宅館吏馳告云使入郭詔將欲出爲犬拽衣不放詔怒令人縛之於柱詔出使宅大

門其犬乃掣斷繩而走依前拽詔衣不令去詔撫犬曰汝知吾有不測之事乎犬乃嗥吠跳身于元周隊內咬殺薛元周詔差人搜元周衣下果藏短劍耳（集異記）

引劍防犬禍

貞觀十七年七月民訛言官遣張根殺人以祭犬禍云其來也身衣狗皮鐵爪每于暗中取人心移時而去于是更相震怖每夜驚擾皆引弓劍自防無兵器者削竹爲之郊外不敢獨行太宗惡之令通夜開諸坊門宣旨慰諭月餘乃止（集異志）

緋衣劍

常山愍王承乾使戶奴故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椎髻翦綵爲舞衣尋橦跳劍鼓鞞聲通晝夜不絕（舊唐書）

劍蠅

武三思性急方書有蠅飛在筆端去復來思怒投筆拔劍逐之未幾事敗伏誅（唐逸史）

劍入羽林營

景雲中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會鍾紹京廨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狥國神必助之且同

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將士皆死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鳧皆至所請號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高嵩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鞍以上皆斬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

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忻然聽命乃送璿等首于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花南門舊唐書

夢千劍

公孫璞者雍州高陵人也武德二年爲華州司馬年四十餘沉湎酒肉荒淫財色常令家僮漁釣弋獵恣殺物命封其口腹忽夢千餘人持刀劍弓矢入其家擒璞殺之璞流汗驚懼因成瘡疾遍身有瘡皆有口及舌日夜楚痛求死不得璞表兄華陰令賈宣古見其所疾驚曰未嘗見有此瘡當是殺生太多宿業所致然也華山道士姚得一多記神方可使人一往求問也璞依教令其長子到華山具述所疾涕泣求救得一曰此疾是殺生害命衆冤所爲可修黃籙大齋懺悔宿冤疾冀可愈爾其子以

此告璞便於所居修黃籙道場七日至第五日璞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門闕宏麗如府署良久天上有黃光如日直照地司門大開即見魚鱉鳥獸豬羊牛馬奇形異狀若千百頭從門中出乘此黃光旋化爲人飛空而去逡巡化盡青童曰此是汝之所殺冤魂今天符旣下乘功德力託生爲人汝罪已除瘡疾亦愈旬日之間璞乃平

復撲全家修道居於華陽山焉 道教靈驗記

集劍

史思明既王有數十州之地年餘朝與遂爲王太子朝與辛氏之長男特爲思明所愛嗜酒好色凶橫頑戾招集幽薊惡少與其年齒相類者百餘人爲左右皆彎弓利劍飾以丹雘珠玉帶佩印雕鏤金銀控彈揮刃常如見敵 唐書

海上仙峰劍

楊妃夢與明皇遊驪山至興元驛方對食後宮忽告火發倉卒出驛回望驛木俱爲烈焰俄有二龍帝跨白龍其去若飛妃跨黑龍其行甚緩左右無人惟一蓬頭黥面物貌不類人望帝去甚遠觸一危峰沉烟靄中開目則獨自一室黥面物曰某此峰神也有一騎來授記益州牧蠶元后倏然夢覺翌日漁陽叛書至帝至馬嵬縊妃子死帝曰夢今有應矣與朕遊驪山驪與離同方食火發失食之兆火兵龍也驛木俱焚騎與易同加木于旁楊字也吾跨白龍西游之象彼跨黑龍陰暗之理獨行無左右之助一騎馬也峰神乃山鬼也果死于馬嵬乎當授益州牧蠶元后牧養也蠶蠶所以致絲也益旁加糸縊字也帝後夢至

一處題曰東虛府又至一院題曰太一玉眞元上妃院入見太眞隔一雲母屏對坐不見其形帝曰汝思我乎妃曰人非木石安得亡情異日當跨晴蜺浮落景共游玉虛中帝曰碧海無涯仙山路絕何計通耗妃曰若遇雁府上人可附信矣後果有鴻都道士於海上仙峰得劍合私言而廻 大唐奇事記

劒封侯

安祿山得飛鏗珽劒欲奏上乞封劒爲堅利侯僚屬以無此例力止之（唐小說）

劒棟

唐時軍中有透劒門伎大宴日庭中設幄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劒刃爲榱棟之狀其人乘小馬至門審度馬調道端下鞭而進琤焉聞劒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宜

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毎饗軍則爲之所獲賞止于三數匹帛而已一日主者誤漏其名此將忿恨訴于所管大將得復以召入至呈伎之際極爲調審入數步忽風起馬驚觸劒失序人馬皆斃於刃下（唐闕史）

南楫題劒

唐盧駢負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晨抵青龍精舍休僧院詞氣悽惋如有甚憂其呼嗟往復于軒檻間僧問不對遂夜將詮歸騎徘徊四顧促命毫硯題于南楫曰詩天雖云命榮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劒何處更冲天題畢草草而去浹旬出官未逾月卒其詩至今在院僧逢看人輒話其異（唐闕史）

斷劒效郭璞

有許氏二子僑居伊闕先世嘗典大郡資用甚豐一曰木陰初盛清和宿候偶有扣

扉者啟關視之則一道士也草履雪鬚氣質清古曰半途病渴乞分一杯漿二子延入賓位雅談高論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漿者杖藜過此氣色甚佳自此東南百里有五松虬堰在疆内否曰某之良田也道士愈喜因屏人曰此下有黃金百斤珽劒二口其氣隱隱浮張翼間洛之分野某尋之久矣黃金可以分贈親屬甚困者其龍

泉自佩當位極人臣二子大驚異道士翦方爲壇問其結壇所須曰徽纆三百尺赤黑索也隨方色綵纁素甚多洎几案爐香裀褥之具又用祭膳十座酒茗隨之罷皿須以中金者二子則竭力經營尚有所鈌貸于親友又言某善點化之術視金銀如糞土常以濟人之急爲務今有囊篋寓太微宮欲以暫寄二子許諾即召人負荷而

至巨笈有四重不可勝緘鐍甚嚴祈託以寄旋至吉日因大設法具于五松間命二子拜祝訖亟令返居閉門以俟且戒毋得窺隙其當效景純散髮銜劍之術脫爲人窺則禍立至俟行法畢當舉火相召可率僮僕備畚鍤來及夜而發之冀得靜觀至珍也二子依所教自夜分危坐專望燭光杳不見舉不得已開戶覘之默絕影響步至剳下則擲杯覆罷飲食很籍綵縷罷皿悉巳攜去輪蹄之跡錯于其所悉用徽纆束固以遁因發所寄之笈瓦礫實中自此家產甚困失信于人驚愕憂慚默不得訴（唐國史）

星月徽劍

長慶元年八月辛巳夜東北有大星自雲中出流白光照地前後長丈二尺五寸西

北入蜀滅太白在軒轅左角西北一尺所是月壬辰夜太白去太微垣南第一星一尺所九月戊戌夜太白順行入太微去左執法星西北一尺許乙巳夜去左執法二寸所辛亥月去天關西北八寸二年正月戊申魏帥田布伏劍死史憲誠據郡叛（唐書天文志）

腰劍

進士崔涯張祜下第後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或乘其飲興即自稱豪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嘗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傳于人口一夕有非常人粧束甚武腰劒手囊囊中貯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耶曰然揖客甚謹既坐客曰

有一仇人之恨十年矣今夜獲之喜不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店否命酒飲之飲訖曰去此三四里有一義士予欲報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仇畢矣聞公氣義能假予十萬緡否立欲酬之是予願畢此後赴蹈湯火皆無所憚張深喜其說且不吝嗇即傾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焉客曰快哉無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竟去及其不至五鼓絶聲杳無蹤跡又慮囊首彰露以爲己累客且不來計無所出乃遣家人開囊視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俠之氣頓衰矣

冒劒

王播爲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入屬鞬佩劒姦人冒之以剽劫又動戚家馳獵近郊播請一切苛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

竟

鹽城劒

高駢末年惑于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因大行威福務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謂磻溪眞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駙

馬皆云上仙遣來爲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率皆如此蕭勝納五百金賂于用之用之曰爾何欲曰欲得知鹽城監耳乃見駢爲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績與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爲鹽城者不爲勝也昨得上仙書云有一琁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月遂匣一銅

匕首獻于駢用之稽首曰此非常所佩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金玉常置座隅駢嘗授道家秘法用之守一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隺不久當降某等此際謫限已滿使應得陪幢節同歸眞境也它日瑤池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相與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而罷後於道院庭中刻木爲隺大如小駟鞿轡中設機捩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仰視空濶有飄然之思矣自是嚴齋醮飛鍊金丹費耗資財動踰萬計日居月諸竟無驗　廣陵妖亂志

好劍槊

唐僖宗不親政事專務遊處好騎射劍槊法筭至于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踘鬭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　唐書

宦官劍

昭宗龍紀元年上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

密旨[illegible]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
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緯及諫官皆以
爲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
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于是宦官
始服劒珮侍祠（唐書）

劒鋤花

元帥府檢校司徒錢仁侃與都虞候金沼
比鄰沼堂東植牡丹一本開花三百餘朶

其色如血如金合稜毎瓣子頂上有碎金
絲如蛺蝶之狀一城以爲殊異毎歲花開
張宴仁侃預焉天寶七年春三月纔開一
兩朶仁侃一夕洪飲擊劒裎服中單背負
大籃左手携鋤腰揷大匕首踰牆而過沼
中外無知者鋤取牡丹置籃中乃平其地
空中聞有吁歎之聲微若遊蜂音辭曰一
花三百朶含笑向春風明年三月裏朶朶
斷腸紅仁侃畏之移植于亭後沼覺矣明
年花盛開乃宴召沼沼一見無語得疾以
歸至夜憤悶不已以刀決腸而卒腸皆寸
寸斷果符空中之語（唐史拾遺）

劒聲

五代梁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康王
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
已既寤聞榻上匣劒鏘然有聲躍起抽劒

曰將有變耶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
誅友孜（五代史）

劒名奪命龍

蜀王建初起軍中隱語代羆械之名以犯
者爲不祥呼其劒曰奪命龍刀曰小逡巡
（五代史）

陳州婦人劒

五代契丹入寇之初陳州有一婦人號曰

白頸鴉形質粗短髮黃體黑來詣戎王稱男子姓名衣冠拜跪皆如男子戎王以爲懷化將軍委之招輯山東羣盜其屬男子數千皆服役之前後夫數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僞燕王趙延壽問之自云能左右馳射被韃日行三百里盤矛擊劍皆所善也後爲兗州節度使馮彥卿殺之

戰酣劍折

白延遇歷典禁軍遷至檢校司[illegible]福中晉祖在鄴安鐵胡叛于鎮州帥衆數萬指闕而來晉祖命杜重威統諸將以禦之時延遇不豫其行乃從告晉祖願以身先及陳于宗城延遇帥其屬先犯之斬級數百戰既酣而劍亦折諸將由是推伏晉祖聞之即命中將使以珤劍良馬賜之常山平以功授檢校司空充馬軍右廂都校　五代史

劍倚門

南唐劉士珂赴選東入徽安門日晚店家皆滿有一店甚靜一人倚劍立門覘士珂因留宿既入少選傳云祭酒屈郎君食引士珂擁爐飲酒入夜共被即婦人也覘士珂不可語它人後詢其所由乃功臣李抱玉家主謀之青衣石祭酒也因亂時抱玉挾名奏授國子祭酒　南唐書

匣樓劍

九江郡自梁太清與溢口溢口乃漢灌嬰所築也灌井在焉故余家晉盆杆事猶有冢居城中城負江而山形勝盤踞三方阻水頗難於攻取開寶中曹翰討胡則踰年不下或獻計于翰曰城形爲上水龜非腹脇不可攻從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由人云在北闉新倉後郡治之前對巨廬有

峰曰雙劒乾道間蜀人唐立方文若來爲
守謂翰實居城而李成等寇亦嘗入郡殘
其民取陰陽家説意劒所致乃闢譙樓前
地築爲二城夾樓矗其上謂之匣樓曰匣
實藏劒江人相勸成之有曰者過其下曰
是利民而不利于官立方聞之不以爲意
居一年果卒官其異如此立方故知名嘗
官中書舍人 桂史

劒筴第十一卷標目

脛刑篇 凡三十三事 凡三十五條

劒誠人
埋劒客
劒卒姬
劒挂
劒郎吏
劒刺衣
劒馳
按劒怒張昭
抱王手劒
驚拔劒
劒伴驚
置劒側
劒擊文尚書
若戲劒

持劒尢
劒髀
洪池劒敗
帶挾劒
心淬劒
劒不齊
劒人不如劒馬
頸承劒
封劒括民財
劒尸
劒示
瓜試劒
劒號肉運花
劒囚捎
暴惡阿育王劒
頸試劒

二百尺大劒
劒塋
殺人劒

劒筴第十一

閩戴曾鋐耆言譔輯　雲間陳繼儒訂　臨川吳之甲授鍥

腥刑篇

國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尚書呂刑之辭也

筴曰周書有之天地之間有滄棘善用道者終不竭自古開國承家未有暴虐無親而能保令終者也夫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故甲兵斧鉞刀鋸之利愁勞聖人因天討而作耳

盡衣裳干揖讓之朝是操何術則豈非文德之教深哉後代凶殘好殺之主枕人頭食人肉葅人肝飲人血甘之刎豢甚有虐用其臣民以三尺劒者所謂震之以雷霆壓之以萬鈞不聞其過矣下迨嚴徤之吏與夫驕悍之將其淪胥若旋踵焉惡足道哉備列得失之林亦足以觀詩曰彼人之心於何其臻筴腥刑

劒試人

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烏存莒大夫也左傳

埋劒客

吳王闔閭死埋劒客三千以爲殉葬獨異志闔閭試其民于五湖劒皆加于肩地流血幾不可止試用習肆也左傳

傳曰吳王好劒客百姓多瘡瘢楚王愛細腰宮中多餓死後漢書馬廖傳

劒幸姬

廣川王去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陽成姓昭信名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褻中刀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以鍼刺也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劒自擊

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 言其見形令我畏忌也 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繒帛崔修成為明貞夫人主衣服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卧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

姬至望卿所贏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椓杙其陰中 椓音竹角反杙音弋 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 令我恐畏也 今欲糜爛望卿使不能神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

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 加今小兒卻襜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音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為方領上刺作黼黻文 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 潰決也 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于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迕 迕逆也不敢復逆昭信意漢書

劍挫

伊休侯者劉歆長子也為侍中五官中郎將王莽素愛之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王涉董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星出乃可忠以司中大贅起武侯孫伋亦主兵復與伋謀伋歸家顏色變不能食妻怪問之語其狀妻以告弟雲陽陳邯邯兵都肄 肄習也大兵都肄習兵也 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

發恐漏泄不如遂斬死者勒兵入忠不聽
遂與歆涉會省省戶下莽令朱惲責問皆服
中黃門各拔刃將忠等送廬忠拔劒欲自
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反黃門持劒共
格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郎署皆拔刃
張弩更始將軍史諶行諸署（或言更始或言寧始前後不一）（才加就是）告郎吏曰大將軍有狂病發已誅
皆令弛兵（弛放也）莽欲以厭凶（厭當也）使虎賁

以斬馬劒挫忠（挫謂曰剉）盛以竹器傳曰反虜
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爲忠所詿誤
謀反未發覺者收忠宗族以醇醯毒藥尺
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皆自
殺（漢書）

劒郎吏

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于萌日夜
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
得巳乃令侍中坐帷中與語韓夫人尤嗜
酒毎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
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趙萌
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
怒拔劒斬之自是無敢復言

劒刺衣

簡王錯爲太子時愛康鼓吹妓女宋閏使
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以劒刺殺尊國

相舉奏有詔勿案（後漢書）

劒馳

何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
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閤閉袁術與匡共
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
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
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
闥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

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于閣道窓下仰數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袁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爲報仇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

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弃其尸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劉攽曰案文少一死字是時宦官死者二千餘人耳若無須發露得免者則死者何可勝計哉）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穀門洛城北當中門也）公卿並出平樂觀

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後漢書）

按劍怒張昭

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珍𤦺金貨九錫備物乘海授公孫淵封淵爲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

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于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按劍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于衆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熟視吳主曰臣雖知言不用毎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

臣于亦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于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吳主恨之土塞其門■

抱王手劒

孫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王于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

劉基起抱王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弃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于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孟德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吳志）

驚拔劒

孫峻與吳主詐置酒請諸葛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說嚴畢趨出犬啣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啣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

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于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恪答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

容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它故恪
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
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
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
力進恪躊躇而還劍履上殿謝亮還坐設
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
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
酒酒數行吳王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

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
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
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
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
地更飲

劍佯驚

王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
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尅智力並屈遂
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
如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飢其黨互
相攻刧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
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
已麾下敦曰此輩獷險難畜汝性忌急不
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
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鬬爭
爲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爲恥初

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已
及敦聞如爲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
殺稜如詣稜因閒宴請劍舞爲歡從之如
于是舞刀爲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
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佯
驚亦捕如誅之晉書

罝劍側

赫連勃勃字屈丐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

劉元海之族也父衛辰苻堅以爲西單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爲魏所敗執辰殺之勃勃乃奔于叱干部叱干它斗伏送勃勃于魏它斗伏兄子阿利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投人尚宜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亡歸命于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它斗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

潛遣勁勇簒勃勃于路送于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勃勃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興弟邕言于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盛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遠將軍鎮高平邕固諫以爲不可頃之勃勃僞獵高平川襲殺沒奕于而

并其衆僭稱天王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于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兒姚邕小字也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改姓赫連氏以子璝率騎南伐長安義眞逆戰不利單馬而遁于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効可謂算無遺策矣雖

觴所集非卿而誰于是僭即皇帝位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我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我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于是刻石都南頌其功德勃勃性凶暴好殺常居城上置弓劍于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

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决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卒子昌嗣爲魏所禽弟定僭號于平凉尋爲魏所滅 晉書

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子屈子者卑下也太恐伏送之姚興高平公破多羅沒奕于妻之以女屈子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

參軍國大議寵遇踰于勳舊興弟濟南公邕言于興曰屈子天性不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子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子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于鎮高平議以義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以候邊隙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氣性邕曰屈子奉上

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就寵之踰分終爲邊害興乃止以屈子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太祖末屈子襲殺沒奕于而幷其衆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與乃旆之屈子恥姓鐵弗遂改爲赫連氏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其宗族剛銳如鐵皆堪伐人劉裕攻長安屈

子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滅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乃裕禽泓留子義真守長安屈子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遂僭稱皇帝於灞上號年爲昌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爲南都屈子性儉虐視民如草芥蒸土以築都城鐵錐刺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幷築之所

造兵罷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工人如
其入也便斬鎧匠凡殺工匠數千人常居
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
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謂之誹謗
先截其舌而後斬之（魏書列傳）

劍擊女尚書

咸康元年石季龍廢勒子弘立其子邃爲
太子邃總百揆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

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
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其盤
上傳共視之又納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
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
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
有寵于季龍邃疾之如仇季龍荒耽內游
威刑失度邃以事爲可呈呈之季龍恚曰
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

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
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
之事卿從我乎遂稱疾不省事季龍聞邃
有疾遣所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與語抽
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
始末廢邃爲庶人其夜殺邃及妻張氏并
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于一棺（晉書）

趙太子邃素驍勇趙王虎愛之既而邃驕

淫殘忍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
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
對其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誚讓[illegible]邃怒
殺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
虎將視邃疾思澄言而還既而瞋目大言
曰我爲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命所親
信女尚書往察之邃呼前與語因抽劍擊
之虎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其狀殺顏

等三十餘人幽遂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遂朝而不謝俄頃即出虎使詰之竟出不頋虎大怒廢遂爲庶人其夜殺遂〔北史〕

若踐劒

宋明帝好讀書愛文義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回避者犯即加戮改騧馬字爲馬邊爪以騧

字似禍故也陽門謂之白門以白門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內外常慮犯觸人不自保中書舍人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槖禾絹謂上也左右失旨往往有斮斷截禁中懔懔若踐刀劒軍旅不息府藏空虛內外百官並斷祿奉在朝造官者皆市井傭販之子而又冷小黃門於殿內埋錢以爲私藏奢費過度每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副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騷然民不堪命宋氏之業自此衰矣〔南史〕

持劍先

北魏京兆王孫乂繼長子字伯儁小字夜乂世宗時拜員外郎靈太后臨朝以乂妹夫除通直散騎侍郎乂妻封新平郡君後

遷馮翊郡君拜女侍中乂以此意勢日盛尋遷散騎常侍光祿少卿領嘗食典御轉光祿卿於是假爲靈太后辭遜之詔乂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肅宗呼爲姨父自後專綜機要巨細決之威振于內外百寮重跡相州刺史中山王熈抗表起義以討乂爲名不果見誅乂尋遷衛將軍餘如故後靈太后與肅宗燕于西林

閹門暮還宮右衛將軍奚康生復欲圖乂不克而誅語在其傳是後肅宗徙御徽音殿乂亦入居殿右既在密近曲盡佞媚以承上旨遂蒙寵信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刀劒以自先後公私行止彌加威防乂于千秋門外廠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自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人物求見者遥對之而已乃封其子亮平原郡開國公食

邑一千戶及拜肅宗御南門臨觀并賜御馬帛千匹初乂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時事得失頗以關懷而才術空淺終無遠致得志之後便驕慢躭酒好色與奪任情乃于禁中自作別庫掌握之寶充牣其中又曽卧婦人于食輿以帊覆之令人轝入禁內出亦如之直衛雖知莫敢言者輕薄趣勢之徒以酒色事之姑姊婦女朋淫無別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鎮守宰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

劒脾

侯景反湘東王命王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没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于是倍

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為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尅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頃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計將安之泉曰既禀廟算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

有武幹兵乃又彊新破軍師銳氣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illegible]上數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嚴忌微聞其言以爲遷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祖迎

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世祖大怒按劒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內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左右數十人收僧辯既至謂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祿既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世祖因所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甦即送付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皆繫之梁書

洪池劒敗

苻堅建元十二年夏四月下詔曰涼州刺史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熈步兵校尉姚萇將兵臨河西遣尚書郎閻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即進師撲討堅嚴飭鹵簿

親餞萇等于城西賞行將士各有差是時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虓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又遣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爲萇等後繼秋七月閻負梁殊至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軍士縛負殊射殺之遣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出拒八月梁熈姚萇

王統李辨濟自青石一作清石津攻其將梁綵一作濟于河會城陷之吓申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纆宿城宿一作縮又陷之馬建懼自楊非井一作川退還清塞天錫遣征東常據率衆三萬助馬建軍于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凉州諸將勸據迎擊以挫其鋒據畏不敢動天錫又自率中軍五萬進次金昌城萇熙聞天錫來逼攻

建益急建帥萬人來降遂進攻據辛卯戰于洪池據敗伏劍自殺癸巳萇軍進入清塞乘高列陳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爲前鋒與萇等戰於赤岸充哲大敗俘斬三萬八千級天錫懼奔還姑臧致牋請降前秦錄

帶挾劍

劉昱僭立攻爲元徽建平王景素據京口叛昱遣蕭道成前軍將軍周盤龍殿中將軍張倪奴討之攻陷京口斬景素太和初昱以其母數諫責之遂使太醫煮藥欲鴆之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初昱母陳氏本李道兒妾劉彧納之生昱故世中皆呼昱爲李氏子昱每自稱李將軍或自名爲李統昱直閤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司徒左長史沈勃等欲廢昱

昱親率羽林兵掩之乃躬運矛鋋手殺勃等闔門嬰稚莫不斷截昱狂走遨遊不捨晝夜腹心所寄數十許人並執兵刃爲人之牙爪路行逢人便加斫刺或入人家劫掠財賄往來倏忽狀若鬼魅建業惶振並重關自守又搥拍鍼鑿錐鋸之屬常以自隨或有忤意輒加酷暴搥陰刺心剖腹之誅日有數十常見卧尸流血然後爲樂[illegible]

所誅害則憂思草草于耀靈殿上養驢數十頭造露車以銀爲校具或乘以出入著小袴衫帶挾刀劍與營署女子通好自齎私張贈之常入壚肆飲酒輒與左右歌唱[illegible]雞犬躬自屠割内外畏惡人不自保昱往新安寺夕乃還殿寢于氈幄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等見其醉眠乃于幄斬之（南齊書列傳）

心淬劍

李懷光既叛於蒲朝廷以法誅之有子七人其長曰銛謂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於兵卒之手曾不自裁于是執劍俱斬弟首堆積疊之立劍于中以心淬劍乃洞于胸聞者傷之（獨異志）

劍擊檐篷人

索頭虜姓託跋氏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年天賜九年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立學官置尚書曹開頗有學問曉天文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却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樹木霜雪未嘗釋蓋欲以暖氣却寒也死則潛埋無墳壟處所至于葬送皆虛設棺柩立冢槨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開暴虐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誡開當有暴

禍唯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或乘小輦手自執劍擊檐篷人腦一人死一人代毎一行死者數十夜恒變易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開子清河王和通慮事覺欲殺開令萬人爲内應夜伺開獨處殺之開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宋書列傳）

劒不齊

隋文帝晩節用法益峻御史于元日不劾武官衣劒之不齊者帝曰爾爲御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隋書

劒人不如劒馬

唐武后朝吉頊獲罪后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太宗有馬名獅子驄肥逸難

馭朕時爲宮女侍側進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鞭之不服則檛其首檛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頊豈足汚朕匕首邪貶爲安固尉

頸承劒

有安道進者即故雲州帥重霸季弟河東人也性兇險莊宗潛龍時爲小校常佩劒列于翊衛忽一日拔而翫之謂人曰此劒也可以剸鐘切玉孰敢當吾鋒鍔旁有一人曰此又是何利䂓妄此[illegible]譚假使吾引頸承之安能快斷乎道進曰眞能引頸乎比人以爲戲言乃引頸而前遂一揮而斷旁人皆驚散道進擕劒日夜南馳投于梁主梁主壯之俾隷淮之鎭戍有掌庾吏進謂曰古人謂洞其七札爲能吾之銛鏃可

徹其十札矣爾輩安知之吏輕之曰使我開襟俟之能徹吾腹乎安曰試敢開襟否吏即開其襟道進一發而殪之利鏃逕過植于牆上安畜一犬一婢遂挈而南奔晝則從于蘆荻中夜則望星斗而竄又時看眼中神光光多處爲利方光少處爲不利旣能伏氣遂絕粒經時抵江湖間左挈婢右擕犬而輟浮渡殊無所損淮帥得之擢

爲裨將賜予甚豐【玉堂閒話】

封劍括民財

後晉齊王開運中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劍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携鎖械刀杖入民家大小驚懼求死無地

劍尸

初閩主王曦侍康宗宴【閩王昶廟號康宗】金新羅

獻琎劍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爲臣不忠者時曦已畜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群臣復有獻劍者曦命發倓冢斬其尸

劍示

吳内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于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劍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揚起如厠遁去知訓以劍授左右刁彦能使追殺之彦能馳騎及于塗舉劍示知誥而還曰不及告

瓜試劍

南漢劉晟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劍斬之以試焉因斷其首嘗設鑊

湯鍈床刳剔挐刑號生地獄

劍號肉蓮花

李守超爲裨將從其元守真征討守超性殘忍令軍士以大劍剖賊之首爲六分號爲肉蓮花以成戲笑河上居人爲掠而至者亦懼其酷人頗冤之

劍囚

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昭義節度使康君立

詁晉陽謁克用克用會諸將飲博酒酣克
用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李存
孝善一言忤旨克用拔劒斫之因于馬步
司明日出之君立已死克用表雲州刺史
薛志誠爲昭義留後

暴惡阿育王劒

時諸臣輩我等共立阿育爲王故輕漫于
王不行君臣之禮王亦自知諸臣輕漫于

我時王語諸臣曰汝等可伐華果之樹殖
於刺棘諸臣答曰未嘗見聞却除華果而
殖刺樹而應除伐刺棘樹而殖果實乃至
二三勅令伐彼亦不從爾時國王忿諸大
臣即持利劒殺五百大臣又時王將婇女
眷屬出外園中遊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敷
盛王見此華樹與我同名心懷歡喜王形
體醜陋皮膚麤澀諸婇女輩心不愛王憎
惡王故以手毀折無憂華樹王從眠覺見
無憂樹華狼藉在地心生忿怒繫諸婇女
以火燒殺王行暴惡故曰暴惡阿育王時
阿嵬樓陁大臣白言王不應爲是法云何
以手自殺人諸臣婇女王今當立屠殺之
人應有可殺以付彼人王即宣敕立屠殺
者彼有一山名曰耆黎中有一織師家織
師有一子亦名耆黎凶惡撾打繫縛小男

小女及捕水陸之生乃至拒逆父母是故
世人傳云凶惡耆黎子時王使語彼汝能
爲王斬諸凶不彼荅曰一切閻浮提有辠
者我能淨除況復此一方時彼使輩還啓
王言彼人已得王言覓將來耶諸使呼彼
荅言小忍先奉辭父母具說上事父母言
子不應行是事如是三勅彼生不仁之心
即使殺父母已然後乃至諸使問曰何以

經久不速來耶時彼凶惡具說上事以具啓王言爲我作舍王爲作舍極爲端嚴唯開一門亦極精嚴於其中間作治罪之法狀如地獄彼凶惡人啓王乞願若人來入此中者不復得出王荅言當以與願彼諸徒主往詣寺中聽諸比丘說地獄事時有比丘至誦地獄經有衆生生地獄者以熱鐵鉗鉗開其口以熱鍱丸著其口中次融

銅灌口復以鐵斧斬截其體次復灰河次復刀山劍樹具如天五使經所說彼徒主具聞比丘說是諸事開其住處所作治罪之法如彼所說按此法而治罪人　法苑珠林

頸試劍

陸相扆出與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國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也朱秀才遂寧府人虔餘舉進士有楊貴妃別明皇賦最佳然狂於酒隴州防禦使鞏咸乃蜀將也朱生以鄉人下第謁鞏亦使酒新鑄一劍乃曰如何得一漢試之朱便引頸俄而身首異處惜哉攻非其所即陸公之戲誠其善言也　北夢瑣言

二百大劍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爲吳武王夫人姑自少得幸從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以寡擊衆不勝而逐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戰遣二百人持大劍斫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illegible]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皆類此然毎得賞賜悉分賚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聞其名遣使間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武王疑其

難制誘殺之（南唐書）

劒淫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匡威爲三軍所逐弟匡儔爲太原所攻挈家赴闕至滄州景城爲盧彥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自布素中以飲博爲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游俠輩釣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

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有馬都者少負文藝匡威曾問其年都曰弱冠後兩周星傲形于色後匡威繼父爲侯首召馬都問曰子今弱冠後幾周星歲都但頊額謝罪匡威曰好子之事吾平生所愛也何懼之有因署以府職其潤達多如此類故人多附之徐光子嘗見范陽幾人說李匡儔妻張氏國色也其兄匡威爲帥强淫之匡儔抜劒而俟夜深妻廻出步輦爲其夫殺之匡威羞見其弟及將校或言欲將兵救援鎭州既出城三軍立匡儔爲帥匡威遂稱欲歸朝覲行次常山又有劒質王鎔之事匡儔移牒王鎔往復詰陳終不及淫穢之事諱國惡也（北夢瑣言）

羽人劒

湖州高彥夢一羽人持劒入卧內彥驚闢

其故羽人曰來爲君之子報數千人寃耳彥妻自是而孕不足月而生澧年十四性即暴虐及嗣父位恣行殺戮將士入衙必與妻子訣別每登消暑樓眺望則州城東西水陸行人亦皆絕跡澧夜乂精也嘗請太常博士丘光庭校書樓中澧常往觀之一日履襪而登光庭不知因回顧見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澧徐言曰博士慎勿

言又召鄉丁為衙軍皆文其面衣青衫白衿以緋抹額凡所指令必躬身仰首如夜乂之狀又令州人皆黥面約三日當畢過限則誅澧則以畫面而傳之乾粉州人既黥澧乃洗去刀鎗弓矢常居左右晚年將敗謂郡吏曰我欲盡殺百姓可乎吏曰百姓租稅所出殺之無可取供給願求它可殺者時親紀二丁軍三千餘人會有言其

怨嗟者集于開元寺詔曰將饗汝因閉三門之半而納之入者旋殺迨半在外者方覺因奔逸縱火為亂澧聞盛怒閉城大索戮之無遺吳越王以其凶虐將伐之遂叛

劍筴第十二

樽流篇 凡三十四事 凡三十六條

求劍
里克伏劍
劍告勞
劍慚
釋劍抵
棫陽宫伏劍

劍地立聖公
劍玦
止劍赦更始
劍罵諸卿
劍呼長樂宮
劍墮
按劍叱袁紹
拔劍嘉德殿前

逆劍
讓劍
劍大呼
劍自刎
劍中鞍
劍自刺
劍憶

進劍斬宗貴
焚書折劍
劍擊闔
劍上食
飾五劍
請具劍
劍降
篁中人躍劍

劍驅
十萬橫磨劍
揮劍效唐軍
僧訪劍

劒筴第十二

明羅田錢希言譔輯　雲間陳繼儒訂正　授録

樽流篇(樽流遊之觀 戒謀亾也)

筴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故曰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夫國之將亾本先撥也一曰膏夏微烟巫山板蕩波之駭矣塵之飛矣玄鳥其不歸矣象魏為虎豹之蹊矣危機潛伏可無

畏歟故著劒所以得復陳所以失焉春秋之道有正春而無亂秋然舉往明來匪微胡信自虞公終漢隱二千年間驕虐不道之主輕薄干紀之臣何代蔑有其覬焉傾覆之不暇而況能克有終乎斯又何以守其貴耶夢得土田為失國祥鷹憐之兆雖有因而至焉然亦豈非天哉易曰其亾其亾繫于苞桑筴樽流

求劒

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旃之也 音之然反)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人利其璧以璧為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賈買也 音古)乃獻之又求其寶劒叔曰是無猒也無猒將及我(將殺我也 猒音於鹽反)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共池地名 共音洪 一音恭)左傳

里克伏劍

僖公十年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不慕)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辠其無辭乎(言欲加已罪不患無辭)臣聞命矣伏劒而死　左傳

晉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奚齊悼子 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

予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命矣遂伏劒而死 史記

劒告勞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 王孫苟吳大夫勞功也 曰昔者楚人爲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二三兄弟之國吾先君闔閭不貫 赦也 不忍被甲帶劍挺鈹 披音 搢 音晉 鐸 挺拔也搢振也

以與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舉 毒暴也中原原中也 天舍其衷 言天善於吳 楚師敗績王去其國 昭王奔隨 遂至于郢 楚都 王總其百執事 百執事百官也 以奉其社稷之祭 修楚祭祀 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 夫槩王闔閭之弟夫槩王先歸自立故不能定楚而歸也 今齊侯任不鑒于楚 不鑒不以楚敗爲鑒戒 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二三兄弟之國 說云謂齊納欒盈以伐晉魯哀十一年春齊伐魯以

其年吳會魯以伐齊 夫差不貰不忍被甲帶劒挺鈹搢鐸遵汶伐博 博齊別都 簦笠相望于艾陵 簦音登笠備雨具也相望言不避暑雨 天舍其衷齊師還 敗而還 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 文武二后 歸不稔於歲 言伐齊之明年不至於教熟而復出師也 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以徹于兄弟之國 兄弟諸姬也 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于下執事 克能成事成功也 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

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 劉敬丁丐也紹繼享獻繼先王之禮獻我一人我心誠嘉之也 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遺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卹

吳既長晉而還未踰于黃池越聞吳王久留未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 章山即禹貢所謂內方在

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荊門長林縣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
恐齊宋之爲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
昔楚不承供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
閭不忍其惡帶劒挺鈹與楚昭王相逐于
中原天舍其忠國語作衷楚師敗績今齊不賢
國語作鑒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
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劒徑至艾陵天福
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

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于歲遂
緣江泝淮緣當作沿順流而下泝逆流而上開溝深水出
于商魯之間而歸告于天乎執事周王荅
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余實
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
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阼以增號謚已上所記上吳[illegible]與國語小異惟太子之諫國語不載吳王還歸自池池字上當有黃字息民散兵吳越春秋

劒慚

吳王伐齊大尅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
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興師擊之大
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吳王
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飢餓
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
餐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籠
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

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閒燕可
以休息大王亟食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
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爲寡人
前呼之即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即上
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
死灰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邪誠世世相
事言未畢越王追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
中范蠡數吳王曰王有過者五寧知之乎

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爲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無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僻亦得繫于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芻莖秩馬比于奴虜此非大過四者乎太宰嚭讒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

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光之劒杖屈盧之弓瞋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圖之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今日遜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千歲之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天蒼若存若亡何須軍士斷子之頸挫子之骸不亦繆乎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冥吾兩目使死者有知

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爲無知吾恥生越王則解綬以冥其目遂伏劒而死越絕書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于秦餘杭山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

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傽偟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旦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

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慚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須臾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人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于亡王知之乎有忠

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從天命而弃其仇後爲大患大過六也越王謹上列青天敢不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爲何如大夫種曰君被吾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耻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

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于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于人王顧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于天不負于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劒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爲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吳王臨欲伏劒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慚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覩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于生死必連繴結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爲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葬吳王以禮于秦餘杭山卑猶越王使

軍士集于我戎之功人一隰（越絶書隰作畧）王以葬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吳越春秋）

釋劒抓

或爲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衆不足以爲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曰猶言如）舉左案齊（言舉兵于左則齊下按下也）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厭言案之不一）二國千乘之宋也（宋於七國時爲千乘今使齊魏如之）築剛平（趙地缺趙成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取我剛平皆不注）衛無東野（詳此則剛平趙取之衛也）芻牧薪採（芻草也以食馬牧養牛人也大者薪小者採）莫敢闚東門當是時衛危于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還反言攻事也僖二十三年注委質猶縢也）而朝于邯鄲之君乎于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補）令朝行魏伐邯鄲（魏惠三十年伐趙趙告急齊是以有馬陵之敗）因退爲逢澤

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爲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後漢書）

劒玦

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劉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琫劒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繡衣御史武帝置衣繡者尊寵之也玦決也令早決斷）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史記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鴻門地名在新豐東七十里也）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後漢書）

止劒赦更始

更始從右長信宮（三輔黃圖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在其中）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

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爲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三輔黃圖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廚官俗名之爲廚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本當作平或作丕）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爲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于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

極請得先死扙劒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固請竟得封爲長沙王（後漢書）

劒罵諸卿

至臘日樊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古者記事書于簡冊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請其書己名也）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按劒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殽亂（殽亦亂也）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相拒而殺之曰格）更相辨鬬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後漢書）

劒呼長樂宮

赤眉立劉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盆子後探札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兄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弃之復還依劉俠卿俠卿爲制絳單衣半頭赤幘（幘巾所以覆髻也續漢書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即空頂幘也其上無屋故以爲名董仲舒繁露以赤統者幘尚赤盆子承漢統故用赤也東宮故事太子有空頂幘一枚即半頭幘之製也）直綦履（綦履文也蓋直刺其文以爲飾也）乘鮮車大馬赤屏泥（赤屏泥謂以緹油屏泥於軾前）絳襜絡（襜帷也車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以爲飾續漢志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裳也）而猶從牧兒遨樊崇雖起勇力而爲衆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宣爲丞相崇御史大夫逄安左大司馬謝祿右大司馬自楊音以下皆爲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三輔黃圖宣平門長安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其外郭門名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長樂宮

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讙呼讙讙也讙音火兊反拔劍擊柱不能相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剽劫也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辟由是皆復固守後漢書

劍墮

孫程與王康等迎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弟景爲衛尉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尚書郭鎮率直宿羽林出逢景景因

斫鎮不中鎮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胸禽之送廷尉

按劍叱袁紹

靈帝崩袁紹勸何進徵董卓等衆軍脅太后誅諸宦官轉紹司隷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魏書信太山平陽人也少有大節寛厚愛人沈毅有謀說紹不從乃引軍還鄉里劉攽曰注案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蓋字當作歸或云軍字衍董卓擁制

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毒恨也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

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英雄記袁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懸節于上東門上東門洛陽城東北面頭門也山陽公載記董卓以袁紹弃節攻第一拜爲赤旄而奔冀州後漢書

按劍嘉德殿前

何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

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欻音許物反）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說文憒亂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陳留王協母王美人何后鴆殺之帝怒欲廢后宦官請得止）我曹涕泣救解各出

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于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後漢書）

逆劍

趙染新豐人初爲晉南陽王司馬模牙門將戍滿坂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率衆歸劉聰聰以爲平西將軍次于新豐東晉將索綝率兵討之染有輕敵之意長史魯徽諫曰困獸猶鬬況於國乎染曰綝小豎豈能汚吾馬蹄刀劍也帥精騎逆戰于城西敗績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是乃斬徽（前趙錄）

讓劍

苻堅建元十四年春二月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

武威將軍苟萇尚書司馬慕容暐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荊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衆爲前鋒屯騎校尉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衆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强弩將軍王顯帥勁卒四萬出武當（[illegible]入[illegible]陽秦書作襄陽）夏四月師次沔北[illegible]將梁州刺史朱序

監沔中諸軍鎮襄陽以固北鄙序以丕軍無舟檝不以爲虞旣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秦書曰作遊馬以渡]序惶駭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郛獲船百萬艘以濟餘軍丕帥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江陵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爲不固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于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

及丕至攻西北隅果潰衆便移固新城不遂引退襄陽人因謂此城爲夫人城十二月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久淹不可虛反其特原之令其功成贖辠因遣黄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劍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前秦錄]

劍大呼

永和十一年即張祚和平二年也祚廢諸神祀山川枯竭置五都尉司人姦過禁四品以下得衣繒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車馬百姓怨憤國中仲夏雨雪降霜殺苗稼果實行人凍死祚宗人河州刺史張瓘時鎮枹罕士衆强盛祚猜忌之遣別將易揣

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之又廣徵兵三千餘道入擊南山諸種夷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于祚曰軍不可行出必不還凉國將有大變并陳祚三不道祚大怒以鸞爲妖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兵敗於外王死於内必矣祚族滅之有神降于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

祚甚信之衆知祚必敗而凶暴彌甚上下憤憾秋七月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鎮枹罕使瓘討叛胡瓘聞之斬孚起兵玲等濟河未畢又為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瓘兵躡之祚衆震懼瓘遣兵傳檄州郡欲廢祚以侯還第復立靈耀先是驍騎將軍燉煌宋混兄修素與祚有隙祚疑之至是大懼八月混與弟澄等西奔招合夷晉衆

至萬餘人遂以應瓘瓘還向姑臧九月次于武始大澤混等為靈耀發哀閏月進至姑臧祚收瓘弟琚及子嵩將殺之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有舉手者夷三族登神雀觀琚嵩殺祚守門卒夾者四百餘人斬西門關納混等頃軍將軍趙長開宮門應之長等懼罪入閤呼重華母馬氏出謙光殿拜

靈曜庶弟玄靚為主混遂長驅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等破混也下觀勞之見混等乃按劒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祚素失衆心莫肯為之鬬者長奮槊刺祚中頰祚奔入萬秋閣為廚士徐黑所殺混等梟其首宣示中外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歲以庶人禮葬之并殺其二子祚立三年而亡（前涼錄）

劒自刎

張玄靚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國內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玄靚右司馬張邕惡宋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為中護軍凡平五年冬十月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復思為亂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

因寢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靖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吾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十一月天錫從兵士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刜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于門下

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帥甲士三百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似舉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相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它無所問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乃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死于是悉誅邕黨　前涼錄

劍中鞍

義熙中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率寧朔將軍臧熹等伐蜀齡石等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譙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衆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率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迴趣南城南城自潰齡

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小苟塞打臭臧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于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縱弃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躭封府庫以待晉師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秖取辱焉等死死于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

往投之道禍兒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必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

劍自刺

鬱林王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也小名法身昭業少美容止好隸書世祖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重之進對音吐甚

有令譽王侯五日一問訊世祖常獨呼昭業至幄座別加撫問呼爲法身鍾愛甚重文惠皇太子薨昭業每臨哭輒號咷不自勝俄爾還內歡笑極樂在世祖喪哭泣竟入後宮嘗列胡妓二部夾閤迎奏爲南郡王時文惠太子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爲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作市邊屠酤富兒百倍矣及即位極意賞賜動百數十萬每見錢輒曰我昔時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未朞年之間齋世庫儲錢數億垂盡開主衣庫與皇后寵姬觀之給閹人豎子各數人隨其所欲恣意輦取諸寶器以相剖擊破碎之以爲笑樂居常裸袒著紅縠褌雜采相服好鬬雞密買雞至數千價世祖

御物甘草杖宮人寸斷用之毀世祖招婉殿乞閹人徐龍駒爲齊龍駒尤親幸爲後閤舍人日夜在六宮房內昭業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龍駒勸長留宮內聲云度霍氏爲尼以餘人代之高宗慮變定謀廢帝二十二日壬辰使蕭諶蕭坦之等於省誅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于上北入門三失履于長孫

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係進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使閉内殿諸房閤令閹人登興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鍾樓下須臾蕭諶領兵先入宮截壽昌閤帝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劒自刺不中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諶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信

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出西弄殺之（南齊書本紀）

昭業生而爲其叔子良取養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群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妻何氏擇其中美貌者與交通密就富商大賈取錢無數既與子良同居未嘗妄意子良移西邸昭業獨住西州每至昏夜輒開後閤與諸小人共至諸營署恣淫宴凡諸不逞皆迭加爵位許以南面之日便即施行皆疏官位名號于黄幣紙與之各各囊盛帶之肘後初昭業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其父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楊氏子珉亦有美貌何氏尤愛悅之昭業呼楊氏爲婆劉氏以來民間亦作楊婆兒歌蓋爲此也及在東宮臏有疾令楊氏日夕祈禱令臏早

叐與何氏書于紙中作一大喜字作小喜三十六字遶之大斂之始呼臏伎人備舉衆樂諸伎雖畏威從事莫不哽咽流涕及成服悉遣諸王還第子良因乞留過臏葬不許昭業素好狗馬立未十日便毀臏所起招婉殿以殿材乞閹人徐龍駒造宅于其處爲馬埒馳走墜馬面額並傷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以粱肉奉之臏

將葬喪車未出端門昭業便稱疾還內裁
入閤便于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
時司空王敬則問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便
如此不當怨怨邪坦之曰此政當是內人
哭聲響徹耳自牘葬後昭業微服而出游
走里市又多往其父母陵隧中與群小共
作鄙褻擲塗賭跳放鷹走狗諸雜狡獪日
日輒往以此爲常朝事大小皆斷於尚書

令蕭鸞初蕭牘聚錢上庫至五億萬齊庫
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絲綿不可稱計至
此歲末所用過半皆賜與左右厮卒之徒
及至廢黜府庫空盡昭業在內常著紫綿
紅繡襦衣或錦帽改年爲隆昌以黃門郎
周奉叔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奉叔諂說
爲主昭業甚悅之而專恣跋扈無所忌憚
常從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闥門衛莫敢訶

止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徐龍駒自東
宮齋師以便佞見寵構造奸邪以取容媚
凡諸鄙褻雜事皆龍駒所勸誘也昭業爲
龍駒置美女伎樂常往含章殿著黃綸帽
被貂裘南面向案代昭業書敕左右侍直
與昭業不異蕭鸞固請誅之楊珉及母亦
並下獄死珉及母爲昭業所寵恩情特隆
賞賜傾府藏珉爲何氏所幸常居中內侍

蕭鸞初令衛尉蕭諶征北諮議蕭坦之請
誅珉何氏與昭業同席坐流涕覆面謂坦
之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乃
耳語于昭業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人
聞昭業呼何氏曰阿奴暫起去坦之乃曰
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聞彰遐邇此
事自古所無恐必誤官事昭業不得已乃
許之俄勑原之已行刑益州刺史劉悛罷

□□昭業以其饋奉不豐收付廷尉將加大辟悛弟中書郎繪乞以身代得不死禁錮終身昭業與其父寵姬霍氏婬通納之後宮蕭鸞謀廢之率衆而入時昭業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兵至拔劒起拒鸞鸞自殺之左右死者十餘人齊書列傳

劒攬

侯景廢簡文幽于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即

皇帝位尋矯蕭棟詔禪位升壇受禪既唱警蹕識者以爲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景聞惡之改爲備蹕人又曰備于此便畢矣及升御牀牀脚自陷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登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聞咸笑之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獨鬱茂及景篡修南郊路僞所南面十餘株再宿悉袝生便長數尺時旣冬月翠茂若春□乃驚惡之使悉所殺識者以爲昔僵柳起于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王僧辨軍至蕪湖擊景軍景軍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衾卧良久方起歎曰咄叱咄叱誤殺乃公遂將逃王偉按劒攬

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景曰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掛馬鞍與其百餘騎東奔時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煙老小相扶競出纔度淮軍人掠之甚於寇賊號叫徹于石頭僧辨謂爲有變登城門故亦不禁也僉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君子以是

知僧辨之終初景與腹心人數十輩舸走
推墮二子于水自滬瀆入海至胡立洲前
太子舍人羊鯤殺之［南史］

進劍斬宗黄

魏軍至黄華去江陵四十里明日至柵下
裴畿裴機朱買臣謝答仁等開枇杷門出
戰柵内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梁元
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是夜

遂止宮外宿民家移居祇洹寺魏于謹令
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信州刺史徐世譜
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于馬頭遥為聲
援是夜帝巡城尤口占為詩羣臣亦有和
者帝裂為書遣王僧辨曰吾忍死待公可
以至矣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答仁等開
門出戰皆敗還帝又移居長沙寺朱買臣
按劍進曰唯斬宗懍黄羅漢可以謝天下
帝曰曩實吾意宗黄何罪二買臣罪其諫還建康也
人退入衆中

焚書折劍

江陵城陷元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
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
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斫柱令折歎曰文
武之道今夜盡矣
庾子山哀江南賦玉軸揚灰龍文折

杜

劍擊闔

元帝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
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軍士度塹牽
其轡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駑馬
代之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
胡人牽帝使拜梁王詧使鐵騎擁帝入營
囚于烏幔之下甚為詧所詰辱

劒上食

煬帝幸江都李密據洛口令裴仁基爲河南道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與密决戰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仁基爲世充所虜世充以其父子並驍鋭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

每有攻戰所當皆披靡號爲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秘書丞崔德本等謀反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以刼世充行儼以兵應于階下指麾事定然後出越王侗以輔之事臨發將軍張童仁知其謀而告之俱爲世充所殺

飾五劒

李錡以父㢡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史多以璲貨賂李齊運由是遷潤州刺史兼鹽鐵使持積財進奉以結恩澤德宗甚寵之錡恃恩驕恣有淛西人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論錡罪狀而德宗械送錡錡遂阬殺善貞天下切齒乃增置兵額選善弓矢者聚之一營名曰挽硬隨身以胡奚雜

類虬鬚者爲一將名曰蕃落健兒德宗復于潤州置鎮海軍以錡爲節度使罷其鹽鐵使務錡雖罷其利權且得節度反狀未發憲宗即位巳二年諸道倔強者入朝而錡不自安亦請入朝乃拜錡左僕射錡乃署判官王澹爲留後既而遷延發期澹與中使頻喻之不悅遂諷將士以給冬衣日殺澹而食之監軍使聞亂遣衙將趙琦慰

喻又爾食之復以兵注中使之頸錡佯驚
救解之囚于別館遂稱兵飾五劒分授管
内鎮將令殺刺史于是常州刺史顔防用
客李雲謀矯制傳檄于蘇杭湖睦等州遂
殺其鎮將李深湖州辛秘亦殺其鎮將趙
惟良而蘇州刺史李素爲鎮將姚志忠所
繫釘於船舷生致于錡未至而錡敗得免
初錡以宣州富饒有并吞之意遣兵馬使

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領兵三千分略宣
池等州三將夙有向順志而錡甥裴行立
亦思向順其密謀多決於行立乃廻戈趣
城執錡於幕縋而出之斬於闕下唐書

請具劒

興元二年五月渾瑊自咸陽入朝詔授平
涼盟會使兵部尚書崔漢衡副之司勲郎
中鄭叔矩爲判官瑊統兵二萬又詔華州

節度使駱元光以本鎮兵從瑊閏月十五
日瑊與結贊會平涼初約以兵三千列於
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各遣遊軍
相覘伺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壇西蕃
之遊軍貫穿我軍之中瑊將梁奉貞率六
十騎爲遊軍纔至壇所爲蕃軍所執結贊
又謂瑊曰請侍中已下具衣冠劍珮瑊與
監軍宋鳳朝崔漢衡等入幕次坦無它慮

結旄命伐鼓三通其衆呼譟而至瑊遽出
自幕後偶得它馬跨而奔馳追騎雲合流
矢雨集而不傷會瑊將辛榮以數百人據
北阜與賊血戰追騎方止瑊僅得免辛榮
兵盡矢窮力屈而降宋鳳朝瑊判官鄭弁
爲追兵所殺崔漢衡中官俱文珍劉延李
清朝漢衡判官鄭叔矩瑊判官路泌袁同
直大將軍扶餘準馬寧神策將孟日華李

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弇等六十餘人皆陷
于賊〔唐書〕

劒降

莊夢蝶與韓秀昇屈行從戰又敗其敢兵
紛紜還走所在慰諭不可遏遇高仁厚于
路叱之即止仁厚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
娖部伍乃召耆老訊以山川蹊徑入賊寨
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

資粮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
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
遣兵挑戰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
執兵負藁夜遊間道攻其寨且焚之賊望
見分兵往救之不及資〔下〕蕩盡衆心已搖
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相繼皆沉賊往
來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于要路邀擊
且招之賊衆皆降秀昇行從見衆潰揮劒

亂砍斫止之衆愈怒共執二人詣仁厚仁
厚命善食而械之■

篁中人躍劒

秦宗權責租賦于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
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兵五
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爲前鋒轉掠
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守也
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于是緒

見將卒有勇略踰巳及氣質魁岸者皆殺
之劉行全亦死衆皆自危曰行全親也且
軍鋒之冠猶不免況吾屬乎行至南安王
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違墓捐妻子羈
旅外鄉爲郡盜豈所欲哉乃爲緒所迫脅
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子孑
者受誅且盡子鬚眉若神騎射絶倫又爲
前鋒吾竊爲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

計安出潮爲之謀伏壯士數十人于篁竹中伺緒至挺劒大呼躍出就馬上禽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

劒驅

田令孜奉僖宗發珤雞時軍民雜揉鋒鏑縱横以神策軍使王建爲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劒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珤授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

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王建扶掖上自烟熖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寢旣覺始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車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珤雞荆南斗米直四十餘緡食甲鼓皆盡兵荒之餘止有一十七家

十萬横磨劒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爲回圖使凡外國與中國貿易者謂回圖務往來販易于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于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不可負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

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横磨劒足以相待它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無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辠且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

其後晉降契丹契丹主詰延廣曰致兩主
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

揮劍死唐軍

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梁王謂皇
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口口俟彼刀鋸
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
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可奉此詔梁王
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刎梁王持之曰與

君俱死麟遂弑梁王因自殺

僧訪劍

蜀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性豪
侈強市人田宅藏匿亡命于私第置獄繫
負債者或歷年至有瘦死者其子檢校左
僕射繼昭好擊劍嘗與僧歸信訪善劍者
右匡聖都指揮使孫漢韶與業有隙密告
業繼昭謀反翰林承旨李昊奉聖控隺馬

步都指揮使安思謙復從而譖之業入朝
蜀主命壯士就都堂擊殺之下詔暴其辠
惡籍沒其家

劒筴第十三卷標目

輔下篇 凡二十事 凡三十條

觀劒

靈臺劒 凡三條

劒反桃

吴賜屬鏤劒 凡八條

越賜屬鏤劒 凡三條

僞授劒

劒怒食駃騠

杜郵劒 凡二條

眥饋賜劒裁

緇劒

沙丘詐劒

劒聆

劒叱

拔劒嘉德殿前

不及劒

桀鍡追劒

蒙靴劒

挺劒

劒登壇

劒筴第十三

輔下篇（有人在下 我欲輔之）

筴曰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尼父臨河而還故詩至于正月之六章而懼然于不逢時之君子也嗟乎處君臣父子之間競載驕王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而後諫弗能賞既有獨嫁貞臣拂

士就死若飴惜也紫電青霜之鍔不以刺佞諛而反以賊忠義豈非冤哉豈非冤哉籍中所紀二三熊羆之將亦心之臣其人莫非矢軀力于危年瀝忠貞于版蕩卒之丹誠莫亮白刃先指使勞勳無帷蓋之報寢廟興禾黍之悲千載而下猶能令劒血新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居明夷之世者乎筴輔下

覲劒

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禮公族朝于內朝以親親也雖有富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升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精粗為序不奪人親也）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已已諸大夫也）是樂而已矣（以是為笑樂也）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自閨而出者（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閨者知外朝在閨外內朝在閨內可知）

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彼何者始怪何等物之辭孰視知其為畚乃言夫畚者賤器何故乃出尊者之閨乎）呼之不至（怪而呼之欲問之）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顯貴以視人欲以見就子為卑也古者士大夫通曰子）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赫然已支解之貌）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上宰劍投膳者若今之大官宰人）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摯而殺之（摯猶擊也摯謂旁擊頭項）支解

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
趙盾愬而再拜愬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公先拜者欲出盾
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
式孔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
下趨而出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已意冀當覺悟故出也靈公心
怍焉怍慙貌慙盾知已過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
往殺之某者本有姓字記傳者失之勇士入其大門則
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焉者於也

是無人於閨門守視者也上其堂則無人焉但言焉絶語辭堂不
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俯而闚其戶俯挽頭戶室戶方食魚
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
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
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易猶省也子爲晉國重
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
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
矣負君命也遂刎頸而死勇士自斷頭也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以

是於東門擊析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此之謂也靈公聞之怒滋
欲殺之甚滋猶益也衆莫可使往者于是伏甲
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
明者國之力士也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仡然從
乎趙盾而入仡然壯勇貌放乎堂下而立嫌靈公復
欲殺盾故入以爲意禮[illegible]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趙
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
也子以示我吾將觀劍焉授吾劍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

欲以推殺之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
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
之由人曰知之自己知曰覺焉躇階而走躇猶超遽不暇以次靈
公有周狗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謂之獒犬四尺曰獒
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
而踆之以足逆蹋曰踆絶其頷頷口趙盾顧曰君之
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甲即
所伏甲約勅聞鼓聲當起殺盾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

而乘之欲趨疾走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猶曰吾何以得此救急之恩於子邪非所以慰悟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某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蒲蘇桑傳道此者明人當素積恩德趙盾曰子名為誰後欲報之曰吾君孰為介介甲也猶曰吾晉君誰為與此甲兵豈不為盾也子之乘矣何問吾名之乘即上車也猶曰子已上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問吾名乎欲令蚤免去不望報矣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無道民衆不悅以致見殺也趙穿緣民衆

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復大夫位也即所謂復國不討賊明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而立成公黑臂不書者□以惡夷狎猶不書剔立公羊傳

靈臺劍

晉獻公之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遶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吾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禨祥妖孽天之道也嚴恭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

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禨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偽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劉向新序

晉獻公為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

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徃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姜氏申生母也膳胙之也麗姬易之易猶毒也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嘗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誅太子太子不肯自釋釋理也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劒死呂氏春秋

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亂謂殺申生而立其

子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夫人申生母也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徃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于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試也覆酒于地而地賁賁沸起也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差切急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

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慮麗姬又譖重耳故以託之克使保全之也穀梁傳

楚辭惜誦篇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

漢東方朔七諫晉獻惑于驪

姬芍申生孝而被殃

劍反桃

公孫接田開彊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欲去之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接一搏豣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彊

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彊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黿御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彊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晏子春秋）

吳賜屬鏤劍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餽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欲得吳也）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

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也）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于鮑氏爲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以其子改姓爲王孫欲辟吳禍）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艾陵役也屬鏤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左傳

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
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
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疥癬音介
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
艾陵在魯哀公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國惠子高昭子讓
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
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
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

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
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
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
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
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
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
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于齊聞其託子于
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

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史記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闔廬
體德聖明達于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
殺四方之蓬蒿言子胥佐先王猶耕者之有耦以成其事以立
名于荊此則大夫之力也敗楚于柏舉而昭王奔隨今
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遽以念惡居則人念爲惡于吳
出則罪吾衆謂吳民離體有所傾之屬撓亂百
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

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式用靈神
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
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遂決計慮以不
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
比合曰余令而不違貞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
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
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
王心吳國猶世繼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

以取之（得謂克楚）其亡之也必有以棄之（謂不止其師復為楚所敗）用能援持盈以沒（盈滿沒終）而驟救頊以時（時不失時也）今王無以取之（言無德政）而天祿亟至（數至）是命之短也負不忍稱疾辟易（任疾）以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負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目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革囊）而投之

於江（國語）

吳王伐齊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于上帝垂功用力為子西結彊讐于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殺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荊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師賴天降衷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于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劒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趣其小喜而近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員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為禽員誠前死挂吾目于門以觀吳國

之喪吳王不聽（吳越春秋）

于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無極邪說偽辭以曲為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荊棘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為吳妖孼乃欲專權擅威獨傾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臣

不忠不信不得爲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吾國之亡矣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于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曰吾貫弓接矢于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于斯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讐欲報前王之恩而至于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

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子胥受劍徒跣褰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爲汝父忠臣立吳設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覇王之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爲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得汝之願公子多怨于我我徒有功于吳今乃忘我定國

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汝不忠信爲寡人使齊託汝子于齊鮑氏有外我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見子胥把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爲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爲友遂伏劍而死吳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器投之于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

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于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子胥專盛以鴟夷革注曰取馬革爲鴟夷鴟夷榼形　史記

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

自以爲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于此吾先得榮後僇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坐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蓋吾之志也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爲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爲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爲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于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兆常在後世稱述蓋子胥水仙也越絕書

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爲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强諫沮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于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于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封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

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

劉向說苑

逢同出見吳王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對吳王曰夫嚭我之忠臣子爲寡人遊目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而

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慚然類欲有害我君王今申胥進諫類忠然中情至惡內其身而心野狠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爲可乎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與兵伐齊申胥必

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于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對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曰善哉王與師以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爲也吳王復召申胥而謀申胥曰臣老矣不可與謀吳王請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胥聞越王句踐罷吳之年宮有五竈食不重味

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適飢不費是人不死必爲國害越王句踐食不殺而饜衣服純素不袀不玄帶劍以布是人不死必爲大故越王句踐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人不死必爲邦珽越王勾踐衣敝而不衣新行慶賞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心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欲

釋齊以越為憂吳王不聽果與師伐齊大克還以申胥為不忠賜劒殺申胥髡被離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今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也越絕書

錢塘江潮頭昔伍子胥累諫吳王忤旨賜屬鏤劒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懸吾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伐吳以鮧魚皮裹其尸投

于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海門山潮頭洶湧高數百尺越錢塘過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激聞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馬錄異記

樂毅報書燕惠王　昔伍子胥說聽于闔閭而吳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

楚辭　吳信讒而弗味兮　子胥死而後憂

越賜屬鏤劒

越王反國召相國大夫文種而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以損聲色滅淫樂

奇說怪諭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咈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子胥于吳王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兎死良犬亨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巳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為孤前王于地

下謀吳之前人于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爲越王所戮越王遂賜文種屬盧(盧當作鏤)之劒種得劒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禽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爲喩矣遂伏劒而死(吳越春秋)

范蠡去自齊遺大夫文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狡一作郊)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史記)

淮南子大夫種輔翼越王勾踐而爲之報怨雪耻禽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劒而死此皆達于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命者也(鄒陽上吳王書)

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

僞授劒

初叔孫戍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氏之族也藐音邈又亡小反)戍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射音石)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叔之圉人)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僞爲固陋不知禮者以劒鋒末授之)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劒向已逆呵之鱄諸殺吳王亦用劒刺之刺七亦反)遂殺公若(左傳)

劒怒食駃騠

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劒而怒食

以駃騠（駃騠駿馬也蘇秦雖有讒謗而王食以珍奇之味　史記鄒陽傳）

杜郵劒

秦昭王攻邯鄲欲使武安君代王陵將武安君終辭不肯行乃使王齕代之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于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屬安定）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劒自裁武安君引劒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史記）

渭水之北有杜郵亭咸陽十七里今名孝郵亭中有白起祠嗟乎有制勝之功懸尹商之仁是地即其伏劒處也（水經注）

太史公曰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于杜郵

晉潘岳西征賦

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惆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與悼爭伐趙以狥國定廟筭之勝負扞矢言而弗納及推慼以帰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劒以刎首差王闔而臣嫉禍于何而不有

嘗饋賜劒裁

赧王十四年蜀侯惲祭山川獻饋于秦孝文王惲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王王將嘗之後母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即斃文王怒遣司馬錯賜惲劒使自裁惲懼夫婦自殺秦誅其臣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惲郭外十五年王封其子綰爲蜀侯十七年聞惲無罪寃枉死

使使喪入葬之郭內初則炎旱三月後又霖雨七月車溺不得行喪車至城北門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北門曰咸陽門爲蜀侯惲立祠其神有靈能興雲致雨水旱禱之華陽國志

縮劒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曲不正也合于趙王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惡牧之王令人代使趙葱顏聚代牧武安君至使韓倉數數列其罪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爲壽

于前上趙王壽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繓牧名病鉤短傴如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起居所王起居也不及地爲不敬恐懼死辠于前不敬者其辠死故以死懼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梱抑就也蓋爲木接手可以就地因以舉身也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于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之命

縮劍將自誅（縮當作縮集韻引作抽也）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遇司馬門（門宮門）趨甚疾（此言殺之神禮也而）出諸門也（別本 史言牧不愛言律得斬之也不知疊合此句所謂而云乎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啣劍徵之于柱以自刺（口啣劍不自知其可死即柱以爲驗也）武安君死五月趙亡（戰國策）

沙丘詐劍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遊會稽長子扶

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葬亡隱姓 名遺秦將章邯鄲書曰李斯爲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王第十八子）其年七月始皇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趙高李斯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于上郡使者至發

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于陽周（屬郡 史記）

劍肹

鄒陽既被譖于梁孝王王繫之獄乃上書曰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壁以暗投人于夜
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也前
布衣家居之士身在貧羸而素無根柢之
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于當世之君則人主
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史記本傳）
唐王維詩 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
笑彈冠 李白詩 越客采明珠提携出

南溟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都獻君君
按劍懷玨空長吁魚目復嘲哂寸心增
煩吁

劍叱

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后陳蕃以
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
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于蕃蕃與后
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
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
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嬈音乃了反）中常侍
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搆諂事太后太后信
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
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
自以既從人望而德于太后必謂其志可
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
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

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
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
與蕃相迕（迕猶遇也）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
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
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
月之閒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
為棟梁枉橈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
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

重[illegible]說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騶[illegible]士也蹋踧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後漢書

劒躡德陽殿

竇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允豫未忍允音猶允豫不定也故事久不發于是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颯音立送北寺獄陳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瑨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

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喢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劒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棨有衣戟也漢宮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為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之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送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後漢書

不及劍

孫峻謀置酒誅諸葛恪恪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洩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復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答曰當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它故恪省書而去未出門逢太常

滕斎恪曰卒腹痛不任入斎不知峻計謂
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已至
門直當進恪踟躕而還劒履上殿謝亮還
坐設酒峻因曰使君疾未善平當有常服
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則飲所賚酒數
行亮還入內峻起如廁着短服出曰詔取
諸葛恪恪驚起杖劒未及而峻刃交下吳志

築鐶追劒

北魏高肇性既兇復賊害賢俊又肇之兄
女入為夫人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為后彭
城王勰固執以為不可肇于是屢譖勰于
世宗世宗不納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
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
防閣高祖珍希肇提携構成其事肇初令
侍中元暉以奏世宗暉不從令左衛元珍
言之世宗訪之于暉暉明勰無此世宗更

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為證世宗乃信之
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
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
妃方產勰乃固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
乃令命駕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
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進遂擊之良久更
有使者責勰來遲乃令去牛人挽而進宴
于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
珍將武士賫毒酒而至勰曰吾忠于朝廷
何罪見殺願一見至尊死無恨已珍曰至
尊何復可見王但飲酒勰曰至尊聖明不
應無事殺我求與告我罪者一對曲直武
士以刀鐶築勰二下勰大言曰皇天忠而
見殺武士又以刀鐶築勰勰乃飲毒酒武
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尸輿從屏門而出
載尸歸第云王因飲而薨勰妃李氏司空

沖之女也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知有報應焉世宗爲舉哀于東堂給東園第一祕器朝服一襲賻錢八十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勰既有大功于國無罪見害百姓冤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追崇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

諸軍事司徒公侍中太師王如故給鑾輅九旒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輼凉車 魏書

夢執劍

宋僞魏平城有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關中有浮陁跋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陁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策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魏虜託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杜請高同還僞都既達平城大流法化僞太子託跋晃事高爲師晃一時被讒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罹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

齋七日懇懺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寤大集羣臣說神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 梁高僧傳

德宗賜渾氏劍

予嘗於渾氏見德宗所賜詔書金鉞雜詔數命其二奉天詔也一曰今賜卿劍一口

上至天下至泉將軍裁之一曰今賜卿筆一管空名補牒一千紙有立功將士可隨大小書給不必中覆知有急令馬希倩奏來朕今與卿訣矣鉞樂鑰無柏金彩尚存畵像少年表生也與蒲中□水異侍立彩抱胡須人表生善射郝將軍渾咸寧少給事汾陽未嘗憚勞汾陽在軍中咸寧席未下夜中酒溺罷必溫汾陽汾陽問之對曰向挾以請寢汾陽念之曰此可教也遂授以兵法畵墁錄

挺劒

徐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賞花于禪智寺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楇殺王親吏將佐無敢言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于知訓知訓强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已置靜淮軍于泗州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于幄夏貯于幬寵妓有絕色知訓過別瑾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爲壽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于戶內出妻陶氏拜之知訓荅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呼壯士出斬之瑾先已繫悍馬于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踶齧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爲大王除害王懼以衣障面走入內曰舅自爲之我不敢知瑾曰婢

千人坝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梃劒將出
千城候羅處等已圖府門勒兵討之乃自
後踰城墜而折足顧追者曰吾爲萬人除
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刎（唐闕史）

劒登壇

南渡王將祀圜丘前三日中書舍人鍾允
章率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內侍監
許彥眞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劒登壇允

章叱之彥眞驅入宮告允章欲于郊祀日
作亂南漢王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玉
清宮使龔澄等共証之以彥眞言爲然乃
收允章繫含章樓丁命宦者與禮部尚書
薛用丕雜治之（五代史）

劒筴第十四卷標目

誰廬篇凡三十九條　凡四十一事
劒帶劵
劒賞盜
劒斧
越大夫對劒
教民劒
計劒

劒葬非古法
劒異
楚劒凡二條
孫卿論劒凡二條
劒客
尊劒
劒祲
劒祢

憂劍
考劍
劍偕
按劍識去就
劍擬黃門郎
劍權釪
劍不解身
橫劍

劍叱部曲
勸還劍
劍婿
劍崇風教
抽劍立苻登
劍倅
說留免劍
劍防

劍無金玉之飾
劍異議
劍疑
劍斬狠子埜心
陳劍亂
劍諂
秦軍人不劍
禁賣劍

劍干祠

劍筴第十四卷

明豫章錢希言簡栖　海虞翁憲祥玊訂　長安崔劉遴授梓

謹㢋篇（蓍龜藥石之言聖王所以爲甞也其說在韓非子之論弋矣）

筴曰尋才始于毫端燎原基于燧熖故知䖏生冥冥福生窅窅倚伏之間盈虛之會覩幾於幾微不可不早已夫劍之折也必先有璺聖人見之早故萬物莫能傷余志劍中之筴識者上而邦君大夫下而謀臣策士其人不言則已言則于國家成敗安危之理經權逆順之宜得失是非之鑑罔不燭照數計于胸中者焉其或嘉謀不用卒及顛越䖏裁噴䖏曾莫之恤毋猶懷剸犀之鍔而不善韜厥鋒者哉鄭長者有言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㢋乎詩曰戰戰兢兢又曰不敢戲談筴謹㢋

劍帶笏

周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鬭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劍之小也（獵恐不能殺故恐其創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于兊（兊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兊是也）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于是乃去其瞀而載之木（瞀被髮也水鶩鳥冠也知文者冠鷸）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丹）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劒賞盜

郕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許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 皆有賜於其從者于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 詰治也從者刪 詰起吉反 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 吾謂國中 去起呂反 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 使食漆閭丘 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 給其賤役從皁牧凡八等之人 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

左傳

劒斧

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倮大衍 倮謂焚燒蕩然似畫 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 凡此春之禁也 夏無遏水達名川 謂偃塞小水合大水 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 凡此夏之禁也 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 五穀之蔽 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 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 [illegible] 溢于隄防故漂流城邑 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 [illegible] 草 旱甚則草焦 天冬雷地冬霆 霆震 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蟇 苴謂草螣蟇之屬 山多蟲螟 螟即蚕 六畜不蕃民

多天災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追寇名也言馳車所以召寇）羽劒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窰也明主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管子

越大夫對劒

大夫文種范蠡對越王曰聞古人曰居不

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耻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爲惡居危而不以爲薄五帝德厚而（而當作無）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此下疑有闕文）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泣涕而受冤行哭而爲隸演易作卦（司馬遷書西伯拘而演周易）天道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鬣玄狐（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豪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又淮南子曰散宜生以千金得騶虞之乘玄玉百穀大貝百朋玄豹黃熊青豻白虎文皮千合獻紂以免西伯羑里之囚此云玄狐當作玄豹）輔臣結髮折獄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劒無削劉之利臽鋏之刃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

籍二氣其萌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哉（吳越春秋）

教民劒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

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殁二十
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
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
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鞼鞄陶冶梓匠
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
加費不加民利則止古者聖王制爲飲食
之法曰足以充虚繼氣彊股肱耳目聰明
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

珍恠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
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
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飯
於土塯啜於土型用斗以酌俛仰周旋威
儀之禮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
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
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
王弗爲古者聖王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

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劒爲刺則入擊則
斷旁擊而不折此劒之利也墨子

計劒

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
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
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
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
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

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
幄幕甲盾撥劫往而靡獘腑冷不反者不
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劒乘車其列住碎折
靡獘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
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
其涂道之修遠粮食輟絶而不繼百姓死
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
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

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
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
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
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反得之
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
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 墨子

節葬非古法

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

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
之既氾而後哭滿埳無封已葬而牛馬乘
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衣衾
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
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
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
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
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若以

此古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
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於天子富有天下
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
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
中棺革闠三操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濫
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
捶涂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
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 墨子

節異

子墨子曰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
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
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其中
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
鄉里齊荊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
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
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同是之同然

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
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一曰乃是
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强子
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
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
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
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附瀆也
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

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
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
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
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牆
非今日之知牆也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
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孰或遇凶其親也
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
吾利者籍臧也死而天下害吾特養臧也

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
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
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
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　墨子

楚劍

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
罪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

劍利則士勇奮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
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
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
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
春秋外傳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
劍利則士多慓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
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

亡也卒以成覇焉劉向說苑

孫卿論劒

世方爭于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惟孫卿明于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勢利而貴變詐施于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于天下也若

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劒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阸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有勝于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彊䚡䚡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

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荀子史記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

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
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
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
戰勝由此觀之要在于附親士民而已矣
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
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兎莫知其出孫吳
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
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君之所道者諸侯

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仁人之兵
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
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跖而詐
桀猶有工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
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焦也夫
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其與
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
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憯毒螽蠆之人雖桀

跖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愛哉是猶
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
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
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
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
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
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
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

我敢曷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
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韓詩外傳

劍客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七曰威强何
謂威强曰君人者以群臣百姓為威强者
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群臣百
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劍

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巳者必
利不爲巳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
其私此之謂威強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
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
不察焉（韓非子）

尊劍

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廉勇
之士（■兼也有兼人之勇力也■韓非子）

劍筴　卷十四　謹慤　七

劍養

儒以文亂法（以虛文亂人主之法）俠以武犯禁而人
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
先生（諸先生謂后儒之爲先王者）以文學取犯禁者誅
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儒俠皆法之所不容者）
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
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
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不足以致譽也）譽之
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韓非子）

劍蠹

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
義（口稱先王之道以藉託於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
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
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忘也）社稷之
利（此從言之士有害於國家也）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

劍筴　卷十四　謹慤　六

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司天監置立春夏秋冬中正五官）
之禁（此帶士有害於國法也）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
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
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沸靡之財謂濫費也）
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
蠹（蠹害也）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
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
亦勿怪矣（反言總收上意）（韓非子）

憂劍

阽安者臨危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鄒衍之書也）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以救衍）當時則用過則舍之（非其時則廢置也）有易則易之（可變易者則易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族音奏節止也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觀猶顯也顯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贍足也）民離本而徼末矣（徼要求也音工堯反）末不可徒得也（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夸大也競也矯偽也）而世不知醜故姦軌浸長（浸漸也）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采飾也采者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

範民之道也（範謂為之立法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　漢書）

考劍

夫劍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此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羣臣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于誣闇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愞則懃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家業之道也父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羣臣總猥治公事者哉（潛夫論）

劍僣

元帝初即位徵貢禹爲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轝飾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言天子以畿內賦歛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也

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劒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省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下臣

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減省遷禹爲光祿大夫漢書

按劒識去就

耿弇少好學習父業袁山松書曰弇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及至朱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興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衞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輿

虜帝正統於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劒曰
子與奬賊卒爲降虜且我至長安與國家
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
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也轔[illegible]
如權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
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弇道聞光武
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劉放
曰按百官志公府有門史又祭遵亦爲門下史知此當作史字　後漢書

劒擬黃門郎

章帝時下邳周紆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
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强以對紆厲聲怒
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
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爲事貴
戚跼蹐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
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
蒼頭與爭延遂拔劒擬篤而肆詈恣口篤
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
問遣劒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貰赦也市夜反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
慘失中慘虐也數爲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
後爲御史中丞後漢書

劒權姧

梁冀專權其同已者榮顯違迕者劒殺同
僚側目臺閣機事先以聞冀乃得奏御內

外恐懼上下鉗口天子恭已而已不有所
親任上既不平之矣冀私憾焉殺議郎邴
遵上愈益忿八月癸酉上問小黃門唐衡
曰左右誰與梁氏不相得者衡答曰單超
左悺上呼超悺音綰入室上曰梁將軍兄弟
專朝迫脅內外公卿已下從其風旨今欲
誅之於常侍意如何皆對曰誠國賊當誅
之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上曰審

然者常侍客圖之對曰圖之易耳但恐陛下腹中狐疑上曰姦臣脅國當伏其辜復何狐疑于是命衡呼超等曰陛下今計已决勿得數言恐爲人疑惑冀心疑超等使中黄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徐璜具瑗勑吏收惲自外謀國不軌於是帝幸便殿召公卿勤兵使者收冀大將軍印綬吏比景[ ]卿侯黄門令瑗將虎賁劒士卒千人

與共捕冀宗親送雒陽獄無少長皆誅之冀自殺坐冀所連及公卿列侯校尉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冀故吏賓客免黜者二百餘人朝廷爲之一空東觀漢紀

劒不解身

樊楚字文高爲郎每嘗直事駐車待漏雖在閤署冠劒不解於身每齋祀恐失時張燈俯伏爲郎二十三歲未嘗被奏三署服其伉直東觀漢記

横劒

趙憙還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憙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憙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于是擢舉義行誅奸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内戚

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憙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憙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憙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内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憙典邊事思爲久長規規謀也憙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人于常山居庸關至二

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章創尚合未有還人蓋憙至此請從之令當也
三十年憙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
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憙受遺詔典喪禮
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
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
序憙乃正色橫劒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
卑 後漢書

劒叱部曲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于江
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
多歸之太祖與袁紹相拒于官渡紹遣使
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
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
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
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
任使無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二即斬

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群賊瞿恭江宮
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
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 魏志

勸還劒

法正既臨蜀郡睚眦之怨一餐之惠無不
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蜀郡太縱橫將
軍宜啟主公亮曰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
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內慮孫夫人興變

於肘腋之下孝直為輔翼遂翻飛翱翔不
可復制如何禁法使不得行其志也孫夫
人才捷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仗劒侍
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凛凛正勸先主還之
華陽國志

劒媚

王國寶坦之子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
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從妹為會稽

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游處遂間毀安爲
及道子輔政遷中書令與道子持威權扇
動內外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
幷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
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
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
晉孝武帝故得原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
侔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

帝而頗疎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
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帝崩安帝即位
國寶復事道子參管朝權威震內外時王
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檄討
國寶爲名道子既不能俱欲委罪國寶乃
收付廷尉賜死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
不知紀極後房妓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
滿其室【晉書】

劍崇風敎

吉成詵南安人也風韻秀發確然不群舞
以天下是非爲已任京兆韋高放浪不稽
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
歎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敎遂援劍求
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詵【後秦錄】

抽劍立苻登

諸氐以衛平衰老難與成功議欲廢之而

憚其宗强連日不決氐有啖青者謂諸將
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沉吟猶豫一
旦事發反爲人害諸君但請衛公會集衆
將青爲諸君決之衆咸以爲然會七夕大
宴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illegible]路
吾曹今日休戚同之非賢明之主莫可濟
難也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宜返初服
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疏屬而志

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劒攘袂將斬異己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于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衆五萬東下隴攻援南安遣使請命于苻丕八月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牧都督皆因其所稱而授之（前秦錄）

劒倖

馮跋立夕陽公高雲爲主跋進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封武邑公事無大小皆決于跋兄弟初跋宴群僚怨有血流其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太平元年高雲爲倖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言于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乃援劒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群僚請跋爲王（北燕錄）

說留兇劒

宋太始中晉平刺史王休祐性剛很前後忤上非一上積不能平休祐從上于岩山射雉左右從者並在仗後日欲闇上遣左右壽寂之等數人逼休祐令墜馬因共毆拉殺之先是建康民間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休若憂懼詔以休若代休祐爲南徐州刺史休若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說休若曰殿下聲著海內受詔入朝必往而不返荊州帶甲十餘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姧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劒邸第

使臣妾飲泣而不敢㷀乎侏若素謹畏僞許之敬先出使人執之以白于上而誅之〔宋書〕

劒防

宋世祖以義宣亂逆由於彊盛至是欲削弱王矦江夏文獻王義恭乃上表曰古先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矦受爵亦願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

上乗顯授之恩下亡血食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匹庶豈異姓皆賢宗室悉不賢由生於深宮不覩稼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蘇富貴驕奢自往而至聚毛折軸遂乃危禍漢之諸王並置傅相由不得禁逆七國連謀寔由彊盛晉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禍尾大不掉終古同疾不自更張則其源莫救日者庶人恃親

[illegible]僣王業去歲西寇精龍幾敗皇基不圖孼孽復生今釁良以地勝兵勇奬成凶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兆陛下大明詔神垂法萬葉臣年衰意塞無所知解忝皇族耆長慙慨內深思表管見裨崇萬一竊謂諸王貴重不應居邊至于華州優地時可蹔出既以有州不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屬若宜鎮御別差扞城大將若

情樂沖虛不宜逼以戎事若捨文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充話言遊梁之徒一皆勿許文武從鎮以時休止妻子室累不須自隨百僚修詣宜遵晉令悉須宣令齊到備列賓主之則衡泌之士亦無煩干候貴王器甲於私為用蓋寡自金銀裝刀劒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　〕由突從新防之素庶善者無愳惡者止姦〔宋書〕

劒無金玉之飾

北齊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于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經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性好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于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援于厮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劒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並蒙恩貸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

至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北史〕

劒異議

李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群兒爲戰鬬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群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帥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魏正光末天下鼎沸敕勒賊胡琛侵逼原州遠昆季平勵鄉人欲圖扞守而衆情頗有異同遠乃按劒泣以節義因曰有異同遠議者請斬之衆懼乃聽命相與盟歃深壁自守亡援城陷其徒多被害唯遠兄弟並爲人所匿得免遠乃使賢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朝求援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北史〕

劒疑

時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謂群公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未有荅李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爲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爲嫌請即斬信便起拔劒周文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説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

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尔信亦謝遠曰今日頼公決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冦周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大將軍復鎮弘農〔北史〕

劒斬狠子埜心

後周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有膂力便騎射太祖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太祖還夏州以祐爲都督及侯莫陳悦害賀拔嶽諸將遣使迎太祖將赴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太祖微知之先與祐議執元進祐曰狼子埜心會當反噬今若執縛不如殺之太祖曰汝大決也于是召元進等入計事太祖曰隴賊逆亂與諸人戮力討之觀諸人輩似有不同若太祖微以此言動之因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瞋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謀夕異豈是

人也蔡祐今日必斬奸人之頭因按劒臨之舉坐皆叩頭曰願有簡擇祐乃叱元進而斬之并其黨並伏誅一坐皆戰慄莫敢以視于是與諸將結盟同心誅悦太祖以此知重之〔周書〕

陳劒亂

崔融則天朝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税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

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通末遊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雖斂工商而不及往來今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復勤而搖之市者無受善惡也若甚則細人無所容久必爲亂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群喑烏則彎弓睚眦則挺劍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不南走蠻則北走狄

矣（唐書）

劒諂

唐趙履溫爲司農卿諂事安樂公主氣勢回山海呼吸變霜雪客謌張文成曰趙司農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佞而險行僻而驕折支勢族舐痔權門諂于事上傲于接下猛若虣虎貪如餓狼性愛食人終爲人所食爲公主奪百姓田園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庫錢百萬億斜褰紫衫爲公主背挽金犢車險詖皆此類誅逆韋之際上御承天門履溫詐喜舞蹈稱萬歲上令斬之刀劍亂下與男同戮人割一臠骨肉俱盡（朝野僉載）

秦軍人不劒

王播字明敭曾祖璡嘉州司馬祖昇咸陽令父恕揚府參軍播擢進士第登賢良方

正制科授集賢校理再遷監察御史轉殿中歷侍御史貞元末倖臣李實爲京兆尹恃恩頗橫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詆之實怒後奏播爲三原令欲挫之播受命趨府謁謝盡府縣之儀及臨所部政理修明恃勢豪門未嘗貸法歲終考課爲畿邑之最實以其人有政術甚禮重之頻薦之于上德宗奇之將不次拔用

會毋喪順宗即位除駕部郎中攺長安令歲中遷工部郎中知臺雜剌舉綱憲爲人所稱轉考功郎中出爲虢州刺史李巽領鹽鐵奏爲副使兵部郎中元和五年代李夷簡爲御史中丞振舉朝章百職修舉十月代許孟容爲京兆尹畤禁軍諸鎭布列畿内軍人出入屬鞬佩劒往往盜發難以禽姧而捕奏請畿内軍鎭將卒出入不得

持戒具諸王駙馬權豪之家不得於畿内按試鷹犬畋獵之具詔從之自是姧盜弭息唐書

禁賣劒

德宗貞元九年春正月庚辰朔甲辰禁賣劒銅鉳天下有銅山任人采取其銅官買除鑄鏡外不得鑄造二月庚戌朔先是宰相以三節次宴府縣有供帳之弊請以宴

錢分唐書

劒于祠

明宗長興中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傳位于其子希聲殷卒遺命諸子相繼寘劒于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損曰吾喪君有君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五代史

劍筴第十五

恢度篇 凡三十九條 凡三十五事

劍和 凡二條

雅琴奏劍

盜跖按劍對孔子

拔劍屬屈盧

劍鵠

解劍爲弟子

劍鬪

帶劍出胯下

陳兵觀劍

劍共車

守劍 凡二條

解劍去佩

手劍責張讓

按劍叱督軍

劍驕

劍激

劍濟

沉劍

答劍

掣劍

席下劍 凡二條

引劍事

劍惲

讓劍表

劍頸色不變

却劍

劍升殿

慙劍 凡二條

封劍往蔡州

郗劍

罷劍備

倓劍

按劍結衣襟

劍逐宦臣

劍計事

劍筴第十五卷

明[illegible][illegible]錢希言譔輯　豫章鄧渼訂正　黃陂張大猷授錄

恢度篇

德大則無所不容故曰恢度

筴曰荀子有言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夫民有血氣則有爭心讓之與爭相去千里唐許以天下讓而擔夫爭一錢之微豈非有餘不足之謂歟古昔聖賢所以守道不變恭謙

自衛臨患難而罔思苟避履危機而觝以歸全雖白刃當前曾無撓色匪大勇之若怯也抑虛懷之足受乎故君子服劍將以擁衛安身而實有弦韋之義焉採聖哲揆賢豪要若孔子之於匡人句踐並未始有其讓焉者也十商而下數公者之度恢乎美矣雖仲尼之門不能過也詩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筴恢度

鄹和

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既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孔子曰由來今女欲聞

名為戮我於天下為女悲歌而感之女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什於是匡人乃知孔子瓦解而去琴操

孔子之宋定十四年十月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匡衛邑宋當作衛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史記孔子過匡顏淵為御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因拘焉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

曰惡音烏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世俗之惡好勇鬭狠之事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為咎謂獲殃害也則非丘之罪也說苑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鬭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說苑同莊子曰孔子遊于匡宋

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叕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史記孔子使從者為寗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也孔子家語

雅琴奏鄹

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琅邪起觀臺臺周七
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
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
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陽（一作唐）夷
之甲帶步光之劒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
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一作為陣）到越
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
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

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而愚水行而山
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
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
于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趙曄越絕書）

盜跖撥劒對孔子

孔子往見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撥劒
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
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
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
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
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
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
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
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
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
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

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百萬戶
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
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
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
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
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
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
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

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也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辟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

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

主而欲求富貴焉盗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盗丘而乃謂我為盗跖子以甘辭説子路而使之從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

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

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所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陟客反）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説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

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説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虚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無往見盜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爲無病而自灸也（莊子雜篇）

拔劒屬屈盧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劒屬之于屈盧曰子與我將舍子不

與我必殺子屈盧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盧可乎吾聞知命之士利不動死不恐人臣時生則生時死則死其可刼乎白公勝乃內其劍（劉向新序）

劍鷂

信陵君方食一鳩飛入案下見屋有鷂也鷂去乃縱鳩鷂逐而殺之信陵君慕不食曰鳩避患投我竟爲鷂所殺我負之令左

右捕鷂百餘頭以進信陵君欲盡殺之不忍乃按劍籠上曰誰食鳩者一鷂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放其餘者由是義聲益著（烈士傳）

解劍爲弟子

胡非子修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鬭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鬭而將好勇有説則可無説則死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摶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摶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伐魯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則可不退則臣以血濺君矣桓公懼管仲曰許與之盟夫曹劌

匹夫一怒而却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説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墨子）

劍鬭

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鬬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然而不鬬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則援劍戟

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爲辱也哉然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荀子）

帶劒出胯下

韓信釣于城下諸母漂（以水擊絮爲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我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如言公子也○劉德云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云字王孫非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劒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胯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爲不通袴下即胯下也何必須作胯下）于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劒從之居戲下（戲一作麾）無所知名（史記漢書同）

唐李白詩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凌屈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一遭龍顏君嘯咤從此興千金答漂母萬古共嗟稱

陳兵觀劒

建武三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于湖（湖縣故城在今虢州湖城縣西南）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于崤底（即崤阪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劒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酈道元水經注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也）帝令縣廚賜食衆積困餒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日大陳兵馬臨洛水

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辠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釋名 蚩 痴也）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若臣計議歸命聖惪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

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說文 錚 錚金也 鐵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 佼佼好貌言佼佼者凡傭之人稍爲勝也 後漢書）

劒共車

寇恂拜潁川太守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部將謂軍部之下小將也）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于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說文 醪 汁滓酒也）兼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 具也）恂乃出迎于道

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分猶解也）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後漢書）

守劒

王烈字彥方（魏志 烈 字彥考）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

皐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劒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劒恠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恵感人若此

後漢書

王烈字彥方平原人也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穎川陳太丘爲師二子爲友時穎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内道成恵立還歸舊廬州閭承風咸競爲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刑戮是甘乞毋使王彥方知之耳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爲盜畏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耻惡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爲善也間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以人代擔行數十里將至家人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

行失劍于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恐後人得之劍主于是永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攬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彥方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

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于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魏志）

解劒去仇

後漢許荆兄子世嘗報仇殺人怨家會衆操兵至荆家欲殺之會荆始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劒長跽曰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兄既早沒一子爲嗣如全殺若傷其滅絕今願殺身代之塞咎雖

殺巳往猶謂更生怨家扶起荆曰許掾郡中稱其爲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後漢書）

手劒責張讓

盧植剛毅有大節常立澄清當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爲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入拜侍中尚書張角起兵以植爲北中郞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以爲尚書張讓刼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劒責數讓等讓等自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魏畧）

拔劒叱督軍

高堂隆字升平太山平陽人曾高堂生後也少爲諸生太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劒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

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爲丞相軍議掾後爲歷城侯徽文學轉爲相（魏志）

劒驕

文帝嘗召吳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黄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

將軍曹直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共侶優
使說肥瘦直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
以部曲將遇我邪騾騎將軍曹洪輕車將
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
宜爲瘦直愈恚持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
斬尔遂罵坐質按劒曰曹子丹汝非屠机
上肉吳質吞尔不搖喉咀尔不搖牙何敢
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飲

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
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坐遂
便罷也 吳質別傳

劒激

太元中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苻
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
無劾請徵下廷尉秦王堅曰丕等廣費無
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返其埘
原之令以成功贖辠使黃門侍郎韋華持
節切讓丕等賜丕劒曰來春不捷汝可自
裁勿復持面見我也 三秦記

劒濟

石勒后劉侍中劉閏中妹復 一作別 部胡人
也勒納之于胡門美色有惠寵張𥙊及于
襄城后拔劍斬之勒賴后得濟后性敏慧
多幹略理國之務佐勒建功業有呂氏輔
漢之風 後趙錄

留劒

宋文帝既即位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爲貞
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
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
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
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
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

脫矣未幾謝晦進號衛將軍徐羨之等欲即以到彥之爲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巳至鎭慮彥之不過巳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劒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宋書）

荅劒

宋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宋文帝見而

異之謂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illegible]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荅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荅語語之莊應聲

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荅曰玄護爲雙聲磝碻爲疊韻其捷速若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劒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爽叛帝因宴問劒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拜吏部尚書（南史）

掣劒

北魏叔孫建長子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性謹愼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爲獵郎太祖崩清河王紹閉宮門太宗在外紹逼俊以爲巳援俊外雖從紹內實忠款仍與元磨渾等說紹得歸太宗事在磨渾傳是時太宗左右唯車路頭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悅以爲爪牙太宗即位命

俊與磨渾等拾遺左右還衛將軍賜爵安城公朱提王悅懷刄入禁中將爲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便引手掣之乃於悅懷中得兩刄匕首遂殺之太宗以俊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羣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魏書〕

席下劒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八

世孫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司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及劉裕自立楚之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爲裕所忌憚願不輕率以保全爲先楚之歎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之心皆此類也〔魏書〕

北魏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帝弟太常馗八世孫也父榮期晉益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期兄貞之並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沙門中濟江至汝

頴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于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北史〕

引劒事

魏世宗夜崩崔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肅宗于東宮安撫内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逕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内呼侍中黄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憙横劒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

善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于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 魏書

劒悍

齊謝瀹字義潔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召見於人衆中瀹舉止閑詳應對合旨帝悦詔尚公主性甚敏贍嘗與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甚慙無言明帝廢鬱林領其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棊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瀹又屬疾不知公事蕭諶以兵臨起之瀹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少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

以爲巳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坐罷晏呼瀹共載欲相撫悦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斑劒瀹謂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若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 南史

讓劒表

薛孝通字士達博學有雋才太昌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

永熙三年三月出爲常山太守仍以經節閔任遇故也及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文友豋及對置賀拔岳鎮關中之計遂見拘執將赴晉陽及引見感爲之憂孝通神氣從容辭理切正齊神武更相欽歎即日原免然猶致疑忌不加位秩但引爲坐客時訪文典大事而已齊神武讓劒履上殿表猶使爲文（北史）

却劒

北齊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疾發周玉下令曰高歡鼠子親犯玉壁劒弩一發元凶自斃神武聞之勉坐以安士衆悉引諸貴使斛律金唱勑勒歌神武自和之其辭曰勑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埜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艸低見牛羊（王僧虔樂伎錄）

劒升殿

侯景攻東府城城陷景使盧暉畧率數十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内文武倮身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景於城東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内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畚鍤初景至便望尅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

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哀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爲奴者並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乃與其儕踰城投景景以爲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内乘馬披錦袍訴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于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造諸攻具百道攻城邵陵王綸湘東王繹等赴援景立栅相拒食稍

盡人相食者十六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携幼以俟王師纔過淮便競剥掠徵責金銀列營而立至相疑貳無有鬬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是時城中圍逼既久膎味頓絶簡文上厨惟有一肉之膳軍士煮弩熏鼠捕雀食之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軍人屠馬於殿省閒䨇之襍以人肉食者必病時景軍亦飢

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爲援軍所斷景乃與王偉計拜表偽降以河南自効帝曰吾有死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云何可信既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圍逼既無勤王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耻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尔自圖之無令取笑千載

乃聽焉景遂運東城米於石頭食乃足時湘東王繹師于武成河東王譽次巴陵桂陽王慥頓江津並未之進既而有勅班師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効又得城東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踰十旬逼辱妃主陵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景百道攻城晝夜

不息丁卯賊四面飛梯衆悉上景乃先使王偉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爲奏所以入朝而奸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日辠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

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屬曰吾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 南史

侯景先使王偉儀同陳慶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爲奏所以入朝而姧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

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出見簡文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 南史

懟劒

裴耀卿攻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日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劒珮博士導郎官唱揖禮畢就耀卿廳事乃常服以賀者主事導

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沓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慚

封劒徃蔡州

元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唐鄧節度使李愬破懸瓠城禽吳元濟裴度先遣宣慰副使馬摠入城安撫明日度建彰義軍節領洄曲降卒萬人繼進李愬具櫜鞬以軍禮

迎度拜之路左度既覩事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然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賊鬭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爲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初度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荅曰吾受命爲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禽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

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十一月二十八日度自蔡州入朝留副使馬揔爲彰義軍留後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沒入元濟婦女珍琲聞上頗疑之上欲盡誅元濟舊將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往蔡州度廻至郾城遇之乃復與守謙入蔡州量辠加刑不盡如詔守謙固以詔止度先以疏陳乃徑赴闕下舊唐書

滕劒

唐晉公王鐸僖宗朝再入相不協比於權道唯以公亮宰大政四方有所請碍於息行者必固爭不允由是征鎮忌焉而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㒒鍾而尋繹未嘗倦於永寧里第別搆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欣如也居一日將入齋唯所愛卑脚犬花鵲從既啓扉而花鵲連吠銜公衣却行

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鵲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劒按於膝上向空祝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丈夫豈慑於鼠輩而相逼耶言訖歘有一物自梁間墜地乃人也朱鬒衣短後衣色貌黝瘦頓首再拜唯曰死辠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感公之惠復爲

花鵲所驚形不能匿公若舍龜壽鼻願以餘生事公公謂曰待女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傅存初錄之明日詰旦有婦人至門服裘單急曳履而抱襁嬰請于閽曰幸爲我呼李龜壽龜壽出乃妻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薊來相尋及釋甍龜壽盡室亡去三水小牘

罷劍備

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爲太子少保貶李迺虔州司馬萬榮甍鄧惟恭既執李迺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董晉既受詔與卽傔從十餘人赴鎭不用兵衞至鄭州迎者不至鄭州人爲晉懼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于晉曰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恭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差自安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廡下挾弓執劒以備乏始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

俟劒

鄭仁誨初仕唐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

嘗乘醉抽劒將事刃于仁誨左右無不奔避仁誨端坐以俟略無懼色紹光擲劒于地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後仁誨果至樞極

按劒結衣襟

周彥章本姓王以軍功爲金吾衞使後王采選宮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內人欲選入宮王乃按劒曰某是先皇令與周氏作義

男本姓王爲衆所聞也豈有王氏女而事王氏乎因召左右小軍將無婦者以女衣襟結之便爲夫妻爾後國變王乃領兵於大安樓前脇後主誅君側韓昭等即其事也（北夢瑣言）

劒逐重臣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始爲牙將黄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僞畀重榮黨附者多因薦爲副使一日忽謂都曰凡人受恩只可私報不可以公狥令公助賊陷一邦於國不忠而又日加箕歛衆口紛然倏忽變生何以過也遽命斬其僞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受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潏間路至河中代都爲帥重榮迎之潏前爲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墮脅及至翌日集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

臣作鎮將遏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北門出乎具爲惡者必一兩人而已尔等可言之潏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榮乃自屏肅佩劒歴堦而上謂潏曰爲惡者非我而誰召潏之僕吏控馬及堦請依李都前例速去之潏不敢仰視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重榮破黄巢有功正授節制封郡王與田令孜結怨它日爲部將常行儒殺之時號鋏條以其剛也（北夢瑣言）

劒計事

劉彦貞兖州中都人父信初爲群盜戰敗奔吴事武王有功王遇之甚厚嘗召信計事醉不能言王嫚駡之信即仗一劒奔去左右請追之王曰信醉耳醒當復來明日果至積功至鎮南節度使宣王建國加征南大將軍（南唐書）

劍筴第十六卷

藥獻篇 凡三十七條 凡三十九事

下車免劍

直封劍

摽書伏劍

劍譬射

劍學

劍無足

劍斷旗

吹劍

鵠籠思劍

劍臂士

西閭驗劍

劍長人短

罪劍非攻國

去琴按劍

舞劍還齊 凡

喜劍

揭劍

晉劍緩楚人

劍耨

犯劍咸陽宮

漏月劍

劍喻客

說劍歸漢

舞劍請為歌

幸脫劍

劍戮侯

劍肉

借尚方斬馬劍

礪劍不斷髮

嗽劍音

提劍起義兵

恐劍

劍斷豕

詠劍

謊劍鎮常山

劍入椒殿

鴞九劍

劍筴第十六卷

明虞山錢希言諟輯　華亭俞廷諤訂正　長安崔爾進授録

藥獻篇

韓子曰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諷亦藥也抑東方生謬諫之義乎

筴曰聖王有言藥食先嘗于卑然後至于貴藥言先獻于貴然後聞于卑故進忠益廣論思廷諍面折篤誨切諭啟沃漸漬匡捄補導斯皆古者臣鄰之義焉至于言之者無辠而聞之者足以戒聖人亦曰吾從于諷矇瞽之誦又可少哉紛紛帶劍入朝豈無磨礪其君之思然嬰鱗者不過數人何寥寥不概見乎將微服背之毛多于羽翮之美邪其以劍諷者亦皆辨智從橫辭令捷給開說左右有所發明雖舌鋒如楚龍淵尚亦思警覺曉寤而不自同于衒沽者也易曰納約自牖筴藥獻

下車兎劒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

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啣耳子今不正轡啣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兎劒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何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辭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埜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劉向說苑）

直對劒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

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于一劒非武也姪娣不離袵懷非文也凡爲不善遍于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

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劉向新序)

授書伏劍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行陳次)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辠不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辠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辠(懼自犯不武不敬之辠)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辠重敢有不從以

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致尸于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聽絳死為重過)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寵故特為設禮食音嗣又如字)(左傳)

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于曲梁(揚干悼公之弟行行列也曲梁晉地)魏絳斬其僕(僕御也)公謂羊舌赤(赤羊舌職之子)曰寡人屬諸侯也(屬會)魏絳戮寡人之弟為我勿失(戮辱為我執之勿得失也)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辠不避刑其將來辭(陳其辭狀也)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僕人掌傳命聞公怒欲自殺)士魴張老交止之([illegible]也)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責)於揚干不忘其死曰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

日前日也徂正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順令也軍事有死無犯為敬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為敬命君合諸侯臣敢不敬敢不敬奉其職君不説請死之請就死公跣而出跣徒足也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會盟而及禮食公食大夫之禮令之佐新軍上章曰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是也【晉語】

劒警射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荊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自正其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

期悅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劉向新序】

吹劒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繫其牛馬使其君内熱

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

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

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呼洛吹劍首者吷音血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莊子〕

鵠籠思劒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王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

里願獻子大夫以為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說苑〕

劒譬士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曰君弗能用

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為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韓詩外傳

西閭喻劍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為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illegible]曾不如瓦磚隋侯之珠國之琟也然用之彈雀曾不如泥丸騏驥騄駬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貍干將莫邪拂鐘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劉向新序

劒長人短

齊遣淳于髡到楚髡為人短小楚人甚薄之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間七尺之劒欲斬無狀王

王曰止吾但戲耳即與髡共飲酒（劉向新序）

罪劒非攻國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劒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

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墨子）

去琹按劒

騶忌子以鼓琹見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琹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琹王勃然不說去琹按劒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操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〇春秋後語溫字作春春氣溫美亦相同〇[illegible]緩急爲清濁琴緊其弦則清[illegible]弱清濁者言琹之聲也）攫之深醳之愉者（醳音釋與下文舍字並同愉音舒）政令也鈞

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

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 史記

靖郭還齊

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辯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愛而聽用其言）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過謂豐頤過人豕多反視）若是者信反（始信後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

郊師（郊師衛姬子宣王庶弟）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嬰封於薛閔王也而曰受於先王蓋宣王有言封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言無以告于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爲二閔王太息（長出氣也）動於顏色曰靖郭君

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先時所賜）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強猶固也）不得三日而聽（王聽其辭）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止也【集】韻沮）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以生爲外物無所愛也）樂患趣難者也【戰國策】

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與剗見辨俱留無幾何剗見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公往必得死焉剗見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剗見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剗見辨見宣王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剗見辨答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倍反不若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靜郭君泫而曰不可吾弗忍爲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爲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也（言靜郭君聽辨之言則無今日見逐之患也此一不見聽也）至於薛昭陽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來其倍地易薛之）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少辨勸云可也）

王吾獨謂先王何乎（先王威王也見惡於後王先先王其謂我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也宣王大息動於顏色（動變也）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一猶乃也）寡人少殊不知此（少小故不知此也）客肯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言猶可也）剗見辨答曰敬諾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

至國請相之（請以爲相也）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爲相也）十日謝病强辭三日而聽（呂氏春秋）

喜劒

孟嘗君出行國（按行之行蕪相它國故）至楚獻象床（象齒爲床）郢之登徒（登徒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爲姓非）直使送之（直猶當也）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戌音恤）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漂飄同言其細若絲髮一作標）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珤

劍願得獻之公孫戌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床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戌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戌曰小國所以皆致印於君者聞君于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才出百人曰英千人曰傑）皆以國事累君（累猶諉諉之以事所以累之）誠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床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戌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戌趨而去未出至中閨（特立之戶上圜下方）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床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戌曰臣有大喜三重之珤劍一（垂言三喜外復有此）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戌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輸亦送也）郢

之登徒不欲行許戌以先人之珤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戌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珤于外者疾入諫（戰國策）

撝劒

齊人有馮煖（史作驩並況袁反）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屬囑同）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

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艸具（艸不精也具饌具也）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鋏劍把也欲与俱去）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集韵揭舉也擔也）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待我以客）後有項

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記疏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會總令也）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責債同集韵通財也）馮煖署曰能（署書也）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

果有能也（言果則孟嘗罔意其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是謂國事）憒於憂（憒亂也以憂思昏亂也）而性懧愚（懧當作懦集韵弱也）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得罪於煖自我啓之）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券亦契契別書之以刀判其旁）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

悉來合券券徧合赴（凡券取者與者合收一責則合驗之徧合矣乃來聽命）矯命（託言孟嘗君之命也）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君）長驅到齊（行不留也）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嘗君問也）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陳猶列也）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

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循摩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休息也　戰國策）

晉劒緩楚人

管鼻之（魏人恐卽樓鼻）令翟强與秦事（鼻之不欲故推之於强）謂魏王曰（鼻之謂之）鼻之與强猶晉人之與

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劒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今鼻之入秦之傳舍（酈食其傳注止息傳置之舍）舍不是以舍之（守衛之盛舍不能容）强之入無蘇於秦者（言秦輕之無與樵蘇者）强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秦待己已厚可以不與秦事秦輕强矣欲其重之必令與秦事乃可　戰國策）

劒擲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沬奮三尺之劒一軍不能當使曹沬釋其三尺之劒而操銚鎒與農人居壟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捨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弃之使人有弃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

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戰國策）

祀劒咸陽宮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鬬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

取毐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萯陽宮一本作棫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

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

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

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萯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于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

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說苑）

一鄒陽書昔秦始皇有伏怒于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釐脫死如毫厘矣

漏月劒

秦王爲荆軻所持王曰乞聽琴聲而死琴女名漏月者彈音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絶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王如其言遂斬荆軻（燕丹子）

劒喩客

秦宗室大臣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

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悦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史記）

說劒歸漢

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

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孰能爲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于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隨何說淮南王曰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勝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

人還兵閒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托于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淮南王曰請奉命史記

舞劍請爲歌

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

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以劍起舞請爲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史記

唐李白贊嬴氏穢德金精摧傷秦鹿克獲漢風飛揚赤龍登天白日升光陰虹賊虛諸呂擾攘朱虛來歸會酌高堂雄

劒奮擊太后震惶爰劒產祿大運方昌功冠帝室于今不亡

幸脫劒

爰盎名重朝廷常引大體忼慨兄子種數諫之及徙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奸今絲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劒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亡何說王勿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其計吳王

厚遇盎［漢書］

劒賤侯

淮南厲王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夫貴布衣一劒之任賤侯王之位不智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于大王之手明白甚爲大王不取也［漢書］

劒肉

上以東方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三伏之日也）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劒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

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細小也朔自比于諸侯謂其妻曰小君）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漢書］

［揚雄解嘲］東方朔割炙于細君

借尚方斬馬劒

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

檻折（軒前欄也）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後漢書

後漢楊賜嘗仰天而歎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愛壻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

後漢班固贊安昌貨殖朱雲作娸

梁元帝諫爭篇贊朱雲折檻遂其倖直

礪劍不斷髮

陳正爲大官進炙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

正曰臣有三辠請言畢而後死曰山出炭炎熾不能焦髮臣辠一也匣出佩劍日砥礪不能斷髮臣辠二也臣與庖人六目同觀之曾不如黃門兩目臣辠三也光武乃辠黃門而釋正（謝承後漢書）

陳劍害

靈帝光和初陽球爲司隸中常侍呂強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爲都鄉侯強固辭不

受因上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佑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陛下不識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交納邪黨下比羣佞陰陽乖剌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懔道迷

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歔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同受誹謗致邕罪刑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臣矣

劍起義兵

郭嘉字奉孝頴川陽翟人也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覇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頴川戲志才籌畫士也曹公甚器之蚤卒公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計事者汝頴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公

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嘉出亦喜曰眞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劉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公曰備有英雄志今不蚤圖後必為患公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玄德有英雄名以窮歸巳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

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公笑曰
君得之矣〔魏志〕

恐劒

河間王慶累遷滎陽太守頗有政績及李
密守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
守歲餘城中粮盡兵勢日蹙密遣慶書曰
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
婁敬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

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江都荒
湎流宕忘歸骨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
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
期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粮糇支計僅有
月餘弊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
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即事非虛因歸雁以
運粮竟知何日正恐禍生匕首釁發蕭墻
[illegible]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爲酸鼻
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
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爲郭氏〔北史〕

劒斷冢

唐太宗擊破武周部將宋金剛追至太原
武周懼而北走唐儉乃封府庫收兵甲以
待太宗高祖嘉儉身沒虜庭心存朝闕復
舊官仍爲幷州道安撫大使以便宜從事
幷賜獨孤懷恩田宅貲財等使還拜禮部

尚書授天策府長史兼檢校黃門侍郎封
莒國公與功臣等元勳恕一死仍除遂州
都督食綿州實封六百戶圖形淩烟閣貞
觀初使于突厥說誘之因以隋蕭后及楊
正道以歸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圖否
對曰銜國威恩亦可望獲遂令儉馳傳至
虜庭示之威信頡利部落歔然定歸款之
計因而兵衆弛懈李靖率輕騎掩襲破之

利北走儉脫身而還歲餘授民部尚書後從幸洛陽苑射孟獸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雄彘突及馬鐙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劒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納之因爲罷獵 舊唐書

詠劒

郭代公少有大志爲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武后召欲詰之公上寶劒篇云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冲天后覽嘉歎遂得擢用

劒入椒殿

天祐元年八月壬辰朔壬寅朱全忠令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軍統軍氏叔宗樞密使蔣玄暉弑昭宗於椒殿自帝遷洛李克用李茂貞西川王建襄陽趙匡凝知全忠篡奪之謀連盟舉義以興復爲辭而帝英傑不羣全忠方事西討慮變起于中故害帝以絕人望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內人惟沉飲自寬是月壬寅全忠令判官李振自河中至洛陽與友恭等圖之是

夜二鼓蔣玄暉選龍武衛官史太等百人叩內門言軍前有急奏面見上內門開玄暉每門留卒十人至椒殿院貞一夫人啓關謂玄暉曰急奏不應以卒來史太執貞一殺之急趨殿下玄暉曰至尊何在中使李漸榮臨軒謂玄暉曰院使莫傷官家寧殺我輩帝方醉聞之遽起史太持劒入椒殿帝單衣旋柱而走太追而弑之漸榮以

身為[illegible]亦為太所殺[illegible]執何皇后將害之
后求[illegible]于玄暉玄暉以全忠止害帝釋后
而去帝殂年三十八 晉唐書

鴉九劍

唐元和中白居易譔新樂府五十篇大抵
皆以諷諭為體播于樂章歌曲焉中有鴉
九劍一章思決壅也鴉九人名其辭曰歐
冶子死千年後精靈暗授張鴉九鴉九鑄

劍吳山中天與日時神借功金鋏騰精火
翻焰踴躍求為莫邪劍劍成未試十餘年
有客持金買一觀誰知閉匣長思用三尺
青蛇不肯蟠客有心劍無口客代劍言告
鴉九君勿矜我玉可切君勿誇我鐘可刜
不如持我決浮雲無令漫漫蔽白日為君
使無私之光及萬物蟄蟲昭蘇萌[illegible]出

劍筴第十七卷標目

式勇篇凡四十二條 凡四十三事

擩劍

吳楚之士舞劍

劍斷軫

咄劍言勇

謚劍厲田單凡二條

劍莪

吳粵之民用劍

武臺劍對

劍軍中女子

劍槩

叱劍立奇功

劍番丘

石里劍

劍投虎

劍靡
虎侯劍客
投鞭劍虎
右執劍
陣劍矟
劍突陣
劍斬小戎奴迦
壯劍

賜劍授龍驤
狀虎賜劍
劍先登
劍勞
劍守門
寶劍賞陳崇
劍起
劍浮江

周傜城獲劍
劍虎還婦
劍譁門
駐軍揮劍
援劍斬賊柵
劍虎腰
劍斃石筒溪虎
一劍下常州

劍破契丹
輪劍
劍杜心

劒筴第十七

明豐城錢希言譔輯　雲間陳繼儒訂正　長安崔爾進授梓

式勇篇式用也聖王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故紀武威之戰以及搏虎有力者

筴曰禮有云所貴乎勇敢者貴其能行禮義也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有事則用之於戰勝若不用于禮義戰勝而用于爭鬬是謂亂人勇之不可徒用也如此余所次春秋戰國而下蹻勇之

士若而人皆古一時名將良臣大者宣力中原揚威絕漠次亦批擣礫裂鼓敗爲銳者乎至乃列國羣雄戰攻侵伐不可勝數雖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然亦君子所必書也若徒以彊有力聞于世者將不登于明堂是謂漁父獵夫之勇何足筴哉何足算共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筴式勇

搤劒

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矣劉向說苑

吳楚之士舞劒

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況以吳楚之士舞利劒蹶彊弩以與貉虜騁于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鹽鐵論

劒斷軫

芊尹文者荆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劒齊諸

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韔援矢於筩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于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王悅使文爲江南令而大治劉向新序

咄劒言勇

衛靈公晝寢而起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御者載而反君曰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劒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劒吾將與若言勇子於君令內劒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君從于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

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

于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援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辜之民而成威于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

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于人主之前哉于是靈公辟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强禦卜先生也 韓詩外傳

諫劒厲田單

田單將 爲大將 攻狄 狄北胡 往見魯仲子 連仲子 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亾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

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 箕簸箕也 修劒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 壘軍壁也言大不能降一壘小不能枯一丘言無人物 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蕢 蕢草器 立則杖插 插鍤同刺土器也 爲士卒倡曰 倡導 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 尚猶久也言見亡之兆其日已久 歸于何黨矣 黨鄉也言無所歸 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 若如此也 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 昭十二年注澠水出臨淄入時水 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 厲激昂也 立于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 枹擊鼓杖

也 狄人乃下 馬謖對諸葛亮曰謂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其言出于此 戰國策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謡之曰大冠如箕長劒拄頤攻翟不能下壘于

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臿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賓金銀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

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說苑

劍彘

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 漢書音義曰音撞鍾 立帳下 一本立帷下瞋目而視眥皆血出 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

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 史記 誚責也

晉潘岳西征賦 樊抗憤以卮酒咀彘肩以激揚忽蛇變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驤

吳粵之民用劍

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 漢書

武臺劍對

李陵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

陵召見武臺（未央宮有武臺殿）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劒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扼謂捉持之也命中所指名處卽中之也）願得自當一隊（隊部也）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鄉讀曰嚮）上曰將惡相屬耶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漢書】

劒軍中女子

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illegible]謂也）虜見漢軍少且前就營陵搏戰攻之（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

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抵當也至也）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劒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漢書】

〔唐王維詩〕漢家李將軍三代將門子結

髮有奇策少年成壯士長驅塞上兒深入單于壘旌旗列相向簫鼓悲何已日莫沙漠陲戰聲烟塵裏

劒纍

李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言畏其勇氣）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劒斫絶纍欲刺虎（落與絡同謂當時繩絡之而下也纍索也）上壯之遂救止焉【漢書】

叱劒立奇功

建昭三年陳湯與甘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筴謀喜奇功（喜許吏反）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謂西域國爲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剽輕也悍勇也剽頻妙反悍胡幹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絶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驅帥之令隨從也）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之往也保安也）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延壽猶與不聽（猶與讀曰豫）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沮止也）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

揚威白虎合騎之校（一校則別爲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爲威聲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
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
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徑
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
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
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闐音填）
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產甚多從後與

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重謂輜重也）湯縱胡兵
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
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漢書）

劒番丘

元延中復遣段會宗發戊已校尉諸國兵
即誅末振將大子番丘（番步安反）會宗恐大兵
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
墊婁地（墊丁念反婁音羸）選精兵三十弩（三十人人持一）
（發）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
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
受詔誅番丘即手劒擊殺番丘官屬以下
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犂靡者末振將兄子
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
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
支頭縣槀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
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

飲食之邪（飲於禁反食讀曰飼以下同）會宗曰豫告昆
彌逃匿之爲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
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
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
烏孫即誅番丘（即就也）宣明國威宜加重賞
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漢書）

石里劒

商亮字子華年十四舉孝廉到洛陽遇兩

虎爭一羊馬不敢進於是虎乃拔劒直至虎所斬羊腹虎乃各得其半去時人爲之諺曰石里之勇殷子華暴虎見之合爪牙

殷氏世傳

劒投厓

太石山下有大石嶺碑河南隱士通明以漢靈帝中平六年八月戊辰於山堂立碑文字淺鄙之甚殆不可尋魏文帝獵于此

山厓起乘輿孫禮拔劒投涕于是山山在洛陽南而劉澄之言在洛東北非也山何有魏明帝高平陵

東觀漢記

劒靡

初平元年關東諸郡亦舉兵討董卓衆各數萬推勃海太守袁紹爲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徙帝都長安自留屯洛陽遂焚公室紹等聞卓兵彊莫敢先進太祖遂引兵西將據成臯陳留太守張邈等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及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

士卒多叛夜燒太祖帳太祖手劒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

魏書

虎侯劒客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

負其力懷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眄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

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祚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將軍封侯者數千人都尉百餘人皆劒客也（魏志）

投鞭劒虎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魏太祖平幽州召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

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滎陽都尉遷陽平太守入爲尚書明帝獵于大石山有虎突出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劒斫虎詔令禮上馬（魏志）

陣劒矟

秦王苻登立世祖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軿建黃旗青蓋以虎賁三百人衛之凡所欲

為必啟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鉾鎧為叒休字每戰以劍矟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十六國春秋）

劍突陣

索苞燉煌人有文武材藝舉孝廉除郎中每征伐尅敵勇冠三軍時人比之關羽宋澄於金城為步羌三千人所圍窮守孤遺

垂當破没苞以車騎五千奮劍突陣徑入與澄對坐提頭拊掌大笑羌皆佩楯耀刀四面直前苞謂澄曰君但安心觀我擊之乃徐軀弓接矢繞提射之莫不應弦而倒皆陷楯通中立殺三十餘人創夷者百計羌即散走稱神（燉煌實錄）

劍斬小成奴迦

乞伏曇達熾磐之弟也任為秦州牧鎮東將軍鎮譚郊封襄武侯與平東將軍王松壽帥騎一萬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阬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險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阬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粤爾與人戮力勉之衆咸拔

劍大呼于是率衆攻白阬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悉降（西秦錄）

壯劍

常山王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逐一猛獸陵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絕人當為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

恐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帝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暨陽子 北史

賜劍授龍驤

北魏王慧龍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郎緝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爲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時愉不爲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爲

沙門僧彬所匿姚泓滅慧龍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効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宋荊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爲將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援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劍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 北史

狀虎賜劍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父祉北史有傳侃少而瓌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爲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常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嗣侃少雄勇膂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

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南史）

劒先登

太尉劉裕軍于馬頭（馬頭岸在大江之南北對江陵之江津戍）聞徐逵之與魯軌戰歿怒甚帥諸將濟江魯軌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峭岸置陳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太尉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

抽劒指晦曰我斬卿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直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却裕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南史）

劒勞

傳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爲參軍以軍功累遷益州刺史明帝初履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給銅印千餘顆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之豎眼既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豎眼三

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頻致九捷蜀人聞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已東人皆寧業張齊仍阻白水屯寂葭萌豎眼分道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重創奔而退小劒大劒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驊騮馬一匹寶劒一口後轉岐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北史魏書）

劒守門

楊津字羅漢本名延祚高祖賜名焉少端謹以忽度見稱除北中郎將帶河内太守太后疑津貳已不欲使其處河山之要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仍轉并州刺史將軍如故徵拜右衛將軍孝昌初加散騎常侍尋以本官行定州事既而近鎮擾亂侵逼舊京乃以津安北將軍假撫軍將軍北道

大都督右衛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始津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修禮起于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賊必夜至則萬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閉門不内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恇擾不敢出戰津欲禦賊長史許被守門不聽津手劒擊被不中被乃走津開門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詔除衛尉卿征官如故以津兄衛尉卿椿代爲左衛尋加鎮軍將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 魏書

寳劒賞陳崇

侯莫陳崇字尚樂代郡武川人其先魏之別部居庫斛真水五世祖曰太骨都侯其後世爲渠帥祖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父興殿中將軍羽林監崇少驍勇善馳射謹慤少言年十五隨賀拔岳與爾朱榮征葛榮又從元天穆討邢杲平之以功除建威將軍則從岳破元顥於洛陽遷直寢後從岳入關破赤水蜀時万俟醜奴圍岐

州遣其將李尉遲菩薩將兵向武功崇從岳力戰破之乘勝逐北解岐州圍又赴百里細川破賊帥侯伏侯元進柵醜奴率其餘衆奔高平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阬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于是大呼衆悉披靡莫敢當之後騎益集賊徒因悉逃散遂大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寶劍金帶賞崇除安北將軍

大中大夫都督封臨涇縣侯邑八百戶　周書

劒起

天監四年武帝詔臨川王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尅梁城宏部分乖方多違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劒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　南史

劒浮江

麥鐵杖韶州翁源人也有勇力日行五百里初仕陳朝常執繖隨駕夜後多潛往丹陽郡行盜及明却趍仗下執役往廻三百餘里人無覺者後丹陽頻奏盜賊蹤由後主疑之而惜其材力舍而不問陳亡入隋委質於楊素素將平江南諸郡使鐵杖夜泅水過楊子江爲巡邏者所捕差人防守

送於姑蘇到陵亭遇夜伺守者疲熟竊其兵刃盡殺守者走廻乃口啣二首級携劍復浮渡大江深爲楊素奨用後官至本郡太守今南海麥氏皆其後也（嶺表錄異）

麥鐵杖遼東之役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黄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惟忠與孝爾其勉之及戰死帝爲之流涕（隋書）

周留城獲劍

顯慶五年太宗征遼令張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効時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於百濟府城鎮守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令撫其餘衆文度濟海病卒百濟爲僧道琛舊將福信率衆復叛立故王子扶餘豐爲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代文度統衆便道發新羅兵合勢以救仁願轉鬬而前仁軌軍容整肅所向皆下道琛等乃釋仁願之圍退保任存城尋而福信殺道琛併其兵馬招誘亡叛其勢益張仁軌乃與仁願合軍休息時蘇定方奉詔伐高麗進圍平壤不克而還高宗勑書與仁軌曰平壤軍廻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共其屯守若金法敏

藉鄉等留鎭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時扶餘豐及福信等以眞峴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引新羅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艸而上比明而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俄而餘豐襲殺福信又遣使往高麗及倭國請兵以拒官軍詔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兵浮海以爲之援仁師既與仁軌等相合兵士大振

于是諸將會議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請
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損戰
士固守則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
留賊之巢穴群兇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
源若尅周留則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
及新羅王金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乃別
率杜爽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
徃白江會陸軍同趣周留城仁軌遇倭兵

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
漲天海水皆赤賊衆大潰餘豐脫身而走
獲其寶劍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士
女及倭衆幷耽羅國使一時並降百濟諸
城皆復歸順 唐書

不勝忿怒當破吐蕃時得利劍是晩因仗
劍而行以詣林氏行八九里會暴雨天晦
進退不可忽遇電明見道左大樹有旁孔

劍虎還婦

漳浦人勤自勵者以天寶末充健兒隨軍
安南及擊吐蕃十年不還自勵妻林氏爲
父母奪志將改嫁同縣陳氏其婚夕而自
勵還父母具言其婦改嫁始末自勵聞之
自勵權避雨孔中須臾復去自勵聞有人
呻吟徑前捫之卽婦人也自勵問其爲誰
婦人云已是林氏女先嫁勤自勵爲妻自

勵從軍未還父母無狀見逼改嫁以今夕
成親我心念舊不肯再見憤恨不已遂持
巾于宅後桑林自縊爲虎所取幸而遇君
今猶未損當能相救必有厚報自勵謂曰
我卽自勵也曉還至舍父母言君適人故
投劍而來相訪何期以此相遇乃相持而
泣頃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後倒身入孔自
勵以劍揮之虎腰中斷恐又有虎故未敢

出尋而月明後果有虎至見其偶斃吼叫益甚自尒復倒入又爲自厲所殺乃負妻還家後竟無恙（廣異記）

劒誅門

朱泚反陳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衆幽薊河隴人故與廷芝合謀應泚而利貞麾下亦從爲亂夜半難作利貞拔劒當軍門大誶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勇乃止（唐書）

駐軍揮劒

中令白敏中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相李德裕時特以國器重之于是搢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資用不充無以秪奉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爲酒肴之備約省閣名士數人剋日同過其第時秋暮沉陰涉旬霖瀝賀跋任負外府罷求官未遂將欲出薄遊與白公同年登第嬴駒就門告別聞者以俟朝客乃以他云對之賀跋駐車留書備述羇遊之意白覽書曰丈夫處窮達當有時命苟不才者以僥倖取容未足爲發身之道豈得家畜飲饌止邀當路豪貴曩時登第負交今日閑門不接縱使便居榮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遽令僕者命賀跋廻車遂以杯盤同費俄而所約朝客聯騎而至閽者具陳與賀跋從容無不悅

愕而去翌日於私第謁見相國詢朝士來者爲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適有同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弃之留飲數杯遂闕秪接既負吹噓之意甘從譴斥之罪相國稱歎逾時云此事眞古人之道由茲貴達可以激勸澆薄不旬日賀跋自使下評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未踰三載便秉鈞衡其後五鎮

藩方再居廊廟蹈義懷仁始終一致流芳傳素士林美之太初中邊鄙不寧吐蕃尤恣倔强宣宗皇帝决於致討延英先問宰臣公首奏興師遂爲統帥率沿邊藩鎮兵士鼓譟鼓行而前時犬戎列陣于川以生騎馬數千匹伏藏山谷既有得於諜者遂設奇兵待之有蕃中酋帥衣緋茸裘繫珏裝帶所乘白馬駿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

出於陣面者數四頻召漢軍鬭將白公誡兵士無得而應之俄而駐軍指揮背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驍勇善射馳馬彎弧而出連發兩箭皆中項躍馬而前抽短劒蹐於鞍上以手扶挾如鬬毆之狀蕃軍但呼噪助之於鞍脫緋裘解金帶奪馬而還師旋無不奮勇既而大戰沙漠虜陣瓦解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駝馬輜重不可勝計束手而降四三萬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爲唐土宣宗初覽捷書云我知敏中必殄兇醜 劇談錄

拔劒斬賊柵

咸通十年龐勛亂徐泗時杜慆守泗州賊以郡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縣皆陷慆守臨淮久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時辛讜寓居廣陵乃仗劒挐小艇趨泗口

貫賊柵入城見慆慆素聞有義而不相面喜讜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樞方話子爲人何遽至耶吾無憂矣時賊三面攻城王師結壘于洪源驛相顧不前讜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論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弁謂厚本曰賊衆我寡無宜輕舉當俟可行讜坐中拔劒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

城[illegible]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留不進更欲何爲不唯有負國恩丈夫氣義亦宜感發假如臨淮陷賊淮南即是寇場公何獨存耶即欲揮刃向公并厚本持之讜望泗州大哭經日帳下爲之流涕厚本義其心選用士三百隨讜入泗州夜半斬賊柵大呼由水門而入賊軍大駭既知援兵入賊乃退令人心遂固淮南六將李湘率師

五千來援賊詐降敗于淮口湘與郭厚本皆爲賊所執自是無援賊併兵急攻以錢鏁斷淮流梯衝雲合凡周七月晝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寢寐面目生瘡軍儲漸少分食稀粥賴讜犯難仗義求救於淮北諸軍既而馬舉以大軍至賊解圍而去　唐書

劒虎腰

鍾傅豫章人少倜儻以勇毅聞于鄉里不事[illegible]業恒好射獵熊鹿埜獸遇之者無不獲焉一日有親屬酒食相會傅素能飲是日大醉唯一小僕侍行比莫方歸去家二三里溪谷深邃有扇黑文青質額毛圓白眈眈然自中林而出百步之外顧望前來僕夫見而股慄謂傅曰速登大樹以逃生傅特酒力方盛膽氣彌麁即以僕夫所持白梃山立而拒之虎即直搏傅傅亦左右

跳躍揮杖擊之虎又俯伏傅亦蹲踞須臾復相拏攫如此者數四虎之前足搭傅之肩傅即以兩手抱虎之項良久虎之勢無以用其爪牙傅之勇大以展其心計兩相撃據而僕夫但號呼于其側其家人怪日晏未歸仗劒而迎之及見相捍即揮刃前斫虎腰既折傅乃免焉數歲後江南擾亂群盜四集傅以鬬虎之名爲衆所服推爲

酋長竟登戎帥之任節制鍾陵鎮撫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至中書令（耳目記）

劒斃石筒溪虎

唐大順景福已後蜀路劒利之間白衛嶺石筒溪虎暴尤甚號稅人場商旅結伴而行軍人帶甲列隊而去亦遭攫搏時遍鋪卒有周雄者膂力心膽有異于常日夜行

役不守規避仍持托杈利劒前後于稅人場連斃數虎行旅賴之西川書記韋莊作長語以賞之蜀帥補軍職以壯之（唐末見聞）

一劒下常州

唐景福中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行密聞儒疾瘧縱兵擊之會大雨晦暝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頵禽儒于陣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于行密行密過常州謂左右曰常州大城也張訓以一劒下之不亦壯哉（唐闕史）

劒破契丹

王晏球張延朗會于行唐明日至曲陽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令萬餘人邀晏球等于曲陽戰于城南晏球集諸將

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禽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于是騎兵先進奮檛揮劒直衝其陣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唐闕史）

五代吳周本少倜儻有猛虎爲暴擊之敗死于充由是知名初仕宣州趙暉常衣緋衫褌持劍出入行陣軍中壯之後與楊行密戰被執密曰吾久聞周虎于之名恨見之晚釋縛以爲禆將〔五代史〕

輪劍

五代劉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五代史〕

劍柱心

燕之舊將周帰祐薊門更變之際以劍柱心刃自背出而不死犇于梁爲騎將之先鋒爲十五年夾河百戰通中之瘡往往遇之後唐莊宗入洛爲仇者于獵場席地俾坐滿挽而射貫腋而出創愈無恙仕至郡牧節度留後〔北夢瑣言〕

劍筴第十八卷

廟勝篇 凡三十五條

太公兵法劍
鑄劍試狗馬
明劍泰州之野
銚鎒當劍
劍斷鞅
用劍
吳宮劍隊
劍備梯
劍備水
劍備充
劍守城
劍驗節
叢戰劍
劍非將事

從說劒
權藉不在劒
劒登丘
頓劒
劒定從
爲六國說劒
禮劒
劒距敵

私劒
選劒
劒地
冠出帶劒
雜席拔劒
劒南奔
拔劒令諸君
劒出

劒乃戰
劒還
劒撓
劒輕言
劒立臨川王

劍筴第十八卷

明豐貴錢希言譔輯　吳郡申用懋覆訂　長安崔爾進授鋟

廟戰篇（此篇帷幄之奇是曰戰勝于朝廷焉）

筴曰古者明王用兵必先勝而後戰又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此之謂尊俎之上乎故曰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權與謀合神焉妙矣夫陰符黃石之秘至于天地不及

知鬼神莫能測世稱奇之又奇者焉則豈非以謀合于權故哉余所輯劒事紛紛彼料敵應變之才亡論矣凡諸戰守攻備之法坐作擊刺之方陰陽動靜之運刑德奇偶之數迎逆後先之度昉自太公備于吳起無不具焉如必車犯較故出庫而後稱佳兵是戰之下也辟諸壘陽輕用則鈌詩曰不素餐兮筴廟戰

太公兵法劍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三軍拒守木螳蜋劍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三軍拒守

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劍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著轉關轆轤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蜋矩內員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

潢一名天船山（太公金匱）

鑄劍試狗馬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鄰國親足以爲援不然將爲己害難以違征也）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埸而反其侵地（疆居良切埸音亦審正也反還也侵地齊所侵取鄰國之地也）正其封疆無受其貨（積土爲封貨貨財也）而重爲之皮幣

以驟聘覜於諸侯（重直隴切覜通弔切覜視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州十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好呼報切玩好人所玩弄而好也鬻賣也）以監其上下之所好（監古懺切監觀也觀其所好則知其參驗上下君臣也玩好物貴則其國奢賤則其國儉）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

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甲鎧也兵弓矢之屬鎧口乃切）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諸之也移之甲兵謂輕其過使以甲兵贖罪）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辠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也可用之爲甲戟車戟也）（秘長丈六尺兵媚切）輕辠贖以鞼盾一戟（鞼求位切盾神允切）（輕辠刖之屬也鞼盾綴革有文如繢也刖牛器切刖音月）小辠謫以金分（分符問切小不入于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書曰金作贖刑差楚宜切）宥閒辠（閒居諫切宥赦也閒辠刑罰之疑者也書曰五刑之疑有赦）

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所白切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以訟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爲束則訟者坐成以束矢入于朝乃聽其訟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由曲則伏入兩矢乃治之矢取往而不反也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鈞然後聽之劑子隨切下並同治直吏切）美金以鑄劍戟（鑄冶也）試諸狗馬（狗馬斷爲利皆）惡金以鑄鉏夷斤斸（斸丁錄切惡麤也夷平也所以削艸平地斤形似鉏而小斸所斫鉏七余切）試諸壤土甲兵大足（國語）

期劒泰舟之野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寧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陣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劒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

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

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于其內鄉爲功于其親家爲德于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擧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

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敎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君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于鄉乎桓公終擧兵攻莒戰于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莒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其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管子）

銚鎒當劒

以秋至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
十二里而壇服黑而□黑朝侯卿大夫列
士號曰發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道人薪
萑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
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
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
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
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

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
蟄者鳴不臧之害也張耜當弩銚耨當劍
戟穫渠當脅軻簑笠當抹櫓故耕械具則
戰械備矣 管子

劒斷鞅

襄公十八年晉侯伐齊荀偃士匄以中軍
克京茲 在平陰城東南 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
邿 欒黶死其子盈佐下軍 邿平陰西有邿山邿音詩 趙武韓起以上
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
之荻 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雍門之荻 荻也雍門齊城門雍於用反 范鞅門
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 殺犬示閒暇
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 莊子孺子速也橁木名橁勑倫反
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
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 二子晉大夫難乃多反又如字
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 齊西門
州綽門于東閭 齊東門 左驂迫還于門中以

枚數闔 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還音旋一音患數所主反檛陟瓜反
齊侯駕將走郵棠 郵棠齊邑 太子與郭榮扣
馬 太子光也郭榮齊大夫也 曰師速而疾略也 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行下孟反
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
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
子抽劍斷鞅乃止 左傳

用劍

昭公二十一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

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戍宋烏枝鳴齊大夫廚人濮
曰濮宋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
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
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
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先悉
祚反後戶豆反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二帥吳大
夫雂古合反直音云又音圓華登帥其餘餘吳帥以敗宋
師公欲出出奔也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

可借彼死難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後戰決勝負
而不能送亡君絕句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識申志也
反又呂志反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唯陽
正東門名揚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
恥也豈專孤之辱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
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去起呂反彼
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
走也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

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荷何可反左傳

吳宮劍隊

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深居
世人莫知其能子胥乃明知鑒辨知孫子
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
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
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
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

孫子曰可可以小試于後宮之女王曰諾
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
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劒盾兵器
所以蔽身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廻旋
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
鼓爲戰形于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
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
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

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鈇斧也鑕椹也）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使去聲）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撝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于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吳越春秋）

謹按史記孫子傳作齊人以兵法見于闔閭不言子胥七薦与吳越春秋小異

劒備梯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再拜頓首願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煙資吾池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上吾城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問雲梯之備邪雲梯者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守為行城雜樓相見以環亦中以適廣陜為度環中藉幕毋廣亦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為爵穴煇鼠施荅亦外機衝錢城廣與隊等雜亦閒以鐫劒持衝十人執劒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繫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為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若此則雲梯

之攻敗矣守爲行堞堞高高六尺而一等
施劒亦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
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投必遂而立以
車推引之裾城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
裾小大盡本斷之以十尺爲傳雜而深埋
之堅築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鬲
鬲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
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而直桀縣火

四尺一鉤樴五步一竈門有鑪炭令適人
盡入煇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亦廣
終隊兩載之間載之門一火皆立而持鼓
而燃火即具發之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
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死左
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
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
施伏夜半城上四面鼓噪適人必或有此

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爲服以號相得若此
則雲梯之攻敗矣［墨子］

劒備水

城内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
下城地中徧下令耳亦内及下地深深穿
之令漏泉置則瓦井中視外水深丈以上
鑿城内水耳並船以爲十臨臨三十人人
擅弩計四有方必善以船爲轒轀二十船

爲一隊選材士力者三十人共船亦二十
人人擅有方劒甲鞮瞀十人擅苗先養材
士爲異舍食以父母妻子以爲質視水可
决以臨轒轀决外隄城上爲射檥疾佐之
［墨子］

劒備穴

謹備穴穴疑有應寇急穴穴未得慎毋追
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

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穴左右
橫行高廣各十尺殺俚兩罌深平城置板
亦上㔸板以井聽五步一密用台桐若松
爲穴戶戶穴有兩蒺藜皆長極亦戶戶爲
環䨲石外墁高七尺加堞亦上勿爲陛與
石以縣陛上下出入具鑪橐橐以牛皮鑪
有兩缻以橋鼓之百十每亦熏四十什然
炭杜之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

五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即以伯鑿而
求通之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圉而毋逐且
戰址以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穴殺
有鼠鼠爲之戶及關籥獨順得往來行亦
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五十
人攻內爲傳士之口受參約枲繩以牛亦
下可提而與投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
爲大廡一藏穴具亦中難穴取城外池脣

木月散之什矣亦穴深到界難近穴爲鐵
鈇金與扶林長四尺財自足客即穴亦穴
而應之爲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徹
以鉤客穴者爲短戟短弩䖵矢自足穴徹
以𨁂以金劒爲難長三尺爲蒸木床床有
慮枚以左客穴戒持罌容三十斤以上埋
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爲穴高八尺廣善
爲傳置具全牛交槀皮及𨔃衛穴二蓋陳

靃及艾穴徹熏之以斧金爲斫床長三尺
衛穴四爲壘衛穴四十屬四爲斤斧鋸鑿
钁財自足爲鐵校衛穴四爲中櫓高十丈
半廣四尺爲橫穴八櫓蓋具槀枲財自足
以燭穴中蓋持醯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
方鑿穴以盆盛醯置穴中文金毋少四斗
即熏以目臨醯上及以洒目 墨子

劒守城

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
旗石爲白旗水爲黑旗食爲菌旗死士爲
倉英之旗竟士爲雩旗多卒爲雙兎之旗
五尺男子爲童旗女子爲梯末之旗弩爲
狗旗戟爲莅旗劒盾爲羽旗車爲龍旗騎
爲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
形名爲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
足而下旗 墨子

劒驗節

寇近亟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它可以
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
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寇薄發屋
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當
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
寇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大小一矣形相
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爲

關其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
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
大城四人候一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
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父母昆弟
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爲侍吏諸吏必
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
令行者趣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
其下吏日五閱之上逋者名池水廉有要

有害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誅其
疏者墻外水中爲竹箭箭尺廣二步箭下
于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
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
尺隊有急極急發其近者往佐其次襲其
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
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劒驗之節出使所出
門者輒言節出時掾者名百步一隊閣通

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為築墉墉善其上先行德計謀合乃入孫孫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墨子）

叢戰飭

夫林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於設伏或攻於前或起于後叢戰之道利用劍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應偃戢旌旗特嚴金鼓令賊人

無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勇鬭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強弩而衝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而擊之夜戰之道或潛師以衝之以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亂其耳目馳而攻之可以勝矣

（吳子）

飭非將事

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敵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春秋後語）

從說飭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

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令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効猶呈見也）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弃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

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戰國策云）（寧爲雞尸無爲牛從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爲雞中之主不爲牛子之從後也）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于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太息謂久蓄氣而大呼也）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主君指蘇秦也禮與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親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史記

權藉不在劒

蘇子（秦元作）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爲天下先）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爲約結與國而役人人必怨之又爲之主衆所不與也故孤）夫後起者藉也（藉言有所資權是也）而遠怨者時也（得其時也人怨之則雖欲乘時不能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要之所在也上言後起者藉藉此而已）而務與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率帥同猶長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倍背同）而能有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越劒）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劌利傷也）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銛利也）而劒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　戰國策

劒登丘

蘇代謂燕昭王曰昔者楚取章武（屬渤海）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去猶失也上上地燕蓋嘗攻得而不取也）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言同軌而朝燕與朝秦楚同）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彊弱（揆度也）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彊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

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劒（矜矛柄戟盖爲矜飾戟砥）[illegible]所刃礪也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于宋南罷于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爲燕說齊也戰國策）

頓劒

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元作之者）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必者意其然王襄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仇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仇（此二十七年致趙取代光狼）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此晉趙也以趙破齊齊破趙亦敝）而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敝秦無後慮可以南制楚）夫齊罷國也（罷疲同）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夫能制人之兵威武足以屈人今攻罷國勝之非武也安能制人）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伐齊）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兵多則非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故不趨秦而與晉楚同患故趨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

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劒（二國惡秦而齊先伐故既合則齊爲二國出兵頓下也此以小言之）則秦及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晉亦趙也初與秦伐齊）以齊破秦（爲之頓劒）是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此攻華陽時得之安邑魏地亦屬韓猶上黨兩屬也白起傳取韓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言可取也）夫取三晉之腸胃（安邑上黨）[illegible]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

之救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戰國策

劒定從

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

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劒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伯王之資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萬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

血來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豭大夫以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槃若周禮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戰國策史記

唐李白詩毛公一挺劒楚趙兩相存

爲六國說劒

或爲六國說秦王曰上廣不足以爲安人衆不足以爲彊若上廣者安人衆者彊則

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彊矣曰趙
彊何若言同猶如舉左案齊言舉兵于左則齊下按下也舉
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厭言案之不一二國千乘
之宋也宋于七國時爲千乘今使齊魏如之築剛平趙地缺趙成侯
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取我剛平皆不注衛無東埜詳此
則剛平趙取之衛也芻牧薪採芻艸也以食馬牧養牛人也大者薪小者
採莫敢窺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
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還反言歸事也倩二

十三年注委質屈膝也而朝于邯鄲之君乎于是天
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令朝行魏伐邯
鄲魏惠三十年伐趙趙告急齊齊是以有馬陵之敗因退爲逢澤之
遇開封東北有逢池或曰宋之逢澤乘夏車夏取其文禮有夏篆也
稱夏王夏中國也一朝爲天子天下皆從齊宣
王元作太公太公和時無此事也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
抱質執璧質與贄同羔雁之屬也請爲陳侯臣齊陳敬仲
之後故稱陳侯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郢楚都也亦楚
始皇文諱楚故七年伐齊取之令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
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縛齊將楊之水注中
諸妾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地缺趙記注枝
桑一曰平桑疑即此此趨地也蓋赴魏之難也燕人聞之至格道
格道不通平際絕二地缺齊戰敗不勝謀則
不得使陳毛釋劍掫掫夜戒有所擊引也釋釋者不自衛示卑
也委南聽罪委去南面之尊西說趙說使人解之也北說
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不攻齊也于是

天下積薄而爲厚聚少而爲多以同言郢
威王於側牖之間牖元本作紂臣豈以郢威王
爲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爲強絕句臨天
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戰國策

禮劍

立節參明豪俠不群執操不侵砥礪自守怨言過於
耳於險之以劍有怨必報世主必從而禮之以
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鬭之

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鬬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介胄勇敢之士也）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四句一篇之大主意）此所以亂也〔韓非子〕

釰距敵

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釰之士（豪俠）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于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于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聽用之也）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近習者愚則不計其智也）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體之入（體用）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

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韓非子〕

私釰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後流禍李斯而為焚書之舉）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後李斯為先儒之條）以吏為師無私釰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彊此之謂王資（王業所資以興者也）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韓非子〕

選釰

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耰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釰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

劍無擇爲是鬬因用惡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爲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呂氏春秋】

劍地

漢文帝拜鼂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

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讀曰瀸瀸謂浸也）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屮木所在（屮古草字）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衍猶聯延也屬謂續也）平原廣埜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遠離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萑亂也葦葭也蕭蒿也萑音完）屮木蒙龍支葉茂接（蒙龍覆蔽之貌也）此矛鋋之地也（鋋鐵把短矛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今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七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此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卬之間耳（言不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彊必弱也俛亦俯字卬讀曰仰）

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蹉跌不可復起言失據也）則悔之亡及也【漢書】

劍胄帶劍

夫仁人在上爲下所卬（卬讀曰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佐讐人情豈肯爲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

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媮與偷同謂苟且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个枚也冑兜鍪也冠冑帶劍者著兜鍪而又帶劍也）

日中而趨百里中試（中試試之而中科條也）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前漢志）

離席按劍

昌邑王行淫亂大將軍霍光憂懣（音悶）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立議而白之）更選賢而立之

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光不涉學故有此問）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圖謀也）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愕失色（凡言愕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

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如若也）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言速決也）群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

光當受難受其責也其憂于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于將軍唯大將軍令言一聽之也光即與羣臣俱白見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廢歸昌邑〔漢書〕

劒南奔

齊王芳車駕朝高平陵曹爽兄弟皆從司馬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

所爲大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劒戟略將門候南奔與宣王知之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範說爽與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謂義爽弟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于天下誰敢不應者義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爽于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魏書〕

条劒令諸君

初孫桓別討劉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

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劒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

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負重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 吳志

劒出

晉太和元年秋七月劉曜濟自大陽圍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于曜襄國大震冬十一月勒欲自將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粮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劒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問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禽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我行

卿以為何如光曰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今以大王威略鸞旗親駕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此之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必攸集勒笑曰光言是也我軍若出必禽劉曜勒甚悅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 後趙錄

劒力戰

蜀李勢嘉寧二年春正月乙卯晉遣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桓温帥征虜將軍益州刺史周撫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譙王司馬无忌建武將軍江夏相袁喬等來伐溫使喬以江夏相領水軍二千人爲前鋒自將大衆爲之後繼軍次青衣勢大發軍拒守三月溫至彭模去勢已近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抵成都軍

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于成都之笮橋(文選注作柞 作笮)溫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歿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于城下縱火燒其城門勢衆大恐無復鬪志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出降(蜀錄)

劍還

翟瑥武始人仕乾歸爲冠軍將軍初氐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來伐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于是遣涼州牧乞伏軻彈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拒之以瑥爲冠軍將軍右司馬前鋒始交益州爲定所敗軻彈詰歸欲引而還瑥奮劍諫曰王上以神武之資開

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閫外之寄當宣力致命輔寧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奈何不思赴救望風奔散何面目以見主上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瑥誠才非古人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

私軍罰所先果能若是敢自愛死乃率騎追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兵斬定及首級一萬七千轉吏部尚書定州刺史俄遷晉興太守鎮袍罕 晉書

劒撓

偽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阪林子於陝城與劉軍檀道濟同攻蒲阪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偽東平公

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岨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渡河避其鋒或欲弃捐輜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劒曰丁官今日之事自爲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苟思罔極以此退撓亦何面見相公旗鼓邪塞井夷舍亦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貨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

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于卿也 南史

劒輕言

侯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于子悦左丞王偉入城爲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有輕言者請劒擊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卿

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于子悅王偉等
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
出其柵門與津遥相對刑牲歃血〔南史〕

劒立臨川王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也工隸書能
鼓琴涉獵書傳五言詩頗清靡兼善騎
射爲邑里雄豪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
千人陳武帝入援臺城安都引兵從武帝

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射平侯景並力戰有
功封富川縣子隨武帝鎮京口除蘭陵太
守後武帝與齊軍戰于秣府山命安都自
白下横擊其後大敗之以功進爵爲侯又
進號雲南將軍攻封曲江縣公武帝崩安
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翼奉文帝將
帝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
下令羣臣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
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
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劒上殿白太后出璽
又手解文帝髮推就喪次文帝即位遷司
空仍別奉中旨迎衡陽獻王昌初昌之將
入致書于文帝辭甚不遜帝不懌召安都
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吾其
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愚臣
不敢奉詔因自迎昌中流而殺之自是威

名甚重羣臣無出其右〔南史〕陳書

劒筴第十九卷

羽袂篇 凡二十三事 凡二十四條

鋒鋋劒

命魔劒

分景劒

澤精劒

騎劒載昇天

劒過蔡經家 凡二條

茅君劒

綃衣劒

劒産童子經

劒榔

道君劒

帝舜劒

南岳魏夫人劒

杜蘭香劒授

車門劒聲

天女劒

孔宣父具劒

玉皇劒

山神劒

蕭君劒

仗劒衛神丹

金人劒

天尊劒

劍筴第十九卷

明豫章錢希言譔輯　華亭宋懋澄訂　長安崔爾進校錄

羽袂篇楚辭仍羽人於丹丘注云人得道身生羽毛也羽袂出登眞隱訣語

筴曰世有遠遊陵舉之事長年久視之儔或精契上玄遂登眞品或鍊形度地隱化飛行或綜理山嶽考虔作牧或消摇瀛海吸露餐烟或溷跡金門或藏名酒肆品旣涇渭途亦逕庭惑經丹籙不

勝汗矣陶氏之言曰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質化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余讀其書欣然庶幾遇焉夫燕昭秦始之所甘心焉者非其人歟冲舉尸解莫不用劍劍非徒以代形也凡超虛躡空攝神制逆無不干焉耀霧揚采是上尊服御之所必資劍修習之士可去竒哉詩曰將翺將翔珮玉璚琚筴羽袂

鋒鋋劍

老君所居白銀爲階五色雲爲衣重疊之冠鋒鋋之劍從黃金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　抱朴子

命魔劍

九天玄女者黃帝之師聖母元君弟子也

帝起有熊之墟自號黃帝戰蚩尤於涿鹿帝師不勝蚩尤作大霧三日內外皆迷風后法斗機作大車以杓指南以正四方帝用憂憤齋於太山之下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應居數日大霧冥冥晝晦玄女降焉乘丹鳳御景雲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再拜受命玄女曰吾以太上之教有疑可

問也帝稽首曰蚩尤暴橫毒害蒸黎四海嗷嗷莫保性命欲萬戰萬勝之術與人除害可乎玄女即授帝六甲六壬兵信之符靈寶五符策使鬼神之書制妖通靈五明之印五陰五陽遁甲之式太一十精四神勝負握機之圖五岳河圖策精之訣九光玉節十絕靈幡命魔之劍霞冠火珮龍戟霓旂翠輦綠軿虬驂虎騎千花之蓋八鸞

之輿羽籥玄竿虹旌王鉞神仙之物五龍之印九明之珠九天之節以爲兵信五色之幡以辨五方帝遂復率諸侯再戰蚩尤驅魑魅雜妖以爲陣雨師風伯以爲衛應龍畜水以攻於帝帝盡制之遂滅蚩尤于絕轡之野中冀之鄉塚分其四肢以葬之

墉城集仙錄

九天玄女傳

分景劍

漢孝武皇帝好神仙之道常禱祈名山大川五嶽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戊辰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城玉女王子登也偶爲玉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

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日清齋不閒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眞靈官也帝于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于冢宰焉到七月

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燃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為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于階下敕端門之内不得有妄窺者内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

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隺或乘軒車或乘天馬群仙數千光耀庭宇既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爲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同執采旄之節佩金剛靈璽戴天眞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眸流眄神姿清發眞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黄

金褡襹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眞晨嬰之冠履玄璚鳳文之舄視之可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顔絶世眞靈人也下車登床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設天厨眞妙非常豐珍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萎蕤芬芷填累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絶帝不能名也

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于坐上酒觴數遍王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

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于是衆聲徹朗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玄靈之曲于是王母言語既畢嘯命靈官使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乃止〔漢武内傳〕

〔唐陸龜蒙詩〕擊霜寒玉亂丁丁花底秋風拂坐生王母來看漢天子滿猗蘭殿

環珮聲

澤精劒

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眞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俄而夫人至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眞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絕朗服青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珮垂鳳文林華之綬腰流黃澤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設厨厨亦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敕帝曰此眞元之母尊貴之神女當起拜帝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

五濁之人耽酒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于蟪蛄之屈宵虛之靈而詣狐鳥之俎且阿母至誠妙唱玄音驗其敬勗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于玄都之墟迎汝于昆閬之中位以仙官遊于十方信吾言矣子勵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曰

臣受性凶頑生長亂濁面牆不啟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霧敬神今日受敘此乃天也徹戢聖命以為身範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勑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文之蘊以出六甲之文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

度以示帝焉至明旦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夫人馬龍虎導從音樂如初而時雲采鬱勃盡為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漢武故事

唐羽士曹唐詩 劍珮有聲宮樹靜星河無影禁花寒 王建霓裳詞 絃索摐摐隔采雲五更初發滿宮聞武皇自送西王母新換霓裳月色裹

騎劍載昇天

沈義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食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義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義曰君是沈義否義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為問之騎人曰義有功于

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馬壽將盡黃老今遣仙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虎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義義不能識遂載義昇天昇天之時道間鉏耘人皆共見不知何等斯須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義所乘車牛

在田食苗或有識是義車牛以語義家弟子恐是邪鬼將義藏山谷間乃分布千百里之内求之不得四百餘年忽還鄉里仙傳

劒過蔡經家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弃官入山修道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初遠欲東

入括蒼山過吳往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故往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爲尸解如從狗竇中過耳于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日如此二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

之視其被内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鬢髮鬒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瓮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綬帶劒黃色少髭長短

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衢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

父母私問經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岳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數十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後數十年經復暫歸家神仙王遠傳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于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遠遊冠着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劍少鬚黃色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見方平與

經父母兄弟相見獨坐久之即令人相訪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姑余久不在人間今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頃使者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敘修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來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至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聲既至從官半

于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于頂中作髻餘髮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入拜方平方平為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于內外擘脯行之如柏靈云是麟脯也麻姑是說云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

田向到蓬萊水又淺于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産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視其米皆成眞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經常從王君遊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

陳尉多是篆文或眞書字廓落而大陳尉世世寶之宴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簫鼓導從如初焉（神仙麻姑傳）

茅君劍

西極揔眞君者茅司命之帥也生於商末服靑精飯九轉丹用曲晨劍解之道治西城山宮年三十着繡衣芙容冠把鈴帶劍一漢元帝時降陽洛山授玉清虛上經三十一卷晉時又降魏夫人於陽洛臺每次三月十二月亦同來句曲推校學仙別有傳未顯於世神仙傳云降蔡經家者是此君也（茅君傳）

綃衣劍

眞人張道陵復領昇長往崔鳴山亭午之際忽見一人朱衣靑襟皂履執版一人異幘綃衣佩劍捧一玉函從朱衣使者進曰

奉上清眞符召眞人游于閬苑須臾東北有十四人皆龍虎鸞雀龜鱗魚鳥之騎執節持幢前後從引千乘萬騎獅子辟邪天丁甲卒無鞅騎東來迎眞人次有黑龍駕一紫輦玉女二人引眞人登車旋踵至闕眞人既至群仙禮謁良久二黑衣吏持天符佩劍執圖籍而至即皆上朱陵府矣眞人視事訖領弟子居渠亭山石室中一日

李眞多李八百之妹也隨兄修道一日八百見眞多手持蓮花身似有孕八百怒欲引劒揮之眞多覺之倏爾凌虛渡江產下童子經一卷遂乘雲氣冉冉昇天（眞仙奇紀）

劒梆

許長史諱穆世名謐字思玄本汝南平輿人後漢靈帝中祖少張來過江居丹陽句容之吉陽里長史以晉太和元年嘗宅茅

山太元元年解駕違世春秋七十有二子姪禮寥虛柩于縣西大墓京陵之蹤未遠飛劒之梆在焉（玄眞隱訣）

道君劒

道士王纂者金壇人也居馬跡山常以陰功救物仁逮蠢類值西晉之末中原亂離飢饉既臻疫癘乃作時有毒瘴殞斃者多閭里凋荒死亡枕籍纂于靜室飛章告玄

三夕之中繼之以泣至第三夜有光如晝照其家庭即有瑞風景雲紛郁空際俄而異香天樂下集庭中介金執鋭之士三千餘人羅列若有所候頃之珠幢珽幡蜺旆羽節紅旂錦旆各二相對前引幢居其前節最居後又四青童執花捧香二侍女捧案地舒錦席前立巨屛左右龍虎將軍侍從官將各二十許人立屛兩面若有備衛

焉復有金甲大將軍二十六人神五十人以龍虎二君之外班列肅如也須臾笙簧駭空自北而至五色奇光灼爍豔逸一人佩劒持版而前告纂曰太上道君至矣于是百珽大座自空而下太上道君侍二眞人二天帝在座之上道君五色蓮花二眞二帝立侍焉纂拜手迎謁跪伏于地道君曰子愍念生民形于章眞刳心投血感

動幽冥地司列言吾得以鑒躬于子矣纂匍匐禮謝竟即命侍童披九光之韞以神化經及三五大齋之訣授之于纂曰勉而勤之陰功克成眞階可冀也言訖千乘萬騎西北而舉昇還上淸矣纂按經品齋科行于江表疫毒鎭弭生靈乂康自晉及玆蒙其福者不可勝紀焉神仙感遇傳

帝舜劒

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住黃庭觀邊之水傍朝謁精誠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雲物之異重嶂幽谿人所罕到妙想未嘗言之于人如是歲餘朔旦忽有音樂遙在半空虛徐不下稍久散去又歲餘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之音震動林谿光燭壇殿如十日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爚亂眼不可相視

須臾千乘萬騎懸空而下皆乘麒麟鳳皇龍隺天馬人物儀衛數千人皆長丈餘持戈戟兵杖旌旛幢蓋良久乃隺蓋鳳車導九龍之輦下降壇前有一人羽衣珏冠佩劍曳履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羣仙擁從亦數百人妙想卽往視謁大仙謂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勞厭萬國養道此山每欲誘教後進使世人知道無不可教授

者且大道在于內不在于外道在身不在它人玄經所謂修之于身其德乃眞此蓋修之自已證仙成眞非它人所能致也吾觀地司奏汝于此山三十餘歲始終如一守道不邪存念眞神遵禀玄戒汝亦至矣若無所成證此乃道之弃人也此山九峰者皆有宮室命眞官主之其下有珏玉五金臺芝之神草三天所鎭之藥太上所藏之

經或在石室洞臺雲崖嵌谷故亦有靈司
主掌巨虬猛獸螣蛇毒龍以為備衛一曰
長安峯二曰萬年峰三曰宗王峰四曰大
理峰五曰天珽峰六曰廣德峰七曰宜春
峰八曰宜城峰九曰行化峰下有宮闕各
為理所九水者一曰銀花水二曰復淑水
三曰巢水四曰許泉五曰歸水六曰沙水
七曰金花水八曰永安水九曰晉水此九
水支流四海周灌無窮山中異獸珍禽無
所不有無毒螫鷙攫之物可以度世所以
養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眞也汝居山以來
未嘗遊覽四表拂衣塵外遐眺空碧俯睇
岑巒固不可得而知也吾為汝導之得不
勉之修之佇駕景策空然後倒景而研其
本末也于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駐景
靈丸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于黃

庭觀十年後妙想白日昇天茲山以舜修
道之所故曰道州營道縣集仙錄

南岳魏夫人劒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
舒之女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
謹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該覽志慕
神仙味眞躭玄欲求冲舉常服胡麻散茯
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
關見常欲別居閑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
彊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長
曰璞次曰瑕幼彥後為修武令夫人心期
幽靈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宇室齋
于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眞人安度明
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
景林眞人小有仙女清虛眞人王裒來降
裒謂夫人曰聞子密緯眞氣注心三清勤

苦至矣扶桑大帝君勑我授子神眞之道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即汝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眞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大極已注子之仙名于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聞上道內晨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後日當會陽滌山中爾謹密之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兗等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

八素隱書大洞眞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眞虎文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眞人位爲小有洞天仙王今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乃清虛之別宮耳于至華存則爲四矣于是景林又授夫人黄

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藏生華色反嬰孩乃不死之道也于是四眞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鐘吹簫合節而發歌歌畢王君乃解摘經中所修之節度及寶經之指歸行事之口訣諸要備訖徐乃別去是時太極眞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消彈九氣之璈青童命東華玉女烟景珠擊西盈

之鐘暘谷神王命神林玉女賈屈廷吹鳳喉之簫青虛眞人命飛玄玉女鮮于虛拊九合玉節太極眞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啓之章清虛詠駕飈之詞既散後諸眞元君日夕來降雖幼彥隔辟寂然莫知其後幼彥物故値天下荒亂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爲眞仙默示其兆二子位既成立夫人因得冥心齋

靜累感眞靈修眞之益與日俱進凡仕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與青童東華君來降授夫人成藥二劑一曰遷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頻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乙玄仙遣飈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徑入陽洛山中 集仙錄 廣初志

杜蘭香劍授

杜蘭香者有漁父于湘江洞庭之岸聞兒啼聲四顧無人惟三歲女子在岸側漁父憐而舉之十餘歲天姿奇偉靈顏姝瑩迨天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而下來集其家携女而去臨昇天謂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謫于人間玄期有限今去矣自後時亦還家其後於洞庭包山降張碩家蓋修道者也蘭香降之三年授以舉形

之坐內握手慰之謔曰吾與山中之友市藥于廣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當尋我於此遂倏然而去敬伯到廣陵十餘日事少閒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荒凉移步愈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複花木鮮秀似非人境既而稍聞劍珮之聲二青衣

出曰裴郎來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敬伯前拜視之乃謔也裴慰之曰塵界仕官久食腥羶愁慾之火焰于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困遂揖以入坐于中堂窗戶棟梁飾以異寶屏帳皆畫雲隺有頃四青衣捧碧玉臺盤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窺既而日將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燈光華滿坐女樂二十

人皆絕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顧小黃頭曰王評事者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弃吾下山別近十年纔爲廷尉屬今俗心已就須俗妓以樂之顧伶家女無足召者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妹麗五千里內皆可擇之小黃頭唯唯而去諸妓調碧玉箏調未諧而黃頭已復命引一妓自西階登拜裴席前指曰參評事敬伯答拜細視之乃敬伯妻趙氏而敬伯驚訝不敢言妻亦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一青衣捧玳瑁箏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坐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閒取一殷色朱李投之趙顧敬伯潸繫于衣帶妓奏之曲趙皆不能逐裴乃令隨趙所奏時時停之以呈其曲其歌雖非雲韶九奏之樂而清亮宛轉酬獻極歡天將曙裴召前黃頭曰送

趙夫人且謂曰此堂乃九天畫堂常人不到今日之會誠再難得亦夫人宿命勞苦無辭也趙拜而去敬伯亦拜謝而去復五日將遷潛詣取別其門不復有宅乃荒涼之地煙草極目惆悵而返　續玄怪錄

天女劍

張殖彭州導江人也遇道士姜玄辨以六丁驅役之術授之大曆中西川節度崔寧嘗有密切之事至人走馬入奏發已三日忽于案上文籍之中見所奏表淨本猶在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計人馬之力不可復追憂惶不已莫知其計知殖術召而語之殖曰此易耳不足憂也乃炷香一爐以所寫淨表置香烟上忽然飛去食頃得所封表草墜于殖前及使回問之並不覺進表之時封題印置如故崔公深異之禮敬

殊常問其所受道之由云某師姜玄辨至德中於九龍觀捨力焚香數歲因拾得殘鈌經四五紙是太上役使六丁法呪術備足乃選深山幽谷無人跡處依法作壇持呪晝夜精勤本經云二十四日玄辨爲九日而應忽有黑風暴雨驚駭于人視之雨下而壇場不濕又有雷電霹靂亦不爲驚懇良久見奇形異狀鬼神繞之亦不爲畏

須臾有鐵甲兵士數千金甲兵士數千噉噪而下亦不驚怖久之神兵行列如有所候即有天女著繡履繡衣大冠佩劍立問玄辨曰既有呼召有何所求玄辨以術數爲請六丁兵仗一時隱去自此每日有一丁侍之凡所徵求無不立應以術授殖至大曆十二年殖與玄辨隱去不復見（仙傳拾遺）

孔宣父具劍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壯而頑驁不肖姚之子稍長于二生姚惜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于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與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不到忽一夕子夜臨燭凭几披書之次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屛幃茵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

門下車則夫人也三人趨出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爲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閑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爲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晝

堂延閣造次而具翌日有輜軿至焉賓從粲麗逾于戚里車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夫子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坐酒肴珍備果實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若神仙焉是夕合巹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

也但百日不泄于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愚昧扞格為憂夫人曰君勿憂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具冠劒而至夫人勞問之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引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習相視自覺風度夷曠神明開爽悉將相之具矣（神仙感遇傳）

玉皇劒

唐高宗顯慶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名嘗採藥于青城山下遇一大薯藥斸之深數丈其根漸大如瓮此人斸之不已漸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至十丈餘此人隨中無由而出仰視穴口大如星焉分必死矣忽旁見一穴既入稍大漸漸匍匐可數十步前視如有明狀尋之而行一里餘此穴

漸高繞穴行可一里許乃出一洞口洞上有水闊數十步岸上見有數十人家村落桑柘花物艸木如二三月中有人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釣童往往相遇一人驚問得來之由遂告所以乃將小舠子渡之民告之曰不食已經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飯柏子湯諸葅止可數日此民覺身漸輕問其主人此是何所兼求還蜀之路其人

相與笑曰汝班人不知此仙境汝得至此當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當引汝謁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巳也可往朝謁遂將此人往其民或乘雲氣或駕龍雀此人亦在雲中徒步須臾至一城皆金玉爲飾其中宮闕皆是金珏諸人俱以次入謁獨留此人于宮門外側有一大牛赤色形狀甚異閉目吐涎沫主人令此民禮拜其

牛求乞仙道如牛吐珏物即便吞之此民如言拜乞少頃此牛吐一赤珠大踰徑寸民方欲捧接忽有一赤衣童子拾之而去民再求得青珠又爲青衣童子所取又有黃者白者皆有童子奪之民遂急以手捧牛口須臾得黑珠遽自吞之黑衣童子至無所見而空去主人遂引謁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冠劒列左右玉

女數百侍衛殿庭奇異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問民具以實對勑左右以玉盤盛仙果示民曰恣汝以手拱之手捧之唯得三枚而已玉皇曰此汝分也初至未有位次且令前主人領往彼處勑令三女充侍別給一屋居之令諸道侶導以修行此人遂却至前處諸道流傳授眞經服藥用氣洗滌塵念而三侍女亦授以道術後數

朝謁每見玉皇必勉其至意其地草木常如三月中無榮落寒暑之變度如人間原仙記

蕭君劍

大曆初有道士謝修通者宜春人也入山不出凡四十年如埜人後遇一人引入溪原于溪中得一碑長三尺乃蕭侍郎淸虛之館碑更行半里見宅基古甎瓦石皆異

遂拮菴居之長慶初入都木坑偶見一宅重扉須臾有一青衣童子招修通入見一人紫綬峩冠佩劒立堂之左一人碧綬素簡立堂之右童子曰左者蕭君右者隗君即梅福也通乃叩頭再拜求住修通好食小蒜二君曰子乃葷腥之人安能住此贈修通嘉禾五穗松葉半斤令頓時服之服之中半二君乃令歸精神似不足眼目雖

聑門人相謂曰師修行不出凡七十年爲邪氣所亂如大道何通至寶曆初夢人告曰造一精舍將君住之既寤且曰我當外矣七日而卒門人來備棺櫬空然見衣冠而已年九十八（玉笥山記）

仗劒衛神丹

貞元中有韋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游太白山有道士出于稠人中揖自東曰某棲心道門懇志霧藥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爲吾配合龍虎丹一爐據其洞而修之有日矣今霧藥將成而數有妖魔入洞就爐擊觸藥幾飛散思得剛烈之士仗劒衛之靈藥倘成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東踴躍曰乃平生所願也遂仗劒從道士而去躋險躡峻當太白之高峰將半有一石洞可百餘步即道士燒丹之室唯

弟子一人道士約曰明晨五更初請君仗劒當洞門而立君見有怪物但以劒擊之自東曰謹奉教久立燭于洞門外伺之俄頃果有巨虺長數丈金目雪牙毒氣氤鬱將欲入洞自東以劒擊之似中其首俄頃若輕霧而化去食頃又有一女子顏色艷麗執芰荷之花緩步而至自東又以劒拂之若雲氣而滅食頃將欲曙有道士乘雲

駕霍導從甚嚴勞自東曰妖魔已盡吾弟子丹將成矣吾當來為證也盤旋俟明而入語自東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詩一首汝可繼和詩曰三秋稽首叩真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既凝身可度蓬壺頂上采雲生自東詳詩意曰此道士之師遂釋劍而禮之俄而突入藥鼎爆烈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恨自咎而已（[illegible]）

金人劍

陳摶字圖南亳州眞源人也幼聰悟過人及長經史一覽無遺嘗遇孫君仿鹿皮處士二人謂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以恬默自處凡二十餘年宵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因悟曰金人云歸成之地蓋秋為萬物之所歛而歸者也吾其隱于西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俄徙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荊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時境內有虎食人先生至叱虎令去自是虎患頓息後至一百一十八歲化形于蓮花峰下張超谷中（本傳）

天尊劍

天尊坐五色蓮花之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五色獅子九頭共捧其座口吐火

焰繞天尊之身於火焰中別有九色神光周文及頂光焰鋒鋩外射如千萬鎗劍之形覆七珽之蓋後有鸞木寶花照曜八極眞人力士金剛神王玉女玉童充塞侍衛陰陽太一四十六神自領隊從亦侍左右雲車羽蓋遍滿空中（道教靈驗記）

劒筴第

服奇篇凡三十■條凡二十六事

帶利劒凡三條

劒容

法服劒

劒達聖教

齊晉之君服劒

晉楚之君服劒

荆爲長劒

經侯帶劒

襄成君帶劒

趙平原夸劒

姚賈舞劒

劒衰凡二條

董君劒客

給劒

櫑具劒

駭犀玉具劒

劒不離於身

魏臨菑舞劒

劒耿介

劒容凡二條

齊魯劒

劒謁昭陽殿

尋橦跳劒

腰品劒

畫劒

劒筴第二十

明虞錢希言譔輯　　黃陂張大猷授録

服奇篇予幼好此奇服兮帶長鋏之陸離出楚辭九章

筴曰夫服心之文也誠中形外之理存焉珽劒在躬寔為威儀故盛飾君子未嘗一日去身凛乎有不可撓之色寧第游閑為富貴容而已傳不云乎衣服容貌所以悅目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

民之目悅矣禮教頹敬讓廢傲慢成俗夸炫為容褒衣博帶之士眞雖存矣偽亦馮焉彼有疾而為顰無悳而折巾者不衷身嵓可無辨歟予所隷劒飾者若而人斯並公族英華邦家令望煥乎可紀者也玄冕無醜士蓋自昔歎之何必聞道乃有縐豢之色禮曰范則冠而蟬有緌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筴服奇

帶利劒

老子曰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雜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猒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老子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端正也所謂皃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美麗外皃飾施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不正之道所分布也

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不務蠶桑之業也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劒刺之嚴為刑罰以治之也故曰帶利劒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眾臣之家

聚歛入於私門故曰必富也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百官之姦邪作於上則庶民之偷俗成於下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盜竽爲盜之先倡也韓非子

大道甚夷其化無形若遠而近若晦而明乎夷而無穢要約而易行無爲而功成無事而福盈天地由之萬物以生而民背之用其聰明任僞廢道反地遂天尊知貴巧欺誑僞神飾治邪淫歸僞去眞創作敗制起事遂功豐屋榮觀大戶高門飾以奇怪加以采文以知爲準以巧爲繩詐爲之斧僞爲之斤秉術操數簡織賊耕田穢不修莨莠並生田苗不起囷倉虛空衣重五采錦繡玄黃氷紈綺縠靡麗輝光利劒堅甲彊弩勁弓輕車駿馬多挾凶人權重名顯威勢流行伐殺鄉里臣役細民妒廉嫉讓疾忠毒信結邪連僞尚爭貴武無不侵凌使通境外常議弑君食重五味殘賊羣生刳胎殺轂遂天之心居常醉飽取求不厭

多藏金玉畜積如山所有珍琁擬于人君出入奇異榮盛光顯離衆絕俗超然獨存亂世高之稱爲大人漢嚴遵道德指歸

劒容

繇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效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

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幷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者（鶩一作流）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躡一作跕 屣舞屣也）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

閒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鬭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貴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史記）

法服劒

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劒珮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以此防民猶有疾驅于道者今舍之曰不便是投魚于淵寘猨于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文中子）

儒服劒

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探玄索奇人之難知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群爲賢（行務怪異而離人之羣也）以犯上爲抗（悖逆犯上以爲勇敢而無懼）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劒者衆而耕戰之士寡（言人皆務文學而解耕戰）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韓非子）

劍違聖教

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詡諷咏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幼則筆墨乎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爲己勉赴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幷兼性非皆惡所習爲者違聖教也（王充論衡）

齊晉之君服劍

公孟子義章甫搢忽儒服而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勾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墨子）

晉楚之君服劍

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裒也衣裾也）令行乎天下遂伯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牂（音賍）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鄒孟子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

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迕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徒倮不衣也）結軶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因矣（淮南子）

荊爲長劍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邪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荊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桓短衣而遂偞

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鬋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今君衣狐裘而朝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眞爲勇悍矣余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鄰之鬭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瞬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

抱黿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辨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勤也後雖有斧鑕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既之所以勇悍也　劉向新序

經侯帶劒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劒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郄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

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珮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劒珮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爲遺我賊于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說苑

襄成君帶劒

襄成王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劒履縞舄立乎游水之上大夫擁鍾錘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晳之汎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萠芘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社會鐘鼓之

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檀澤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之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于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耻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晳乃揄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晳親楚王母弟也官為令尹爵為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今令尹何以踰于鄂君子晳臣獨何以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于長者矣未嘗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新序）

趙平原奪劒

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年表八年取魯封魯君于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為

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于
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趙使欲夸楚
爲瑇瑁簪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
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
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史記〕

姚賈舞劒

四國爲一（荊齊燕代）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
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

寡人屈於內（財力困也）而百姓靡於外爲之柰
何羣臣莫對姚賈（魏人）對曰賈願出使四國
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
衣以其衣（以王衣衣之寵之也）舞以其劒（古者飲則以劒舞之）
（以王劒賜之以爲舞時用）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
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戸以爲
上卿韓非（韓之諸公子秦王見其書恨不及見之攻韓韓遣之使秦秦王說之賈與李斯毀之死也）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

使荊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
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
權自外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
（監門卒也賈其子也）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
門子（父死子繼曰世）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
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厲礪同礪也）王召
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
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

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其
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有婦功也）天下願
以爲妃（匹也）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
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
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
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
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
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婦逐之也不經見）朝

歌之縻居賈肉不售故曰縻子良之逐臣未聞棘津之讎不庸後志琅邪西海大公所出又釣于棘津今存讎售同蓋嘗求售與人爲庸不見用也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之賈人也五鄙爲鄙蓋鄙鄙之人爲賈者仲嘗與鮑叔賈南陽之敝幽脩武南陽也仲賴上人嘗以貧困隱北敝困幽隱也曾之免因見莊二十九年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奚虞臣也不見用自鬻於秦養牲者以五羖羊皮鬻之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僖二十八年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于城濮與此不同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醜恥於天下明王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並湯時人辭湯之聘申屠狄紂時人自沈于淵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汗不聽其非譽其爲已用汗者非者雖不取不聽知其爲用則或聽取於察言聽取之也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八尺曰咫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無功而願賞虛願也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戰國策

劒褒

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趙佗爲南越尉故曰尉佗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魋結魋音椎謂爲髻一撮以椎而結之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佗曰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

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蹶然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

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繇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渠音詎

乃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它送亦千金非橐中物故曰它送陸生卒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說拜賈爲太中大夫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

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瑟侍者十人珤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珤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臥反數見不鮮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漢書作數擊鮮無久慁公爲也慁汙辱一曰患也公賈自謂也今汝

諸子無久慁患公也史記漢書

陸賈得南越王趙佗所贈橐中裝萬金歸分五男各令散居而賈攜侍兒竟樂游于五子之家每止十日極其滋味承奉其珤劍珠玉隨身皆賜之雖非訓導亦爲達見獨異志

董君劍客

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竇太后之女故曰竇太主

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好美好麗也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計謂用筭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内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中府掌金帛之藏者也董君所發

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也安陵爰叔者爰盎兄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辠將欲安處乎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以自安處也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以用也不知用何計也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萩即楸字也言有楸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又須助親行當有宮故宜獻此園也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竇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

城東南園可以爲宿館處所故獻之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

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爲公主賞賜邑入既別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卒讀曰猝洒音信又山豉反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公主閣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群臣從官

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爲賤者之服）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珥珠玉飾耳者也）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耳）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廂自引董君（之徒）也董君綠幘傅韝（宰人服也韝形如射韝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

隨主乃贊（進傳謁辭）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胞與庖同）前伏殿下主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上坐也）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歡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于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蹵鞠劍客輻湊（蹵十六反）（鞠[illegible]）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

鞠之會角狗馬之足（角猶校也）上大歡樂之（漢書）

給劒

武帝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劒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

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綉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

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移猶施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第也[史記]

櫑具劒

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督謂察視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

從命者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興軍之制威振州郡勝之素聞雋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劒櫑具木標首之劒櫑落壯大也古長劒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劒木首其狀似此佩環玦環玉環也玦即玉珮之玦也帶環而又著玉珮也褒衣博帶褒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寬博之帶也盛服至門上謁上謁若今通名也門下欲使解劒不疑曰劒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躧不著跟曰躧躧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躧山尒反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瀕厓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瀕音賓今乃承顔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樹立也勝之知不疑非庸人庸常也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

事皆州郡選吏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爲從事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爲青州刺史[漢書]

駭犀玉具劒

延固與弟仲叔書云近買侍中升仲駭犀標首玉具劒一也漢書注玉具劒標首鐔衛盡用玉爲之也

劒不離於身

黃初二年八月孫權城武昌下令諸將曰

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
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
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况今處身
彊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
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
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
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
文帝踐祚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十

一月策命權封爲吳王〔吳志〕

魏臨菑舞劍

邯鄲淳一名竺字子淑博學有文章又善
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
州荊州内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
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
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
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
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
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
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説數千言訖謂淳曰
邯鄲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
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
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
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
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

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
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魏畧〕

劍耿介

應璩與魏文帝書曰左執屈盧之勁矛右
乘干將之雄戟高冠拂雲長劍耿介簫管
振音厥聲載路馮軾虎視清風震壘可謂
堂堂乎難與並爲仁也〔應璩集〕
謹按魏書云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
爲書記明帝時歷官散騎常侍齊王芳

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
應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
時要世共傳之復爲侍
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

劒容

王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
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
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
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
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
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
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
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先
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
以專經爲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
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
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
三百卷儉抄爲八帙又別抄條目爲十三

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請憶
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
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
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
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劒衛
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
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
惟有謝安蓋自比也南史

王儉領少子太傅本州中正解丹陽尹舊
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儀接小傅以賓友
之禮是歲省摠明觀於儉宅開學士敕悉
以四部書充儉家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
以本官領吏部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
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
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旁無
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

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鈄插幘簪朝野慕之相與放効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比也世祖深委仗之事流選用奏無不可（南齊書）

齊魯劒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

觀群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封爲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暐嗣位改封范陽王稍遷　尹加散騎常侍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爲建平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焉德嘗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劒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俯仰則丘陵生韵至于今日荒艸頹墳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遂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王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鬑荷矣（晉書）

凡人弄劒

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仙有平許人學而得仙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其非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秘仙術弟子之中尤尚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爲當强以語之邪既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

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頰舌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毁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當自衒於俗士言我有仙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仙道也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鋏履絙登幢擿盤緣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

淵足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攝驚飈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爲之而周孔不能況過于此者乎 抱朴子

劒謁昭陽殿

北齊文宣帝沉斂有遠量外若不慧內鑒甚明文襄年長英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貶退言咸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爲不及文襄嗣業帝以次長見猜嫌帝后李氏色美每預宴會容貌遠過靖德皇后文襄稱不平焉帝每爲后私營服玩小佳文襄即令逼取后恚有時未與帝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恡每退朝還第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躍后問何故對曰爲尔漫戲此蓋習勞而不肯言也所寢至夜曾有光巨細可

察后驚告帝帝曰愼勿妄言自此惟與后寢侍御皆令出外文襄崩秘不發喪其後漸露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此殂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及帝將赴晉陽親入辭謁于昭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劍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帝令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

失色（北史）

尋橦跳劒

恒王王承乾太宗長子好聲色慢遊無度然懼太宗知之不敢見其迹承乾先患足行甚艱難而魏王泰有當時美譽太宗漸愛重之承乾恐有廢立甚忌之泰亦負其材陰潛懷奪嫡之計于是各樹朋黨遂成釁隙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

舞承乾特加寵幸號曰稱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稱心殺之坐稱心死者又數人承乾意泰告訐其事怨心愈甚痛悼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車馬于前令宮人朝暮奠祭承乾數至其處徘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贈官封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不朝參者輒愈數月常命宮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翦彩爲舞衣尋橦跳劒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於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疋黄金十斤以勵承乾之意（舊唐書）

腰品劒

唐劒具稍短常施于脅下者名腰品劒隴

西人韋景珍不樂卑官有四方志衣玉篆袍佩玉鞢兒腰品劒飾若神人李白嘗識之故其感遇詩有云玉劒誰家子西秦豪俠兒謂景珍也

藹劒

吳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劒不知木劒創于晉代也（唐小說）

唐李濬紀物之異同有白玉劍長三尺餘者松窗紀聞

劍筴第二十一

蔡淵箸 凡二十六事 凡二十五條

神仙制劍法 凡二條

陶隱居論神劍 凡三條

天台道士劍

造劍尸解法 凡四條

劍解次第事迹法度

劍解之道

劍丹

以午日鑄劍

蟾血膏劍

抱朴子制雌雄劍

裴君論劍解 凡二條

老君劍

桐柏山眞人劍

雌劍名子千

第七神仙劍
第五十五神仙劍
三劍之法
橋山劍 凡三條
四靈子都劍
卓劍
斬邪劍
陽雌雄劍

雷平山劍化
霍景劍
劍書老易
廬山淬劍

劍筴第二十一

閩胥錢希言譔輯　雲間馮時可訂正　長安崔爾進授鍥

藥淵篇 引呂生藥淵出真誥東華靈妃歌語

筴曰華陽丹綠之秘奇羽陵脈望之詭異論解形則遺冠委舄談劾鬼則雷迅風行莫不闡玄其辭炯雲並吐然而班俗淺見猶謂荒唐是處牛蹄之涔而嘲溟渤之浩翰矜蜉蝣之羽而駭朱鳥之

春秋達者所爲浩歎也大關閭得石室素書仲尼識之子亦何嘗不語神哉神仙之劍變化無窮非可以一類求之其不能控景登空立升太微者則有解劍之道焉委形冥化微乎妙哉而談者謂劍通于仙其術不試亦可立致冲舉則吾不得而知也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筴藥淵

神仙制劍法

太極眞人石精金光藏景錄形神經曰制劍之法上宰摠眞西城王君昔授於紫陽公施行道成摠眞昔用劍解之又授九轉丹方於里張先生即此周人也（金光藏景錄）漱龍胎而死決服瓊英先師王西城北是飲丹後用劍解而不言服九轉者當是雖授而不遂合用後以付門弟子茅君亦是

受而不用故云付耳茅君傳南嶽魏夫人傳楊君故安妃云可尋劍解之道但不知遂用不耳許長史既服朕石或當不必爲其事掾從鎮南夜解則又非此法掾許長史丁也若是太清解及單用劍者應不得及望故鄉而掾遊處方臺遂本居邦也神劍用之而解化則能遊宴太極採五星之精執煥七元之威光以範儀烈映眞氣故

軒轅橋山之葬劍舄在焉王子喬渤海之家劍鳴空槨王喬京陵之基劍飛冲霄其斯寶眞驗九玄精應太霊神方霊致威劍之妙化也諸以尸解者以劍代身五百年之後此劍皆自然還其處以劍解者不必止是用丹書者空劍亦可幽響無聞倪俛難尋不可得言矣不可得言爲之者見之者惟當應之于心耳神奇欻倪變動無力非

復物理所期正當因心任化即事從宜耳爲之者亦不覺其所以然見之者固莫測其所以然軒轅採首山之銅以鑄劍虎豹百禽爲之視火祭鑪劍而軒轅來崩葬橋山五百年後山崩空劍赤舄在焉一旦又失王子者曾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日秦華嘗家渤海山見葬時有發王子墓者一劍人適欲取

覘其劒忽然上飛去王子喬事傳說浮丘
公携與乘崔其登嵩山此事不同解化時
年正十五六耳故戴遠遊冠者曾葛洪云
陰君授鮑靚尸解之法後必理石子崗有
人發其棺見一大刀冢左右有人馬之聲
遂不敢取此是解劒法而不能飛法此是
周靈珏太玄陰生符朱書刃矣太清之下
故得主者而已按玉清靈傳說撼真帝劒

楊君說同柏帶劒此並應是先解劒化也
真人用珏劒以尸解蟬化之上品也夫尸
解之法多如蟬蛻令此劒非蛻也故云上
品明變道之高道也營造劒之時先齋戒
百日乃於幽隱處近清泉立西向屋作竈
口亦西向善鍛人鍊好鋏生鋌合鍊成令
得八觔爲足也若欲窮其精理當用竹炭
又以銅錫柔沃如此用歲月功夫殊多所

以古人作劒三年然後成也薛燭亡歐冶
鑄劒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
出銅今以此合燒則煉多而不燥剛利而
銷其鍛人亦須溫良新衣沐浴造劒之日
尤不得飲酒食肉及遊履淹穢七月庚申
日八月辛酉日使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
分厚三分半謂背脊上近柄間令厚三分
半也至兩刃際可減一二厘耳又向刃邊

先殺背二分乃立兩至抄亦以漸令薄也
抄九寸爲左右兩處當從鐶頭定度整三
尺劾背爲刃六廣三分八厘必使中脊餘
六分也抄九分合殺兩邊令尖殺抄鋒令
有兩稜如戟抄殺鋒也其柄用長短適令
鐶高二寸四分身長二寸四分則餘一尺
二寸六分以柄爲鋏因當中央令廣九分
厚二寸與鐶相連柄操梓材近鐶圍四寸

九分兩圍三寸九分皆以鉏竟爲正若作
劒裝則促扁於此也劒頭可安鏃鐶謂鞢
始鍊剛仍使鐶身相連勿別作横合作鉤
連之都使外形大小厚薄相似乃鑿除應
空之内亦可先鑽作數孔鑿爲易其伏基
處鑿鏤之都畢令大環高二寸四分横分
廣處對中徑二寸八分内方負徑四分鐶
形古今多法或正負或狹長或如髀耳乃

有十許種種此經中所負亦是顯其左右
法耳非正定形也謹准製古令取其合度
立圖如古文鐶之内不得正負如竹亦不
得正方如界畫當令内面小方而外落稜
角必令得刻巳刄字不甚邪轉佳使長三
尺九寸耳尺寸度數厚薄形制並備如別
圖尋古今尺長短不同九章筭法皆積毫
釐之度晉中書監荀勗善音律攷藝定帳

入音不調後有人於地得一玉律銘題周
世短晉尺四分半以攷定音律聲韻合度
今宜用此尺爲准所以示者擬真桐柏並
以周時作劒甲周尺也鏃鐶者鏤刻劒鐶
止左右面刻之作刄字面有九字也鐶背
上刻作九字巳也深刻字皆從刀背而下
順刄謂兩邊刀及字巳皆對從刄背邊起
俱下就刄故曰順刄也順鐶而刻之隨鐶

曲轉故曰順鐶也諸刻處欲得以金銀間
之盜分明佳也劒身刻象鐶中央復有竪
起如小羊鐶者名之曰伏基之義謂爲日
月之基隱伏光景也内鐶老而爲日字内
鐶者即小鐶之中伏基也刻右而爲月字
先又負刻日月之外爲鞢也五百年還出
以揮五岳入以藏無閒謂潛靈遁迹隱影
藏形也下以制九陰謂可攝召九陰之神

也上以承玄冥星主隱變也衛足以逐邪
魔威足以鑒七情謂控威乘勢鑒照七星
也仰以映五色謂五行之氣常栖映也俯
以代身化行矣欲知劒之左右内外以見
正指南使劒背在上使劒刃在下也于是
以東面為右西面為左也東為内面西為
外面此劒尺度長短廣狹厚薄刻鏤文字
乃太極四眞人靈劒之模範也上清眞人

亦皆帶劒上清之劒並是太極所造耳故
此經為太極之法乃四眞人定範何必須
昆吾之金剛玉之鋏也此益明不必須精
鐵所存者模範而已王子喬劒乃凡下之
鋏耳橋山尸解之劒非昆吾之流金也此太極眞人紫陽公告王君也軒轅鷟龍玄圃足步綱之詞以術以解化後乃行前眞多有此例
此劒經前竟也太極上化符以飛精
書紙盛以紫囊欲去時以係劒鐶右以曲
晨飛精書劒左面令至劒抄也又太極藏
景符飛精書紙盛以絳囊欲去時以係劒
鞘右以曲晨飛精書劒右面令至劒抄也
又太極籙形符以飛精書紙臨去之日服
之身生七色之雲自有電光右以曲晨飛
精書劒背令皆兩刃之際也又太極化符
恒日或一符七年去朱書竹中帛秘要也
是合曲晨丹成臨欲解化時以題劒七年

以後朱題劒亦能解化東鄉序

陶隱居論神劒

晉永嘉中劉儘呼麥切多奇識亦云是異人
作此劒乃依佛符字殊細設婁羅鐶曰大
乘而法鐵甚快利宋來便恒供衛上名曰
劉儘鈹尚千年刀同實久已易去鐶壁刻
處亦漸漸欲滅又見有四五故鐶並[illegible]似
如一不知其劒身何在東山顧居士亦造

此諸人有同時共製者今猶存焉大抵遠謬不可具說乃有銅鑄作鏤以釦鏤者故刀如此並可以類推今此戲式惟是幽隱居所匠深備心解亦詳理極夫知必同大極模範不耳几試刃之利鈍取中形些數枚急束以一髮懸其秘紫如杖頭令一人執之乃以劍一斫芒斷而髮猶連討芸多少為優劣劉惜鈸千失刀背舊
斫十三芒又有一百鍊剛刀斫十三芒國
中惟稱此爲絕而近造神劒斫十五芒觀
其鐵色青激光彩有異斧薛燭所謂渙如
氷之將釋者矣頃來有作者十餘人皆不

及此作剛朴是上虞謝平鑿鏤裝治平聲是
石尚方師黃文慶並是中國絕手以齊建
武元年甲戌歲八月十九日辛酉遣於茅
山造至梁天監四年乙酉歲勑令造刀劒
形供御用窮極精巧奇麗絕世別有横法
剛公家自作百鍊黃文慶因此得免餘役
爲山館道士也周禮制劒長三尺柄居五
寸是六分之一也兩刃廣二寸半重古秤

一斤四兩今秤二斤十兩也今公家劒長
四尺七寸柄居一尺五寸是三分之一小
減也刃廣一寸六分輕重不定此短劒長
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而經有刀劒兩名
晉武帝太始十年中書監荀勗張華等按
定鍾律八音不與古樂相諧由漢來用尺
漸長乃更依周禮積黍法制尺以量鑄新
鍾募求古物得周世正玉律比之毫釐無

差因擊古鍾以律命之此亦響合兼以七
鍾古物相課皆會又得汲冢竹簡亦長二
尺四寸公是施用謂之古尺阮咸聽荀樂
聲以爲高功非興國之音咸亡後有人掘
地得銅尺長荀尺古之四分半時人以阮
咸之解音遂復施行謂之官尺會司農相
承以制五尺并取積寸以作斛斗也宋元
嘉中大將軍彭城王義慶制物每欲廣大

又加官尺寸半民間復有相與之室今謂之尚方御府都水材官用尺乃復長民一分推如衆例則以古尺爲勝鍾律宮商自然響會是合精神冥數且周世又二眞製劒之時兼前張窮極精巧時又有東晢雷煥之徒紗貫神鬼阮咸雖善音樂而性度縱誕不能親切故以单緩爲好用掘地銅尺内應是後漢時事也梁天監四年又更

校尺以調正鍾律定用張荀古尺半分於事合東今施用名曰法尺

若欲潛遁名山隨時觀化不願眞官隱淪自足者當修劒尸解之道以曲晨飛精書劒左右面先逆自托疾然後當抱劒而卧也謂先爲稱疾寢卧數日乃密脫劒青囊棖出題書及繫符都畢于是抱之而祝須天馬迎至解衣而遊勿令人知覺也又以飛精藥雀拭劒鐶呼劒名字祝畢忽見太一以天馬來迎於寢卧之前于前上馬若女子則以輜軿來迎舍來諸仙多有托以余物前用竹杖或巾履惟鮑靚見太清尹法此神變剡悦假類會形不可理趣相求眞奇事矣天馬者吉光騰黃之獸也古畫圖有此獸形皆昔眞人所顯相傳示也吉光似鹿騰黃類馬男則单騎女則駕軿也

太極眞人命太一使者賫馬執控并迎以寳衣剡忽而來不知所以然也太一主仙變也馬去之時雖衆醫侍疾子孫滿側我易服來劒流景變跡而不覺我之云爲也所謂化遁三辰巓徊月精呼萬變非復故形者也 抱朴子

大極上化符以飛精書紙盛以紫囊欲去時以係劒鞘詩仙人多以竹杖不必盡得

劍法或是太清術耳假物變化不可一類求之（抱朴子）

夫修眞尸解者皆不得返望故鄉上解之道名配紫簡三官不得復窺其鄉世斎神劍與之起居相隨十三年自能化形不必須藥書之若不辨作藥七年之後但以丹書劍亦能潛化也单行此法似不可反故鄉矣自不及曲晨之精妙吉光騰黃之延

控也雖单行此猶賢于太清雜法兼得改形練化遊冥太極其丹宅藥得居解非是靈尾之化者皆不得反故鄉三官執之也太清尸解之法那得比太極之化遁乎今太清尸解法五符中有太玄陰生符又用牛脂煎錫藥丸兩事耳無復余方也佩用制劍之法具在符圖訣中其後用解化之道人非常修之事故並不得載而畧之（抱朴子）

天台道士劍

天台道士劉方瀛師事老君積修介潔早佩畢道法籙常以丹篆救人與同志弋陽縣令劉歲攖天師劍法以五月五日就弋陽葛溪鍊銅造劍劾符禁水疾者登時即愈嘗于黃巖縣修齋劾壇以救疫毒有見鬼巫者潛往眎之見鬼神數千奔北潰散

如大陣崩敗一縣之疫數日而愈咸通末方瀛無疾而終戒其門人使與劍俱葬莫敢違之乾符中和間台州帥劉文干裨將李生領徒發其墓欲以取劍見其尸柔軟容色不變如醉卧而已顧視其劍哮吼有聲羣黨驚懼卒不敢取李生命瘞之而去不獨劍之有靈劉方瀛亦陰景鍊形得道之流也（道藏靈驗記）

造劍尸解法

眞人用琟劍以尸解者蟬化之上品也當自齊戒百日乃使鍛人用七月有庚申日八月有辛酉日作精利劍使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分半以杪九寸爲左右刃處其柄任長短取適也頭可安録鐶也惟使長三尺九寸耳（金光藏景録）録鐶者鏤刻劍鐶也鐶左右面刻之作刃

字面有九刃字也鐶背上刻作巳字作九巳字也深刻之字刻皆從刃背而下順刃也順鐶而刻之也（金光藏景録）

諸刻處欲得以金銀廁填之益分明佳甚劍身中有刻象在後鐶中央復有豎起如小半鐶者名之曰伏其內鐶刻左面爲日字刻右面爲月字先又圓刻日月之外爲郭也所謂伏日月之光㚖五百年還出以

揮五岳入以藏無間下以制九陰上以承玄冥衛足以逐邪魔感足以鑒七精仰以映録五氣俯以代身化形矣欲知劍之左右內外以劍正指南使劍背在上使劍刃在下也于是乃以東面爲右西面爲左東爲內面西爲外面所謂廻顛黃赤縱到五行步斗舍陰斬電割風者也斗謂七星陰謂六丁之神也劍杪九寸有兩處並刻兩

刃中脊上內外面各作三丁字從兩刃頭始作丁字分以三寸爲一丁字字順向劍杪（金光藏景録）

此劍恒置所臥牀上枕櫛被褥之間使常不離身以自衛也既足以逐辟邪魔又可以照映五形爾乃神藥顯之即得遯景潛冥九（金光藏景録）

此劍尺度長短廣狹厚薄刻鏤文字乃太

極四眞人靈劍之模範也或謂曰分鼻或
曰揮袖刀但當論鋌質有利鈍耳上人皆
陶昆吾之石冶西流之金禱而作之準其
成範也此之上質非世人所得但取精鋏
桉而作之亦足以流景逸眞隱靈化形藥
既陳矣將不待西吾之質乃成其妙也凡
鋏亦皆可用也所存在于範質而已夫虎
狼惡獸聞麟唱而竄尺百鳥羣遊聽鳳鳴

而絕響麟角豈銳於虎狼之爪牙哉鳳聲
豈猛于鵬鶚之躩乎所貴在於靈音神氣
道妙發煥德爲群物之軌眞爲至空之柄
足以鎮萬精之眩惑威千凶之用矣奚必
須昆吾之金割玉之鋌耶王子喬劍乃凡
下之鐵耳黃帝今所帶劍是橋山中尸解
劍也若是者復非西昆之流金也金光藏景錄
劍解次第事迹法度

若欲且遁潛名山棲身高岫或欲隨時覲
化逍遙林澤或欲斷兒子之情令始終道
畢外割親悲內遏希尚不願眞官隱浪自
足者當修劍尸解之道以曲晨飛精書劍
左右而先逆自託疾然後當抱劍而臥又
以津和飛精作丸如大豆于是吞之又津
和作一丸如小豆以口含緣拭之於劍鐶
呰呼劍名字祝曰良非子干今以曲晨飛

精相哺以汝代身使形無洩露我當潛隱
汝暫入墓五百年後來尋我路今請別矣
愼勿相悞上登太極言功入素祝畢因閉
目咽氣九十息畢開目忽見太一以天馬
迎于寢臥之前于是上馬顧見所抱劍已
變成我之死尸在彼中也臨時當易著太
一迎服留故衣巾以覆劍也乃乘馬躡虛
任意所適或可改名易姓還反故鄉無所

忌難劒成必尸與眞不異又有鼻氣又
生蟲既劒入棺即復劒形不復為尸形也
天馬者吉光騰黄之獸也太極眞人命太
一使者齋馬靴控并迎以珪衣恍惚而來
不知所以然也馬去之時雖衆醫侍疾子
孫滿側而我易服束劒流景變迹徒相衛
比肩對目而不覺我之去為也所謂化遯
三辰巔徊日精呼吸萬變非復故形者也

珪衣無縫衣也劒字子于名良非若木用
劒之時眠臥常祝呼劒名字曰良非子干
神金揮靈使役百精令我長生萬邪不害
天地相傾當丞視於劒鐶之中上馬時以
藏景錄形霧丸二枚著劒青囊中結空囊
口者被中艮又巳復變成向者囊中劒也
二三年間乃忽然自失之耳此曲晨飛精
一名七陽日精之華蓋琅玕之併例矣此

復能流遁散形分景藏毫四海不能容其
體粟米固能纒其外者也隱迴七度昏蔽
三光實其妙矣（金光藏景錄）

解劒之道

九華眞妃授楊君書曰夫處無用於貴塗
乃得眞之挺楧任凡庸以内觀乃靈仙之
根始也蓋富貴淫麗是破骨之斧鋸有似
載辜之舟車耳榮華矜世爭競徼時適足
以誨愆要辱為伐命之兵非佳事也是故

古之高人覽辜咎之難豫知富貴之不可
享矣遂肥遯長林栖景名山咀嚼和氣漱
濯清川欲遠此惡迹自求多福超諂紐聘
保全至素者也君亦奚足汲汲于人間之
貴賤投身于榮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
三災向臻神風驅除臭氣參天明金生穢
于泥潰珪玉投糞以招塵褰衣振血濁精

歸眞玄通逶迤是其時也君若其不耐火之烟欲抱眞形于幽林者可且尋解劒之道作苦終之術乎自盡出㷍之會隱顯之迹臨時分處有任于明君矣（陶隱居眞誥）

劒丹

夫還丹者極一冲二和三警四旋五通六達七政八霧九極千眞無上之眞道豈不明明可覩其義乎凡人有才貌不可學苦

遇大丹即變見如意故經云無可無不可皆可矣按參同契太易誌圖言一象此圖合象衆美方得通霧又古經及元君訣升草衣子碧通子變化圖皆鍊丹之名或號如意珠天帝得之爲絳宮珠天龍得之爲頂上珠鑄劒則伏萬邪萬凶焉（大還丹契秘圖）

威喜巨勝法取金液及水銀左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黄玉𤭛盛以六十泥封置猛火炊之卒時皆化爲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一斤又取此丹一斤置火上扇之化爲赤金而流名曰丹以塗刀劒辟兵萬里（抱朴子）

以午日鑄劒

以五月丙午日日中鑄劒桂新燒之鑄成以銅炭炙之而令童男女進火取牡銅以爲雄劒取牝銅以爲雌劒各長五寸五分

帶之以入水則蛟龍不敢近人（抱朴子）

謹按典論云建安二十有四載二月甲午魏太祖造百辟寳劒乃知午日鑄劒自魏則已然矣

蟾血寫劒

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文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書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爲先登鋒陷陳皆終身不傷也鄭君

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刃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氐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星主之劒名大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也臨戟將常納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或丙午日日中時作燕居龍虎三囊歲符歲易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熒惑朱雀之符或佩

南極鑠金之符或戴切刃之符或傳玉札散或浴禁葱湯或取牡荊以作六陰神將符符指敵人或以月蝕時刻三千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刀劒或帶武威符熒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履罡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 抱朴子

抱朴子制雌雄劒

葛洪常以五月丙午日日中時鑄五石下其銅五石即雄黃丹沙雌黃礜石曾青也皆鑄粉之以金華池汞之內太一神鼎中下以桂薪燒之銅成以銅炭合之取其牡銅則以爲雄劒取其牝銅則以爲雌劒帶之以入河則蛟龍巨魚而水神毫不敢近也欲知銅之牡牝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以其在火中當赤時也則其銅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則牡銅也凹陷者則牝

銅也 金簡記

裴君論劒解

尸解之仙不得名拏蓋乘飛龍登太極遊九宮也諸有單用曲晨飛精劒解者得入素列紀惟奉班秘不修行皆白日尸解其有作水火病兵及用大力竹杖解去者先詣名山並爲太清尸解凡修劒解之道並紀名紫簡上隸高仙諸有宿功善業陰德

信仙眞神得詣朱火丹陵宫受學仙道爲
九宫眞人諸用太極尸解之道夜半去者
職爲地眞應尸解者或學功淺深志高頹
廢或爲祭酒精勤救治者並得爲三十六
洞天文解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一轉武
解鬼師二百八十年一轉凡有三等乃得
進補仙職裴君傳
紫陽公傳西城劒解之法修佩神劒七年

朱書符解化去若以曲晨飛精題之有立
能變遁隱化太乙遺害光雖不來迎

老君劒

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
陌亭長六寸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
諸事則吉凶昭然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
可先知也或召六陰玉女其法六十日而
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
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
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七忽然如欲卧而
聞人語之以所不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
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
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
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
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
四規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

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目或乘龍駕
虎冠服采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欲修其
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識其衣
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恐則害
人也爲之卒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
形不驚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
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二十官雖來不
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

弗荅也或有侍從暐曄力士甲卒乘龍駕
虎簫鼓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
眞形老君眞形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眞形
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尺黃色
深嘴隆鼻秀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
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爲牀金樓玉
堂白銀爲堦五色雲爲衣重疊之冠鋒鋋
之劒從黃金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

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
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千六辟
邪雷電狂上晃晃昱昱抱朴子

桐柏山眞人劒

六月二十六日夜降八眞人紫微左夫人
一紫微上清宮九華眞妃二上眞司命南
岳夫人三紫陽眞人四清靈眞人五茅中
君六茅小君六又有一人甚少整頓建芙
蓉冠朱衣帶劒未曾見也意疑是桐柏山
眞人王子喬多論金庭山中事言多有不
可解者恭敬紫微上眞九華妃也皆禮揖
稱下官陶隱居眞誥

寶劒名子千

眞人用班劒以尸解者蟬化之上品也鍛
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日長三尺九寸廣
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杪九寸名子千字良

非青烏公入華山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
三不過後服金汋而升太極以爲試三不
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眞人位有傳先生入
然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盤石石
厚五尺曰此石穴當得道積四十七年石
穿得神丹酉陽雜俎

第七神仙劒

太和者天之嵬也自然之君也常侍道君

在右方人亦有之烏𡉊鄉姓𠷆里先生室濶濶衣白衣長九分持金劍捧白旛侍道君在右方從仙人曲文子思之亦長三寸起坐行止常在巳右其妻青腰玉女衣青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老子枕中經

第五十五神仙劍

子欲制百邪百鬼及老精魅常持符利劍亭水瓮上于中視其形影凡行出入卒逢

非常怪物于日月光中視其形影皆可知也以丹書制百邪符置于瓮水上邪鬼見之皆自然消去矣老子枕中經

三劍之法

眞君曰劍法有三但以鏗鋏鍛爲利刃吾目一視便可用也有疾之人俾汝揮擊邪氣銷鑠其人無損或地祇作孽水族生妖分野爲災國家軫慮當以上劍治之或山澤之怪飛走之雄震駭閭閻侵毒黎庶當以中劍治之或䲨魅之徒𤯝魅之輩挾邪槑物作祟害人當以下劍治之翊聖保德眞君傳

橋山劍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劾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聖而預知知物之紀自以爲雲師有龍形自擇亾日與羣臣辭至于卒還葬橋山山崩柩空無尸惟劍舄在焉仙書曰

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之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乃升天羣臣百僚悉持龍髯從帝而升攀帝弓及龍髯拔而弓墜羣臣不得從仰望帝而悲號故後世以其處爲鼎湖名其弓爲烏號焉列仙傳

長城北陽周縣故城南橋山昔二世殤蒙恬亦于此王莽更名上陵畤山上有黃帝冢故也帝崩唯弓劍存焉故世稱黃帝仙

矣其水東流昔段熲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聞羌在奢延澤即此處也門即橋山之長城門也始皇令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即是城也水經注軒轅自採首山銅以鑄鼎虎豹百禽爲之視火參鑪鼎成而軒轅來崩葬橋山五百年後山崩空室無尸惟寶劍赤舄在耳一旦又失所在也眞誥

黃帝鍊九鼎丹服之逮至鍊丹成後以法傳於玄子此道至重盟以誠之帝以中經所祕藏於九嶷山東號委羽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玉字黃帝之遺讖也夏禹得之亦仙化又云藏之于會稽去釜山覆中也帝又以所佩靈寶五符眞文書金簡一通封於鍾山一通藏於宛委之山帝嘗以金鑄器皆有名題上古之字也以記年月或有祠也時有蕭風

至神人集成敗代之志即留冠劍珮舄於鼎湖極峻處崑臺之上立館其下崑臺之軒轅臺也時有馬師皇善醫馬有通神之妙忽有龍下于庭伏地張口閉目師皇視之曰此龍病求我醫也師皇乃引鍼於龍口上下以牛乳煎甘草灌之龍病愈師皇乘此龍仙去黃帝聞之自擇日上云還宅升仙之日得戊午果有龍來垂胡髯下迎

黃帝乃乘龍與友人無爲子及臣僚等從上七十二人同去小臣不得上者將龍髯拔墮髯及帝之弓小臣抱其弓與龍髯而號泣弓因曰烏號鑄鼎之地後曰鼎湖至周王時封虢叔於此因曰虢州古曰鼎州於漢曰名縣州也其後有臣左徹削木爲黃帝象率諸侯朝奉之臣僚追慕靡所措思或取几杖立廟而祭或取衣冠置墓而守是以有喬山之冢在上谷郡周陽縣又

廣施縣有黃帝祠四所邠州橋山黃帝冢在焉黃帝曾遊處皆有祠五百年後喬山墓崩惟劍與赤舄在焉一日亦失〔荆山記〕

四靈子都劍

司馬季直漢文景時人受四靈子都劍解之道在委羽山有大服明宮丹之華抱扶晨之暉貌如子女鬚長三尺有男名法霄一女名濟華同得道眞誥云季生服靈散

㭊升猶首足異此語處以作劍兵解法兵解則不得在太極而其女尚讀洞經便是別修高法也〔列仙傳〕

卓劍

藺眞人卓劍處在今浮梁

斬邪劍

順帝漢安元年壬午歲正月十五日午夜月明張道陵眞人在雀鳴山鑾珮珊珊天樂隱隱香花覆地紫雲滿空瞪目東瞻紫雲之上有素車一乘駕五白龍青袖朱衣金甲執戟者二十四人左右環列車前對立玉女綵衣花帔雲髮頳肩各執一幢上有玉榜金文曰命魔之幢次列一童青衣紺首垂環曳裾各執一幡上左青龍右白虎金榜朱文曰召仙之幡復次二人朱袖金甲各執三氣十絕旌節上有丹榜素文

曰倒景之節前立一人繡衣玉冠捧三五斬邪雌雄二神劍上各有星斗日月之文車右一人霞衣金冠捧一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功印其餘翼衛侍從莫知其數素車之上九色輕霞濛濛然須臾光景澄徹見車中一神人容儀若氷玉手執五明琟扇項負八景圓光身六丈餘神光照人不可正視車前一人勅眞人曰子勿怖即太上

老君也眞人欽簡前拜不敢仰視老君告曰吾等降蜀山立二十四治乃二十八宿之下圖實陰景黑簿之司分掌人鬼衆生罪福了可爲吾攝邪歸正分别人鬼各守晝夜復典此治以福生民則子功無量矣吾以汝名在丹臺當爲眞人故委汝也眞人叩頭謝曰欽佩道旨謹當奉行老君遥召三五功曹須臾四方有五色氣勃勃而

起其中有二仙乘龍虎二騎皆長數丈黑幘朱衣佩劍執圭從官百二十人皆黑幘繡衣持劍執戟侍衛進拜老君曰卿等三五功曹平遠爲吾開紫陽南宫玉宸内殿取正一盟威秘籙吾欲傳授俄頃之間南方起二十四生氣祥光瑞彩泱然滿空其中各列玉童捧一玉函貯籙一品皆玉札金文及都功版券職籙以授眞人謂曰與

卿千日爲期 華頂先生張天師外傳

賜雌雄二劍

張道陵後會老君于閬苑老君復以三清衆經九百三十卷符籙丹竈秘訣七十二卷一千二百章雌雄二劍都功印二儀交泰冠驅邪帔褐魚鬣衣方裙朱履等賜之令制科律佐國行化行之千日則邪鬼不敢正視傳度已訖于崔鳴山研味秘文按

法遵行修之千日内顧五臟外集三萬六千神又感清和玉女教以吐納清和之氣攝伏精邪行籙中三步九跡交乾履斗之道即魁罡七元隨兵所指隱遁出没皆得自然遂依告命戰鬼于蜀時有八部鬼帥各領鬼兵動億萬數周行人間西蜀壽城山顛有鬼市分形變化混雜人間布行疫癘人莫知之人鬼合雜市利交易眞人以

漢安二年九月一日佩盟威秘籙往青城山遂命五方八部六天鬼神會盟于青城山黃帝壇下使人處陽明鬼行幽暗使六天鬼王歸于北酆八部鬼帥領衆竄于西域五行之毒又戒而釋之乃執丹筆曰吾筆所止鬼衆盡滅要之人鬼分治幽明異境不欲盡滅汝類即與盟誓折石爲契刻作天地日月之形埋于黃壇之下絕蜒之

上誓曰天地交日月合汝等若復行必盡誅之勿留種矣乃以神印封鬼營[illegible]使不得相通盟誓之後鬼衆躊躇不去眞人口敕神符一道飛上層霄于時風雨天仙兵馬風刀立至諸鬼滅影而走漢天師外傳

劍經

陶弘景字通明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所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干將莫邪皆以銅鑄非鐵也隱居序云夫刀劍之由出已久矣前王後帝莫不鑄之但以小事記注者不甚詳錄遂使精奇挺異空成湮沒慨然有想遂爲記云虎豹符

雷平山劍化

陶通明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

眉細形長耳少時讀葛洪神仙傳便有志養生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隱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武帝手敕招之不出其時每有大事無不已前陳奏時人謂之山中宰相梁武初未知道教先生漸悟之金樓子云余于隱士重陶貞白士大夫重周弘正其于義理精博無窮亦一時名士也先生以大同二年丙辰歲三月壬

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化時年八十一顏色不變屈伸如常室中香氣積日不散以其月十四日窆于雷平山同軒轅之葬衣冠如子喬之藏劍易比干之日可得符焉詔追贈中散大夫謚貞白先生賦有告逝篇云性靈昔旣肇緣業久相因即化非冥滅在理澹悲欣冠劍空衣影鑣轡乃仙身去此昭軒侶結彼瀛室賓倘若蹕留轍為子

道玄津邵陵王蕭綸遂銘其碑陰曰留舄表化弃劍凝神司馬子微亦記其事曰代劒未飛陰丘尚閉[本傳]

震景劍

後周琅琊公司馬裔玄孫名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也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汝四世矣又之辭几席徧遊名山廬天台構層軒于壇上目為衆妙臺明皇詔于王屋山置壇室以居之承禎善篆隸金翦刀書自成一家體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嘗鑄含象鑑震景劍進之命光祿卿韋滔至其居按金籙設祠厚賜上封太山因問承禎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小之巨鎮而能出雲降雨為國之望然靈仙所隱別有仙官主之于是詔五嶽別立仙官

廟時女貞焦靜貞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貞良師也靜貞旣還詣承禎求度未幾昇天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于陶都水之任當為東華上清眞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長生殿千秋節齋直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響天師

乃褰裳躡步而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月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還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眞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其先生之謂乎仙經

劒書老易

仲長子光往來河東傭力自給賣藥爲業人莫之知也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

瘖疾未嘗交語者獨遊頌河渚先生傳有請道者劒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琹餌藥以終其世隋唐遺事

盧山淬劒

洞賓游江洲盧山眞宋臨砌淬劒道士侯用晦問之曰先生劒何所用曰地上一切不平事以此去之侯心異之以酒果召飲謂曰先生道貌清高必非風塵中人洞賓曰且劇飲無相窮詰既醉以筯頭題劒詩一首于壁初見若無字而墨跡爍然透出壁後侯大驚再拜因問劒法曰有道劒有法劒道劒則出入無形法劒則以術活之者此俗眼所其見第能除妖去祟耳侯曰今以道劒殺戮奸人于稠衆中得不駭俗乎曰人以神爲母氣爲子神存則氣聚神去則氣散但戮其神則去其氣而人將自

歿或假于人皆此類也侯歎曰此眞仙之言也願聞姓氏曰吾呂嵓也言訖因擲劒于空隨之而去

劒筴第二十二卷

蹈節篇 凡四十五事 凡四十九條

劒殺法

碎劒

申蒯劒呼天

子囊伏劒

劒迎申包胥

劒逆

從劒

退劒

劒傷風木

伏劒謝漢使

罵劒

僞臣死劒

劒衝鬚

祭劒

按劒募進兵

劒殘

劒戰長安城

習珍死劒

劒殉

劒討叛

劒嬰城

排劒

乞賜劒

劒抗

不降劒

劒免冑

引劒

劒効命

舞劒酧國恩

靴中劒

得劍烹
劍衛
劍令軍
田布伏劍
膏劍

劍筴第二十二

明甄虞錢希言撰輯　雲間吳爾成訂正　授鋟

蹈節篇

筴曰絕絃生繁會之音委灰揚芬芳之烈自古貞臣誼士何代無之有幸有不幸耳矯矯諸君或投七尺之軀或徇一顧之感或膏飴鼎鑊或慷慨陛庭靡不勳炳旂常光流竹帛嗚呼休哉匹夫之志雖不可奪無翼胡飛不脛胡走豈非春秋戰國英雄有以風之也耶至魏晉橫流之際有以屏暨嬰鋒兇強砥行者庶幾疾風勁草之思焉君子之于忠義造次顛沛必于是也毋氏聖善貞姬殉身盖女節中之錚錚者歟然僅見一二不其難乎不其難乎無不善畵者莫能圖何哉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筴蹈節

劒劾法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于廷請死于君父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文公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非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爲

能聽微决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文公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劒而死

晉文公反國李離爲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劾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劾非義也臣之罪當劾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爲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

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爲能聽微决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它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于百姓惡揚于天下權輕于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

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于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爲人臣耶身辱而君肆行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以治人君雖不忍加之于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劉向新序

辟劍

萬嘗與莊公戰莊公卽魯莊公戰者乘丘時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散放也舍止也獲不書者士也數月然後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傳本進此者極其禍生于博戲相慢易也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也淑善魯侯之美也美好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萬見婦人皆在側故許閔公以此言言閔公不如魯侯美好也閔公矜此婦人色自美大于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顧謂側婦人曰此萬也虜執虜也爾虜焉故爾女也謂萬也更向萬曰女嘗執虜于魯侯故稱魯耳魯侯之美惡乎至惡乎至猶何所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脰脛也齊人語仇牧聞君試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手劍持拔劍叱罵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側手曰摋首頭齒著乎門闔闔扇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猶兕大擭虎伏雖搏貍精誠之至也爭搏弑君而以當國言之者重錄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公羊傳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爲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爲君也閔公矜婦人妬因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于口絕吭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于門携劍而叱之萬擊仇牧而殺之齒著于門闔仇

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趨臣之難顧不旋踵劉向新序

漢書游俠傳序季路仇牧死而不悔

申蒯劒呼天

齊崔杼弒莊公申蒯漁于海將入死之其御止之曰君無道聞于天下不可死也申蒯曰安得食亂君之祿而死治君之事乎申蒯至門曰請入弔門者以告崔杼杼令

勿內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臂以與門者與示崔杼杼陳八列令其入申蒯投劒呼天鬬殺七列未及崔子一列而死左傳

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旣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

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崔杼弒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劒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

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刼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援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劉向新序

子囊伏劍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于君黜兵而退至于國郊使復于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銅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于國 說苑

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壞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于王而遁 復白也遁走也 至于郊使人復于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

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爲天下撓 撓擾也 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 呂氏春秋

劍迎申包胥

吳入郢申包胥勃蘇嬴糧潛行十月而薄秦朝雀立而不轉晝吟宵泣七日不得水漿無入于口秦王聞而迎之肩劍不相及

左秦其首右濡其口于是秦救楚退吳師

劍逆

晉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則強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跳上子車）右撫劍左

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己同心）初裴豹隸也著于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裴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用劍短兵接敵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左傳）

從劍

襄公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修會夷儀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貢（欲使荅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

朝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貢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左傳）

退劍

田常弑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

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刼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劒以死其君聞之曰君子哉安之命矣[illegible]

陳恒弑簡公而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必不

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于亂世不得正行刼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劉向新序）

劒傷風木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避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絶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在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于是弟子歸養親者十

三人[illegible]

伏劒謝漢使

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鄉讀曰嚮）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項王怒亨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漢書）

王氏之母者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漢王擊項羽陵以兵屬漢王項羽得陵母置軍中漢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爲之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母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乃伏劍而死（杜預女記）

後漢班彪王命論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幾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

晉陸機漢高帝功臣贊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寔邦之基義形于色憤發于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

罵劍

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受辭致單于之命而服其對也）武謂

常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煴火（煴謂聚火無焰者也）覆武其上（覆身於坎上也）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論說令降也）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衛律自謂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之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彌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艸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

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 言何用見女爲也 【漢書】

僞臣炊劒

王莽敗傳首詣更始縣尸市百姓共提擊之 提擲也 或切食其舌莽揚州牧李聖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聖格炊仁將其衆降已而歎曰吾聞食人食者炊其事拔劒自刺死 【漢書】

劒斷鬚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戍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戍見序奇之上疏薦焉于是徵爲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荀宇所拘刼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幷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効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劒序受劒銜鬚于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劒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尸歸斂光武聞而憐之

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旁爲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服竟爲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弃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 序墓在今并州祁縣 【後漢書】

溫序遷護羌校尉行郡至襄武爲隗囂將荀宇所獲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幷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大怒叱宇因以節檛殺數

人字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劒序受劒啣鬚于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汙血遂伏劒而死（東觀漢記）

温序字公次太原祁人也任護軍校尉行部至隴西爲隗囂將所刦欲生降之序大怒以節撾殺人賊趨欲殺序荀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賜劒令自裁序受劒啣鬚者口中歎曰無令須汙土遂伏劒死更始憐

之送葬到洛陽城旁爲築冢長子壽爲印平侯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即弃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搜神記）

祭劒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尸骸武昔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劒至亡處祭醊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墳魂不返因哀慟絶命（後漢書）

按劒募進兵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爲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劉攽曰案文明當作名乃辭之誤也明雖可通但前後多云名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爲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

人燮善卹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奸利士人怨之（漢官司隸功曹從事皆即治中也）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鄙失衆必敗諫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粮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劉攽曰時北胡騎數千按

文少一地字下文云鄉里羌胡是爕同北地人也皆夙懷爕恩共
於城外叩頭求送爕歸鄉里子幹年十三
從在官舍知爕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
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于
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
爕北地人故云鄉里也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
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
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爕慨然而歎呼幹小

字曰別成幹集幹字彥林汝知我必死邪蓋聖達
節次守節左傳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且殷
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
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
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左傳
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也吾行何之必死于此汝有才
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幹哽
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

太守黃衍說爕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
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
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師乎師即君也尚書
作之君作之師也爕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
爲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後漢書

劍筴

夏侯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羣兒爲
之渠帥戲必列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

嚴以鞭捶衆莫敢逆父淵陰奇之使讀項
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
人年十六淵與之畋見奔虎稱驅馬逐之
一箭而倒名聞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
矣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宴會景陵一座
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遊弟榮
字幼權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
經目輒識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奏

一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而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殁陣 世說

劍戰長安城

种拂字穎伯河南洛陽人司徒暠之次子也初爲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

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爲司空明年以地震免復爲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种拂揮劍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 後漢書

習珍死劍

習珍爲零陵北部都尉加裨將軍孫權殺關羽諸縣響應欲保城不降珍弟曰驅甚崩之民當乘勝之敵甲不堅密士不素精難以成功不如屈節于彼然後立大効以報漢室也珍從之乃陰約樊胄等舉兵爲權所破珍舉七縣自號爲邵陵太守屯校夷界以事蜀潘濬討珍所至皆下唯珍所師數百登山濬數書喻使降不答濬單將

左右自到山下求其交語珍遂謂曰我必爲漢鬼不爲吳臣不可逼也因引射濬濬還共攻月餘糧箭皆盡曰受漢恩厚不得不報之以死諸君何爲者耶伏劍自裁劉備聞珍敗爲發喪追贈邵陵太守張邵伯難習宏曰若亡國之大夫不可以訪事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則商之箕子當見捐于昔日趙之廣武君無能振策于一世也

後賊發其漢末先人墓掘冒郁冢作炭竈時人痛之珍子溫（襄陽耆舊傳）

劒殉

周處字子隱義興人也少孤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入洛累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肜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氐人齊萬年反

朝臣惡處彊直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旣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吾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于人此成擒耳旣而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處知肜不平必當陷巳自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乃攻萬年于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肜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巳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劒曰此是吾効節授命

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晉書）

劒討叛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少伉慨有不可奪之志裴頠爲僕射言之于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赴人問其故忠曰吾茨檐賤士本

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弃典禮而附賊後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抂我恐洪濤蕩岳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閭而窺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仕聰爲鎭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伏劒而死 晉書

劒嬰城

初氏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養子販易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梁州刺史張光鞭殺之難敵怨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氏活氏有小罪不能貰也及光與楊虎相攻各求救于茂搜茂搜遣難敵救光難敵求貨于光光不與楊虎厚賂難敵且曰流民珍貨悉在光所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萇居前難敵繼後難敵與虎夾擊孟萇大破之孟萇及其弟援皆死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激成疾僚屬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劒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登仙何謂退也聲絕而卒 晉書

排劒

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于前左右令崧拜崧瞋目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子忠于劉氏豈不能忠于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氏汝本奴才何謂大業我寧爲趙鬼不爲汝臣顧排一人奪其劒前刺難敵不中難敵殺之 晉書

乞賜劍

晉愍建興中漢大司馬劉曜獲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曜素聞充賢募生致之旣見賜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爲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爲幸曜曰義士也賜之劍令自殺梁緯妻辛氏美色曜召見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

且一婦人而事二夫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晉書

劍抗

愍懷太子妃字惠風劉曜拔洛陽得之以賜其將喬屬欲妻之惠風拔劍抗詈而死晉書

不降劍

趙將軍王擢擊張仲華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徒七十餘戶于雍州涼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冲請降涼州震恐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恒壁于廣武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耽言于重華重華召艾問以方畧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

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麻秋之克金城也縣令敦煌車濟不降伏劍而死十六國春秋

車濟字萬度燉煌人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爲金城令爲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此身

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劒而死秋歎其忠節
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
宜禾都尉〔晉書〕
晉永和二年夏六月右長史任處上張重
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太尉護羌校
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境內建元
永樂輕賦歛除關稅省園囿恤貧窮遣使
奉章于石虎未幾虎遣將軍王擢襲武街

執護軍曹權胡宣等徙七千餘戶于雍州
虎又遣梁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等侵
寇不輟進軍武威金城太守張冲降之縣
令燉煌車濟守節不屈伏劒而死〔前涼錄〕

劒免胄

常據字元琰燉煌人也年十四拜奉車都
尉從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遇于邢崗相拒
十餘日據衝陣奮擊遂大破之由是顯名
遷寧戎校尉麻秋之攻枹罕也據固守大
城秋率衆圍城上西北隅據使宋修等拒
之短兵接戰俘斬二百餘人秋衆乃退重
華時仕爲騎都尉性直敢言見長寧侯祚
與寵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謀將爲亂心
不平之重華末年有螽斯出集安昌門外
緣壁逆行據因諫曰螽斯是祚小字今乃
逆行災之大者願請出祚以安涼土重華

曰子孫繁昌之徵何爲災也吾昨夢祚攝
位方委以周公之事使輔幼子君是何言
也及重華卒祚果殺靈耀涼州大亂天錫
嗣位遷爲征東將軍秦苻堅使姚萇等攻
涼據率衆三萬軍洪池欲先擊姚萇須天
錫命會萇率甲士三萬爲前驅與據戰于
洪池據兵敗績馬爲亂兵所殺其屬董儒
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

將禁旅十總外兵寵任極矣今卒困于此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冑西向稽首伏劒而死前凉錄

引劒

西燕慕容永遣使詣秦王丕求假道東歸丕弗許與永戰于襄陵秦兵大敗左丞相王永衛大將軍俱石子皆死初東海王纂自長安來麾下壯士三千餘人丕忌之既

敗懼爲纂所殺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邀擊之殺丕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建康詔赦不誅以付荀宏纂與其弟尚書永平侯師奴帥秦衆數萬走據杏城其餘王公百官皆沒于永永遂進據長子卽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秦后楊氏爲上夫人楊氏引劒刺永爲永所殺晉書

丕后楊氏仇池氏人征東左司馬楊膺之妹也初爲長樂公妃太安初立爲皇后慕容永殺丕據長子卽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楊氏爲上夫人楊氏不從引劒刺永爲永所殺登旣嗣位追謚曰哀平皇后前秦錄

劒効命

蕭嗣鄱陽範王之子也性驍果有膽畧倜儻不護細行而傾身養士皆得死力範

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卒皆乏絶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劒叱之曰今日之戰蕭嗣効命死節之秋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箭手殺數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氣絶妻子爲任約所禽

舞劒酧國恩

李玄通雍州藍田人仕隋鷹揚郎將義兵

入關率所部歸國累除定州揔管劉黑闥反叛攻之城陷被禽黑闥重其才欲以爲大將玄通歎息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之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困辱故以酒食來相寬慰吾當爲諸君一醉遂與樂飲謂守者曰吾能舞劒可借吾刀守者與之

及曲終太息而言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因潰腹而死高祖聞而爲之流涕唐書

靴中劒

涇原兵叛駕幸奉天叛卒等以朱泚嘗繞涇州知其失權廢居快快思亂群寇無帥幸泚故宅乃相與謀曰朱太尉久囚空宅若迎而爲主事必濟矣姚令言乃率百餘騎迎泚于晉昌里第泚乘馬擁從北向燭炬星羅觀者萬計入居含元殿明日移處白華殿但稱太尉朝官有謁泚者悉勸奉迎鑾駕既不合泚意皆逡巡而退源休至遂屏人移時言動悖逆又盛陳成敗稱述符命勸其僭僞泚甚悅之又李忠臣張光晟繼至咸以官閑積憤樂于禍亂鳳翔涇原大將張廷芝段誠諫以潰卒三千餘自

襄城而至賊泚自謂衆望所集僭竊之心自此而定乃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皇城使段秀實久失兵柄故推心委之遂發統師三千言奉迎乘輿實陰有逆謀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且虞叛卒之震驚法駕乃潛爲賊符追所發兵至六日兵及駱驛而迴因與海賓同入見泚爲陳逆順之理而海賓于靴中取匕首爲其所

覺遂不得前秀實知不可以義動遽奪源休象笏挺而擊泚仍大呼曰反虜萬段泚舉臂衛首秀實格拉之恟恟然李忠臣馳助泚泚素多力纔破其面逆徒譟集秀實海賓遂併見害唐書

得劒烹

唐咸通中龐勛反于徐州時崔雍典和州為勛所陷執到彭門雍善談笑遜詞以從

之冀紓其禍勛亦見待甚厚其子少俊飲博擊拂自得親近更無阻猜雍以失節于賊以門戶為憂謂其子曰汝善狎之或得方便能傳刃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復何恨其子承命密懷利刃忽色變身戰勛疑訝因搜懷袖得匕首焉乃令烹之翌日召雍赴飲既徹問雍曰肉美乎對曰以味珍且飽勛曰此即賢郎肉也亦命殺之唐書

劒衛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幼有雄傑之志唐莊宗以為護衛指揮使梁將劉鄩在漁水莊宗深入致師劉鄩設伏魏孫西南河曲間蘆中莊宗不滿千騎汴人伏兵萬餘大譟為起圍莊宗五六重魯奇與王門關烏得兒等奮命戰決自午至申俄而李存審外救至方解魯奇持槍攜劍專衛莊宗手

殺百餘人是役也烏得兒被禽魯奇所傷盈膚唐闕史

劒令軍

元和十五年九月以李愬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使仍賜興寧里第十月王承宗卒魏博田弘正移任鎮州愬至潞州四月遷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使長慶元

作幽鎮復亂愬聞之素服以令三軍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知聖化者由田公故也天子以其仁而愛人使理鎮冀且田公出於魏撫帥七年一旦鎮人不道敢茲殘害以魏爲無人也若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其何以報衆皆慟哭又以玉帶琫劍與牛元翼遣使謂之曰吾先人常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此劍平蔡寇今鎮人叛逆公

以此翦之元翼承命感激乃以劍及帶令於軍中報之曰願以衆從竭其死力〔唐書〕

田布伏劍

穆宗長慶二年春正月癸巳朔以用兵罷元會乙未以燕州刺史王承升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丁酉朱克融陷滄州弓高縣賊攻下博兼邀餉道車六百乘而去庚子魏博兵自潰於南宮縣戊申魏牙將史憲誠奪師田布伏劍而卒己酉以魏博中軍先鋒兵馬使憲誠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節度使是日大風霾〔唐書〕

膏劍

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蒙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

賊誘悅萬詞不答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從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絶〔唐闕史〕

劒筴第二十三卷

立義篇凡三十七事凡五十二條

劒扣馬

延陵劒

承劒

劒盟

不盟劒

操劒白晏嬰

漁丈人縱劒

橋下劒

軹深劒

劒不入齊王

劒舞翼沛公

俔劒

詛劒

劒無撓

帶劒奪𬜯衩

手劒叒赤眥

後劒

辭劒

劒去艸

劒爲友

義劒納喪車

劒償

楊修劒

劒義

僞懷劒

劒旌烈

請代劒

劒吏

奮劒代管平

劒額

席下劍
劍捍齊文宣
劍驗節
許虞侯劍劾
隸人捍劍
埋劍
劍僕

劍筴　卷二十二　豪　三

劍筴第二十三

閩蘇胄錫希言譔輯　雲間范允臨訂正　臨川鄭元昭授鋟

立義篇 首陽延陵風高千古 後有與者厥幾爭烈

筴曰無欺志無倍言故能敦誼明信以成其仁不者徒博名高耳以余所聞古昔賢豪義至高或許身或許心其於事之成敗雖各遲庭然均之乎不負匣中三尺者也易不云乎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彼夫悠悠之徒始非不刎頸相慕而後乃背棄則豈非以二心故歟若乃妍妾隸卒初非有得於經傳師友誦說之素而亦能慷慨引决以身殉主愛其志甚于愛其生此不獨成于感激蓋得之天性然歟詩曰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又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斯蓋彤管與青編並汗矣筴立義

劍筴　卷二十三　立義　一　翠娛閣藏

劒扣馬

武王伐紂者武王之所作也武王興師伐紂伯夷叔齊援劒扣馬曰父死不葬而爭天下非孝也執贄而事之舉兵而伐之非義也武王以告太公望太公望曰循大行者不顧細禮立大功者不恤後懲遂剋殷誅紂於牧野於是天下晏然萬民歡欣武王援琴而歌之（大周正樂）

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史記）

延陵劒

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四年吳使季札聘于魯請觀周樂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劒口弗敢言於是乃解其珽劒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

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史記）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珽劒以過徐君徐君觀劒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于晉反則徐君死于楚於是脫劒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珽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

劒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劒僞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劒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劒于是季子以劒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劒兮帶丘墓劉向新序

徐偃王之異言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

不祥棄之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曰鵠倉獵于水側得棄卵啣之以來歸獨母以爲異覆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昔之徐中今見有狗襲焉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導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得天瑞遂因名爲號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至楚令伐之偃王愛民不鬭遂爲楚敗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者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山上立石室廟有神靈民人請禱焉依文耶事似有符驗但世代綿遠難以詳矣今徐城外有徐君墓昔延陵季子解劒此所謂不違心許也水經注

宿預州縣水南大徐城古之徐國城北徐

君墓季札解劒挂劒則斯地也郭緣生述征記

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西南一里卽延陵季子挂劒之徐君也括地志

陳陰鏗詩 偃松將古墓年代理當深懸劒今何在風楊空自吟

承劒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公御士與貙相惡相惡乃譖

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
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爲大司馬良子謂華登
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
司馬則如亡君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死如可逃何
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憲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
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
馬使逐貙也飲音於鴆反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
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

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
飲之酒厚酧之酧酒幣也賜及從者司馬亦如
之亦如公賜張匄尤之張匄華貙臣尤怪賜之厚曰必有故
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華貙訊問也宜
僚盡以告告欲因田以遣之張匄欲殺多僚子皮
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
重之不如亡也昭傳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

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晉人謀
襲鄭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于
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
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
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
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
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
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

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
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
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
不忘也它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
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在此讐不遠矣
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
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
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

原缺第八葉

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

毋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楚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大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渚宮舊事）

市南宜僚楚人也姓熊白馬為亂使石乞告之不從承以劍僚弄丸不輟魯侯問曰吾學先生之道勤而行之然不免于憂患何也僚曰君今能刳形洗心而遊無人之野則無憂矣（嵇康高士傳）

劒盟

石乞將盟屈廬拔劒而屬之廬曰詩有之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覆國求福于廬可乎且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故上知天命下知神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乞乃內其劒也（渚宮舊事）

不盟劒

崔杼弑莊公立景公杼與崔封相之刼諸將軍■大夫及士庶人于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内外盟者皆脱劒而入獨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劒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

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崔子無道弑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子曰子變子言齊國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在脰劒在心惟子圖之晏子曰刼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天討乎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懸于厨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晏子春秋〕

操劒白晏嬰

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履屨以

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説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適之也〕晏子

曰見疑于齊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伉當也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

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呂氏春秋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于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

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殺也景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說苑

漁丈人縱劍

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

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潯當作尋兩尺曰仞倍仞曰尋）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于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

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于默何用姓氏為子為蘆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吳越春秋）

荊平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而并殺子

尚子胥聞之即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于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乎蘆之碕子胥即從漁者之蘆漪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爲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

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荊邦之賊者我也報荊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荊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荊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于千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

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巳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越絕書】

五員亡荊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多知將問所以自寵也）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舉猶謀也）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唾欲令之吳也）

五員再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于荊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絕過也）問其名族（族姓也）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荊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檐金千鎰（圭執圭言爵之爲侯也萬檐萬石也）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乎五員過於

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毎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何不有爲言無不爲也江上丈人無以爲乃大有于五員也故曰而無以爲也而無以爲之名不可得而聞聞知也身不可得而見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呂氏春秋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

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爲相求丈人不能得毎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惟江上丈人乎贊曰笑辭星劍意進鮑魚匆匆告別安用名爲皇甫謐高士傳

橋下劍

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已者死女爲說已者容吾其報智氏之仇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

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于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仇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仇之深也豫讓曰臣事

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豫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寛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

非所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劒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劒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　戰國策

豫讓爲智伯報仇欲刺襄子伏于橋下爲襄子所得使兵環之襄子義之脫附身之衣以與之讓拔劒三躍呼天而擊之衣盡出血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劒而死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　古本戰國策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説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仇而死以報智

伯則我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厠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塗厠之刑人則豫讓内持刃兵曰欲爲智氏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厲音癩癩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痒若癩病然故像案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呑炭爲啞（漆身

爲癘滅鬚去眉以漆其容爲乞食人其妻曰狀皃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相類也遂吞炭以變其音也使形狀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
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
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
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
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
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以委質臣事人而
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

者極難耳請令爲厲瘂也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
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也
也言寧爲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
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于所當過之
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
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
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
而子不爲報仇而反委質臣于智伯智伯

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仇之深也
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
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于智伯國士遇我
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
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
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
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
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

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
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則雖
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
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
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
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史記
唐李白樂府詩 豫讓斬空衣有心竟無
成

軹深劒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地理志河内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嚴遂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烈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爲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與韓相俠累有郤戰國策俠累名傀也傀作韓嚴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于朝遂拔劒趨之以救解是有郤之由也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俠累者至齊齊人

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于屠者之閒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按戰國策作觴近爲得也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爲聶政母壽曰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禮記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者爲誰仲

子具告之曰臣之仇韓相俠累政乃辭獨行杖劒至韓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尸暴于市政姊榮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史記

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聶政父爲韓王治劒過時不成韓王殺之時政未生

及壯問其母曰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韓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劒刺韓王不得走政踰城而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將其妻妻對之泣下對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相思見君對妾笑齒似政齒故我心悲而泣也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胡爲泣乎即別去

復入山中仰天而歎曰嗟乎變容易身欲爲父報仇而爲妻所知父仇當何如復報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習操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馬牛止聽以聞韓王王召政而見之使之彈琴政即援琴而歌之內刀在琴中政于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韓王殺之曰烏有使者生不見其父可得使乎政殺國君知當

及母即自犂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知乃梟磔政形體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遂有一婦人往而哭曰嗟乎爲父報仇邪顧謂市人曰此所謂聶政也爲父報仇知當及母乃自犂剝面何愛一女之身而不揚吾子之名哉乃抱政尸而哭寃結陷塞遂絕行脉而死故曰聶政刺韓王（大周正樂）

劒不入齊王

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管籥攝衽抱机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于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

潛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于鄒【戰國策】

劍舞翼沛公

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伯者其字也名纏）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以俱去毋特俱死（無爲獨與沛公俱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不可

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所敢取（毫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喩小非言其盛）籍吏民封府[illegible]待將軍（籍謂爲簿籍）所以守關者備它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且人有

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善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意不自謂得然）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動目以諭之）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

君王爲人不忍（莊項羽從弟）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爲所虜莊入爲壽（凡言爲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漢書】

公莫舞今布舞也相傳云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古人相呼曰公伯語莊云公若害漢王今之用巾蓋象項伯衣袖之遺也

晉潘岳西征賦籍含怒於鴻門沛跼蹐
而未王范謀害而不許陰授劍以約莊
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
而不噬寔要伯于子房 唐李賀公莫
辭歌方花石礎排九楹刺豹淋血盛銀
甖軍筵鼓吹無桐竹長刀直立割鳴箏
橫楣麁錦生紅緯日炙錦嫣王未酣腹

下三看珏玦光項莊掉箾欄前起材官
小臣公莫舞座上眞人赤龍子芒碭雲
瑞抱天回咸陽王氣清如水鉄樞鋉楗
重束關大旗五丈撞雙環漢王今日須
秦印絕臏刲腸臣不論

愧劍

項王遣武涉說齊王韓信欲與連和信曰
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
楚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玉具之劍臣
背叛之內愧于心 前漢攷異
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淮陰侯曰臣故事
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及去項歸
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巨闕之劍臣背之
內愧於心 楚漢春秋

詛劍

漢昭帝時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懼

光召尚符璽郎 恐欲變故欲收取符璽 郎不肯授光
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
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
莫不多光 以此事爲多光重也 漢書

劍無撓

周燕宣帝時爲郡決曹椽太守欲枉殺人
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燕因家守闕稱寃
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

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于府君燕手劒相刃使乃收燕繫獄屢掠楚詞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 後漢書

帶劒奪璽綬

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閎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王内外恇懼閎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劒至宣德後闥 三輔黃圖未央宮有宣德殿闥宮中之門也 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馳上太后朝廷壯之

後漢書

手劒殺赤眉

始腧糜郭欽哀帝時爲丞相司直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于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于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爲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劒格殺 後漢書

後劒

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簒位並弃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

嘉曰速褒夷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于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之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劒而死是時犍爲任永李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于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後漢書

辭劍

漢邴原字根矩以喪亂方熾遂到遼東時同郡劉攀亦俱在焉遼東人圖奪太守公孫度度覺之捕其家而攀得免度曰有藏劉攀同誅攀窘逼歸原曰窮鳥入懷原曰焉知斯懷之可入遂匿之月餘東萊太守太史子義素有義節原遂以攀付之攀臨去以其手所仗劒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劒還謂度曰將軍平日與攀無隙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爲蠭蠆耳今攀已去而尚拘閉其家以情推之其念毒螫必滋甚矣度從之即出攀家原以金還之邴原別傳

劒去艸

李善字次孫南陽人也本同縣李元蒼頭

建武中元家死没佳兒續始生善親自哺養世祖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時以能治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南陽李元墓未至一里乃脫服持劒去艸及拜墓哭泣甚悲身炊爨自執俎豆以脩祭楚國先賢傳

劒爲友

敬祺字宰朝梓潼人也與邑子侯蔑俱學

涼州蔓後爲渤海王象所殺祺仗劍至象家值象病象謝曰君子不掩人無備安有爲友報讐殺病人也祺乃還父之後往殺象由是察孝廉爲灞陵令濟陰相（華陽國志）

義劍納喪車

戴斌爲郡主簿送故將喪歸鄉里鑫吾里人拒之孝子臣吏脫經叩頭求哀終不見聽斌乃投經瑗操手劍瞋目厲聲距踊

而前曰哭不哀者郎君也喪車不前者戴斌也里人服其義乃內之（陳留耆舊傳）

劍憤

扶風蘇固爲漢中太守張魯遣其黨張修攻固城里人陳調素遊俠學兵法固以爲門下椽說固守扞禦之術固不能用踰牆走投南鄭趙嵩嵩將俱逃賊盛固遣嵩求隱避處嵩未還固又令鈴下偵賊賊得鈴下遂得殺固嵩痛憤仗劍直入調亦聚其賓客百餘人攻修戰死魯遂有漢中數害漢使焉（華陽國志）

燕邠字元侯趙嵩字伯高南鄭人也陳調字元化仲卿孫也邠爲刺史郤儉從事使在葭萌與從事董馥張胤同行儉爲黃巾賊王饒趙播等所殺邠聞故哀慟說馥胤赴難二子不可邠難曰使君已死用生何

爲獨死之牧劉焉嘉之爲圖象學宮誅馥等嵩事太守蘇固固爲米賊張修所疾殺嵩痛之仗劍直入修營殺十餘人幾獲修死陳調少尚遊俠聞固死聚賓客百餘人攻修大破之進攻修營乃與戰以傷死（華陽國志）

楊修劍

魏文帝愛楊修才修誅後追憶修修曾以

班劒與帝帝佩之告左右曰此楊修劒也（文士傳）

劒義

龐淯字子異初以涼州刺史從事守破羌
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
令敢有臨喪者不赦淯聞之棄官晝夜奔
走號泣喪所訖詣猛門懷匕首欲因見以
殺猛猛知其義士勑遣不殺由是以忠烈

聞（魏志）

龐淯字子異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
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
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喪者不赦淯聞
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
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兵欲來縛淯猛聞
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爲辠此人以至忠爲
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耶遂
勑遣不殺聽使行服由是以忠烈聞太守
徐揖請爲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淯棄
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于張掖燉煌二郡
初疑未肯發兵淯欲伏劒二郡感其義遂
爲與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淯乃
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魚豢魏畧）

僞懷劒

魏典韋陳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膂力過

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
讐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
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
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
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
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
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
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

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于前大飲長歠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軍中爲之語曰帳中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魏書）

劍旌烈

晉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年十三能屬文蚤知名師事譙周周稱爲子貢性方亮嚴

整待士無倦輕財好世不營產業仕蜀爲太子舍人再使于吳吳人稱焉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弃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脣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爲降虜乎于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吳又使步協西征又遣陸抗助協憲距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或勸南出牂牁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既不能存急而弃之君子不爲也畢命于此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以玄玉珮劍卒追封

西鄂侯謚曰烈（襄陽耆舊傳）

請代劍

劉平爲彭城吏龐萌反攻郡刺史孫萌平冒刃伏萌上請以身代賊劍乃止萌中瘡氣絕渴求飲平以巳瘡血飲之（[illegible]）

劍吏

濵陽令羊嗣貪而不治縣功曹史共逐嗣嗣饒鬢乃以嗣內羊闌中始與太守尹虞

聞之大怒手劒功曹（晉書）

奮劒代管平

劉敏元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
七十餘隨敏元至榮陽爲盜所刦敏元巳
免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
以身代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
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公若欲役
之老不堪役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
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

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劒曰吾豈望生乎
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哀矜之
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
以身代諸大夫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
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大仁義何
常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咏盛德柰何當
此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
君伯王之業將前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
謂曰義士也乃俱免之（晉忠義傳）

劒額

初呂光欲立呂弘爲世子會聞呂紹在仇
池乃止弘由是有憾于紹簒告呂纂曰先
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內外威恩被于
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爲中宗
何如纂于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

夏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
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
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
劒直斫纂中額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
勿殺纂僭即位諡紹爲隱王謂齊從曰卿
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
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
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晉書）

呂纂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太學不
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爲務太安元
年堅亂西奔上邽轉至姑臧拜虎賁中郎
將秦州刺史封太原公先是光欲立弘爲
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旣有憾于紹
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
弱未堪多難兄揔攝内外威恩素著宜爲
社稷計不可狥小節也輙欲遠追廢昌邑

之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從之于是夜率
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
衆所洪範門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抽
劍斫纂不中被禽 前涼錄

席下劍

北魏司馬楚之字德秀會劉裕誅夷司馬
氏叔父宣明兄貞之並遇害楚之乃逃匿
諸沙門中濟江至汝潁間楚之少有英氣
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
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深憚之遣刺
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
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果
自賷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于席
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接物得
士心皆此類也 晉書

劒捍齊文宣

北齊王紘字師羅太安人也善騎射愛文
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
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讀孝經曰孝經云
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
乎紘曰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之
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
衣法爲當左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以此言之右衽應是

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興儀三王殊制襜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與和中文襄召爲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紘冒刃捍禦以忠節進爵平春縣男頗爲文宣所知〔北史〕

劒喻節

隋李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群兒爲戰鬪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

召使更戲群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陣意氣雄壯殆甚于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帥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魏正光末天下鼎沸賊胡琮侵逼原州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頗有異同遠乃按劍喻以節義因曰有異同遠議者請斬之衆懼乃聽命相與盟歃深辟自守無援城陷其徒多被害惟遠兄弟並爲人所匿得免遠乃使賢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朝求援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亨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授都督原州刺史〔北史〕

許虞侯劍劾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艷絶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素重翃乃具饍請翃飲酒酣李

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以資三十萬佐翃之費翃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翃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翃上第翃于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妝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

跡法靈寺亡何有蕃將沙叱利者初立功
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侯
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翃得從行至京師已
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會淄青諸將合樂
酒樓使人請翃翃强應之然意色皆喪音
韻悽咽有虞候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劒
言曰必有故願一効用翃不得已具以告
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

佩雙鞬從一騎逕造沙叱利之第候其出
行里餘乃被衽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
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
視遂升堂出翃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
塵斷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
座驚歎柳氏與翃執手涕泣相與罷酒廣初志

唐施肩吾詩一言感著熟鉄心爲人劒
下偷青娥得非有感韓柳之事而賦邪

隸人捍劒

王義即裴度之隸人也度爲御史中丞武
元衡遇害之日度爲人所刺義捍之而死
度由是獲免乃自爲文以祭厚給其妻子
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

埋劒

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

多風態尚書既殁彭城有張氏舊第中有
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
十餘年幽獨塊然嘗賦詩云北邙松柏鎖
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劒履歌塵散
紅袖香銷一十年白樂天嘗識之感舊游
作二絶句首章云滿牕明月滿簾霜被冷
燈殘拂卧牀燕子樓中霜月夜秋來只爲
一人長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

書冡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敎紅粉不成灰聆聆得詩而泣怏怏旬日不食而卒

唐詩紀事

劒僕

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爲僕所持逼其女爲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爲子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鹽梅等物俟夜闌呼僕入叱問曰脅主人女爲婦是汝耶即奮匕首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歃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也

劒筴第二十四卷標目

書闘篇凡二十五事 凡三十八條

標劒凡五條

劒及門凡二條

專諸進魚腸劒凡四條

手劒捽要離凡二條

要離死劒凡二條

厲劒凡二條

劒與吳爭死

劒圍吳凡二條

請下劒

跽劒謝

劒刺咸陽宫

淹曲劒

奮劒伉頸

奮劒殺張叔

要劍客
劍首祭孫翊
劍戰長安城
劍斬地
爽劍
僞劍入轅門
劍衛
抽劍召乾拔泥

衛無忌劍
劍首祭父
梃劍

劍筴第二十四卷

嬰胄錢希言讓甫　雲間范允臨訂正　校錄

書鬪篇 此篇紀忠臣孝子之善劍者

筴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惡詐繫而善偏戰耻伐喪而榮復仇以天下之大三百年之戰攻而復仇者二焉故曰無義戰也傳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以余觀于要離專諸曹沫荊軻唐雎數子微獨玩

十二諸侯若小兒戲鼓乃目中遂無虎狼之彊秦匹夫不奪庶幾有焉是非徒以善劍故苟焉而已也其眞立意毅然要無可議者歟至如白公來丹與後由丁蘭蘇謙鮑出之儔皆能以身殉父俱靡而莫悔則又賢者之所難焉名汗簡帛不虛耳彼美趙娥不忘襲仇窮冤之傑哉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筴書鬪

摽劒

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進前也曹子見莊將會有慙色故問之）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自傷與齊為讐不能復也伐齊納糾不能納反後為齊所脅而殺之）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當猶敵也將劫之辭）莊公曰諾于是會乎桓莊公升壇（上基三尺土堦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曹子手劍而從之（從隨也隨莊公上壇造桓公前而脅之曹子本

謀當其臣更當其君者見莊自不能之色）管子進曰君何求乎（管子管仲也君謂莊公也桓公卒偶不能應故管子進為此言）曹子曰（莊公亦造次不知所言故任曹子）城壞壓境（以齊數侵魯取邑除侵深也）君不圖與（君謂齊桓公圖計也猶曰君不當計侵魯大甚）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所侵邑非一欲求何者）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欲復魯境）管子顧曰君許諾（諸侯死國不死邑故可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illegible]于壇與曹子定約盟誓莊公也必下壇盟[illegible]為設牲不潔又盟本非禮故不于壇上也）已盟曹子摽劒而去之（摽辟也時曹子端劒守桓公已盟乃摽劒置地與桓公相去離故云爾）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公羊傳）

桓公將伐魯修吾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歎曰齊國危矣君不競于德而競于兵（人君當以德義服人不當競于兵也）天下

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伯王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侵伐故設備）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吏[illegible]服齊而為之關）魯請比于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伐魯（服請從服于齊供其欲求比于齊之關內）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劒今而

帶劍是交兵聞于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劍于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于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于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于君(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加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也

堅彊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左手擧劍將揕桓公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拔劍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齊魯二君將欲改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進者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桓公許諾以汶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其政不修于兵華自圉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圉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管子

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劌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劌曰聽臣

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于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劍至于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承佐也)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于君前(鈞等也)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

封于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于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于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劌賊也信于仇

賊又況于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呂氏春秋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劉氏云匕首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曰匕首也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齊魯鄰接本魯數侵魯魯之城壞即壓齊之境也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

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歸于魯史記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于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揖曹劌手劒拔刃

而進迫桓公于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標劒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仇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仇而君不仇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鄄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

若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彊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爲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于柯之盟也（劉向新序）

劒及門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抶宋公僕馮皮冰反惡去聲抶敕乙反）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暗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屨及于窒皇（窒皇寢門闕）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左傳）

楚莊王使文無畏于齊過於宋不先假道還反華元言于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爲鄙野也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于孟諸（言往日與楚會田于孟諸無畏撻宋公之僕）請誅之乃殺文無畏于揚梁之隄楚王方削袂聞之曰嘻（嘻怒皃也）投袂而起屨及諸庭劒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遂舍于郊興師

圍宋九月（圍宋在魯宣公十五年）宋人易子而食之
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病困也）
曰大國若宥圖之惟命是莊王曰情（情一作殆）
矣宋公之言也乃為却四十里而舍于
廬門之闔（門宋城門闔扉也）所以為成而歸也（呂氏春秋）

專諸進魚腸劍

吳公子光謀殺王僚陰結勇士子胥乃進

專諸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專諸曰凡欲
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
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
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
坐待公子命之十三年春吳欲因楚葬而
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傭以兵圍楚使季札
于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
不得還于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

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
知吉凶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
可失也于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
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
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
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于楚內
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
伏甲士于窟室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

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悉乎母
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
王僚乃被棠銕之甲三重使兵衛陳于道
自宮門至于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
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公
子光佯為足疾入窟室裹足使專諸置魚
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
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胸胷斷

闔閭老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
既死左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公子光伏
其甲士以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是爲吳
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爲客卿吳越春秋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
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母弟使延州
來季子聘于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
聘于晉以觀諸侯觀彊弱也楚莠尹然工尹麇

帥師救潛二尹楚官然麇其名左司馬沈尹戌帥都
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
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與吳師遇于窮令尹
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
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還楚師彊故吳不得退去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徵因其師徒在外國
不堪以役弑王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
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

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至謂聘還鱄設諸曰
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
欲以老弱託光也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猶爾身夏四月
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掘地爲室王使甲坐于
道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來
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羞進食也獻體解衣
執羞坐行而入坐行膝執鈹者夾承之執承
羞者及體以相授也鈹及進羞者體以所食授王光僞足

疾入于堀室恐難作王黨殺己素辟之鱄設諸寘劍於
魚中以進全魚炙抽劍刺王鈹交于胸鱄諸交鱄
遂弑王闔閭以其子爲卿闔閭光也以鱄設諸子爲卿
左傳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
吳也知專諸之能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
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
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

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地理志廬江有潛縣天柱山在南）使延陵季子于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于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于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窟一作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鈹兵器也吳都賦注鈹兩刃小刀）酒既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炙一作炮）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為上卿（史記）

吳公子光享王僚令專諸侍置劍于蒸魚腹中因進魚抽劍刺殺王僚（獨異志）

手劍捽要離

椒丘訢恨怒要離將往攻之要離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于大家之喪餘恨蔚恚暝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

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宇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于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臥不守禦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于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

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與我豈不鄙哉于是椒丘訢投劍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眥覗者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 吳越春秋

周丘東海之上有勇士菑丘訢以勇鬭于天下過神泉令飲馬其僕曰飲馬于此者馬必死丘訢曰以丘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死丘訢乃去衣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而往見之丘訢出送有喪者要離往見丘訢于墓所曰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子至今弗報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振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于衆人之中必來殺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丘訢至夜半果

來拔劍柱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于衆人之中死罪一也暮無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而後役也子來不謁一不肖也拔劍不刺二不肖也刃先詞後三不肖也子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丘訢收劍而去曰嘻天下所不若者唯此子耳 獨異志

要離死劍

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爲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偃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

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于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

其妻子焚棄于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于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于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于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于中流要離力微坐于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

揮之三捽其頭于水中乃加于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于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忠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

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于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于江未絶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吳越春秋】

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于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于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幸活而汝）要離得不死歸于吳吳王大悅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

仁（便猶成也）夫為故王而殺新王臣以為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特猶直也）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為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不忘其妻子燒死之辱以取吳國之富貴者也）【左傳】

【唐李白詩】要離殺慶忌壯夫所素輕妻

子亦何辜焚之買虛名

厲劍

白公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汝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以鳥為喻）楚國第（用士之次第也）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左傳）

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于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于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女是也）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史記）

劍與哭爭死

越王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于吳身不安枕席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焦脣乾肺內親群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衣禁襲色禁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

潰病〔潰亦病也〕困窮顏色愁悴不贍者必身自
食之〔贍猶足也〕于是屬諸大夫而告之〔屬會也〕曰
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徼求也衷善也〕令吳越之
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
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僨〔僨僵也〕此孤之大願
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
吳〔傷敗也〕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不能以之害吳〕則
孤將弃國家釋群臣服劍臂刀變容貌易

名姓執箕帚而臣事之〔服帶也臂手也〕以與吳王
爭一旦之死孤雖知要領不屬〔屬連也〕首足
異處四枝布裂為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
焉〔將必死以出伐吳也〕于是異日果與吳戰于五湖
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
戮吳相殘吳二年而霸〔呂氏春秋〕

劒圖吳

越興師伐吳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謂之曰
謝戰者五父越王不忍而欲許之范蠡曰
君王圖之廊廟失之中野可乎謀之七年
須臾弃之王勿許吳易兼也越王曰諾居
軍三月吳自罷太宰嚭遂亡吳王率其有
祿與賢良遯而去越追之至餘杭山禽夫
差殺太宰嚭越王謂范蠡殺吳王蠡曰臣
不敢殺主王曰刑之范蠡曰臣不敢刑主
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上蒼以越賜吳吳

不受也夫申胥無罪殺之進讒諛容身之
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
之乎吳王曰知之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
吳王乃旬日而自殺也越王葬于卑猶之
山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越絕書〕
吳師眾敗遂棲吳王于姑胥之山吳使王
孫駱肉袒膝行而前請成于越王曰孤臣
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得辠于會稽夫差不

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徼天之衷得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爲臣妾勾踐不忍其言將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邪今日得而弃之其計可

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之戹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憐之使令入謂吳王曰吾置君于甬東給君夫婦三百餘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辭曰天降禍于吳國不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社稷者吳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遂伏劍自殺（吳越春秋）

請下劍

魏黑邪以匿嫌殺丘邴章（匿嫌私恨也）丘邴章之子曰來丹謀報父之讐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于人誓手劍以屠黑邪黑邪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illegible]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

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佗曰子怨黑邪至矣黑邪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佗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惟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

歸其妻子與齊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劒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劒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于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于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劒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于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列子

跽謝劒

秦王始皇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于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于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年十八 亡魏二十一年 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 錯置也 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于君 廣其地也正曰設辭 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 易地實欲得之當識其意 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 搶突也 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 僚吳王昭二十七年 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于

天(休吉徵祲戾氣自三子言之為言說文祲精氣感祥也休字猶言祥)與臣而將四年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撓擾也正曰撓屈也奴効反)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諭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戰國策)

劍刺咸陽宮

荊軻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秦王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

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室謂鞘也)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劭曰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擿與擲同)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

約契以報太子也（荆軻懐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七首不足恃也秦王搡干不意列斷責育者介七尺之利也）于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曾勾踐巳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于刺劒之術也（戰國策）

〔魏阮瑀詩〕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匕首地圖中琴聲不可識遺恨沒秦宮 〔晉陶潛詠荆軻詩〕燕丹善

養士志在報彊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巳提劒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充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惜哉劒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巳沒千載有餘榮 〔左思詠史詩〕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哀歌和漸離謂若旁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丗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唐李白擬恨賦〕至若荆卿入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起遠仇始皇擬報太子奇謀不成憤惋而死

劒首祭孫翊

孫翊為丹陽守嬀覽時為都督督兵戴員為郡丞與左右親近邊洪等數患苦翊會翊送客洪從後斫殺翊迸走入山翊妻徐氏購募追捕得洪殺之覽遂入居軍府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徐恐見害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乃可覽聽之徐潛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高嬰相與涕泣共盟誓合謀到晦日徐氏設

祭畢乃除服薰容沐浴更于宅室安施帷帳言笑歡悅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既視無復疑意徐先呼高嬰與諸婢羅列戶內覽入徐出戶拜覽即大呼高嬰俱出遂共出殺覽餘人就外殺負徐乃還縗絰奉覽負首以祭翊舉軍震駭〔漢書〕

海曲劍

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之東續漢書呂母子名育為游徼犯罪也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東觀記賓客徐次子等自號猛虎猛音於責反力可猛虎言其勇也今為猛字猛與猛相類也因與呂母入海中招今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可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漢書〕

募劍客

蘇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暠為司隸校尉收謙掠死獄中暠又因刑其尸以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葬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子胥父伍奢為楚王所殺子胥復仇鞭王之尸乃藏母于武都山中武都郡名其地今成州上祿縣界有仇池山東懸絶鮮立百仞故藏于其中也遂變名

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暠于諸陵間不剋
會暠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廥在寺北垣下（說文廥芻藁藏也廥音工外反垣墻也）不韋與親從兄弟潛
入廥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
得傍達暠之寢室出其牀下值暠在厠因
殺其妾及小兒留書而去暠大驚懼乃布
棘于室以板藉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
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

暠有備乃日夜飛馳逕到魏郡掘其父阜
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于市曰李
君遷父頭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
里私掩塞冢槨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
恚感傷發病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
始改葬行喪（後漢書）

陽球擊劍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
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
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後漢書）

木人涙劍

丁蘭者河内人也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
刻木爲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
其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
報木人木人不悦不以借之叔醉疾來誶

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悦
乃問其妻妻具以告之即奮劍殺張叔吏
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爲之垂涙郡
縣嘉其至孝通于神明圖其形象于雲臺
也（孫盛逸士傳）

曹植靈芝篇　丁蘭少失母自傷蚤孤煢
刻木當嚴親朝夕致三牲暴子見陵侮
犯罪以亡形木人爲泣血免戾全其名

劍戰長安城

种拂字穎伯河南洛陽人司徒暠之次子也初爲司隸從事累遷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姓多避兵种拂揮劍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拂爲宛令時南陽郡吏嘗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恭謁以媿其心自是

莫敢出者拂子邵時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奔不就徵遂攻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于長平觀下敗死 漢魏春秋

劍斬地

文帝嘗召吴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黄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眞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詔優使説肥瘦眞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爲瘦眞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脱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吴質吞爾不搖咽爾不搖牙何敢

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作詩懷之 吴質列傳

褒劍

魏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于都亭詣縣曰父仇已報請受戮顏色不變縣尹縱之娥不肯彊載還家會

赦得免【魏畧】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仇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彊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淯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啟娥親娥親既素有報仇之心及

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儌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爲人凶豪聞娥親之言便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娥親遂弃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于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　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　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對闌折所持刀　被創未死娥親因取壽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樁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玄晏先生曰父母之讐不與共天地

蓋男子之所爲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讐黨之凶言奮劒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已來未之有也詩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烈女傳】

僞劒入轅門

晉胡商本長樂鄭梅之子其母婢也姓張氏婉麗善舞又善聲詩梅絕愛之及梅死

主母聞張幸有身妬之屢欲殺張張走之七岩山中其夜免乳生子商後二日主母之子使人其求張張惶急告求者曰予我兒弃之幸有舉之者毋令并死求者許諾張齧指血書帛弃兒山中（其詞不載）後張氏為其家所賣嫁為會稽賈人婦是時七岩山中有老狐能變形為麗人誑惑男子行于山中見所弃兒哀而乳之居四五歲建康

人商景過之狐因託為寡婦請寄所弃兒于景謂景曰善藏兒帛書言訖復故形而去景遂携入建康名之曰小一月姓商氏教之讀書習京氏易公羊春秋既長每見帛書輒晝夜哭不絕聲太和六年景為桓溫裨將所殺商涕泣曰嗟乎身親為人長養而不與其難是人頭而畜鳴耳我必為報仇而死因挾匕首僞為言事者直入轅門刺殺之左右大亂復擊殺數人因自刎佯死夜從狗竇中出亡更名姓曰胡商亡命出關轉入河間而歌其帛書詩乞于市聞者無不流涕初其母張氏從賈人之會稽傳數家至河間以歌舞得幸于富人吳翁商適過聞之大駭召見問之具言其故因出帛書其母持之而泣商亦伏地泣幾不自勝一市皆泣遂與母自言翁始載歸

閭中後至七岩山中求老狐不得于是環七岩山而拜之竟以胡為姓以致報德之意每伏臘并祀老狐商景（殷芸小說）

劍衛

北魏司空行參軍祖龍素性剛躁父亡後與伯兄驎訟競嫡庶並以劍自衛若怨仇焉（北史）

劍召紇拔泥

吐延負其智勇性尤猜忌不■下吏爲昴
城羌酋姜聰所刺將死乃抽劒召其將紇
拔泥使輔長子葉延曰豎子刺吾吾之過
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
以吾故也吾氣絶棺歛訖便速去保白蘭
地既險遠土俗懦弱未易控御葉延小兒
欲授餘人恐倉卒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
汝汝竭股肱之力以輔成之孺子得立吾

無恨也抽劒而死葉延年十歳常縛艸爲
人號曰姜聰哭而射之號天而泣不中瞋
目大呼要中乃止其母謂之曰逆賊姜聰
諸將已屠膾之矣汝年小何爲朝夕自苦
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艸人無益于先讐
所以如此者留罔極之心耳 前燕録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爲
昴城羌酋姜聰所刺劒猶在體呼子葉延
語其大將絶拔屋曰吾氣絶棺歛訖便速
去保白蘭地既險遠又土俗懦弱易控御
葉延小兒欲授與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
今以葉延付汝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
子得立吾無恨矣抽劒而死嗣位十三年
年三十五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果年
十歳縛艸爲人號曰姜聰每旦輙射之射
中則喜不中則號叫泣涕其母曰讐賊諸

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夕自苦如此
葉延嗚咽不自勝荅母曰誠知無益然葉
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耳性至孝母病三
日不能食葉延亦不食頗視書傳自謂曾
祖奕洛韓始封昌黎公曰吾爲公孫之子
案禮公孫之子得氏王父字命姓爲吐谷
渾氏焉 宋書

劒首祭父墓

沈林子以父讐未復從宋高祖尅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仇沈預慮林子爲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仇五月夏節日持劒直入預第男女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墓 宋書

衛無忌劒

絳州孝女衛氏子無忌夏縣人也初其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時年六歲母又

嫁更無兄弟及長常思復讐無忌從伯設宴爲樂長則時亦預坐無忌以劒擊殺之旣而詣吏稱父讐旣報請就刑戮巡察大使黄門侍郎褚遂良以聞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給傳乘幷給田宅仍令州縣以禮嫁之 唐書

張琇挺劒

張審素爲巂州都督有糺其軍中贓罪勑監察御史楊汪按之汪在路爲審素黨與所刼對殺汪告事者脅汪令白審素無罪俄而州人翻殺審素之黨汪始得還至益州奏稱審素謀反構成其罪斬之籍沒其家子琇與兄瑝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逃歸汪後累遷殿中御史改名萬頃開元二十三年瑝琇候萬頃于東都城挺劒殺之瑝雖年長其發意及手刃皆琇爲之既殺

萬頃繫表于斧刃自言報仇之狀便逃奔就江外殺萬頃同謀構父罪者行至汜水爲吏所獲時人皆矜琇等幼稚義烈能復父讐合從矜恕中書令張九齡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國法不可玄宗以爲然乃下詔曰張瑝兄弟同殺推問款成律有正法俱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喧詞矜其爲父報仇或言本罪寃濫但國家設法事

存乆要盖以濟人期於止殺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杖殺瑝琇既死士庶痛之爲作哀誄市人斂錢于死處造義井并葵于北邙恐爲萬頃家人所發作疑冢數所其爲時人所痛悼如此 唐新語

劍筴第二十五卷

龍狙篇 凡三十四事 凡三十三條

劍鼻

劍御

劍謝孟嘗君

奪劍挺

詠劍

劍刺船

劍斬郁成王

劍環

劍遺兒

揆劍

抽劍刼新婦

請觀劍

劍負人

劍割髮

詐瑕劍
使木人擲劍
詐劍斬張洛
禁劍
劍勿泄
謝劍
留劍
索挂劍

劍珮
階劍
弦投劍客
劍顛
劍于市
劍馭
朗人劍
請劍願先登

劍筴第二十五

明錢希言譔
訂　黃巖張大猷授

籠狙篇（應變出奇不可語乎仁義故曰籠狙及其濟也歸成於正）

筴曰子列子有言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以智籠羣狙古稱智與衆同者非人師也爲其智之不大乎夫步于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故機詐權術即兵家奇變縱橫攻堅乘瑕之

道論劍者所莫能廢也夫以機詐權術用之于倉猝間者雖譎而不正何惪之損君子亦節取焉予既著謹廪廟戰諸策復采漢魏南北唐季之跡以譎智顯于劍者若而人系之于篇春秋無義戰自昔則已然矣豈謂紫色蠅聲而或妨朱亂雅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詩曰無教猱升木筴籠狙

劒舉

定公十四年吳伐越（報五年越入吳）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越王允常子）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觸爲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使皋人三行屬劒於頸（以劒注頸行音杭下同屬之欲反又之住反）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旅也）臣奸旗鼓（犯軍令）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左傳）

劒御

張孟談（此下著書者美之也）便厚以便名（便安厚重也去權所以安其重於名所以安其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缺）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此美襄子）耕三年韓魏齊楚（一作燕）燕（下文有楚無燕必有一誤）負親以謀趙（言五國昔約親今背之）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言分地多自與韓魏嘗以爲言矣今復來也）而今諸侯復來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劒而御臣以之國（君自爲御）舍臣於廟授吏大夫（授談之吏以爲大夫示尊顯之也）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使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談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爲厚趙也）（戰國策）

劒諫孟嘗君

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此遣其就國而爲之辭猶漢世所謂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元作正）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元作今）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于梁謂梁（元作惠）

王（文奔魏在昭王時此固辭不往事必在前史作秦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此非當時所稱追書云尔）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于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從故相爲上將軍而虛相位以待孟嘗也）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本周官此齊大臣也）賫黃金千

斤文車二駟（四文彩畫也）服劍一（王所自佩者）封書一（本書下無一字則上當以封字句）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統攝理也）馮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前自請郭君時既立廟矣今又請立則所謂宗廟者非一王也）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

纖介之禍者（介芥通）馮煖之計也【戰國策】

奪劍挺

秦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閭里門也發閭左之人皆遣戍也）勝廣皆爲屯長（人所聚曰屯爲其長帥也）行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事成有功然須

假託鬼神可暴起耳）乃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罾魚網也形如仰繖蓋羅而舉之）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閒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此言密于廣所次舍處旁叢祠中爲之非成人所止也）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已以激怒

其衆尉果辱廣尉劒挺廣起奪而殺尉尉劒自拔出廣因奪取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祖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徇蘄以東史記漢書

誅劒

陳涉等起大澤中會稽假守通謂項梁曰方今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即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誅籍持劒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眴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也今書本有作眴字者流俗所改耳于是籍遂拔劒斬守頭項梁持守頭

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數十百人者入九十乃至百也府中皆讋服莫敢復起遂舉兵使人下收下縣四面諸邑也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漢書

劒刺船

項王使項悍拜陳平爲都尉悍音下旦反賜金二十鎰居亡何亡何猶言無幾時也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杖劒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臝而佐刺船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書

劒斬郁成王

初貳師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

近上國近近諸國也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
生故鴻臚壹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
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
之特大軍之威而輕敵人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生
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
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
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
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

劍筴 卷二三五 八

縛守詣大將軍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
漢所毒言毒恨也今生將卒失大事欲殺莫適
先擊無有主意先擊者也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擊斬
郁成王桀等追及大將軍漢書

劒璏

丞相朱博奏莽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
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
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獲者莽子之名也今書本

有作護字者流俗所改耳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
吏上書寃訟莽者以百數言其合當朝政不當就國也
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
訟莽功德上于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
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
休姓孔名休宛縣人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
其名與相荅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義進
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結歡好也休不肯受莽

劍筴 卷二三五 九

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瘢創痕也美玉可以滅瘢
欲獻其瑑耳即解其瑑瑑音衛劍鼻也又瑑字本作璏从玉
彘聲後轉寫者訛也瑑自雕瑑字耳音篆休復辭讓莽曰君嫌
其賈耶言其所有價直也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
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漢書

劒遺兒

沛郡民家貲二十餘萬一男纔數歲失其
母有一女不賢其父病因聚族人為遺書

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不與兒族人乃訟之太守司空何武省其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强梁婿復貪鄙畏害其兒且俾占女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知力足以自居或聞州縣得以伸理其用慮深遠如是乃悉奪以與子【風俗通】

揆劍

魏武嘗云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心必動便戮汝汝但勿言當後相報侍者信焉遂斬之謀逆者挫氣矣又袁紹年少時曾夜遣人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帝揆其後來必高因帖臥床上劍果高魏武又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輒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慎之後乃佯凍所幸小人竊以被覆之因斫殺自爾莫敢近之【殷芸小說】

抽劍劫新婦

魏武少時常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至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今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世說】

請觀劍

劉璋請劉備璋將楊懷數間備備悟主人請璋子禕及懷酒酣備見懷佩匕首備出匕首謂曰將軍匕首好孤亦有可得觀之懷與之備得匕首謂懷曰女小子何敢間我兄弟之好邪懷罵言未訖備斬之【蜀漢本末】

劍負人

魏武過城皋故人呂伯奢伯奢不在家人為供具聞其食罷聲疑其圖己夜手劍殺

人既見食飲乃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令
人負我〔漢魏春秋〕
魏太祖過呂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
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
夜殺八人而去〔世語〕

劒割髮

魏太祖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
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持于是太

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
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
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
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曹瞞傳〕

詐取劒

鍾會字士季元常子善書有父風稍備筋
骨美兼行艸尤工隸書遂逸致飄然有凌
雲之志亦所謂劒則干將莫邪焉會嘗詐
為荀勗書就勗母鍾夫人取寶劒兄弟以
千萬造宅未移居勗乃潛畫元常形像會
兄弟入見便大感慟勗書亦會之類也會
隸行艸章艸章並入妙〔書斷〕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敎
會手蹟作書與其母取劒劒直萬金竊去
不還也〔魏志〕

使木人擲劒

馬鈞字德衡扶風人也巧思絕世為博士
居貧常思綾機之變舊綾機五十綜者五
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患其喪功費日
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
者猶自然之成形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
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二子言古無指
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耳
夫何遠之有隆朗以白曹叡叡使鈞作之

而指南車成時服其精妙鈞居京師城内有地可以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于常其後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帝以問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

木人跳丸擲劒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鬭雞變巧百端［魏志］

詐劒斬張咨

孫堅至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粮又不見堅堅詐得急病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劒將騎五六百入營省堅堅臥與相見亡何卒然而起按劒罵咨遂執斬之［吳志］

禁劒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劒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射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提棓彼山賊恃其善禁了不嚴備于是官軍以白棓

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乃有萬計［抱朴子］

劒勿泄

北魏穆崇代人也其先世效節于神元桓穆之時崇機捷便辟少以盜竊為事太祖之居獨孤部崇常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後劉顯之謀逆也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太祖眷謂崇曰顯若知之問

汝者丈夫當死節雖刀劒刳割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專覓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太祖馳如賀蘭部顯果疑肴泄其謀將囚之崇乃唱言曰梁眷不顧恩義奬顯爲逆今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而信之【魏書傳】

謝劒

莊帝之將圖尒朱榮每屏人言世隆懼變乃爲匿名書自牓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黃門高道穆等爲計欲殺天柱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并以呈榮勸其不入榮毁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忽忽皆不見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北攻河橋殺武衞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及李苗燒絶河梁世隆乃北遁攻建州

克之盡殺人以肆其忿至長子烏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小名盆子聞者皆以爲事類赤眉曄以世隆爲尚書令封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會北於河陽兆既平京邑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劒瞋目詞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北史】

留劒

到彦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道憐鎭江陵以彦之爲驃騎諮議參軍尋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西鎭除使持節南蠻校尉武帝受命進爵爲侯彦之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爲士庶所懷及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羡之等新有簒虐懼欲使彦之領兵前驅彦之曰了彼不貳便

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要
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
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羨
之等欲即以彥之為雍州上不許徵為中
鎮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
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
深布誠款晦亦厚結納彥之留良馬利劍
名刀以與晦晦懸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

遣彥之鎮軍于彭城洲戰不利咸欲退還
夏口彥之不回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 南史

索挂劍

憲宗之伐戎羯亂華四方徵師以靜邊患
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
師人作叛逐其師又懼朝廷討伐因圖集
拒命者歲餘憲宗深以為患擇帥者久之
京兆尹溫造請行憲宗詢其兵備所費溫
曰不請寸兵尺刃而行至其界梁人覘其
所求止一儒生皆相賀曰朝廷必不問其
罪復何患乎溫但宣詔勅安存至則一無
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
亦不誠之它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下士並
任執帶弓劍赴之遂令於長廊之下就食
坐筵之前臨階南北兩行長索二條令軍
人各于面前索上挂其弓劍而食逡巡行

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抨其索則弓劍去
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
闔戶而斬之五千餘人更無噍類其間有
百姓隨親情及替人有赴設來者甚多並
玉石一槩矣南梁人自尒累世不敢復叛
余二十年前職于 缺 歷而記之矣 王氏見聞

劍珮

貞元三年五月渾瑊以充盟會使來辭且

受命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爲盟會副使司勳員外郎鄭叔矩爲判官渾瑊赴盟會所上令瑊統衆二萬餘人遣華州潼關節度駱元光赴之上令宰臣召吐蕃使論結贊等於中書議會盟之所初崔瀚與尚結贊約彼會於清水且先歸我盟夏二州結贊云清水非吉地請會於原州之土梨樹又請盟畢歸二州瀚遣使與結贊等同奏上

將務懷柔遠皆從之約以五月十五日盟于土梨樹上召宰臣謀之先是在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地多險隘恐蕃軍隱伏不利于我平涼川四隅坦平且近涇州就之爲便由是乃定盟所於平涼川時蕃使論結贊已復命遽追還而告遣之渾瑊與尚結贊會於平涼初瑊與結贊約以兵三千人列于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

及將盟又約各益遊軍相覘伺結贊擁精騎數萬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師瑊之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爲遊軍幾至番中皆被執留瑊不虞也結贊又遣人請瑊曰請侍中已下服衣冠劒珮以俟命蓋誘其下馬將劫持之瑊與崔漢衡監軍持進宋鳳朝等皆入幕次坦無它慮結贊命伐鼓三聲其衆呼譟而至瑊遽出自幕後偶得它

馬跨而奔歸時馬不加銜瑊伏於鬣而手加之凡馳十餘里銜方及口故追騎之矢過而不傷焉唯瑊之裨將辛榮招合數百人據北阜與賊接戰須臾賊衆四合榮力屈而降鳳朝及瑊判官韓弇並爲亂兵所殺（舊唐書）

揩劒

太和四年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文宗

以温造氣豪嫉惡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造辭赴鎮以興元兆亂之狀奏之文宗盡悟其根本許以便宜從事帝慮用兵勞費造奏曰臣計諸道征蠻之兵已迴俟臣行程至褒縣望賜臣密詔使受約束比臣及興元諸軍相續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詔四通神策行營將董重質河中都將温德彝郃陽都將劉士和等咸令禀造之命造行至褒城會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迴謁見造即留以自衛密與志忠謀又召亞將張丕李少直各諭其旨暨發褒城以八百人爲衙隊五百人爲前軍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下車置宴所司供帳於廳事造曰此監攸不足以饗士卒移之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志忠兵周環之造曰吾欲問新軍去住之意

可悉前舊軍無得錯雜勞問既畢傳言令坐有未至者因令舁酒巡行及酒亟未至者皆至牙兵圍之亦合坐卒未悟席上有先覺者揮令起造傳言叱之因帖息不敢動耶召坐卒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張丕夾階立援劍呼曰殺圍兵齊奮其賊首教練使兵鑄等并官健千人皆斬首於地血流四注監軍楊叔元在座遽起求哀擁造靴以請命遣兵衛出之以俟朝旨勑旨配流康州其親刃絳者斬一斷號令者斬三斷餘並斬首內一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王景延趙存約等並投尸於江　舊唐書

弦投劍客

唐滎陽鄭生善騎射以勇悍抗擲聞家于鞏雒之郊嘗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驪捷馬獨驅田野間去其居且數十里會天暮大

風雨生庇于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迷失道縱馬行見旁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外將止屋中忽慄然心動即匿身東廡下聞廟左空舍中窣窣然生疑其鬼因引弓振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皁衣負囊仗劒自空舍中出既而倚劒揚言曰我盜也尒豈非盜乎鄭生曰吾家于華維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遇大

風雨迷而失道故匿身于此仗劒者曰子既不爲盜得無害我之心乎且我適去道必經東廡下願子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于豎子矣先是生常別以一弦致袖中旣解弦投于劒客前丞以袖中弦繫弓上賊既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生急以矢繫弦賊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其阜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爲害

尒何爲疑我賊再拜謝生即去西廡下以避賊既去生懼其卒徒再來于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問之婦人曰妾家于村中爲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舍中弃其尸而去幸君子爲雪其冤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横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尸即馳

馬至洛具白于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于田横墓中（宣室志）

劒顛

昭宗爲梁主刼遷之後岐奉諸州各畜甲兵甚衆恣其刧掠以自給成州有僻遠村墅巨有積貨主將遣二十餘騎夜掠之既倉卒至罔敢支吾其丈夫並囚縛之罄摟其貨囊而貯之然後烹家犬遣其婦女羞

饌恣其飲噉其家嘗收葚若子其婦女多取之熬擣一如辣末置于食味中然後飲以濁醪於時藥作竟於腰下接劒掘地曰馬入地下去也或欲入火投淵顛而後什于是婦女解去良人執縛徐取騎士劒一一斷其頭而瘞之其馬使人逐官路筌而遣之罔有知者後地土改易方洩其事玉堂閒話

劒干市

田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郭琪引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命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從兵皆潰獨廳吏一人從息于江岸琪謂廳吏曰陳公知吾無罪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終今有以報汝汝賫吾印劒詣陳公曰郭琪走渡江我以劒擊之墜水尸隨湍流下矣得其印劒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牓懸印劒于市以安衆汝當獲厚賞吾家亦保無恙吾自此適廣陵歸高公後數日汝可密以語吾家也遂解印劒授之而送廳吏以獻敬瑄果免琪家

劒馭

朱瑾之據兗州梁祖攻之未克其從父兄

齊州刺史瓊先降與瓊同詣壁下以曉之瑾乃遣都虞候胡規出獻疑曰兄已降願貸瑾不死請以鎭委吏既而啓延壽門陳牌印于筒曰兄來請先奉此梁祖命瓊受之葛從周疑詐選勇士孫以廸等仗劒以馭瓊曰彼力屈不足疑瓊進前受印籥瑾單馬曰兄獨來欲語耳始相及瑾令驍个董懷進勾拽瓊墜馬乃發所匿刃殺瓊勾

戟突出牽入之須臾城上鼓譟擲瓌首丁
埤我軍失色梁祖哀慟久之斬軍謀徐厚
署瓌弟玭爲齊州防禦使恩禮殊厚蓮竟
弃城投揚州〔北夢瑣言〕

朗人劍

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眞等以蠻兵
三千陣于楊柳橋敬眞望韓禮營旌旗紛
錯曰彼衆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

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劍擊禮不中軍中
驚擾敬眞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
創走至家而卒于是朗兵水陸擊攻長沙
〔唐闕史〕

請劒願先登

唐祖未年用軍不利河北數鎭不順其命
一日踈躁堅要親征師次深州界遂令楊
師厚分兵攻棗強縣半浹旬方拔其壘是
邑也泡湼堅牢人心獷悍晝夜攻擊以至
疲竭師陷之日無少長皆屠之時有一百
姓來投軍中李周彝收于部伍間乃謂周
彝曰請一劒願先登以收其城未許間忽
然抽茶檐子揮擊周彝頭上中檐幾仆于
地左右乃禽之元是棗強城中遣來令詐
降本意欲窺筴招討使楊師厚斯人不能
辨誤中周彝是知河朔之民勇勁如此〔北夢

瑣言〕

板橋王氏劍

五代馮暉魏州人軍鎭靈武行至梅戍番
夷稍稍來謁暉頊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
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稱器
也願而取諸腰間若將翫之因擊殺首領
暨及其騎從十餘人皆殺之

劒笠

唐出兵趣六合宋太祖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爭舟走度江溺死者甚衆于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宋太祖陽爲督戰以劒斫其皮笠明日徧閲其皮笠有劒斫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宋史

劒招爪語

刁彥能字德明上蔡人父禮遇亂徙家宣州彥能少孤事母篤孝家貧無以養乃事節度使王茂章叛吳歸吳越彥能以帳下當從乃使家人扶其母俟於道左彥能泣告茂章曰彥能有老母在此不能舍而從公敢請死茂章哀其意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劒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妄動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爲軍校用其子知訓

劒筴第二十六卷標目

朗詣篇 凡四十七事 五十二條

傳說劒築
公父文伯劒友
子路劒學
閭丘卬劒對
司馬蒯聵工劒
荆卿好劒
項籍少學劒
高陽酒徒劒謁
趙田叔喜劒
楚田仲喜劒
齊張仲學劒
司馬相如學劒
東方朔學劒
朱博劒立

尹翁歸喜劍

馬嚴好劍

朱暉劍志

許嘉劍帶樹

趙祥歎劍

劉陶慕劍案姦執

种暠劍當車

田疇善

蕆劍中鄧展

任城王好劍

崔琰好劍

嚴幹好劍

曾肅學劍

太史慈歎劍

戴淵投劍

褚炫質劍

苻堅厲劍凡二條

弃劍抱苻丕

劍比張子房

叔孫俊執劍

河間抗劍

秦王舞劍

江文遜劍

陽固好劍客

馮道根劍奮

宇文貴歎劍

蕭歸獻劍

劉生劍

李密善劍

李白劍銷

哥舒翰劍憤

衛伯玉劍獄

蔡襲劒勇

李存審誠劒

劒筴第二十六卷

明虞山錢希言譔輯　雲間吳爾成訂正　長安崔爾進授鋟

朗詣篇

此篇並載古今英奇顯武時望國華以明盡各之致焉

筴曰夫人寓綴宅而廪稊米者塊然形耳與厥株何閒𢹂恃焉惟志則匹兩儀斥八極焦火凝冰甚于鋒鍔其君形者乎士平居高覛濶步介焉超俗要自其志之所養卓立不渝故綺繻未離而景光巳見其進也若麟鳳之游退也若魚龍之夜比之山淵尋雲無景吾何以測其詣哉茍無奇懷異量而徒抱只尺之義錄錄柔榆中其人焉能有無猶諸燕支不發虹霓之采而甚景銷于積壞也劒雖小技乎各言其志而已余取劒士惟非常倜儻之人稱焉必也狂狷鬭乎孔公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筴朗詣

傳說勑築

傳說衣褐帶勑築于秕傳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說苑）

公父文伯勑友

公父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眄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引奉劒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王武王罷朝而結絲朱絶左

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伸之故能成王道桓公益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日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于窮閭監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友者皆過巳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友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已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處友者皆黄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虞氏春秋）

子路勑學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劒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異言誘之）子路曰學豈

益哉孔子曰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無人救正一作）士而無教友（相教戒之友）則失聽（失所依聽一作德按此章句多叶音作聽爲是）御狂馬不釋其策（策鞭）操弓不反於檠（檠同檠所以正弓）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書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能降）（志以學問於人人亦必頓成其志而善告之矣）毀人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也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用之（用以射）達於犀革（犀牛之革）

最堅以此言之何學之有美質自然無所事學子曰括而羽之括箭笴羽以揚之使及遠周禮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是也鏃而砥礪之鏃箭刃礪以利之使透物周禮三分其羽以設其刃是也其入之不益深乎此學之益也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說苑

昔仲由冠雞帶豘靈珥鳴蟬杖劍而見拔劍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砍任掘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深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抱朴子

閭丘卬劍對

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卬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騄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鼬也黃鵠白雀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

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蒯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蒯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巾何以異哉宣王曰善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

司馬蒯聵工劒

司馬蒯聵天下之工擊劒者也〔桓譚新論〕

荆卿好劒

荆軻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于衛衛人謂

之慶卿（荆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古相尊美而稱子然也）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劒（持短入長倏忽從橫）以術說衛元君〔史記〕

項籍少學劒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臨淮縣）初起家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于項（即今項城縣）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于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漢書〕

高陽酒徒劒謁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

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劒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

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史記）

趙田叔喜劒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按下文字少卿陘音邢縣名屬中山）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劒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本燕人樂毅之後也）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史記）

楚田仲喜劒

楚田仲以俠聞喜劒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史記）

齊張仲學劒

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劒立名天下（史記）

司馬相如學劒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劒故其親名之曰犬子（愛而字之也）相如既學（按秦宓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經）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秩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名忌字夫子漢書作嚴忌者按忌本姓莊避明帝諱莊改姓嚴也）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史記）

東方朔學劒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不拘常次言超擢也）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歸）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

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貧子冬日及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擊劍遥擊而中之非斬刺也）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鉦鼓所以爲進退士衆之節也）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無宿諾）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

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以爲大奇也）令待詔公車（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漢書】

朱博劍立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爲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伉健也）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蕭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遊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漢書】

尹翁歸喜劍

尹翁歸字子兄（兄讀曰况）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鬬變吏不能禁（變亂也）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餽亦饋字也）百賈畏之【後漢書】

馬嚴好劍

馬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爲揚州牧嚴少

孤東觀記曰余至時嚴七歲依姊壻父九江連率平河侯王述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爲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兄弟西嚴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之也而好擊劒習騎射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劒習騎射劉放曰注其故門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後乃
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
春秋左氏東觀記曰從司徒祭酒陳元受之因覽百家群
書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之後漢書

朱暉劒志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奔碭易姓爲朱後徙于宛也家世衣冠暉
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
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東觀記曰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于代也道遇群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
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劒
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
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
内力遂舍之而去後漢書

許嘉劒帶對

許嘉給縣功曹嘗持劒侍月朔晨朝升持
炬火忿然歎曰男兒爲吏不免賤役即投
火于地以劒帶槐對趨謁府門謝承後漢書

趙珜歎劒

趙珜字孔明少好遊俠行部帶劒過長亭
亭長譴之乃歎曰無大志故爲豎吏所輕
耳于是解劒挂壁曰珜不乘輜車佩綬不
復帶劒因之京師詣太學受業治春秋變
行厲操名德遂稱除埜王令乃解劒帶之
官治官清約以身率下烟火不舉常食乾
糒廣州先賢傳

劉陶劒案姦軌

劉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奸猾陶到官

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亾命姦臧于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皆來應募朗責其先過要以後効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于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後漢書）

种暠劍當車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順帝末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相請救事皆被寢遏暠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勑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親知爲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暠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単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劉攽曰按文多一命字）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後漢書）

种（音沖）暠字景伯順帝時爲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受刺迎太子不齎詔書以衣車載太子太子欲出太子太傅高褒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俉至横門暠當劍爭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常侍來無三尺詔書安知非挾姦邪今日之爭有死而已梵不敢爭（續後漢書）

東漢順帝時太子炳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軍駕出迎太子暠乃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今常侍來無詔信安知非姦梵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東觀漢記）

田疇善劒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劒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

幽州牧劉虞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為從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為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因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

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謝承後漢書）

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劒劉虞署為從事魏太祖北征烏桓令疇將衆出徐無出盧龍歷平則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疇上疏自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疇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魏書）

魏文好劒

帝之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葢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劒舉茂才不行（魏書）

蔗劒中鄧展

典論曰余學擊劒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為善桓靈之閒有虎賁王越善

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游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正中其臂左右太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

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卻腳鄭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 魏文帝集

任城王好劍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忼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

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 魏書

任城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之術誦六經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蜀問彰取便利行師之決王善左右射學擊劍百步中于懸髮時樂浪獻虎虎文如錦斑以鐵為檻是勇之徒莫敢窺彰乃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莫不服其仁勇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彰手頓其

負象伏不動文帝鑄爲釣鐘置崇華殿欲徙之力士百人引之不動彰乃負之而趨四方聞其神勇皆寢兵自固帝曰以王之雄武呑幷巴蜀如鴟銜腐鼠耳彰薨如漢東平王葬禮及喪出空中聞數百人泣聲送者皆言昔亂軍相傷殺者皆無棺槨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歡於地下精靈知感故人美王之德國史撰任成王舊事三卷晉初藏于祕閣（王子年拾遺記）

崔琰好劍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朴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朞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能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魏志）

嚴幹好劍

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一名恢皆馮翊東縣人也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辦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甲郭

吉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多流宕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沈樵採自活逮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義于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共作方床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爲右職司隸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幹孝

康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爲平陵令遷冗從僕射遂歷顯職（魏志）

魯肅學劒

魯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劒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

賊橫暴淮泗閒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强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爲相逼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吳書）

太史慈歎劒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猨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

事以慈能制劉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劒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吳書）

戴淵投劒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也少好游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

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刼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劒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于趙王倫曰戴若思清沖履道德量允塞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結軌驥騄雅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倫乃辟之不就元帝召爲鎮東右司馬出爲征西將軍（晉書）

戴淵少時游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刼淵在岸上據胡牀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峯頴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于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刼邪淵便泣涕投劒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劉義慶世說）

褚炫質劒

褚炫字彦緒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彦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爲正員郎從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無所得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坐者莫荅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群情便可載驩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

初炫以清尚與彭城劉俣陳郡謝朏濟陽江斅入殿侍文義號爲四友齊臺建爲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侍中與從兄彦回操行不同故彦回之世不至大官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吊問不襍交遊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黄紙帽箱風吹紙剥殆

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弃分
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劒爲質（南史）

苻堅厲劒

苻堅字永固父雄字元才少善兵書謙恭
奉法健每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健哭之
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吾元才
之速也母荀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
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

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
成字曰艸付臂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
愛之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非常
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于路異
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
于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
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
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
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
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
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
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
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
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以授之健泣謂
堅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
不勉之堅揮劒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

憚服（晉書）

苻堅字永固一字文玉（或作名）健弟雄之第
二子也趙建武中洪從石虎徙鄴家於永
貴里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
歸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
堅有神光之異自天燭其庭堅背有赤文
隱起狀如篆文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
陽堅祕而莫之傳也姿貌魁傑臂垂過膝

目有紫光祖洪見堅狀貌奇而愛之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堅或作肩）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予不失機候洪每謂徒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頭大鎮重身長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也趙光祿大夫司隸校尉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

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犯罪者不縛小兒戲也統顧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怪之曰此兒狀貌甚醜而君以為貴相何異也統曰非爾等所及知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恨僕老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師學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為速

戎況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耶欣而許之性至孝博學多才藝年十一便有經略大志徒之西入關也次于曲沃夢天神遣使者赤冠朱衣命拜堅為龍驤將軍翼日乃為壇於曲沃以授之徒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汝父次為之今若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于是要結豪傑以圖緯

世之宜（前秦録）

棄劍抱苻子

苻朗家惟楚離朗棄千金之劍抱苻子而趨曰夫千金之劍利割之所在焉苻子之書大道之所居焉（金樓子）

劍比張子房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山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為章句闊達有

大志節一作嘗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爲中山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以病免歸永嘉之際天下大亂石勒爲劉淵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數以策干勒巳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引爲謀主動靜

咨之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賓功居多後趙錄

叔孫俊執劍

北魏叔孫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惟謹審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爲獵郎明元得俊大悦以爲爪牙及即位稍遷衛將軍賜爵安成公及宋提王悦懷刃入禁欲行大逆俊覺悦舉動有異乃於悦懷

原缺第三十一、三十二葉

改封平原公北史

江文遥奮劒

魏江文遥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也文遥奮劒請行遂手斬靈珍正始二年除步兵校尉轉父憂解官永平初襲封拜前軍出爲咸陽太守勤于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顔屏人密問于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姦猾

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姦劫息止治爲雍州諸郡之最魏書

陽固好劍客

陽固字敬安性俶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弁面陳事宜昶

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意
志閑雅了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孝
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累遷
侍書御史（北史）

馮道根劒奮

齊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鄭人也少孤家貧
傭債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
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爲主簿不就

曰吾常使封侯廟食安能爲儒吏邪年十
六鄉人蔡道班爲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
爲蠻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提雙劒左右
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南史）

宇文貴歎劒

後周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
徒居夏州父莫豆干[illegible]定中以貴勳追贈
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貴
母初孕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
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
之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
劒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爲博士也魏正光
末破六韓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邕嬰城
固守以貴爲統軍後從尒朱榮擒葛榮於
滏口加別將又從元天穆平邢杲轉都督
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尒朱榮有功封革

融縣侯除郢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閤內
太都督從魏孝武西遷進爵化政郡公（北史）

蕭𢹂獻劒

蕭𢹂字仁遠梁昭明太子[illegible]孫也俊辯有
才學兼好内典周武帝平齊之後𢹂來賀
帝享之甚歡親彈琵琶令𢹂起舞𢹂曰陛
下親御五絃臣敢不自同百獸高祖受禪
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

萬匹馬五百匹歸來朝上甚敬焉詔歸位在王公之上歸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賞賜以億計月餘歸藩帝親餞於滻水之上後備禮納其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漸見親待臨終上表并獻所服金裝劒上覽而嗟悼焉〔北史〕

劉生劒

劒筴 卷二十六 三五

劉生不知何代人齊梁已來爲劉生辭者皆稱其任俠豪放周遊五陵三秦之地或云抱劒專征爲符節官所未詳也按古今樂錄曰梁鼓角橫吹曲有東平劉生歌疑即此劉生也〔王僧虔樂伎錄〕

陳江暉詩五陵多美選六都盡良家劉生代豪蕩標舉獨榮華珥劒長三尺金尊滿百花唯當重意氣何處有驕奢

唐盧照鄰詩劉生氣不平抱劒欲專征報恩爲豪俠死難在橫行翠羽裝劒鞘黃金飾馬纓但令一顧重不怯百身輕〔楊炯詩〕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雪暗彫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李密善劒

劒筴 卷二十六 三七

李密機神警悟五行一覽半面十年雅善書劒尤精文史輕一夫之勇學萬人之敵至于三令五申之法七縱七禽之功出天入地之奇拔幟攡沙之策莫不動如神化應變無窮〔魏徵撰唐故邢國公李密墓志銘〕

李白劒銷

李白少喜縱橫爲任俠嘗鍊劒劒長九尺故其詩云少年學劒術凌轢白猿公及貶夜郎還劒可[illegible]看[illegible]謂人曰吾忌鐵如

此矣（大唐奇事記）

哥舒翰劒憤

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稱姓因以爲氏祖沮左清道率父道元安西副都護世居安西翰家富於財倜儻任俠好然諾縱蒲酒年四十遭父喪三年客居京師爲長安尉不禮慨然發憤折節仗劒之河西初事節度使王倕

倕攻新城使翰經略三軍無不震慴後節度使王忠嗣補爲衙將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疏財重氣士多歸之忠嗣以爲大斗軍副使嘗使翰討吐蕃于新城有同列爲副者見翰禮倨不爲用翰怒撾殺之軍中股慄遷左衞郎將後吐蕃寇邊翰拒之于苦拔海其衆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其鋒擊之三行皆敗無不摧

原缺第三十九、四十葉

大充荆南節度觀察等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封城陽郡王（舊唐書）

蔡襲劒勇

蔡襲者自言禪將也不詳其氏族源胄至襲居北部振武軍學擊劒沉勇好奇謀功名初無知者嘗任氣與人鬬而斃之時故司空劉沔以左僕射爲振武節度使聞之收襲繫獄將杖殺之經宿而死者復蘇故

襲得免死謫役數年沔移鎮河東武宗初匈奴犯邊詔沔河東及諸道兵出征襲聞邊方有將因之以立功乃逃其所務來叩沔曰徃君免襲之死是明公屈法申恩而襲之大幸也今天兵有伐於北虜竊願施犬馬之勞於軍前上得以酬君之恩下乞以自補其惡死生畢矣沔聞而壯義之命厠諸卒官軍至大寧聞匈奴已入振武界

時太和公主在蕃多年又聞振武欲奪公主沔恐公主爲振武所得捷己功籌筴未知所出諸將吏莫能謀襲乃請許爲捕逃者至匈奴營動揺令入河東界沔深然其計遂遣襲往命將校石雄王峰等與襲皆至單于帳合圍大破之襲突入帳中挾公主于馬上出數十步恐官軍不知誤傷乃呼曰此乃公主也石雄聞以步卒三十人

奪之歸〔本傳〕

李存審誡劒

後唐莊宗同光中新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卒于幽州存審出于寒微常誡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劒去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出萬死一生矣〔五代史〕

劒筴第二十七卷

乘化篇　凡四十二事　凡四十二條

曾石公劒
南林劒
蘭子劒
市偷劒技
司馬氏劒
荆卿劒

劒隱
許眞君遇劒仙
飛仙劒技
虬髯客劒
韋生劒
京西店老人劒
蘭陵劒
嘉興繩技劒

車中女子劒飛
聶隱娘劒
精精兒劒
空空兒劒
薛家青衣劒
長安婦人劒
[illegible]劒俠
義俠劒

三鬟女子劒
田膨郎劒俠
長安戲塲劒
旗亭婦人劒
荊十三娘劒
盧生劒
四明山劒術
辟飛劒技

劒筴第二十七卷

豐貫錢希言譔輯　雲間范允臨訂　長安崔爾進授鋟

乘化篇方術之在天下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故紀仙俠並存劒伎焉

筴曰世傳劒術是遯之高志者故曰天遯考諸淮南五遯劒其遯千金者乎然軒轅負荷高陽飛騰玄女兵符周官擊刺所從來遠皆是物也迨夫含光承影之跓出而劒之軼妙極矣要之傳者其跡不傳者其秘耳猿公蘭子而後習劒者莫辯于唐人哉二三跂扈靡不委裘其君然一遇炙士則無所逞其威福變化若鬼瞬息千里索之不可見聞之者栗如負芒噫神矣技矣庶幾所謂下神仙一等者歟而九國志稱劒俠爲鬼鬼乃陰物故婦人外道多學之此其言河漢詩曰我聞其聲不見其身筴乘化

曾石公劍

曾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沕穆無窮變無形像優柔委從如影與響如厖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閶不及翰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胥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于未形之前者揖讓乎

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說苑）

南林劍

越王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輿舟之利頓于兵弩今子爲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

女出于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擊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于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于是袁公即杖箖箊竹（晉左思吳都賦云竹有篔簹箖箊晉武昌戴凱之撰竹譜云箖箊葉薄而廣越女試劍竹是也）竹枝上頡橋未墮地女即捷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爲白猨遂別去見越王越王

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于無人之埜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兎

追形逐影光若彿彷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校之隊長高才習之教軍士當世莫能勝越女之劍（越絕書）

唐李賀詩見買若邪溪水劍明朝歸去事猿公

蘭子劍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元君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列子）

市偷劍伎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齎備卒足也）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

齊師愈強于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于[illegible]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淮南子）

司馬氏劒

爵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漢書作奔魏）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劒論顯（世善傳劒也一曰傳手搏論而釋之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劒論兵書也）蒯聵其後也（史記漢書略同）

荊卿劒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于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劒（呂氏劍技曰持短入長倏忽從橫）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于野王荊軻嘗游過楡次與蓋聶論劒（蓋姓聶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劒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楡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于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爲名）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使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史記）

劒隱

解奴辜張貂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惑人〔後漢書〕

許眞君遇劒仙

晉室將亂眞君許遜乃弃官東歸嘗憩于柏林有女童五人各持珽劒來獻眞君異而受之既而偕至眞君之家惟日擊劒自娛眞君知其劒仙也卒獲神劒之用既而

與吳君游于丹陽黃堂聞諶姆多道術遂同往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夙禀道骨仙名在天籍孝悌王下降曲阜蘭公家謂蘭公曰後晉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當爲衆眞之長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授吾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今當授子乃擇日登壇出孝悌王諸秘悉以傳之眞君方心期每歲必來謁姆姆即覺之曰子勿來吾即還帝鄉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曰于歸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二君還見訪飛茅之迹於所居之南四十餘里遂建祠宇每歲必朝謁焉〔十二眞君傳〕

飛仙劒技

北隋沈光字總持吳興人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叔並以傭書爲事

光獨跅弛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所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値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爲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甲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北史〕

楊素有美妾姿色絶倫時有千牛桑和■
妖蠱異術常一見婦人即便能致煬帝豨
使竊之素宅深遂和朝奉詔夜便竊以送
帝帝奇其能詔素賜之吁和之術何異崑
崙奴乎安知非劒仙也

虬髯客劒

李靖將歸太原行次霛石旅舍既設床鑪
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床前

靖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
驢而來投革囊于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氏
梳頭靖怒甚未决猶刷馬張氏熟觀其面
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令勿怒急急梳
頭畢斂袂前問其姓臥客曰姓張對曰妾
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問
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
張氏■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遂

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
飢甚靖出市買胡餅客抽匕首切肉共食
食竟餘肉亂切鑪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
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
亦有心者焉它人見問固不言兄之問則
無隱矣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
太原耳客曰然吾故知非君所能致也曰
有酒乎靖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

斗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
之乎靖曰不敢于是開革囊取出一人頭
并心肝却收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
之曰此人乃天下負心者心也銜之十年
今始獲吾憾釋矣又曰望氣者言太原有
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時到太原達之明
日方曙我于汾陽橋待耳言訖乘驢而去
其行若飛迴顧已遠虞初志

韋生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暮山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垂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烟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日已沒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于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知其盜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知無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炬出迎僧延韋坐一廳中笑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

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無它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地焉蓋腦銜彈丸而無傷雖列言無痕撻孟稱不膚撓不目逃也有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劄刀

子十餘以虀餅環之揖韋生就座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未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于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即成虀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腊僧叱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

授韋一劒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
毋為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
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馬
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
上循壁虛躡捷若猱玃彈丸盡不復中韋
乃運劒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
韋斷其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
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
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為賊也知復如何僧
終夕與韋論劒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
韋路口贈絹百匹垂泣而别（唐語林）

京西店老人劒

韋行規自言少時游京西暮止店中更欲
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
中多盗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進
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艸中尾之韋叱

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
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
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
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
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
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童
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箭韋
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忤也老人笑曰客
勿恃弓矢須知劒術引韋入後院指鞍馱
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出箭簳一片昨夜
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
擊劒事韋亦得一二焉（酉陽雜俎）

蘭陵劒

相傳黎幹為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
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
背二十如擊挑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

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敝衣懷公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閥黎惟趨而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起曰誰引君來此即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兆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穢迹非證慧眼不能知

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賊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于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鬟擁劒長短七口舞于中庭迭躍揮霍焜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規又有短劒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劒植地如北斗狀顧黎

曰向試君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鬢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酉陽雜俎

嘉興繩技劒

唐開元年中數敕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監司競勝精技監官屬意尤切所

由直獄者語于獄中云儻君有諸戲劣於縣司我輩必當厚責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即獲財利歎無能耳乃各相問至於弄瓦緣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繫不得略呈其事吏驚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繩技吏曰必然吾當爲爾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于監主主召問罪重吏云此囚人所

絜迪緡未納餘無別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爲者與人稍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行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麤細如指五十尺不用繫著拋向空中騰擲翻覆則無所不爲官大驚悅且令收錄明日吏領至戲場諸戲既作次喚此人令効繩技遂捧一團繩計百餘尺置諸地將一頭

手擲於空中勁如筆初拋三二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高二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拋繩虛空其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去脫身狴犴在此日焉 原化記

車中女子劒飛

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舉至京因閑步坊曲忽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士人便行雖甚疑怪然彊随之抵數坊于東市一小曲内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携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床對坐席前更有數少年各二十餘禮頗謹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擁後直至堂前乃一鈿車卷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滿髻衣服純素

二人羅拜此女亦不荅士人拜之女乃荅拜遂揖客入宴升床當席而坐二人及客乃拜而坐又有十餘後生皆衣服輕新各設拜列坐於客之下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酒數巡女子捧杯問曰又聞君有妙技今頻二君奉屈喜得展見可賜觀乎士人早遜辭讓云自幼至長惟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此也君熟思之先

所能者何事客又尋思良久曰其爲學堂
中者靴於壁上行得數步自餘戲劇則未
曾爲之女曰然矣請君試之乃起行于壁
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迴顧坐
中諸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於
壁上行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
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
措少頃女子起辭出士人驚歎恍然不樂

經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駿騎可乎
士人曰唯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失
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
士人入内侍省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
之倒落深坑數丈仰望屋頂七八丈唯見
一孔纔開尺餘自旦入至食時見一繩縋
一器食下士人飢甚急取食之食畢繩又
引去深夜悲惋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

經念呪餘無它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眞
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眞說之曰隱娘
初被尼挈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之
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狖極多松蘿益
邃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
能于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
尼與我藥一粒兼令長執寶劍一口長二
尺許鋒利吹毛令剸逐二女攀緣漸覺身

輕如風二年後刺猿狖百無一失後刺虎
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飛使刺鷹隼
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禽遇之不知
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
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
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
容易也授以羊角匕首刀廣三寸遂白日
刺其人於都市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主

覺至身邊乃人也以手撫士人曰計甚驚
怕然其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所遇女子
也云共君出矣以絹重繫士人胸膊訖絹
一頭繫女子身女子聳身騰上飛出宮城
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便歸江淮求仕
之計望侯它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歸
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原化記）

聶隱娘劍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
也年方十歲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
之云問押衙乞取此女教鋒大怒叱尼尼
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偸去矣及夜果
失隱娘所向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
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
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子却領取尼
欻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學曰初但讀

人舍以藥化爲之水又五年其大僚有罪
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
携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
上至暝持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
如是某曰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不忍便
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
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匕
首而無所傷用即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

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後遂嫁
之（傳奇）

精精兒劍

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
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劉能神算
已知其來召衙將令來日早至城北候一
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前
噪夫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

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合負僕射萬死對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願請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盡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

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一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翦髮繫之以紅銷送於魏帥枕前以表不廻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後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

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于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傳奇記

空空兒劍

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而入冥漠無形而滅影隱娘之

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蠛蠓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耻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

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語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

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傳奇）

薛家青衣劍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乃俾掌其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其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焉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即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滏陽為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胡章女三鎮交締為姻婭使益相接田承嗣常患肺氣遇暑益增每曰我若移鎮山東

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勇武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宅中卜良日欲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惟紅線從焉紅線曰主公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公憂嵩以其

其言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數百年勳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公憂某暫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它則待某却廻也嵩曰倘事或不濟反禍之速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

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乃梳烏蠻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即紅線廻矣嵩喜而慰勞曰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

爲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二刻即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徒步于庭傳叫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内鼓趺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内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于生前熟寢蘭堂不覺

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器交羅或頭觸屏風鼾而嚲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依歸所以當夜漏三時往返七

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承嗣書曰昨來暮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賜賚明日專遣

使齎帛三萬匹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于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彼當捧轂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它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兩月之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焉往又方賴汝力豈可議行紅

線曰某生前本男子游學江湖閒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證某誤以芫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而殺三人陰力見誅罰為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禀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綺羅口窮甘軟寵待有加榮亦甚矣況國家達治慶且無疆此即違天理當盡弭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

保其城池萬人保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為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為餞別悉集僚友夜宴中堂嵩以詞送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為詞詞曰采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

是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甘澤謠）

長安婦人劒

長安里中多空舍有婦人傭以居者其色莊其氣韻莊韻之聲四馳雖里中男子狂而少壯者無敢侮居一歲懼人之大哉異也遂婦于同里人既生一子是後則忽有

所如往宵漏半而去未辨色來歸于再于三其夫疑有以動其心者怒願去之以其有子子又乳也尚依違焉婦人前志不衰它夜既歸色甚喜若有得者及詰之乃舉先置人首于囊者撤其裹面如生其夫大怒恚且走婦人即卑下辭氣和貌怡色言且前曰我生于蜀長于蜀父爲蜀小吏有罪非死罪也法當笞遇位而酷者陰以非法繩之卒弃市當刎力不任其心未果殺今長矣果殺之力符其心者也願無駭又執其子曰爾漸長人心漸賤爾曰其毋殺人其子必無狀既生之使其賤之人爲非勇也不如殺而絕遂殺其子而謝其夫既出戶望其疾如翼而飛去（崔蠡本傳）

博陵劒俠

博陵崔愼思唐貞元中應進士舉京中無

第宅常賃人隙院居止而主人別在一院都無丈夫有少婦年三十餘窺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愼思遂遣通意求納爲妻婦人曰我非士人與君不敵不可爲它時恨也求以爲妾許之而不肯言其姓愼思遂納之二年餘崔所取給婦人無倦色後産一子數月矣時夜崔寢及閉戶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婦崔驚之意其有姧頗

發忿怒遂起堂前徬徨而行時月朧明忽見其婦自屋而下以白練纏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攜一人頭言其父昔枉爲郡守所殺入城求報已數年矣未得今旣剋矣不可久留請從此辭遂更結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攜之謂崔曰某幸得爲君妾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並以奉贈養育孩子言訖而别遂踰牆越舍而去

愼思驚歎未已少頃却至曰適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餧兒已畢便永去矣愼思久之怪不聞嬰兒啼視之已爲其所殺矣殺其子者以絶其念也古之俠莫能過焉（原化記）

義俠劒

頃有仕人爲畿尉常任賊曹有一賊繫械獄未具此官獨坐廳上忽告曰某非賊頗非常輩公若脱我之罪奉報有日此公視狀貌不群詞采挺拔意已許之佯爲不諾夜後密呼獄吏放之仍令獄吏逃竄旣明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司譴罰而已後官滿數年客游亦甚羈旅至一縣忽聞縣令與所放囚姓名同往謁之令通姓字此宰驚懼遂出迎拜卽所放者也因留廳中與對榻而寢歡洽旬餘其宰不入宅忽一日

歸宅此客遂如廁廁與令宅唯隔一牆客于廁室聞宰妻問曰公有何客經十日不入宅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昔在他手乃至今日未知何報妻曰公豈不聞大恩不報何不看時機爲令不語久之乃曰君言是矣此客聞已歸告奴僕乘馬便走衣服悉弃于廳中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縣界止宿村店僕從但怪奔走不知何故此

者歎定乃言此賊負心之狀言訖吁嗟奴僕悉涕泣之次忽牀下一人持匕首出立此客大懼乃曰我義士也宰使我來取君頭適聞說方知此宰負心不然枉殺賢士吾義不捨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頃與君取此宰頭以雪公冤此客怕懼愧謝此人持劍出門如飛二更已至呼曰賊首至命火觀之乃令頭也劍客辭訣不知所之原化記

三鬟女子劍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忘其名族人呼爲潘鶻硉也本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之數日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于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贈云寶之不但通貨財它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貿數年藏鏹數萬遂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列第于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啟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它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已來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它曰曾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三鬟女

子年可十七八衣襤縷穿木屐立于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以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爲業超時因以它事熟之遂爲甥舅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烟爨不動者往往經于累日或設肴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宰臣外京輦

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
將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
週歲矣超一旦攜酒食與之從容徐謂曰
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子曰每
感重恩恨無答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
火超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不知否女
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
又曰外甥可尋覓厚備繒綵酬之女子曰

勿言干人其偶與朋儕為戲終却送還因
循未暇舅來日詣旦于慈恩寺塔院相候
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至
矣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女子先在謂
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去疾
若飛鳥忽于相輪上舉手超歘然攜念珠
而下曰便可相還勿以財帛為意超徑詣
潘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繒帛密為之贈明
日訪之已空室矣 劇談錄

田膨郎 劍俠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
所貢追琢奇巧蓋希代之珍置於寢殿帳
中一旦忽失所在然而禁衛清密非恩澤
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它無所失上驚
駭移時下詔于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
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

苟求之不獲且虞它變一枕誠不足惜卿
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
列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謝罪請以
求捕大懸金帛購之略無尋究之跡
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捕有
龍武庫蕃將王敬弘常畜小僕年甫十八
九神彩俊麗使之無往不屆敬弘與流輩
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

曲辭以樂罷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
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
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何
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
琵琶至座客歎笑曰樂罷本相隨所難者
惜其妙手南軍去左廣迴復三十餘里入
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如
失時又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

明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
趫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
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
蜀中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
事欲以報恩偷桃者已知姓名三數日當
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閒遂令全
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
小僕曰偷桃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

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何便折
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
之望仙門伺便禽之必矣將軍隨其觀之
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
頗甚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睹膨郎
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
之歘然已折左足仰而觀之曰我偷桃才
不怕他人惟懼于爾既而相值首復多言

于是舁至左右軍[illegible]款而服上喜 令得賊
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詰
在宮掖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
盜內外因繫數百人于是悉令原之
初得膨郎已告敬弘歸蜀於是尋之不可
但賞敬弘而已 劇談錄

長安戲場劍

唐貞元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劈而墮足

劍筴二十七卷內府藏本

明錢希言撰希言字簡棲吳縣人是編亦載歷代

劍事採摭繁蕪分類尤爲冗瑣

考古圖十卷

〔宋〕呂大臨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別本考古圖十卷》提要

考古圖記

莊周氏謂儒者逐迹喪真學不善變故為輪扁之說芻狗之諭重以漁父盜跖詩禮發冢之言極其詆訾夫學不知變信有罪矣變而不知止於中其敝殆有甚焉以學為偽以智為鑿以仁為姑息以禮為虛飾蕩然不知聖人之可尊先王之可法克己從義謂之失性是古非今謂之亂政至于坑殺學士燔爇典籍盡愚天下之民而後慊由

是觀之二者之學其害孰多堯舜禹臯陶之言皆曰稽古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所謂古者雖先王之陳迹稽之好之者必求其所以迹也制度法象之所寓聖人之精義存焉有古今之所同然百代所不得變者豈芻狗輪扁之謂哉漢承秦火之餘上視三代如更晝夜夢覺之變雖遺編斷簡僅存二三然世移俗革人亡書殘不復想見先王之緒餘至人之

謦欬不意數千百年後尊彝鼎敦之器猶出於山巖屋壁隴畝墟墓之間形制文字且非世所能知況能知所用乎當天下無事時好事者畜之徒為耳目奇異玩好之具而已噫天之果喪斯文也則是器也胡為而出哉予於士大夫之家所閱多矣每得傳摹圖寫寢盈卷軸尚病窽啓未能深考暇日論次成書非敢以器為玩也觀其器誦其言形容髣髴以追三代

之遺風如見其人矣以意
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
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
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
意於古者亦將有考焉
元祐七年二月汲郡呂大
臨記

考古圖玩物也六一翁劉
邍父窮年捕摭至趙明誠
金石集錄浩如煙海震橐
商盤紀甗秦匜鑄物肖形
殫令人智巧營之未必不
更精麤奇偉倚以與刑峻
嚴辭語觀深相去不知迥

鴟鴞塵瓦物與替各有時
鼎淪而泗水波倒藏而牛
斗射其間人力不容穩雖
然其器亡其書存可也器
之寶傳或弊書之流傳匪
窮汲郡呂公彙諸大家所
藏尊卣敦盂之屬繪爲巨

編兵後多磨滅吾弟冀備
又廣呂公好古素志屬羅
兄更翁臨本具更翁刻以
傳世并採諸老辨證附左
方用心良苦世俗爭嗜畫
圭狀蟲魚花草重雅知愛
誰肯挂眼是器瓦絡把翫

真善是身周旋揖讓之代
間奇哉非先秦器物標程
典尚多安得摸取曲阜之
履岐陽之鼓兌戈和弓對
父繫翁輯為全書牘牘觀
覽并濯胷次俗氣
大德巳亥冬至古迂陳才

子謙題

予嗜古凡花卉泉石適心
經目閲寘搜歷覽未盡留
意及得先秦罍洗鐘鉶奇
物多珍襲不釋手偶閱汲
郡呂先生舊輯考古圖十
卷慨慕古先聖賢制作六

意真若隔世胥次荅帶亦
能從稟命友臨本刊訛刻
傳且採諸君子辯証附其
下或嗤予刻精翁徇之器
者予曰物生而有象物成
而有器器即道道即器本
末相離也輪輿軫輻寓天
地也權衡斗量寓律呂也
深衣十三幅寓朞而閏也
錯然而陳作理之存竅乎
而虛作德之居豈徒器乎
哉是以觀湯盤者知日新
之義觀周杖者知嗜慾之
炎觀叔向讒鼎者知昧爽

至頤之動靈賢君子蓋亦
是洗心善鄙為器則世方
熙熙攘攘興接為構古道
且弗貴而奚但器乎寧刻
此以激好古者
大德己亥陽復日茶陵陳
翼子翼備識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古人制器尚象盖有深意
存焉而道未嘗不托乎其間也宋
儒正字呂與叔先生圖古器物并
錄其銘篆彙為十卷將使好古之
士考古人制器之義因粗以求精
下學而上達也其嘉惠後學之心
不亦深且厚哉

考古圖所藏姓氏

秘閣　太常
內藏 皇祐中降付修文伏樂所　河南文氏 潞公
丹陽蘇氏 子容　臨江劉氏 遵父
河南張氏 景先　睢陽王氏 仲至
新平張氏 舜民 芸叟　廬江李氏 伯時
開封劉氏 瑷 伯玉　京兆田氏 槩
扶風乞伏氏　京兆呂氏
京兆薛氏 紹彭 道祖　眉山蘇氏 子瞻
潁川韓氏 持正　京兆范氏 翼之
洛陽曾氏　東平榮氏 咨道
河南寇氏 準　丹陽蔡氏 肇 天啓
河南許氏　河南
扶風王氏 瑩 子真　京兆孫氏 求 翊修
鄜郡賈氏　河南王氏 壽功 師文

鄱陽法相院　河南李氏

東平王氏 禹玉　京兆毋氏 沆 清臣

京兆李氏 庠 彭　東明劉氏 縣 仲平

京兆陳氏　華陰宋氏 子安 道卿

京兆孫氏 默　成都大慈寺僧

廬江高氏　淮陽趙氏

序例終

考古圖第一

默齋羅更翁考訂

鼎屬

庚鼎　辛鼎

癸鼎　晉姜鼎

公誠鼎　蠆鼎

敀氏鼎　東宮方鼎

孔文父飲鼎　鄭方鼎

牛鼎　雲鼎

直耳饕餮鼎　直耳篆帶鼎

王子吳飤鼎　宋君夫人餗釪鼎

乙鼎　饕餮鼎

右三鼎皆得於京師

庚鼎高六寸有半深三寸有半徑五寸三分容二升有半

辛鼎高八寸深四寸有半徑七寸容五升

癸鼎高九寸有半深五寸徑八寸容一斗

銘皆有一字在其腹〔權度量皆用今大府法有六黍尺黍量者各識其下〕

按史記夏商未有謚其君皆以甲乙為號則此三鼎疑皆夏商之器

李氏録云自庚至癸一體每變以大而文有加庚癸二字與説文小異許慎云庚者秋時萬物庚々有實令庚作𢆉無垂實之象此本字乃有之令癸作𣥠具四足而此宋字一屮三色癸坎丑而居寅之前有紐而未引達之象又癸鼎文作龍虎中有獸面蓋饕餮之象呂氏春秋曰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春秋左氏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古者鑄鼎象物以知神姦鼎有此象蓋示飲食之戒又按陶隱居刀劒録云夏孔甲[illegible]一名曰甲銘止一字

晉姜鼎　臨江劉氏

集古作韓城鼎

佳惟王九月乙亥晉晉姜曰余惟司嗣朕
先姑君晉邦余不劍㞋妄寧巠經雝雍明德
宣邲又我猷用㫚招君 辟辟事昜揚乃
先剌值虔不家墜䁥謂 覃拿學以辟
我萬民嘉遣我沪錫鹵貴責千兩勿廢文
侯顯顯令昆威貫通弘征緐緌謗原取乃
吉金用作寶尊鼎用𩜊康𩒙𢡱妥褱懷

遠㣋君子晉姜用蘄綽綽綰綰眉壽作惠
㴚為亟萬年無疆用享用德晄畯保其孫
子三壽是利

集古本

劉原父釋

惟王九月晉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余不
〇安寧巠雝明德宣〇我猷用〇所辟辟〇

〇〇〇剌虔不〇〇〇〇昌龍我萬民嘉遣我 圖
貴千兩勿灋文侯〇〇〇〇〇〇縦綏〇〇堅 吉金用
作寶尊鼎用慶䊮妥懷遠邦君子晉姜用蘄
〇〇康壽作惠〇亟萬年無疆用享用德畯保
其孫子三壽是利

太常博士豫章楊南仲釋

佳惟 古字多省偏旁鄭司農說周礼云四者書二二但為義又云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位爲立是也
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 同 月 先姑君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隹惟十古文如本字文有三四月既劼字疑死霸魄王在

在三下保作保疑𢑴作部雝雍合公諴誠作尊鼎用追

享丁考疑作丁于皇且祖考用乞眉壽萬年無疆

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得于上雒徑尺有七分高八寸八分深五寸八

分容斗有八升銘四十有一字

按惟王十有四月古器多有是文或云十有三月

或云十有九月疑銅王居長雒踰年未改元故

以月數也呆雒或宮名如西雒之類

集古云雒公不知為何人原父謂古字寧通

用蓋古字簡畧以意求之則得尔

蠆鼎 秘閣

[illegible] 蠆

右銘一字餘未考古蠆字全象蠆形疑人

名若公孫蠆之類周景王十三年鄭獻公

蠆立

叀惠作鍛鏃白洎　斂奥鄰氏鼎

永寶用

右銘十字餘未考

按斂姓觀藍之後亦作嬐說文云籀文作

東宮

右得於扶風量度未考銘二字

孔文父飲鼎

京兆田氏

惟[illegible]三月孔文父作此郘飲鼎子孫寶用

右銘十有四字餘未考

按此器銘謂之鼎而制度乃類尊壺之屬疑古人制器規模亦有出入不一者不然或文同而音異皆未考也

鄭方鼎

右元祐丙寅春新鄭野人耕而得之高七寸有半深三寸一分縮六寸衡四寸有半容二升有半無銘識

按此器與東宮方鼎相似李氏録云春秋左氏傳晉侯賜鄭子產莒之二方鼎今得之新鄭蓋鄭鼎也

牛鼎 内藏

右不知所從得以黍尺黍量較之深八寸六分徑尺有八寸容一斛無銘識

按今禮圖所載牛羊豕鼎各以其首飾其足此鼎之足以牛首為飾蓋牛鼎也

雲鼎 丹陽蘇氏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鼎口及足皆以雲氣為飾

直耳饕餮鼎　錢平張氏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鼎銘識鼎腹有饕餮象文皆隱出

直耳象帶鼎　同上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鼎銘識

惟正月初吉丁亥王子吳羼擇其吉金自作
飤飼⿰鼎干其眉壽無諆期子孫孫永保用之
右得於京兆高尺有三分深八寸有半徑
尺有三寸半容四斗三升有半銘三十有
一字

按此器銘云作飤⿰鼎干⿰鼎干字字書所無載其
形制則鼎也字體與鄦子鐘相似蓋周末
接戰國之物

宋君夫人之餗釪鼎 鼎

右得於京兆惟蓋存徑七寸高二寸銘八字

按釪字疑作釪省牄丑子吳飤䚷從鼎此

從金又于字與玕字筆畫相似而不類亦

未可考

乙鼎 河南王氏

乙

右得於鄴郡亶甲城高五寸八分深二寸

七分徑五寸二分容二升銘二字

按鼎銘乙下一字不可識考其形制文字

交所從得蓋商器也

饕餮鼎 鄴郡實氏

右得於鄴郡漳河之濱高五寸有半深三寸四分徑四寸有半容二升一合銘一字

按鼎銘一字奇古不可識亦商器也愚謂銘字疑作戊蓋乙鼎庚鼎之屬

考古圖第一

考古圖第二

默齋羅更翁考訂

鬲甗鬵

丁父鬲　弇口鬲

父己鬲　虢叔鬲

𦬇父鬲　卜旅鬲

方乳曲文大鬲　方乳曲文次鬲

垂環鬲　直耳鬲

四足鬲　叔𣪘鬲

伯勲父圓旅甗　仲信父方旅甗

圓篆甗　文足甗

圓甗　庚甗

細文鬵

孫丁父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有半深三寸二分徑四寸有半容二升銘三字

李氏録云爾雅款足曰鬲此器自腹所容通足間若股脾然三體合爲一丁父所作商器也虢叔鬲及秘閣所藏二周高鬲有濶足爲款者有自下分爲款者皆圓而不分三體與此少異

右無銘識餘未考

父巳鬲 京兆呂氏

鬲 父巳

右得於鄴城高五寸七分深二寸九分徑二寸有半容二升有半銘三字

虢叔鬲

虢叔作尊鬲

右不知所從得高四寸有半深二寸六分徑五寸有半容升有二合重二斤十兩銘五字

棐父鬲 河南孫氏

仲疑孔字父作 作 尊萬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熙寧中得於鳳翔盩厔高三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徑五寸六分容二升銘十有二字

匕旅鬲 河南文氏

按周慢功敦銘內鬲字正作匕疑此作工旅鬲

右得於京兆高四寸又深三寸八分徑四寸容五升銘二字

按此器銘有匕字李氏所藏父己卣有非此乃其半皆不可考古文鬲字作似近之形制有款足故名曰鬲其文皆陽起作獸面亦饕餮象然有柄有流流口作牛首蓋有連環系于柄與他鬲小異

方乳曲文大鬲 內藏

方乳曲文次鬲 同上

右二器不知所從得以黍尺黍尺校之大者深尺有六分徑尺有四寸耳高四寸闊唇厚半寸容一斛次者深八寸九分徑尺有二寸半耳高三寸容五斗足皆中空有界篆方乳曲文為飾無銘識按周禮陶人為甗鬲實五觳又豆實三而成觳四升為豆觳容斗二升五之則六斗皇祐中詔定大樂有司校之皆與周官不合

垂環鬲 河南文氏

右得於河南河清高四寸七分深三寸二分徑四寸六分容一升六合

右不知所從得高七寸七分深五寸六分徑三寸八分容三升半無銘識

仲信父方旅甗 同上

惟六月初吉史仲信父作旅甗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得於好時以黍尺黍量校之縮八寸有半衡尺有寸
自脣至隔底深八寸四分四足皆中空甗容六斗四升足
容斗有六升
按舊圖云咸平三年好時令黃鄆獲是器詣闕以獻
詔句中正杜鎬詳其文作史字楊南仲謂求必讀爲

史當爲中[illegible]仲
集古[illegible]中鼓銅筆可以開闔製作甚[illegible]

圓篆甗 濰陽趙氏

庚甗

庚午爲應姊彝

右得於京師高六寸有半深五寸徑五寸容二升一合銘六字　按古甗皆下體連鬲此器殊小未知所用銘文惟辨字餘不可訓釋

細文鬲　河南文氏

右得於滎陽高七寸深四寸二分口徑五寸有半腹徑六寸有半容四升無銘識文極細巧多為物象不可圖寫

按爾雅䰝謂之鬵甗文云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

考古圖第二

考古圖第三

默齋羅更翁考訂

簋屬

散季敦　㬎敦

郱敦　伯庶父敦

周敦　雁侯敦

虢姜敦　伯百父敦

中言父旅敦　戠敦

牧敦　螭耳敦

篆四耳足敦　四足疏蓋小敦

三牛敦　已丁敦

叔高父旅簋　寅簋

師奐父旅簋　小子師簋

太公缶　弡中固

史剌匜　杜嬬鋪

簋蓋

孫形敦

右得於乾之永壽高六寸深四寸徑六寸五分容
九升三合蓋高五寸銘三十有二字
以太初歷推之文王受命歲在庚午九年而終歲
在己卯書曰惟九年大統未集武王即位之四年
敦文曰惟王四年蓋武王也是年一月辛卯朔書曰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旁死魄二日也是歲二月後
有閏自二月至八月小盡者四故八月丁亥朔與敦

文合武王時敦氏惟閎散宜生季疑其字也永壽
在幽岐之間皆周地
按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
之六瑚周之八簋敦盛黍稷上古以
瓦亦謂之土簋見韓非子中古始用金少牢禮主婦
執一金敦黍是也古敦形制尚質未有耳足士喪
禮所用廢敦是也又謂之飯敦見內則冠亦象之所
謂毋追夏后氏之冠今禮圖所傳毋追全似敦

形敦牟毋追蓋轉互周人以簋為祭器乃以有
虞氏之敦為用器士喪禮用器兩敦士大夫祭器則有之以
文為貴則貴者用文而賤者用質故士喪禮朔月
奠用瓦敦虞禮特牲饋食皆有兩敦黍稷少牢
饋食有四敦黍稷而一金敦聘禮待鄰國之卿則
八簋二簠簋實黍稷簠加稻粱也公食大夫則
六簋二簠掌客王待諸侯上公簋十侯伯八男六
簋皆有二則天子諸侯不用敦矣周官玉府若

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蓋金敦而以玉飾今李氏
所藏玉敦其文猶有可以容玉飾者蓋玉敦也
此圖所載敦形制不一有如鼎三足腹旁兩耳大腹
而卑耳足皆有獸形其蓋有圈足卻之可置諸地
者如散季敦鄉敦[illegible]麼父敦周敦雁侯敦之類有
如尊而夾腹兩耳[illegible]足有伯自父敦是也有如盂
而高圈足而耳者[illegible]敦是也有略如散季敦而圈
足足下又連一圈高三寸許者牧敦是也豈古人

制器自為規摹皆在唐虞之古亦容有小不同柳
世衰禮壞僭偪不常未可考也今禮圖所畫敦
正如伯百父者殆學禮者苟然傳其一尔必牢禮教者
南首鄭氏謂其飾象龜今所圖無有象龜者則其
首當以足文獸形之首為正

罍敦 臨江劉氏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罍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龔（宗白 伯古龔字）
尊（薛尚功釋將鼎）𩁹彝　罍其𩁹𩁹（雖之集古釋將薛釋雖並無重字）萬
年無疆霝令門（終）霝令令命（集古作始）其子子孫孫永
寶用享于宗室（按罍字廣韻於建切注大皃）
右得於盩厔徑七寸三分深四寸容八升銘卌字

按此器乃敦而銘云鼎彝鼎彝者舉器之總名故
不言[illegible]廣必大夫也祭及四世則知古之大夫惟止三
廟而祭必及高祖（大傳云大夫士子袷及其高祖）武伯龔伯其祖考之
為大夫者必謚配字如文仲簡伯之類益公文公其曾
高之為諸侯者大夫祖諸侯末世之僭亂也

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卲昭彝釋宮丁亥王

格于宣射榭毛伯内門立中廷右祝郝王乎

呼内史用命郝王曰郝昔先王既命汝作邑𦃃繼五

邑祝今余惟𦅫乱蘚釋嗣𠷎豕集古釋啇了乃

命𢓊錫汝赤芾同冕𠷎齊黄鑾旂用事郝𦀚

拜𩠐稽首敢對𠩵揚天子休命郝用作朕皇

考𦍩龔伯尊毀敦郝其眉壽萬年

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隹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
格于宣榭毛伯內門立中庭右祝鄭
王呼內史冊命鄭王曰鄭昔先王既
命女作邑繼五邑祝今余唯纘乃命
命錫女赤市冋黃鑾旂用事鄭
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鄭用作
朕皇考龏伯尊敦鄭其眉壽
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同上

右二敦得於扶風惟蓋存藏於臨江劉氏後又得
一敦敦蓋具全藏於京兆孫氏制度款識悉同高
五寸有半深四寸口徑五寸九分容六升一合蓋徑
六寸六分高二寸四分銘皆百有七字
按此敦二器同制同文則知古人作器勒銘非一物
器皆有是銘也鄭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為古考作祭
器也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
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射後从木
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爾雅云宣
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
宗廟之重而書之如成傳公之比二傳云藏禮樂之
器非也後有敦云王格于大室牧敦云格大室亦廟
也古者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於太廟示不敢專也
祭之日一獻君行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
召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
廟毛伯以門立中庭右祝鄭者毛伯執政之上卿也入
廟門中其庭立祝與鄭皆在其右也王呼內史策命鄭
者內史掌諸侯孤卿大夫之策命也王曰者史執策讀
王命以告鄭也赤芾同黃齊黃鑾旂所錫車服赤
黃者馬齊色也鄭拜稽首用作皇考龏伯寶尊
敦者所謂受書以歸奠于其廟也與策命之禮所
圖器多有是辭故詳釋之　　按集古作毛伯敦
云劉原父考按其事謂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

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其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此云宣榭為宣王之榭則非矣

伯庚父敦　浙江劉氏

隹惟二月戊寅白伯庚庚父作王姑月舟姜尊毁敦其永寶用　周彝釋

右得於武風徑六寸深四寸容六升有半銘十有九字

按此器稱王姑舟姜稱姑婦辭也王姑夫之母也作器者乃庚父未詳或謂王姑者王父之姊妹然王父姊妹當從人否則有歸宗及殤祔祭可也亦不容制器以祭

周敦 內藏

東巿帶帛於攸鋚茀沪戊鬲琱㦸戟彤弓矢
用鋕乃乃且祖辛考叏𠭯官鉆卩節僕小射厎敦
敦周𧊒揚首首萬對揚揚王休命周作文文辛
考寶簋敦囝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不知所從得以黍尺黍量校之徑八寸
四分深五寸二分容二斗銘七十有四字

雁侯敦 扶風乞伏氏

雁鴈矦侯作敵姬彝遣母隮尊𣪘敦其萬秊
永寶用

右不知所從得量度未考銘十有四字
按雁〻鴈字謂雁侯或其名〻婦人以字配姓如伯姬仲
子之類〻云姬遣〻母者疑雁侯之妾母遣必字也姓加字
上與伯姬仲子不同母字又在其下不知何義

虢姜敦 睢陽王氏

虢𧇖姜作寶尊敦用禪追孝于皇考叀惠中仲
蘄匄康𩛥慶屯純右祐通禄永命虢姜其
萬年眉壽受受福無疆子〻孫〻永寶用享
右不知所從得惟蓋存徑尺九分高四寸
六分銘四十有四字

伯百父敦 臨江劉氏

白伯百首集古作同父作周姜寶敦用夙夕享用
蘄萬壽 壽

同前

右得於驪山白鹿原皆徑六寸五分深三
寸容二升半銘十有六字

中言父旅敦 同上

中仲言父作旅敦

右不知所從得惟蓋存徑四寸六分容升
有一合銘六字

按此敦與諸敦形制全異𢦏一作冏蓋一作目皆當作百字

集古云尚書冏命序曰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則此敦周穆王時器也

𢦏敦 廣韻𢦏之翼切

河南張氏

惟正月乙子王各格于大室室𢦏公入右佑𢦏

𢦏立中國庭北嚮王曰𢦏命女作𤔲治土官治

籍田錫汝𢦏玄衣赤環市芾䜌鑾旂楚楚

徒馬取償五取用事𢦏拜稽首對䚄揚王

休用作朕文考寶敦其子子孫孫永用

右得於扶風惟蓋存高二寸有半深一寸四分徑七寸有半銘七十有三字

按此敦形制與伯百父者略相似而無耳其銘與𨚕相似文云正月乙子及商癸彝亦曰丁子且辰剛柔不相配疑乙子即甲子丁乙即丙丁世質人得取其

同類未甚區別不然殆不可考按博古趙孝孟晉文公城濮之戰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而襄王有曰楚徒者乃以楚之徒兵錫之禮諸侯不相遺俘天王得以錫侯國

愚按前云惟蓋存又云形制與伯百父者略相似而無耳圖象亦非盡形必是謬誤

牧敦 京兆范氏

王不顯休用乍朕皇文考益白
寶尊毀牧其萬年壽考子子孫孫
永寶用

惟王十年・主父三月既生霸魄爲十甲寅王才在
周十在師汓父宮各格大太室即文佐公今り
入右佑牧立中國庭王乎呼內史足吳冊令命牧王
若曰牧㫺昔先王旣令命汝作𤔲治土臣余
唯或域㲋命汝辟囚百寮寮有同吏事
𢓊連多亂不用先王作井刑亦多虐庶庶
民又乃訟鍇庶右鄰不刑不中囟乃侯侯止之
亂助今翻司匐稽父辛非乃乃故王曰
牧汝毋敢先王作明刑用雩乃訊庶右鄰毋敢不
明不中不刑乃申政吏毋敢不尹羣不中不刑今
余惟𦬴京乃命汝錫女鬯非鬯一卣金車賁
畫𩊚軒書畫𩊚朱虢𩌏靳 龜虎百冕
衷練裏旂余余三四匹匹汲取旡 牧敢拜風

夕勿勿灋法朕命牧拜拜稽首敢對揚揚王
不丕顯休用作朕皇皇文祖考考益益白伯
寶尊尊毀敦牧其萬年壽考子子孫孫永
寶用

右得於扶風量度未考銘二百二十有一字
按此敦形制與諸敦不類其銘與郘敦截敦相
似所錫有秬鬯一卣及虎冕練裏之類與
寅簋相似司服所掌五冕冕無虎冕先儒釋
毳之章宗彝爲首宗彝有虎蜼音誄故謂之
毳皆是考之虎冕即毳冕也如荀卿云天子山
冕山冕即龍衮也有山龍之文故或曰山冕或曰
龍衮皆舉一物以名其服

蝸耳敦 內藏

右不知所從得以黍尺黍量校之深四寸一分徑尺有八寸容二斗無銘識

按此敦與散季敦郱敦相似但圈足為異而伯百父敦亦有圈足當名為敦

篆口耳足敦 河南文氏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

按此器與散季敦郱敦相似

四足號蓋小敦 廬江李氏

右得於廬江李氏四足蓋有四足蓋之高五寸縮六寸半衡五寸半容三升無銘識

李氏録云按禮圖敦皆尚首注謂有首象龜形明堂位兩敦四璉六瑚八簋皆黍稷器則形制大體相若今四足形義象龜迥兩獸關口有飾玉處若非玉敦則璉也其為獸象者足為蟲形亦著自蟲蟊之形

蚩尤陰符經序引黄帝傳云蚩尤兄弟帝之後銅頭鐵額飛空走險尤以牛皮為鼓九擊而止之尤不能飛走遂殺之

三牛敦 廬江李氏

右得於京師帷蓋有徑九寸高五寸半容
三升重四斤四兩
按鼎敦簠簋以三物為飾卻而可置諸地
語在金飾不鼎篇此蓋狀三牛以為足蟠
三蛟以戴於中

孫巳丁

右得於龍游高七寸深四寸八分徑四寸
八分容六升銘三字

叔高父作旅簠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得於扶風縮五寸衡六寸九分深二寸八分容三升有半底蓋有銘皆十有六字

按簠簋制度不見于經而傳注之說方曰簠圓曰簋或曰簠外方內圓簋外圓內方惟周官旊人為簠簋陶器必圓則簋可知今所圖三簋其形皆類而不方有四隅而刻之亦可謂之圓矣旊人之簋實一觳觳容斗二升古量二升為兩今量二兩為升大略古量當四之一古斗二升為今三升此止容三升有半與周官近之

集古云原甫曰簋容四升其形內圓外方而小橢之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所作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蓋刻龜形與原父所得不同蓋后誤謂禮家不見其形制故名存實亡原父所見可以正其謬也此云容三升有半未知孰是

寅簋 聯陽王氏

又有進進身雩邦人正之師氏人又有皐又有
故邑西驛馭㑒服即女汝邌刀縣𨙵宕毘

優後䨓虘征遂乃君乃師乃作令余一人敢
服王曰曐寅敬明乃心心用餱我山人譱善故乃
叉又內辟辟勿事觥䰟眘虘從獄受賓雜戲
且行道乃非正命乃敄故厌𢀛識人𩰫則唯輔天
降𥂁衷不迲唯㱙死狃錫女秬鬯一卣乃𠤎
芇市芾㒸赤舄鳿𨌲軒朱軒𨍭䒩
𡍮虢回危𤎅鮔虎宣冕衆練衷畫
𨍭車畫𨏛鞾爵金甬馬三四兩匹攸鋚勤
敬夙夕勿𨒅法朕命寅拜稽首對揚天子丕
顯魯魯休用作寶簋叔邦七父叔故姑𣄰萬
季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得於京兆高四寸有半[illegible]一寸六寸縮尺
有一寸衡七寸半容斗[illegible]二升四合銘一百五
十七字
按此簋容受亦與旐人不同

師寏父旅簋 一河南張氏 一開封劉氏

師寏奐父乍作物旅簋

右張氏簋得於扶風高六寸深三寸有半縮八寸六分衡五寸有半容四升七合底蓋有銘銘皆六字

劉氏簋不知所從得高七寸深三寸三分縮五寸七分衡七寸七分容五升半銘及形制與張同而銘筆畫小異

小子師簋 丹陽蘇

太師小子師服乍作𩰫鬲彝 鬲當作鼎

同前

右不知所從得高六寸二分深三寸縮七寸三分衡五寸八分容三升八合銘九字 按此器銘曰鼎彝而其制簋也蓋鼎彝者祭器之總名爲銘必著衆器故并舉其總名而已大師小子師或官號服其名也服字書所不載不知其音愚謂疑作服

太公簠 內藏

太公作鏖（鑄）寶匱（乍）子紓（孫）永寶用享

右得於馮翊以黍尺黍量校之縮尺有六寸衡尺有四寸四分深三寸下容二斗銘十有二字

按舊圖云咸平年同州民湯善德獲於河濱以獻此器與後所圖弡中及史剌二器形制全相類銘皆從匚（與匚同音方）而文不同此器從𠤷弡中器從夫史剌器從由亦𠤷字匩字即古簠字𠤷與簠聲相近又形制皆如簋而方文雖不同疑皆簠也

弡中簠 臨江劉氏

鼎具召弘飤張中多受無疆福必

飤共飤飤鼎鼎　張中眉壽

集古本

張中作寶匜止

匜銘雖四而文則一今類轉注偏傍之或異者分注釋文四十一字於其下

薛尚功編鼎彝款識有此釋文五十一字附見

于此

右得於藍田形制皆同縮七寸有半衡九寸有半深二寸容四升尽蓋有銘銘皆五十有一字

按原父新得者蓋二器四銘字有不同今附于前詩六月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周宣王時人也

史剩匜 音任 扶風乞伏氏

史剩作匜

史 剩 作 匜

右得於扶風乞伏氏銘四字

杜嬬鋪 廬江李氏

致劉公作杜嬬尊鋪永寶用

右得於京師高五寸有半深寸有半徑八寸柄高四寸銘十字

按公食大夫禮大羮湆不和實于鐙鐙文从金即金豆也此器字从金从甫其形制似豆而卑以為簠則非其類以為豆則不名鋪古無是器皆不可考

簠蓋　廬江李氏

右得於京師惟蓋存徑八寸無銘識

李氏錄云管仲鏤簠注刻為虫獸則此蓋之類其國君所用者乎

按鏤簠必外為刻鏤之文而不疏疏則不可以實黍稷其蓋之制文與前圖諸簠有異皆未可考

考古圖第三

考古圖第四

默齋羅更翁考訂

彝卣尊壺罍

商兄癸彝　單彝癸彝
單斝從彝　同上二
同上三　同上四
同上五　單從彝

父辛旅彝　單伯彝
師艅象彝　䵼彝
五彝　虎彝
篆帶彝　祖丁彝
父已人形彝　主父已足跡彝
虢叔彝　父癸方彝
父丁彝　樂司徒卣
田卣　立戈父已卣

持戈父癸卣　父乙卣
木父已卣　父已足跡卣
龍文三耳卣　中朝事後中尊
象尊　圜乳方文尊
足跡罍　方壺
獸環細文壺一　同上二
同上三　壺尊
挈壺　獸環大腹四廉壺

召中丁父壺　小方壺
方文方壺　三耳大壺
獸環壺　同上二
三耳壺

商兄癸彝 潁川韓氏

丁子王沪鼎丙申月十今　用作兄 兄癸彝
十九月隹惟王九祀世昌正
右得於鄴高七寸腹徑三寸有奇口徑少
差蓋底皆有銘銘皆廿有六字

單㪅癸彝 河南張氏

按河亶甲居相即鄴郡其文又稱九祀爲
商器無疑云兄癸者商以兄弟相及之辭
也故祀其先王或稱祖如祖丁卣之類或
稱父若父辛旅彝之類或稱兄若此彝之
類商人質無諡皆以甲乙記

同上

爾宗彝其以父子豐作父癸旅仲文考曰

癸乙乃

右得於河南河清高五寸有半深四寸三分縮三寸二分衡三寸九分銘二十九字

按此器與商癸彝相似以有提梁今不存初河濱岸崩聞得千數物今所存者此彝外尚有五物形制多不同今列于後皆曰單作從彝疑五物者為此彝設故謂之從彝以器銘不著其名故皆附于後

又有𥫗字當作䈞彝蓋隸古字筆畫必有少差音誰又音問愚按廣韻䈞字下但作㗊同字下却同當止音問

單彝從彝一　河南張氏

右方彝而無足

單 乍從彝

右高二寸有半深二寸二分縮四寸衡五寸容一升三合銘五字

按此器著觚屬

同上二 同上 著觚而無按

單 乍從彝 同

右量度未考銘五字

同上三

右高三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徑五寸六分

容二升三合銘五字

同上四 與伯𣪘盉同 廬江李氏

同上

右高七寸七分深三寸七分徑五寸有半

容二升一合銘五字

按此器與伯𣪘盉全相似盉調味器也户

戈胡臥二切

同上五 乃觀斎中有號底蔵 河南張氏

單

右高九寸七分深五寸蓋下又深二寸三分徑七寸九分容五升二合蓋下又容一升七合足中空銘五字

單從彝乙　東平榮氏

作　單從彝

右得於河南河清高六寸一分深五寸一分徑五寸有半容二升二合銘三字

右不知所從得高七寸二分深四寸徑縮四寸衡二寸容三升有半銘七字

按此器與單從彝父癸彝相類兩耳之間皆犬首爲飾公食大夫禮云士設俎於豆南腊腸胃亞之亞也在正俎之次則此彝之設亦在其次矣

右得於京兆高尺有一寸半深九寸有半徑五寸三分容斗有六升銘六字

按此器與諸彝小異兩耳及腹間爲鼻皆有垂環文有㗊字從三口而一覆在下不知何字或云爲品字

師艅象彝 睢陽王氏

[illegible]

[illegible]

王汝上侯師艅（艅）從王猷失（功）𢼄（錫）師艅金艅則對揚乃

德用癸（作）交（文）考寶彝孫孫子子寶

右得於京兆高六寸七分深五寸三分徑六寸二分容

二升七合銘三十有二字

按此器略如今禮圖所載其腹文為象禮有象

尊而不聞象彝疑記有脫略

䨘彝 䨘與盧同 新平張氏

[illegible]

貫（䨘）乍寶障（尊）彝（彝）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有半徑七寸四分

容五升七合銘五字

五敦 新平張氏

[illegible] 五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徑八寸容四升銘一字

按此器與前相類

虎彝 廬江李氏

[illegible]

作寶彝

右得於新鄭高四寸四分深三寸五分徑六寸容三升六合銘三字

按此器與虎彝蜼彝五彝相類兩耳飾以虎首盖虎彝也司尊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

篆帶彝　京兆田氏

作寶尊彝

右不知所從得蓋存徑五寸一分高寸有七分深寸有三分銘四字

按此器似敦而蓋文曰尊彝如虒彝夔彝五彝虎彝之類面徑略相近皆無蓋此獨有蓋皆未可考

祖丁彝　丹陽蔡氏

兩目下作兕牛形　冊　冊　祖丁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銘六字

按此器與前圖二癸彝父辛彝相類必有提梁今不存當名曰彝

李氏錄云銘之可辨者祖丁商之十四帝祖丁也上為兩目中為兕牛下為兩冊純作畫象時方尚質故也至周有黃目尊犧尊盖法於此而又以名尊廣儀乎

父己
子孫

右得於壽陽紫金山其蓋得於鍾之破石下經六寸衡八寸高尺有一寸深六寸五分容一升五合銘五字

主
父己

右得於京兆高尺有三寸深九寸七分徑三寸四分容六升一合銘四字

按以上二器雖大小不同其形制與父癸彝父辛彝相類當名曰彝推父己之名皆商器也語在父己鼎篇自祖丁彝而下至此皆作畫象蓋造書之始其象形者如此後世稍稍漸更筆畫

世使於書其文有若大小以形者蓋謂孫與子小
孫大者子如稱子子孫孫永寶用之類未詳若足迹
者如以𠂤以手形之爲左右也李氏又有一器亦
爲左足跡疑古之左右字如此

虢叔彝　京兆田氏

䖒𠦝止
虢叔止

右得於京兆高四寸四分深三寸徑五寸
半容二升有半銘三字

父癸方彝
京兆呂氏

止父癸

酉亞 商止作父癸

頤尊 亞彝

右得於京兆高七寸六分深三寸縮五寸七分衡四寸六分容二升二合銘六字

父丁彝

形制未傳

乙酉商貝王由示乍...

冓抗王乙三日乙王凡祀三日舂內

㲋戠舂豐五用乍㲋遭㲋不乎

乙酉商商 歸 王曰不申 乍 勳 丁 曳 不 帝 我

䜌㑌 戊 乙三四日惟王大祀三四日在惟內

殺 敘敢商 商 豐 豐亡 用 作 又 父丁

尊 彝 不示子

右得於洛郊銘四十字

樂司徒卣 開封劉氏

樂大嗣徒子象之子孔乍𣪘從彝其

釁壽子孫永寶用

樂大司徒子象之子孔止作旅從彝

卣 其釁眉壽 壽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不知所從得高八寸九分深八寸八分縮四寸衡三寸有半容八升七合銘二十有二字

按此器三耳必有提梁今不存其文作鸞

𦗚二字上从㫃从从從下字从卣从比未知何字推其義當作從卣所加於比未詳槃氏宋大夫則宋器也詩書所稱卣所以盛賜鬯也爾雅曰卣中尊也其制大抵彝彝亦盛鬯如二癸彝父辛彝之類皆與卣相似

田 田

右不知所從得高八寸有半深五寸容三升四合底蓋有銘銘皆一字

按此器文飾與樂司徒相似兩有提梁其興者兩耳而已銘曰田田疑人名

持戈父癸卣 廬江李氏
[archaic inscription]
立戈形 父 巳
右得於龍游高七寸徑三寸衡四寸有半容六升銘三字
按此器文作立戈狀未詳

父乙卣
作持戈形 父癸
右得於京師高五寸九分徑縮三寸衡一寸有半容六合銘三字
按此器作人持戈形人如巳丁敦文戈如父巳卣文未詳其義

析子孫父乙（析恐謂當作析）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九分徑縮三寸衡二寸有半容六合銘五字

按廬江李氏所藏人形父巳卣文作非字又為大小二人形相重此器亦然惟改非為非疑皆析字父巳之文省也彼曰父巳此曰父乙蓋兄弟行也

考古圖卷四　二十一

木父巳卣　京兆梁氏

木父巳

右不知所從得高七寸深四寸一分徑衡三寸三分縮二寸八分容八合有半銘三字

按父巳即其名或字云木者恐氏族也

考古圖卷四　二十二

父巳足跡卣　廬江李氏

[illegible] 足跡 末 父己

右銘五字餘未考

按所圖古器有敦作父辛旅彝有單䢅作父癸旅彝有鬲文曰父丁有彝文曰父巳曰主父己曰父丁有卣文曰祖丁又有鬲文曰父巳而李氏録又記所傳有曰父甲者有曰父乙者如父丁又稱惟王六祀則凡稱甲乙以祖父加之者疑皆商器也商人尚質爲其祖考作祭器者猶稱父也李氏所藏主父巳彝有足跡此卣亦然疑人所作也其形制與丁父鬲略相似

[illegible]文三耳卣 鄱陽[illegible]相院

右得於彭澤[illegible]中量度未考無銘識

按此器亦三耳與樂司徒卣相類但文縟而頗差細今注相院僧傳摹其器以示人有誤指爲陶淵明酒壺

中朝事後中尊　睢陽王氏

惟十又有六年年十月既生兩（兩亦霸字當作霸讀）乙未
白（伯）大師沪（錫）夂中僕山夫伯官敔數揚天右
王估（祜）叔是用作朕衬眔　後中䣊尊中中

萬王眔壽無疆中中其子孫永寶用
右得於岐山高尺有六寸深尺有二寸半徑五寸
有半容二斗三升銘五十有七字
按周禮籩人掌朝事之籩醢人掌朝事之豆司
尊彝之祼皆用彝春祠夏禴朝踐兩獻尊秋嘗
冬烝朝獻用兩著尊追享朝享朝踐用兩大尊再
獻用兩山尊四時之祀惟烝嘗饋食祠禴追朝皆不
饋食止有籩豆之薦故謂之朝踐詩云籩豆有
踐踐行列也朝踐即朝事也其籩豆加醴齊故知不
饋食也既祼然後迎尸尸入乃薦朝事之籩豆而
有獻此朝事所用尊也祠禴朝踐用獻尊追朝
朝踐用大尊先儒謂獻讀為犧音莎云飾以翡
翠不知何所據大尊為瓦尊卯瓦大沉今觀此尊
環項飾以山而腹文若龍蛇相蟠糾謂之山尊則
追朝再獻所用非朝事也又非犧尊瓦大皆不
考竊意獻尊不以為飾名尊則斯尊其然乎

其物中中者二仲也後中者尊在後列而居中也

象尊 廬江李氏

圓乳方文尊 新平張氏

右不知所從得高尺有一寸徑三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容九升四合無銘識

按司尊彝春祠夏禴再獻用兩象尊鄭衆讀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之阮諶禮圖曰畫象形於尊腹王肅以為犧象尊為牛象之形背上負尊魏太和中青州掘得齊大夫送女器為牛形背上負尊先儒之說既不同乃為立象之形于蓋上又與先儒之解不同

足跡罍　廬江李氏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
按此器形制與虎彝相似而無耳爲
尊屬

右得於鄴高九寸八分徑九寸六分深七
寸六分容六升二合有足跡文一
聞此器在洹水之濱亶甲墓旁得之司尊
彝祭祀裸皆有彝獻皆有尊酢皆有罍彝
爲上尊罍金下尊上者宜小下者宜大此
器形制與師艅彝略相似而容受加大蓋
罍屬也詩云我姑酌彼金罍罍亦用金也
環頸之文與後所圖獸環細文三壺相似
或以爲象山形謂之山罍然比之中中朝
事尊之頸文則彼之山形著此不甚似也
但其文極細物象頗多中有右足跡又圖
之與主父已足跡彝相似語在本篇

方壺 河南文氏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
按周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此器
無文飾挾腹兩鼻皆銜方環

獸環細文壺一 廬江李氏

右得於壽陽紫金山高尺有一寸四分徑
三寸七分深九寸容斗有一升無銘識

同上二　京兆呂氏

右得於乾之永壽高尺徑三寸二分深八寸七分容七升二合無銘識

同上三　東明劉氏

右不知所從得有蓋而三鹿形蓋尺有四分徑三寸三分容六升二合無銘識

按此三器形制文飾全相似但大小精粗有差古文壺字作壷象形此器類之當名為壺

壺尊 内藏

右未審所得以黍尺黍量校之徑一尺四分深九寸一分容六斗四升無銘識

皇祐中議樂官既逸胡琴等云明堂位有著尊注云著地無足舊題曰鬴鬴無脰而有足曰壺尊有脰春秋傳所謂尊著魯壺是也今按此器有脰無文飾腹為獸面挾肩有兩耳著地無足據有脰則可名為壺尊若著地無足則可名著尊

壺 廬江李氏

右得於河濱高九寸口徑三寸二分腹徑四寸深六寸二分容升有半合無銘識

按此器形制文飾與父己人形彝足跡彝相類而差小必同時物也 [illegible]類而有提故謂之挈壺

獸環大腹四廉壺 新平張氏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著[illegible]

按此器似方壺而口項不方

召中丁父壺 廬江李氏

惟六月初吉丁亥召中丁考父自作壺用祀用饗多福滂用蘄眉壽萬年無疆子=孫永寶是尚

右得於京師高尺有四寸半深尺有二寸

半徑七寸六分容二斗七升銘三十五字
李氏録云周景王燕晉文侯尊以魯壺用
饗也周官司尊彝曾承饋獻用兩壺尊用
祀也公食大夫禮門內用兩圜壺坊記曰
醆則用祭器故祀饗兼用也

小方壺 開封劉氏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六分深五寸四分
徑三寸一分容升有四合無銘識有蓋
按此壺形制甚小疑是明器

方[illegible]方壺 [illegible]

右不知所從得高尺深八寸八分徑三寸二分容八升無銘識

三汇大壺　同上

右不知所從得高二尺五寸深二尺徑八寸八分容一斛

獸環壺　河南文氏

同上 京兆呂氏

右無銘識

一得於京兆容五升七合 呂氏

一不知所從得 文氏

餘未考

三耳壺 東平榮氏

右一不知所從得高一尺六分深九寸徑二寸三分容八合無銘識

考古圖第四

考古圖第五

縣齋羅更翁考訂

爵屬豆屬雜食器

父丁爵　巳舉爵
主人舉爵　中爵
言父爵　單爵
篆帶爵　細足爵
亞甲觚　觚
癸舉　齊豆
簋足豆　鐙
伯玉敦盉　伯戔饋盉
龍文甗　獸環細文甗

父丁爵　廬江李氏

乙丁　解見下　父丁

右得於新鄭高七寸五分縮五寸有半衡二寸有半深三寸柱高二寸足高三寸容二合有半銘一字在左柱二字在腹當耳上一字人形者與父巳彝同亦疑爲子字

巳舉爵 同上

巳八舉

右得於壽陽紫金山高七寸縮六寸衡二寸有半足高三寸容四合銘二字在腹當耳 巳下有八亦恐是舉字

主人舉爵 新平張氏

舉 主 人

右容四合銘二字在耳餘未考

中

右不知所從得高寸七分深三寸縮四寸九分衡二寸六分銘一字在腹當耳

以上四器形制文飾相似謂之舉者舉亦爵觶之名因獻酬而舉之故名其器曰舉如柱貴洗而揚觶以飲于公因謂之柱舉是也鄉飲酒記云舉爵三作而不徒爵[illegible]獻必舉爵也主人舉者亡人所舉屬賓之爵也今禮圖所載爵皆刻雀背負盞經傳所不見固疑不然今觀是器迹其噣後若尾足脩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其名又曰舉其量有容升者則可謂之爵無疑梓人為飲器爵一升父丁爵容二合半乃古一升也今兩柱為耳所以反爵於坫如鼎敦蓋以二物為足也

單爵　河南劉氏

單

右二器得於洛陽量度亦不考一有銘二字一有銘一字　按此二爵與前所圖父丁以下三爵形制大同而質少文飾主廩禮三獻主人洗廢爵廢則無足主婦洗足爵有足而無文賓長洗繶爵繶則如屨之繶其文在中也屨有約繶純約以絲綦純緣口繶縫底縫紩在中言父爵有足無文蓋足爵也單爵及後篆帶爵環腹有篆飾如帶蓋清[illegible]繶爵猶未純古如前三爵口腹間衡[illegible]篆飾[illegible]爵也

篆帶爵　睢陽王氏

舉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四分深三寸七分縮五寸三分衡二寸有半柱高寸有三分足高二寸有半容三合有半銘一字在左柱解見前

細足爵　京兆薛氏

右不知所從得高四寸一分縮六寸三分深二寸九分柱高二分容三合無銘識

按此器與諸爵文飾不甚精外脣前後平兩柱極短三足如著上大而下細形製小異

亶甲觚　河南王氏

右得於鄴郡亶甲城高八寸四分深五寸六分徑四寸四分容一升無銘識

觚　廬江李氏

右得於京師高尺有一分口徑五寸有半深六寸有半足徑二寸深三寸有半容六合足半之　李氏録云此器口可容二爵（前所圖爵工爵）足容一爵禮圖所謂二升曰觚（出韓詩外傳）也腹作四稜削之可以為圜故曰破觚為圜足之四稜漢宮鳳闕取以為角隅（今四隅乃安獸面）故曰上觚稜而棲金爵下為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愚按論語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疑即此也

癸舉　新平張氏

右容三升銘二字在足餘未考

按此器與前觚形制略相似其容受有加與禮書不合姑附于後

齊豆　河南張氏

賸姬宗毋作太公䵼郭公　公畀魯中賢

覽伯孝公胡公豆用蘄眉壽永命多福永

寶用

右𤋮寧中得於扶風高五寸八分深一寸半徑四寸八分容六合半銘三十字有蓋

蔡博士云按齊世家言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始立如䓁公以下三世至孝公始見於史自呂伋十四世矣銘文不可考然知為泰豆無疑

豢足豆　秘閣

右不知所從得并蓋高九寸深三寸有半
徑五寸有半容二升無銘識
按此豆其蓋與齊豆異

鐙　京兆蘇氏

右不知所從得高六寸有半面徑五寸深二八
無銘識　按公食大夫禮大羹湆實于鐙〻文
从金即金豆也爾雅瓦豆謂之登則金豆不嫌
同名漢制多有行鐙形制類此其中有丶音主以爲
燈炷而加膏油爲說文主字作𡈼亦象燈形古
之燎燭皆以薪蒸未有膏蜜厥後知膏油可
以供照爲於鐙而用之因名曰鐙焉按詩于豆
于鐙注豆木豆登瓦豆也字上从肉與登字不同

伯玉敦盉　河南文氏

伯玉敦作寶盉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右得於京兆高五寸八分深四寸徑五寸六分容三升四合銘十有四字　按盉不見於經說文曰盉調味也蓋整和五味以共調也洛陽丘獲一器形制類此名曰單舉作從彝蓋為彝隮設是器已附見于彝屬

伯戔饋盦　河南許氏

蓋銘

之孫伯戔自作饋盦永保用之

器銘

惟八月初吉庚午邛仲之孫伯戔自作饋盦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右得於河內太行石室中有蓋高五寸有半徑七寸有半容四升有半銘三十有一字在器十有四字在蓋　李氏錄云說文邛在濟陰（玉篇云在山陽）饋滫飯也䭔䭔也大口而卑用食又皿部有盦（烏合切）覆蓋也徐鉉謂今俗作蓍非是細詳盦字音頸百足而

加於皿定非甗字乃是饋盦以捧進湯飯而加覆蓋碩循次器以字非模範中来故也

龍文甗 廬江李氏

右得於京師高五寸有半深四寸八分徑五寸二分可容六升有半無銘識

按此器文銘有圜乳龍文獸面與孔文父飲鼎相似内有二鼻必以貫提梁不知何器說文云甗甑也大口而卑用食疑為此器姑以甗名之

獸環細文甗 秘閣

右不知所從得高九寸深八寸徑二寸七
分容斗有一升無銘識
按秘閣所藏此器及小方壺皆二器謂之
壺瓶則比常器為小疑皆明器也此器制
度亦大口而卑與龍文瓶略相似但二環
在外為異

考古圖第五

考古圖第六

黙齋羅更翁考訂

伯戔𩟄盤　史孫盤盤
弡伯旅匜　季姬匜
仲姞旅匜　牛匜
季姜盂　獸環盂
弩機　戈
削

伯戔𩠏盤　河内許氏

惟正月初吉丁亥邛仲之孫伯戔自作𩠏
盤用蘄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
右得於河內徑尺深二寸足高寸半銘三
十有三字按此器與饋盦二物皆曰邛仲之孫
伯戔自作同得於河內太行山石室中

史孫般盤　京兆田氏

槃銘

史孫般作

右不知所從得銘五字形制未傳
按此器盤也文云作般古盤字象形

張伯旅匜　臨江劉氏

弡伯作旅匜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得於藍田徑四寸有半深二寸七分容二升銘十有二字

按弡字依前弡仲簠當作張匜余支移尒二切左傳奉匜沃盥〻器也說文杯匜有柄

季姬匜 河南文氏

季姬作匜

右得於京兆高三寸六分深二寸七分縮八寸六分容一升五合銘四字

仲姞旅匜 盧江李氏

牛匜 丹陽蘇氏

中姞義母乍旅匜其萬年子孫
永寶用

仲姞義母作旅匜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得於京兆高四寸八分闊尺衡六寸一分深三寸有半足二寸有半容四升銘十有七字

右不知所從得高四寸七分深二寸七分縮九寸三分衡五寸一分容三升二合無銘識為牛首衡柄下為四牛足

按公食大夫禮具盤匜君尊不就洗也士虞禮特牲少牢饋食皆設盤匜尸尊不就洗也匜水錯于盤中南流流匜所以注水也沃尸盥者一人奉盤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沃此用匜之事也婦人之侍君子亦用之晉公子重耳使懷嬴奉匜沃盥今所圖數匜有季姬仲姞者是也有謂之旅匜者少者賤者為所尊貴執事非一人共用斯器故曰旅足多象牛順事也

季姜盂 雎陽王氏

伯索史作季姜寶盂其萬年子孫永用

右不知所從得深六寸徑尺有二寸半容斗有六升銘十有五字

獸環盂 新平張氏

右容七升無銘識餘未考

按說文盂飯器也禮記玉藻浴出杅履蒯席浴器亦曰杅則大小不一也荀子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則方圓不一也

弩機

右得於婺之蘭溪重一斤六兩
李氏録云商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
則釋孔氏注謂機有度以準望此機在度
以銀約之為五寸以省括以準望世俗謂
之望山子但立人物而無尺寸蓋準省之
法不傳元祐三年春虜使射于玉津園其
首所用弩有度豈胡中尚存其法耶

戈 同上

金文象形
篆度有毎
所謂蛟脚
旁低鵠頭
仰立者也

右得於壽陽紫金山漢淮南王之故宮以
前所圖古弩機之度度之刃廣寸半內長
四寸半胡長六寸援七寸半胡有銘六字

蟲鳥書黃金文　李氏録云考工記冶氏為戟廣寸有半內三之胡四之援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子五之倨句中矩今所度正應考工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也鄭氏云戈曰句子戟一曰鷄鳴子橫掉之微斜向上也揚雄方言曰句子戟楚謂之戈王莽時甄豐文字部六曰蟲鳥書以題旛信晉王愔文字志亦有虫書象形張懷瓘書録云往在翰林見古鍾二枚高二尺許有古文三百餘字紀夏禹功績皆紫金鈿似大篆神彩驚人蓋三代鈿金為篆其精類如此

削

右得於京師以慱為寸其長尺重三兩　李氏録云考工記築氏為削長尺慱寸合六而成規鄭氏謂之書刀以滅脩削牘如仲尼作春秋筆削是也少儀曰削授拊注拊謂把削人者通把也

考古圖第六

考古圖第七

默齋羅更翁考訂

鐘磬錞

秂鐘　遲父鐘

鄦子鐘　秦銘勳鐘

楚卬仲嬭南和鐘

𨚵鐘　一　特鐘

編鐘　寋磬

錞

秂鐘　太常

五鐘聲制異銘文同

秂作朕皇祖文考寶和鐘秂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右五鐘不知所從得其銘同文皆廿有二字一鐘中今黃鐘下二律長尺有九寸八分內甬衡長六寸九分兩舞相距尺有三寸七分横七寸三分兩銑相距縱尺有六寸五分横

九寸三分今律即景祐中李照等所定不同

一鐘中今蕤賓下二律長尺有八寸八分內甬橫長六寸八分兩舞相距縱尺有五寸五分橫七分兩弩相距縱尺有五寸橫七寸

一鐘中今太簇下二律長尺有九寸五分內甬衡長六寸八分兩舞相距縱尺有二寸一分橫八寸六分兩弩相距縱尺有七寸三分橫九寸七分

一鐘特懸中今林鐘律長二尺二寸五分內甬衡長八寸一分兩舞相距縱尺有二寸一分橫九寸兩弩相距縱尺有八寸四分橫九寸有半

一鐘特懸中今太簇律長二尺八分內甬衡長七寸三分兩舞相距縱尺有一寸一分兩弩相距縱尺有七寸半橫尺有九寸半

按集古云景祐中修大樂冶工給銅更鑄編鐘得古鐘有銘于腹因存而不毀即寶龢鐘也余知太常禮院時嘗於太常寺按樂命工扣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圓至李照等奉詔修樂皆以朴鐘為非及得寶龢其狀正與朴鐘同乃知朴為有法也

遲父鐘 同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遟父作姬齊姜和林夾鍾用昭乃穆丕顯龍先乃用蘄此多福侯父洎齊萬年眉壽子孫亡疆寶

右不知所從得中今大簇下二律長二尺一寸有半內甬亦長八寸八分兩舞相距縱尺有二寸一分橫八寸六分兩弯相距縱尺有八寸四分橫九寸有半銘三十有七字　按考工記鳧氏為鍾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注云銑鍾口兩角于鍾脣之上祛也鼓所擊處甬與衡鍾柄也又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注云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又云枚鍾乳也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以此制考古鍾皆合古之樂鍾羡而不圓皆有篆間之枚故其聲一定而不游與衆樂不相奪今鍾多圓而無枚故其聲與古相反又此鍾銘云林夾鍾今考其聲甚下蓋不可考

鄦子鍾　丹陽蘇氏

[illegible]

惟正月初吉丁亥鄦子將〻擇其吉金自作鈴鐘中𢿘且揚元鳴韹穆和鐘用宴以喜用樂嘉賓大夫及我朋友數〻鏘〻萬年無期眉壽毋已子〻孫〻永保鼓之

右得於潁川高寸七分縮五寸衡三寸八分重四斤十三兩聲𦗖未考銘六十有五字　按史記鄭悼公元年鄦公惡鄭於楚徐廣曰鄦音許許公靈公也左氏傳魯成公五年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以是推之許靈公即鄦公鄦許文異而音義同

秦銘勳鐘　内藏

[illegible]

[illegible]

秦公曰王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
公不彖墜在上嚴恭寅天命保業乃秦虩
事蠻夏曰余雖小子穆師秉明德叡専明

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協和萬民唬夙夕
萬生是饋咸畜百辟胤士　文武鎮靜不庭顯
鍵作西夏變百邦于秦執事作聖和鐘乃名曰
邦其音銑銑雝雝孔煌以昭格孝享以受純魯
多釐眉壽無疆畯疐在位高弘有慶敷宥
四方永寶宜
右不知所從得口徑衡尺有五寸縮尺有三寸九分
深二尺三寸六分頂徑衡尺有二寸縮尺有一寸柄高

八寸卦柄四垂爲卷雲篆文之飾聲未考銘
百有三十九字
楊南仲云秦鐘其銘云十有二公按秦自周孝王
始邑非子于秦爲附庸平王始封襄王爲諸侯
非子至宣爲十二世自襄公至桓公爲十二世莫
可考知矣
集古云按史記本紀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爲
公襄公始爲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爲

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爲十二公此
鐘爲諸侯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
爲十二公而銘鐘者當爲景公也未知孰是
姑俟博識君子定之

楚邛仲嬭南和鐘 眉山蘇氏

惟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邛仲嬭南和鐘其眉壽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右得於錢塘量度聲未考銘二十有九字

按類編云媵送也嬭妳也蓋楚之送女之器謂之南和鐘者樂縣在南也儀禮大射禮云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

甹鐘 河南寇氏

宮令宰僕錫騁鐘　騁敢拜稽首

右不知所從得高尺有九分兩舞相距縱七寸兩旁相距縱八寸八分銘十有四字聲未考

特鍾 京兆呂氏

編鍾 同上

遲磬 扶風王氏

錞 秘閣

右二器皆得於豫章

一器高尺有九寸首圍五尺一寸六分底徑二尺七寸一分厚三分重三十六斤

一器高尺有三寸半首圍二尺四寸六分底徑尺有八寸九分厚二分重十有五斤半皆無銘識

考古圖第七

考古圖第八

默齋羅更翁考訂

玉器皆廬江李氏所藏

琥　瑧珌

璧　瑞玉瓛

水蒼珮　玉帶鉤

玉杯　玉鹿盧

白玉雲鉤　玉環

玉玦　琱玉蟠螭

玉環玦

右得於京師博二寸六分長八寸三分前足之

旁銘三字 侖十

按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白琥禮西方覲禮諸侯覲于天子天子為壇祀方明加方明於其上設六玉西方琥小行人合六幣以和諸侯之好琥以繡禮器云珪璋特琥璜爵蓋珪璋璧琮琥璜之器以象天地四方天子以是禮神諸侯以是享天子而已說文曰琥發兵瑞玉為虎文不見于經不知許慎何所據然漢用虎符發兵雖以銅為之其原疑出於此文曰午十三者亦兵符之次第午字蓋以日辰為號或云午與五同發兵遣將奮威以待如虎之將搏卷尾屈足俯地而伏此器之虎形則然曾見丞六疾賜子象子雙琥一璞而為二物是以可以[illegible]矣嘗見世有得古含玉者旁側汙蠖有若[illegible]不可磨洗蓋觀身之久雖玉亦渝此器亦然又疑如典瑞所載琥璜之渠眉也

按東坡洗玉池銘維伯時父呂古嗜泣道逢玉佩解驂推食觚瓛璲珌錯落其室復齋漫錄云李伯時石刻謂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陳峽州馬臺石愛而置之山中一日東坡過而謂曰斷石為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具刻其形於四旁予為子銘其唇而號曰洗玉池所謂玉者凡十有六双琥瓛三鹿盧帶鉤琫珌璏琢杯水蒼珮螳蜋帶鉤佩刀柄珈瑱拱璧是也伯時既沒池亦堙晦徽宗嘗即其家訪之得於積壤中其子碩以時禁蘇文因潛磨其銘文以授使者十六玉惟鹿盧環從葬龍眠餘者咸歸內府矣

蒲[illegible]瓛

右得於洛陽

李氏録云爾雅肉倍好爲璧好倍肉爲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邊曰肉中空曰好此邊大而空小璧也色非蒼非禮天之用文非蒲穀非子男所執其加幣贄藏之器也

右得於壽陽

李氏録云璊玉䞓色也禾之赤苗謂之虋言璊玉色如之璏劔鼻也（雉例切又音衛）王莽進休玉具劔休不受莽曰美玉可以滅瘢即解其璏碎而獻之蜀張惡子廟有唐僖宗解賜玉具裝劍其室之上下雙綴以管緺正此物非劔鼻而何

水蒼珮

右得於京師

李氏録云禮玉藻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注云山玄水蒼玉之文也汧琱玉水中亦有魚尾文

玉帶鈎

右得於長垣

李氏録云聶宗義引古衣服令大裘章帶玉鉤鰈（母列切鰈也）鹿盧玉具劍以祀天也至於服袞冕祭宗廟冠通天袍絳紗朝元會並用之此三代璏玉鉤也說者謂蟾肪昆吾刀能治之如蠟觀其鏤文深妙瑑飾高下委曲圓平盡滿人意信其說之非妄自秦漢以来無其法

玉杯

右不知所從得

李氏録云漢高祖以玉杯為太上皇壽以横長故後人謂之玉東西

按淮南子鬬面於盤水則圓於杯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圓有所隨者所自鬬之異也隨當讀橢㯐（果）狹長也蓋古杯之形皆狹長又聞使虜士大夫言遼主燕用玉杯狹長有舟其世子亦用之形制少殺

按元本此二物無名疑李所謂玉具劍璏録所謂佩稱即此

右得於長垣

李氏録云古衣服令有玉鹿盧玉具劒古樂府曰腰間鹿盧劒此器以塊然之璞既解爲環中復爲轄關而上下之隙僅通絲髪作宛轉其間今之名玉工皆嘆其所未覩

按漢雋不疑帶櫑（與檑同）具劒晉灼曰古長劒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劒木首其狀如此

琱玉蟠螭

玉瓔玦

右不知所從得諸遺帶鉤玦也

考古圖第八

考古圖第九

默齋羅更翁考訂

秦漢器

首山宮鴈足燈　甘泉上林宮行鐙

甘泉內者鐙　車宮承燭槃

漢鐙　有柄行鐙

有柄鳳龜鐙　鮫鐙

一華鷄足鐙　辟邪鐙

鹿盧燈二器　龍虎鹿盧燈二器

犀燈二器　羊燈

雙魚四錢大洗　雙魚洗四器

秦權二器　丞相府漏壺

大官銅鍊　周陽侯甗鍑

好畤共廚鼎　軹家釜

軹家甑　熏鑪

金飾小鼎　曲耳小鼎

方耳鼎　環耳鼎

直耳鼎　脩耳鬲鼎

脩耳鼎　高奴鼎

首山宮鴈足鐙　京兆辛氏

蒲反首山宮銅鴈足鐙重六

斤八始四年二日工賈蕃造

右不知所從得高六寸三分面徑四寸有

半足縮四寸衡三寸七分銘廿有四字

蒲反

甘泉上林宮行鐙

河東承甘泉上林宮造行鐙重
八斤十兩五鳳二年造山工誼
作第二　　　　曾臣

右不知所從得惟承槃存徑七寸有半深
寸有三分銘三十有一字并鴈足鐙共重
三斤一十四兩

甘泉內者鐙　京兆陳氏

內者宦屬二斗三升河東宮工吏
宮工軒造重廿五斤十二兩

右不知所從得高尺有一寸面徑六寸三
分底徑五寸七分中有仰錐長二分重十
斤四兩銘大小三十字

車宮承燭槃 京兆毋氏

車宮銅承燭槃重三斤八兩五鳳二年五月造扶京知所從得內徑七寸太半深八分底徑五寸三分重二斤五兩銘十字以四鐙皆漢宮帝時器地理志蒲坂有首山祠其宮即祠宮也甘泉上林皆以衡所掌內者有令丞少府之屬掌中存張諸衣物奄人職也車宮不知在何所所權銓重以今權校之首山上林二鐙五兩奇內者鐙六兩半有奇車宮槃六兩當漢之一斤數皆不同

漢鐙 新平張氏

右不知所從得高四寸重十有二兩無銘識

此器與內者鐙相類而形制畢異集銘識亦漢器也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面徑二寸八分却半
下有銘皆四字

三 三

此鐙以鳳為柄龜爲之其上有柄如上行
鐙

右不知所從得高三寸八分口縮三寸横二寸無銘識

一華雞足鐙 開封劉氏

辟邪鐙 廬江李氏

右得於河濱

李氏録云古人以盤貯油立戳其中負炷于背穴使炊氣吸油自竅入作明無窮後漢李尤金羊鐙銘曰金羊載煇作明以續

鹿盧燈 京兆田氏

右不知所從得高二寸七分徑縮四寸半衡二寸一分容七合重一斤無銘識有蓋為轉關鹿盧以開闔蓋上貯油以仰錐爲炷

龍虎鹿盧燈 廬江李氏

宜子孫

宜子孫

右不知所從得量度未考銘三字

以上二燈形制一體皆有龍虎文為飾

犀燈 成都大慈寺僧

原缺第十七至二十葉

羊鐙 同上

右不知所從得量度未考無銘識亡其蓋
以上二鐙與鹿盧鐙略相似但其蓋不為
鹿盧形亦無仰錐以為炷但於蓋背有圓
空員炷如辟邪之比也

秦權 一河南李氏 一河東王氏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
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
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詔
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
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
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
此詔故刻左使毋疑　平陽斤
右不知所從得各高二寸徑寸有九分容

合重六兩銘百有二字又有三字曰平陽
斤王氏同
按秦本紀始皇二十六年平六國號皇帝
一法度衡石丈尺丞相綰者王綰也二世
元年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所為也今襲
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
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
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言請具刻詔刻石
同明白哭臣眛死請制曰可始言金石刻
而卒止言刻石據權之文云故刻左則史
記石字當為左字丞相去疾徐廣作非魔曰
姓馮

丞相府漏壺 丹陽蘇氏

廿一斤十二兩
廿年三月己亥令史福
二斗丞相府
右不知所從得高九寸有半深七寸有半
徑五寸六分容五升有蓋銘廿有一字
按此器制度其蓋有長方孔而壺底之上
有旅筩乃漏壺也視其銘文則漢器也

大官銅錬 睢陽王氏

大官銅錬容一斛建武十九年工丞興

造守令史由丞或令譚守大僕征梁

監省

右不知所從得以黍尺度之高二尺口徑

八寸腹圍五尺一寸銘三十有二字

按此器形制如壺而謂之銅錬未詳或云

錬或从重字與銅鍾同釜鍾量器也

周陽侯甗鍑 河南文氏

周陽侯家銅三習 甗鍑容五斗

重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年五月國

輸第四

右所從得及量度皆未考銘三十有一字

按說文鍑大口釜也鍑上有甗故曰甗鍑

言三習雖者習重也其制三重習一作揩疊也

雖字未詳疑讀為甗漢恩澤侯表有周陽

侯二淮南王長舅趙兼孝文元封六年免

孝景太后弟田勝孝景後三年封傳子祖
元狩三年免文曰侯治門五年自以侯受
侯嗣位之年數也此疑宣帝時器乙字皆
未可考

好時共廚鼎 廬江李氏

蓋

好畤第百三十大回中令第八百
六十長樂宮官二斤十二兩四百廿五

腹

好畤共廚銅鼎容九斗重九斤一兩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深三寸徑五寸有半容
三升一合重三斤六兩有銘十五字在腹二十有
二字在蓋據下解廿有六字

按此器文曰好時共廚鼎又曰好時第百三十
又曰長樂宮第四百廿五大回中第八百六十好
時在雍東泰以東郊祀上帝長樂未央建章
皆在長安回中宮三輔黃圖云太官從帝行幸移用
其器而次第不一皆刻以誌之備淆錯也其器刻
云重九斤一兩今重三斤六兩今六兩當漢之斤與
車宮槃之法同

軹家釜 京兆孫氏

形制與今同

軹家容四斗五升重十斤一兩九朱三

年工丙造第五

軹家甑 同上

形制與今同

軹家容三斗三升重四斤廿朱三年工

丙造第五

右二器皆得於京兆形制與今器同更不

圖寫

釜重二斤十一兩六銖容斗有二升九合銘廿有一字

甑重一斤七兩容斗銘一十有九字

按軹家不可考釜甑皆漢器也以金權量

校之釜四兩七銖甑五兩十八銖當漢之

一斤釜三斗弱甑三斗一升當漢之一斗

二器亦不同

熏爐 盧江李氏

齊食官銅熏盧容五升具蓋重五

斤六兩神爵四年卅官嗇夫忠佐衷

工司馬譊造第六百廿一

右得於京師重一斤三兩銘三十有六字

按齊安宮不可考銘云重五斤六兩以今

權校之三兩十八銖當漢之一斤

金飾小鼎 內藏

右不知所從得以黍尺黍量校之深二寸一分徑三寸有半耳高一寸容二升有黃金飾無銘識

按舊禮圖云鼎士以鐵為之大夫以銅為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聘禮牢鼎之次有陪鼎羞鼎皆小鼎也古鼎敦之蓋多以三物為飾卻而置諸地如鼎足然亦可以盛公食大夫禮賓卒食會飯特牲饋食禮將養佐食分簋鉶皆分盛於蓋會亦蓋也養與餕同

圓耳小鼎 河南文氏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形制與金飾小鼎略相似

方耳鼎

右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

環耳鼐 內藏

右不知所從得以黍尺黍量校之深四寸
徑六寸容斗有二升無銘識耳如刀柄環
按爾雅鼎圜弇上謂之鼐周官旊人豆實
三而成觳此器之容實一觳與簋實同

直耳鼒 同上

右不知所從得以黍尺黍量校之深一寸徑九寸耳高三寸容一斗無銘識

按此器舊說以爲陪鼎非也其制亦圜弇上當謂之鼒

侈耳盖鼒 新平張氏

吳 寔

右有銘二字餘未考

右得於京師豈慶未考無銘識與邑鼎形制全相類

高奴　高奴

右與前侈耳二鼎相類銘二字餘未考

按此器銘曰高奴高奴上郡地名也

考古圖第九

考古圖第十

默齋羅更翁考訂

秦漢器

連環壺鼎　鐎斗
弇上象斗　螭首平底斗二器
携瓶　溫壺
一耳巵　兩耳杯
殘槃　有柄溫爐
博山香爐　三足香爐
獸爐　携奩
鳳奩　書鎮
舞鏡　玉甲帶鉤
金蟠螭革帶鉤　瑟瑟鈿山水字鉤
銀錯螳蜋鉤　鵰狐鉤
寶釘鉤

右所從得及度量銘識皆闕失無可考惟
據存於此

鐎斗

樣闕

右得於京師高四寸深三寸徑五寸二分
容升有二合無銘識

李氏錄云詩云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此斗乃可挹者也又曰挹彼注茲此有流
乃可注也於文斟从斗即此器酌从勺則
用勺也聞長安有人收一器刻曰杜陵馮
氏銅鐎廣韻云鐎刀斗也溫器三足而有
柄蓋謂之斗者有魁有柄取象於北斗也

按史記趙襄子使廚人操銅斗以食代王
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一作以枓擊殺代王
及從官古者行食以枓所以盛羹炙鐠也其
形制雖不同凡有柄有流三足可以溫物
而斟之者皆枓也下有二器類此故舉是例

弇上象斗 廬江李氏

右得於天台呂望度未考無銘識

同上

右得於郏城高四寸八分深二寸半徑五寸三分容升有半無銘識

携瓶 廬江李氏

温壺同上

右得於京師高八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徑寸有三分容二升二合無銘識
李氏録云吏部蘇尚書子容頃使虜中於帳中嘗見之

一耳巵同上

右得於京師高一尺三寸深一尺二寸三分徑寸容七升無銘識
李氏録云温器也以貼湯而窒其口自環以上手主之環以下足主之

右得於投子山深二寸徑四寸有半容一
升無銘識
按此器旁一耳乃古酒巵

兩耳杯 開封劉氏

右不知所從得高二寸二分深二寸一分
縮三寸六分衡二寸八分容八合無銘識
按古杯多狹長事見淮南子 見玉杯門

琖槃 内藏

右不知所從得深二寸三分縮四寸九分衡六寸有半旁一耳有承槃如舟有足黍量校之容三升四龠

按古之杯形皆橢（狹長也）此器亦然周禮尊彝皆有舟注云若今承槃則漢之杯棧亦有承槃其形如舟即古舟也

有柄溫爐 廬江李氏

右不知所從得重三斤三兩無銘識

李氏錄云上爐圜而長周以鏤座四獸下葙方底為風窻承以一杅四胡人負之以火溫湯煮酒杯者也規模乃漢器與登柄同

按四獸之名始見於曲禮出於二十八舍之象東方壽星大火析木蒼龍之象南方鶉首鶉火鶉尾朱鳥之象西方北方亦然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亦此義也

博山香爐 同上

右得於投子山重一斤七兩中間符葉有文曰天興子孫又曰富貴昌宜

按漢朝故事諸王出閤則賜博山香爐晉東宮舊事曰太子服用則有博山香爐一云爐象海中博山下有槃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回環此器世多有之形制大小不一

三足香爐 廬江李氏

右得於京師

獸爐 同上

右得於壽春

考古圖卷十　十七

携盉　開封劉氏

右不知所從得高五寸八分深五寸二分徑四寸容三升無銘識按此器與鳳盉略相似而有提梁蓋携盉也

考古圖卷十　十八

鳳盉　盧江李氏

右得於京師高六寸徑六寸深五寸八分
容二升八合無銘識蓋有立鳳爲飾
李氏録云奩或作籢說文云鏡籢也後漢
明帝上陵親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則非
獨藏鏡也世說云彈棊起自魏後宮粧奩
之戲今觀蓋勢頗類棊局
按今洛都宮中有彈棊局中隆外陀如奩

書鎮 同上

右不知所從得重一斤五兩
李氏録云屈平九歌曰瑤席方玉鎮注謂
以鎮坐席古詩云海牛壓簾風不起又覩
古圖畫几案間多有此類皆鎮壓之飾

舞鏡 同上

右不知所從得

李氏録云漢武帝時舞人所挽鏡也

寶釘鈎

右不知所從得

李氏錄云春秋傳管仲射威公中帶鈎蓋胷腹之間能捍矢也脉經曰前曲後倨如帶鈎言其形也莊子曰以鈎注者憚亦古所重也傳曰坐客滿堂其帶鈎無有同者惟第一鈎有銘曰玉田鈎寺抱魚若守宮書似漢隸亦頗奇巧惟鵬㧓鈎寶釘鈎以佩懸物餘皆革帶鈎也注曰革帶博二寸

晉語乾特之役　天集于穡鈎鈎邉於袪而無怨　阮其曰觲螳蜋鈎以相比帶謂之鈎觲荀卿曰搢紳而無鈎帶蓋有鈎而無無綴與佩而已易則搢於[illegible]間

自晉語以下至所其曰數句疑有訛謬

考古圖第十　終

宣統庚戌　江陰繆荃孫重裝

別本考古圖十卷 內府藏本

宋呂大臨撰大臨原書十六卷已著錄此本無續圖及釋文乃元大德已亥茶陵陳翼子所重刊附以諸家之考證已非呂氏之舊且亦自多謬誤如河南張氏敦條下云愚案前惟葢存又云形制與伯百父敦相似而無耳圖像亦非葢形必是謬誤今考所云惟葢存者乃中言父旅敦正作葢形此條原文但有形制與伯百父敦略相似字無惟葢存字翼子所云殊為舛謬明萬歷中遂州鄭樸縣齋羅更翁考訂今考卷前陳才子序稱吾弟翼甫廣呂公好古素志屬羅兄更翁臨本且更翁刻以傳世併采諸老辨證附左方則似繪圖刊板並考證皆出更翁至翼子序則云命友臨本刊識刻傳且採諸君子辨證附其下或喚予剡精芻狗之恐云云則似臨圖及篆者為更翁增考證者實翼子兩序皆語意蹇澁其出誰手竟不可明今既未見茶陵刊板作何題署姑闕疑焉可矣

紹興內府古器評二卷

〔宋〕張掄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紹興內府古器評二卷》提要

紹興內府古器評目録

卷上

商婦庚鬲　周文王鼎
漢虺尊　周單癸卣
商飲姬鬲　周父戊甗
周公卣　商立戈鼎
商父乙敦蓋　商祖庚爵
商若癸鼎　商父丁舉卣
商子鼎　商持刀父癸彝
商父辛爵　周亞乳彝
周山雷爵　周祖己爵
商祖丁壺　周虎尊
商持刀祖乙卣　周召父彝
商山花尊　商尊
商人辛尊　周犧尊
商父癸尊　商子爵
周鐘　商父庚觚
周單從壺　商父乙觚
周寶鬲　商持刀父巳鼎
周四山饕餮觚二　周彝二
商橫戈父癸鼎　周季姬鬲
周淮父卣　商木觚

周虎斝
商祖辛尊
商虎乳彝
周季娟鼎
商合孫比爵
商婦庚爵
周南宮中鼎
商癸鼎
商舉己卣
商瞿父鼎
商淵卣
商貫耳弓壺
商亞虎父丁鼎
周伯尊
商卣
商祖戊尊
周車彝
弭生敦
商父己角
周言鼎
商兄癸卣
商父己甗
周己酉方彝
商己孫敦
商父乙甗
周觚稜壺
周寙女鼎
周尊
商亞父癸觶
商提梁兕卣
周尹鼎
泰鐘
商彝
商夔龍彝
周彝
商乳彝
周蟠夔彝
商子孫父辛彝
周獸足鼎
周鼎
周𣏟液鼎
商父己鼎
商象形饕餮鼎
周南宮鬲
商齊鬲
周貫耳壺
周饕餮立戈壺
周方壺
周壺
周虢𣏟鬲
周宰辟父敦
周父癸尊
周季姬敦
周犧首罍
周刺公敦
周獸耳罍
周寶敦
周盉皇父彝

卷下

商祖癸尊
周雷紋饕餮觚二
周蔑敖鬲
周父乙敦
周父乙鼎
商異父辛卣
周饕餮敦
周舉己尊
商父己觶
商父丁尊
商父辛彝
周弭生敦二
周仲丁壺二
商雷紋觚
商旗孫觚
周蟠虬觥
周秉斝
周父乙甗
周史卣
商父己尊
商虺觶
商夔龍觶
商父己觶
商象形饕餮鼎
商龍鳳方尊
商執戈父癸觶
周虢𣏟鬲
周父己觶

周簠
周伯匜盤
周伯吉父匜盤
周犧尊
周公命鼎
周方鼎
商伯申鼎二
商立戈父辛鼎
商父辛鼎
商夔龍饕餮鼎
商乳紋鼎二
周節鼎
周冊爵
周中爵
周媢氏鬲
周孫父丁爵
商父巳爵
商父乙爵
商牛頭爵
周立戈爵
商孫爵
商伯爵

商提梁田夙卣
周蒯仲眞父敦
周乳鍾
周仲申敦蓋二
漢麟瓶
周帛女奩
周兕匜盤
周兕盉
周甗
周虯紐鍾
龍勺
周樂司徒卣
漢羊鐙
漢宜子孫鐙
漢辟邪爐
漢指鐙
周敦蓋
周持刀寶彝
漢小方壺
商父冊爵
漢六環獸耳壺
漢鳳壺

漢魚壺
漢獸耳圜壺八
漢獸耳方壺五
漢提梁壺
梁博山爐
漢牛鼎研滴
漢雲雷壺
漢雲螭奩
漢素卮
漢蟠壺
漢盤
漢提梁小匾壺
周淮父彝
商父巳爵
商單從尊
周單父乙彝
漢金銀錯弩機
漢尉斗
周壺二
商祖丙爵
商子孫巳爵
商立戈父辛爵
漢儀仗劒
漢槍
周仲偁父鬲

張掄才甫 號蓮社居士南渡故老及見太平之盛者

商婦庚鬲 銘七字

來者莫知其為誰曰子孫婦則言承祖考之祀者固在於子孫而婦之從夫亦當相其祀事耳故采蘩之美夫人采蘋之詠大夫妻皆莫不以祭祀為先焉甲庚丁者紀其日也商之辭略故止言日而不言辰至周則見于銘載者如尊曰丁丑彝曰己酉蓋又兼辰而言之矣

周文王鼎 銘七字

古文多以形聲假借如鄉作許咎作皐繆作穆之類不可縣舉知此則以鹵為魯蓋無可疑魯公者周公也文王者周文王也按史記魯世家云武王克商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魯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以是推之則此器乃周公所作以祭文王昔也此鼎也而謂之尊彝舉禮器之總名而已

漢兕尊 無銘

詩人以水譬禮謂水玩之則溺犯之則濡而兕之為物出入於水而不溺以況則習於禮者也飲酒者苟能以禮自防豈有沉湎敗德之患乎兕尊之設其意如此

周單癸卣 蓋與器銘共五十八字

周有單子歷世不絕為賢卿士其族有襄公頃公靖公獻公穆公凡數世特景者不見於經傳豈亦斯人之族歟宣和博古圖載單從舟單從盉之類皆有單景字必一時物也

商欽姬鬲 銘五字

古之氏族或以王父字或以謚或以世系所封之地此曰欽姬者蓋其氏族也如以欽公之謚為言則曰欽女以娀國為言則曰有娀氏之女以姜姓為言則曰孟姜皆其類也

周父戊甗 銘八字

前三字漫滅不可復辨後曰作父戊尊彝世人但知十干為商之號故凡彝器有曰父甲父乙之類者皆為商器誤矣要識在其製作則雖無銘載三代固已判然是器既曰父戊疑若商君之號且純素無文斵有尚質之風倘不以制作攷之安知其為周物也

周公卣 蓋與器銘共八字

古之彝器銘載不一或但紀其爵而不言氏族姓名者如周寶卣曰伯作寶尊彝此器曰公作寶彝尊是也觀其紋縷華縟爛然溢目非成周文備之時疇能臻此精妙耶

商立戈鼎 銘一字

戈有傷物之意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或立之或橫之皆所以存乎戒也

商父乙敦蓋 銘五字

上為孫形中畫兩冊下言父乙古者人君錫有功彰有德

必為册命以書之故商之彝器凡著此象者皆所以紀君命也

商祖庚爵 銘二字

祖庚商號也博古圖載庚鼎庚之字作 又有庚爵作 與此庚字形皆不同蓋世之相去有先後故字畫亦回特而為損益耳

商若癸鼎 銘八字

若者作器之人也旁畫旗旆書功太常之義也兩手執物着薦獻也布癸丁甲乙於四隅紀其日也中作子字明子職也商人制字類取諸物以為形象蓋書法未備故耳

商父丁舉卣 蓋與器銘共六字

器之銘舉者多矣類皆取獻酬而舉之之義若父丁則商號也是器文鏤簡古有尚質之風其商人之為乎

商子鼎 銘一字

歷攷諸器款識有曰子有曰孫子子孫孫者雖詳畧不同然要之皆 傳之後世相承寶用俾無失墜之意也

商持刀父癸彝 銘五字

父癸者成湯之父號也於父癸而言孫者蓋孫可以為王父尸耳兩手持刀以明割牲之意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彼血膋凡以此也

商父辛卣 蓋與器銘共八字

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平王錫晉文侯曰用賚爾秬鬯一卣繼之以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今此器銘象三矢之形而以一格立之者豈非紀君賜耶古者貨貝五貝為用復以貝銘之者是非象矢之義也商父乙鼎曰錫賚貝殆與此同意父辛則指其人而已

周亞乳彝 銘二字

古之彝器凡作亞形者皆廟器也蓋亞形所以象藏主之石室耳

周山雷爵 無銘

是器兩面作饕餮而間以雲雷上為山形以牛首為為三足純素柱上復以雲氣為飾雖無銘載真周物也

周祖己爵 銘二字

按商之君有所謂雍己者故凡曰父己祖己者皆商器也是器紋鏤制作皆出於周而銘曰祖己何耶既不載於經傳殆有不可得而考者

商祖丁盉 蓋與器銘六十二字

瞿不見於經傳而商有瞿父鼎亦作兩目相並商祖丁卣銘載與此毫髮無異豈皆一時所作耶祖丁者商君之號也中為犧形取犧牲享食之義蓋盉為調味之器故耳下為兩册所以言册命也古者人君錫有功必為册書以命之故康王命畢公而曰册畢周人有内史册命之臣然册之為字說文作 雖册意備具要之終不若商書為甚古也

周麗尊　蓋與器銘共三百十八字

按宣和博古圖有麗敦其銘款與此無異惟彼曰王既命汝而此曰王尊命汝彼曰實尊敦此曰實尊彝所不同者二字耳爲一時所作無疑其間辭意與商周雅頌之文相爲表裏楊雄所謂周書噩噩耳殆百見於此也其詳已具麗敦茲不復云

商持刀祖乙卣　蓋與器銘共十四字

先王之事親於羞嚌則執鸞刀於舞則執干戚凡於祭祀未嘗不親執其勞以示孝子竭力從事之意此商之彝器所以多作子象以持刀者殆謂是歟祖乙則河亶甲之子也

周召父彝　銘七字

召父則召公奭也召公奭時去商爲未遠故是器銘載尚簡設飾不繁制作有商之餘風焉

商山花尊

是尊狀頗類觚上作山形通體爲雲雷饕餮宛轉相間設飾甚華而氣韻極古真商盛時物也

商尊　銘一字

銘一字不可識商人制字大抵多取諸物以爲形故闕有不能以偏旁辨者蓋書法尚未備耳若此之類皆[illegible]疑以待博識君子云

商人辛尊　銘三字

亞形者廟室之象辛者商君之號見於它器者不過曰祖辛父辛而已而此獨曰人辛何也商器銘文簡略淳古有難以理義推者士大夫以考正前代遺事其失常在於好奇故使學者難信如曰人辛之類又豈可以臆論穿鑿哉

周犧尊

犧象之制尚矣或著於敦鏤或形於蓋耳未有若此比者是器兩牛首相背屈角偃蹇徧體如鱗其狀可駭膊間各躡一虵口拱起於兩牛領之間積歲土蝕幾無銅色而脆缺不任手觸是必宗廟之器所謂犧尊者繁文縟采緊如此宜歸之周也

商父癸尊　銘三字

干者武舞所執也干盾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人以爲武樂在商之時號癸者惟成湯之父故商物銘癸者皆歸之主癸然則用武於癸廟宜以其子之所有而薦之也

商子爵　銘五字

商之彝器以子銘之者爲多然其說不過有二一則傳子孫之義一則著國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周鍾　銘二十字

款識字形頗類博古圖所載周蛟篆鍾而此又奇怪不可識然攷其制作當是周物無疑

商父庚觚　銘二字

按商有大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必出於是說文云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今此　字與商庚鼎筆法小異然皆彷彿有垂實之形古篆取象命意之妙如此

周單從盉　銘二字

昔妘向嘗謂單靖公曰吾聞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故知單所以為姓單自襄公至穆公凡六世世有明德所謂景者豈其族類耶

商父乙觚　銘三字

亞之為義或主於獻或主於器又曰凡器之有亞形者皆為廟器蓋亞形所以象廟室耳父乙則商君之號商人以此銘器者多矣固可以類推也

周貿鬲　銘十三字

是器不著名氏但紀歲月設飾無華藻唯作直紋上下通貫而已制作純古有商之餘風焉

商持刀父己鼎　銘三字

商器銘載多特丑兵非耆伐功則明乎職耆伐功則如樂之武舞是也明乎職則如羞嚌則執鸞刀是也父己則雍已耳

周四山饕餮觚二

右二器純緣之下拱以四山而兩面則為饕餮間以雷紋中又為四夔制作無小異但一則色錄瑩精一則黝如鉛色為不同耳

周彝二

右二器一則純緣與足皆為雷紋饕餮一則偏躰作雷紋盤夔設飾雖不同然其為戒貪則一也

商橫戈父癸鼎　銘四字

按父癸商號也而或者以為禹後嘗有戈氏遂以戈為姓今攷斯器飾以橫戈銘以父癸則所謂戈者非禹後之戈氏明矣蓋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故於爵有立戈爵觚有立戈觚於尊有立戈癸尊於卣則有執戈父癸卣然則飾以戈者皆商物也王安石字說謂戈戟者刺之兵至於用戈為取小矣其取為小故當節飲食其用在刺故必戒有害古人說意茲亦深矣

周季姬鬲

昔晉文公重耳册曰季姬擕悼公娶季康子之妹亦曰季姬而父公毋乃瞿狐氏之女太史公嘗以狐季姬稱之則此曰季姬者必有一於斯焉夫鬲之與鼎雖致用則同然祀天地禮鬼神交賓客脩異饌必以鼎至於常飪則以鬲是以語夫食之盛則必曰鼎盛語夫事之革則必曰鼎新而鬲特言其器而無斯義焉奉祭祀者夫人之職此以季姬自銘蓋其職歟

周淮父卣　器與蓋銘共八十二字

宋諸經傳悉無穆與淮父戊則如詩言遣戍役之戍謂穆

從淮父以戊後于古也按曲禮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此曰文考者蓋追享之器耳夫卣非燕享之物惟祀宗廟之神則用之其所盛則秬鬯也且君錫臣以秬鬯之祼其始則盛於卣其終則祼于彝所以求神于陰也曰日乙者舉其日之吉也亦猶大夫始鼎曰日己實鼎文考尊曰日癸尊彝之類舉日之吉者所以嚴其事也

商木觚　銘一字

昔之作詩者嘗借仁於樛木而王安石以木為仁類則木者仁也觚爵飲器而取象如此蓋嘗禘與鄉射與大燕饗之間未嘗不以仁為主耳先王創一器必有名指一名必有戒以謂敗德者莫若酒而觚有孤義故制觚者所以戒其敗德而孤歟

周雷斝

是器參端有柱首之狀三足若鼎而飾雷紋飾其兩柱上面者以饕餮鼎彝之所致飾無所不用而此　者虎於五德為義於五行為金金與義皆主于剛而有斷所以制于酒也或曰斝為商器而周亦謂之斝何也蓋成周之時禮樂庶事襲用四代之制則又豈特用商一代之器而已耶

商祖辛尊　銘十一字

商家主于以日為名自微始至十四代君曰祖辛蓋祖乙之子沃甲之兄祖丁之父也在商之世以質為尚而法度之所在故器之所載皆曰彝此器文鏤純簡沁暈難讀而閒以精花斕班知其所以為商物又豈待考其銘款而後辨耶

商虎乳彝　銘一字亞形內著虎象

是器銘一字亞形內著虎象周身皆飾以乳乳有見於致養虎所以取其義如司尊彝用虎彝以為追享之器蓋亦取其義之至耳亞形所以象廟宗廟之有室如左氏所謂宗祏而杜預以謂廟中藏主石室是也故作圖若亞形者皆廟器也古人尚象豈無意哉

周季娟鼎　銘四十九字

昔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則成周者西周也說文以林伸于山為楚則從于楚楚者豈謂其山之林楚耶于欲從楚先命小臣夌往見以相其居王至于居後遣錫日錫馬及兩所以嘗之曰季娟者按說文娟通作妘祝融之後姓也宮辰有曰妘妘而常以妘為妘姓之女則娟乃其妃也曰季者則又如詩所謂彼美孟姜仲氏任只有齊季女皆指其序而言之尓

商合孫比爵

是器銘著形為兩孫子子孫孫詩人必重言之者示所傳無窮之意也古人制器尤在於遺後世而傳守不失合孫之意良有以哉

商婦庚爵　銘二字

按商紀有大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者必出於是又曰父者以明子爲婦父作於祭祀燕饗之間者庚以正其名耳

周南中宮鼎　銘三十九字三器

三鼎款識後二器皆同前一器則異而形模製作大略相似以南宮爲氏者在周有之如言所謂南宮括南宮毛是也其曰中者恐其名耳

商癸鼎　銘一字

按今篆法癸之字從四中而此癸則一中而三包蓋癸於方爲北於時爲冬與毋相次萬物至此紐而未達少者少而包者多所以爲癸焉此河圖洛書之遺意而書畫之法猶未分也嘗觀商周之器或古色頗深或銹花[illegible]然或[illegible]常爛班或土漬斑沁而此鼎獨燦然若精金然作龍虎形爲美觀是商以前物豈班固所謂洛脩貢子川効珎吐金景乎歊浮雲寶鼎見乎色紛紜煥其炳乎被龍文者耶

商舉己卣　器與蓋銘共四字

以舉銘器者多矣在彝則有己舉而尊之銘則有中舉季公彝得古爵於壽陽銘亦曰己舉以是知舉者非特是卣蓋舉之字從手從與以手致而與人之義舉也尊也爵也卣也同獻酬而舉之故皆銘曰舉如杜舉而洗揚觶以飲平公同謂之杜舉是也己則商之雍己焉

商瞿父鼎　銘二字

商器以父名者多矣而瞿者實諸經傳說無所見固未易以名氏攷也然與商瞿祖丁卣皆作兩目相並正與此同當是一時之制也

商淵卣　器與蓋銘共二字作卦象

是卣文飾銘載與商卦象卣無異所別者器之大小銘之從橫無耳與提梁耳當是一時所作也聖人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故奇以象乎陽偶以象乎陰一陰一陽而乾坤之道備矣是銘也外爻皆奇乾之象也內爻皆偶坤之象也實其外而虛其中器之象也又凡奇偶之畫其數皆八楊雄所謂一方三州三部一家者豈本於此乎

商單弓壺　銘一字作弓形

按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則知古之射也未嘗不飲而壺者酒之下尊也非特爲宗廟之器凡燕射皆稱無適而不用焉銘之以弓意謂是歟觀其兩耳通貫可繫以挈制作渾厚而文飾精緻蓋商盛時物耶

商亞虎父丁鼎　銘四字亞形內著虎象

商以丁爲號者六而此曰父丁者未知其爲何丁也亞者廟室之象故凡著此象者皆廟器也虎取其義而已矣如司尊彝用虎以爲追享之器則虎之爲義其或取於此歟

周伯尊　銘六字

按寶器以伯為名者多矣尊敦彝舟爵卣皆有伯作之銘觀古人或以伯為謚或以伯為名或以伯仲弟其叙或以侯伯列其爵所稱非一而此曰伯者殆未可以私智決也然是器乃尊而識曰作寶彝何也蓋先王之於器用示有不以常法為貴者耳

商卣

是器蓋與純緣及足皆作夔龍而以雷紋間之制作典古真商物也夔一足山林之異獸一名神魖古人作字以象其手足蓋所以防其為害也提梁作綯紐狀則又有縶維之意取象設飾良有以哉

商祖戊尊　銘五字

按商九世君曰太戊盂雍己之弟仲丁之父也雍己時商道已衰至太戊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此尊為太戊作祖者曰其孫而言之也商之銘識未鑿於世俗之習故位置或左或右點畫或繁或省如以自為祖𣪘為尊之類殆非書家八法所可議也

周車罍　銘一字為[illegible]車形

車軌則致敗而酒之流足以敗德器以載銘銘以立義視其器而求其義則知古人所以制作豈徒然哉是器以犧首為耳　為鼻腹著饕餮下作垂花蟲鏤隱起間錯雲雷與宣和博古所載犧首罍大略相似實周器也

弡生敦　銘十八字

弡者恐其姓也如曰弡仲作寶簠弡伯作旅甗則又知其為一族耳皆周物也稱生者亦猶齡敦曰屖生龍生鼎曰龍生之類歟

商父己角　銘三字父己上為人形持弓

按商十世之君曰雍己此曰父己者則是子銘其父之祀器也然繼雍己者弟大戊也而曰父者豈非繼其後者乃為之子耶天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蓋以示先有志於其所事太戊之世商道復興諸侯歸之號稱中宗則器之設飾良有以哉

周言鼎　銘一字

在易之頤曰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夫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蓋言語之出也可以興邦又可以喪邦不可不謹飲食之入也能養人又能害人不可不節也古人觀象玩辭與斷二者併寓意於烹飪之器既已形諸饕餮又復銘之曰言則所以戒之之意可謂至矣

商兄癸卣　器與蓋銘共五十字

按癸者成湯父號而此曰兄癸者當是其弟為兄作也取兄弟相承之義故曰兄癸商之銘款或稱祖若祖戊尊祖丙爵之類或稱父若父癸鼎父丁爵之類或稱兄若兄丁尊與此卣之類辭之雖不同要之皆祀其先王之器也畫作鬲形者鬲空三足氣由是通上下則用鬲識器凡飲食通而無間耳鬲之取象於父己尊作禾而此則作亞是皆

河圖洛書之遺意非書家八法所可議也

商父巳甗　銘三字

按商十世之君曰雍巳此曰父巳則是其子銘其父之器也又曰見者豈記禮者所謂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者耶商人號為尊神於祭祀曲致其盡而銘者所以立義考其銘而求其義則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不待較而後可知矣

周己酉方彝　銘三十七字

按尒雅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此周器而曰祀何也武王克商箕子作洪範亦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說者以為不忘本今觀是器形模方正文鏤華好而中嶶簡古意尚有商之遺風豈亦商未遠而作銘者亦知所謂不忘本者耶

商巳孫敦　銘二字

按商十世君曰雍巳故凡言巳者皆雍巳也此曰巳孫者有以見其孫之所作耳孫可以為王父尸則又知其為祭享之用商之銘文言簡而意備大率如此是器足與純緣周以夔龍又著兩螭以聳其耳通腹列饕餮之形文鏤形質悉與巳丁敦同但款識少一丁字耳當是一時物也

商父乙甗　銘三字

按商以乙為號者六曰報乙曰天乙曰祖乙曰小乙曰武乙曰太乙而此曰父乙者未知其決為何乙也然必子為父作以追享之耳舉則取其以手致而與人之義蓋亦示用之於父盡力以致享而不敢虛美其先者也是器製作文鏤與商父巳甗殊相類其為商無疑

周觚稜壺

古者用壺亞於尊彝為用雖一而其制則有方圓之異此方壺者蓋燕禮與大射卿大夫所用之器以示為臣者有直方之義故耳觀其古色凝碧觚稜四出腹著饕餮間以夔龍郁郁之文粲然溢目真周物也

周欒女鼎　銘二字

按欒索諸經傳訖無可考獨於欒鼎蓋有銘曰宋公欒作餘鼎以是推之其為周物無疑而曰女者蓋言欒之女作是器以享於考如商女乙觚之類是也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則知女亦預祀事也

周尊

是器純緣皆素腹足被饕餮之飾與雷紋相間錯形製文鏤頗類周饕餮大尊而又銅色漬染如藍田古玉非久於滑壤者不能如此宜乎為周物也

商亞父癸觶　銘四字

癸則商之主癸也主癸子天乙是為成湯亞乃嚴主廟室之形以是推之其為周物無疑此觶為湯宗廟孝享之器明矣夫觶在飲器中雖所取寡而昔人於此防其沉湎猶以饕餮示其訓則知列鼎盛饌未嘗不有戒心此亦防

微之意焉

商提梁兕卣　器與蓋銘共六字一字未詳餘作兩兕形

昔人嘗取兕角以為觥曰兕觥郭璞有山海經圖贊曰皮充武備角助文德古人取於兕者如此是器提梁為綱紐蓋與純緣之外飾以雷紋環以連珠規摹文鏤頗類商父舉卣而又通體皆作赭色襍以綠花在商器尤為美觀者也

周尹鼎　銘六十四字

是器乃尹休高對揚君命而作父丙寶尊彝也昔人作器未嘗不尊君命而謹其時日故曰惟十有二月王初祭旁又曰辰在庚申言旁者如書所謂旁死魄是也庚申則又指其日辰矣又曰尹其亘萬年受乃永則受當讀作壽古人借用字或如此觀其銅色黝黑間以赭暈襴班古意可愛非三代無此物也

黍鍾　銘十六字

是器字畫皆作鳥鵲蛟螭之形頗類周蛟篆鍾銘多有不可辨識也甬此周制短而無旋且無鉦鼓枚篆之飾形製若鎛而絕小按周官鳬氏所鑄有所謂大鍾有所謂小鍾尒雅謂大鍾曰鏞中曰剽小曰棧而不言其量數樂律所用之數由是觀之此鍾豈棧之屬歟

商彝

是器純緣圜足皆作雷紋與夔龍相蹂蹙夫夔龍之起蟄必以雷而雷之興苟非其時則為害以彝者法也著之於文飾亦法之所在焉觀其銅色黝沁文鏤簡古雖無銘識可考要之非商人不能辨也

商夔龍彝

是器純緣間及圜足皆作夔龍相環若循走之狀說文謂夔神魖也如龍一足盖殘物之獸著之於器將以防患耳觀其文飾甚簡而制作與古渾厚固不待較其銘載然後知其為商物也

周彝

是純器龐之質朴而不雕土花沁暈紅綠相間殊為美觀雖曰周器尚有商之遺風焉

商乳彝

是器通體皆作雷紋純緣及足飾以夔龍而腹間有乳環之制作精妙文質彬彬真商盛時物也夫乳所以養人者也過則失所養矣故又著夔龍以戒其貪饕則取其動作以時而已舉一器而眾理備古人取象於物之意豈不美哉

周蟠夔彝

是器兩旁作四夔蟠屈之狀間以雷紋足間亦作夔龍飾之制作奇古土花青紫襴班非周全盛時不能有此夫夔獸之殘物者也今蟠而不伸則所謂禽獸可係羈而遊盖盛德之事也彝之為器所以享神於宗廟非盛德成功無

以享也由是觀之先王取象命意豈徒為文飾而已哉

商子孫父辛彝

商之君以辛名者多矣曰祖辛小辛曰辛曰廪辛而此言父辛者未必其決為何辛也曰析子孫則貽厥子孫之義歷觀古之彝器多以子孫銘之豈以其承祖考之祀者有在於是乎

周獸足鼎

是器耳腹純素緣與足皆作獸形素以示其朴獸以戒其貪鼎之為象盡於此矣觀其制作頗與周獸緣素腹鼎相類其為周物無疑

周鼎　銘八字

是器銘載雖未詳然觀其制作渾厚略不加文鏤之飾雖曰周器頗有商之遺風法宜去商未遠餘風尚未泯耶不然何以純素如此

周𠦃液鼎　銘二十三字

叔液者索諸經傳訖無可考惟周之八士有𠦃夜焉豈其族歟曰饙鼎者如飤鼎餗鼎之類古人於器用所寓各有攸當饙則取餾飯之意焉是器耳作雷形純緣飾以立蝸首作蹄狀形制篆鏤皆周物也

商父己鼎　銘三字

是器銘三字一字作未形二字曰父己歷觀商器類取諸物形似以為銘識蓋書法未備而篆籀未分故耳未有卷人之實氏取以為飾者當以是為義父則商之稚已也

商象形饕餮鼎　銘一字

商之器銘多取象於物故有為蟲形魚形之類於鼎者為犧形兕形之類於卣者為龍形之類於觚者為雉形之類於尊者雖曰書畫未分固應如此然古人取象命意莫不有理非徒為也

周南宮鬲　銘十二字

古之器銘以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為辭者比比皆是也蓋昔人制器尤在於遺後世且欲傳守不失故以子孫為丁寧耳是鬲也而尊曰者與尊彝尊壺敦同意觀其未作文鏤殆與周仲人鬲相似其為周物無疑

商齊鬲　銘八字

古者始字則曰伯仲𠦃季及其德例則人稱父焉其曰作齊鬲者蓋於祭祀之齊而用之耳周帛女鬲亦曰齊鬲豈效法於此乎

周貫耳壺

是器腹足飾以雲雷饕餮紋鏤間古色若蒼玉兩耳通貫上下可繫以挈考其制作非周人不能為也

周饕餮立戈壺　銘二字上為立戈形下作鳥形

上古彝器著以五兵者經經有之其意固可可類推也鳥性至孝有反哺之德宜用於宗廟之器所以致孝享歟觀其文鏤精緻通躰作雷紋饕餮實為周物而規模制作頗

類商方壺殆有乃但述耳

周方壺

古者用壺亞於尊彝爲用則一而其制則有方圓之異是器銅色紅綠間錯蟲鏤如古玉劍彘郁郁之文粲然溢目必周之精工所爲也

周壺

是器也幾湮緒而綠花萍綴純緣及足皆作雷紋文飾簡易爵有古風周初器也

周虢姞鬲

按春秋左傳虢姞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然則虢姞蓋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虢以言國姞以言其字耳

周宰辟父敦　銘七十五字

按晉有公子周是爲悼公此曰周者必悼云也悼公文襄之後故有用作文考之辭古者錫有功則必紀于彝器且以告于家廟如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是也是敦之銘亦曰用養乃祖考者謂此

周父癸尊　銘六字

按太公呂望實封於齊其子曰丁公伋伋之子曰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慈母之子曰哀公臣然則是器之作其在哀公之時歟且銘者自銘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故於父癸而言子者亦自名之而已

周季姬敦　銘十一字

按晉文公重耳母曰季姬齊悼公娶季康子妹亦曰季姬而文母乃瞿狐氏女太史公嘗以狐季姬称之則此曰季姬必有一於斯也

周犧首罍二

二器皆以犧首爲耳爲鼻制作亦略相類唯大小色澤有異耳蓋周物也

周剌公敦　銘二十八字

剌公雖不載於經傳然考諸彝器則有剌祖乙伯見於隨敦之銘按太公望子丁公伋伋子乙公得以是推之剌公必乙公族也曰用享用孝則又知其爲宗廟之器耳

周獸耳罍二

是器形方而纖匾與他罍異文鏤簡古制作去商未遠必周初物也

周寶敦　銘三字

是器敦也而識曰作寶彝蓋先王之於器用未有不以常法爲貴耳觀其制作精巧文鏤精華非周盛時不能有此也

周孟皇父匜　銘六字

昔魯盛公之後析爲三族曰仲孫叔孫季孫仲孫於三威氏爲長乃曰孟氏此孟族所由出也故春秋每書仲孫則傳必謂之孟如昭公九年仲孫貜如齊而傳謂之孟僖子

如齊之類是也是則孟乃仲孫之氏而姓則姬也十月之交詩曰皇父卿士而釋者謂皇父字也此曰皇父亦宜孟之字歟

紹興內府古器評卷之上

紹興內府古器評卷下

張掄　才甫

商祖癸尊　銘七字

按癸者成湯之父號此曰祖癸有以見其孫之所耳作是器口圓而躰方四稜屹然制度與他尊特異蓋商盛時物也

周雷紋饕餮甗二

二器腹與足皆飾以雷紋饕餮所異者前一器古色凝綠後一器土花黯漬耳甗之為器戒心已黙寓其名復以饕餮為飾則又欲懲其貪婪而將之以德也

周蔑敦鬲　銘九字

按宣和博古所載銘十有一字敦上繫歸是蔑字今此器乃少於前兩字何也楚之君有霄敖若敖杜敖而其名官亦曰莫敖所謂蔑敖者殆出於此耶

周父乙敦　銘六字

世人但知十干為商號遇款識有十干者皆歸之商誤矣如周召公尊曰王大召公之族作父乙寶尊彝而謂之商器可乎孟父者所以尊稱乙者乃其名耳而太公望再世有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然則此言父乙者宜癸公為其家廟而作耶

周乙父鼎　銘五字

按成湯字天乙後世以乙為氏是鼎周器也而謂之乙父

者豈其苗裔尚存為其家廟而作耶然則乙其氏也父則
德劭之称也與父乙異矣

商巽父辛卣

巽者國名唐虞之都也昔人受封於此後世食米於所封之地故復以為氏辛商君之號也旅彝者旅以言其衆審其非一器耳如姬伯旅匜姊作旅匜之類是也作圖若亞形者所以象廟室則又知其為宗廟之器矣

周饕餮敦

夫敦之名見於虞氏之時而特無其制至周並用四代之禮而敦亦不廢然而特不相襲故形器類皆不一此器圖之而下連方座通體飾以饕餮足有著以夔龍考其制蓋周物也

周舉己尊　銘一字

器之銘舉者多矣蓋取其以手致而與人之意則知用之於宗廟盡力以致享而不敢虛美其先者也是器脰拱四山自腹而下飾以雷紋饕餮其周器也

商父巳觶　銘五字

父巳者商之雍巳也在昔彝器之銘有止言父以明其子者有止言子以昭其皇考者唯此器既言其父又言其子又言其孫特與他器不類何哉蓋古人不相沿襲自為一家之語詳略不同然究其義則一耳

商父丁尊

父丁商號也商尚簡嚴故其文一二言而足是器純足皆素當其中為從理兩端飾以夔龍土花紅綠點綴古意可愛非商無此物也

商父辛彝　銘五字

辛者商君之號也亞者廟室之形也既曰父辛有以見致孝享于廟明于職矣而又曰子孫者蓋　貽厥子孫俾傳守不失耳古人制作豈徒然哉是器色備衆彩爛若古錦非智乃所能到在商器中特為觀美者也

周弡生敦二　銘一十八字

弡生者恐其姓也如曰弡伯作寶簋弡作伯旅匜則又知其為一族耳皆周物也稱生者亦猶谿敦曰屖生乇生鼎曰乇生之類歟二器銘載制度文鏤略無少異當是一時所作也

周仲丁壺二　一器銘八字　一器銘三十七字

按周有召伯名虎最為著姓此曰召仲丁父豈其苗裔乎壺字小篆作𡔷上為蓋中為耳下為足皆象形也今此壺字作金體類大篆文省而意足尤為奇古二器雖形制圖飾或異銘識詳略之不同然作器之人則一也哉

商雷紋觚

此器純緣不加文鏤腹足間飾以雷紋饕餮觚為飲器故取象制義皆存乎戒雖無銘款以考世代然制作淳古非商無此物也

商旗孫觚　銘三字

是器銘三字為二孫聯比之狀前一孫則執旗焉夫銘之以二孫者蓋與所謂子子孫孫同意示所傳無家也周禮司勲凡有功則書于王之太常此作旗者豈亦取太常之義以昭其功耶

周蟠虬觶

是器有腹之間為繅紐糾結之狀間以蟠虬形模典雅可愛雖無銘識可求要之非周文物盛時不能有此也

周朿𦉢　銘二字亞形內作朿字

夫亞者乃藏主石室之形朿則有所未詳然商婦庚卣曰朿子孫婦甲庚十周巳酉方彜亦有朿字見於銘識之末豈皆其名氏耶是器純素與古綠花可愛雖曰周物而有商之遺風焉

周父乙觶　銘七字

父乙則言其父名乙以明子為父作耳曰彜則謂其器可法非六彜之謂彜也是器文飾制作與商觶相類加加銅色點漬間以紅綠殊為觀美必周初物也

周史卣　銘一字

史者言其官也有以史為氏族者曰官而受氏也商卣亦有銘之曰史者其意類殆是耶是器通躰作饕餮雷紋設飾甚華而色若蒼玉蓋晚周精工所製也

商父巳尊　銘三字

父巳則商之雍巳也上一字作禹形者蓋欲如禹之炊氣上下交通而巳古之酒器多取此以為識者皆此意也然字畫形象則有[illegible]之異唯其純質未鑿於世俗之習故或繁或簡乃所以為古耳

商虺觶

是器制作朴質唯以虺飾其腰文鏤甚簡其商人之為乎

商夔龍觶

是器腰足皆飾以夔夔貪獸也解在飲器中所取最寡者人猶以示戒蓋亦防微之意焉

商父巳觶　銘六字

父巳則商之雍巳也凡人君錫有功必為冊書以命之故康王命畢曰作冊畢周有內史冊命之臣此銘作兩冊者蓋所以紀君命耳商之彜器類多作此

商象形饕餮鼎　銘一字　髣髴象饕餮形

商畫多取諸物以為形似如魚鼎以[illegible]為魚蠆鼎以蠆為蠆之類是皆書法未分而純質未拘世俗之習故耳夫饕餮貪獸也自商至周凡為彜器者往往取以為飾所以示飲食之戒而呂氏春秋獨謂周鼎著饕餮何邪

商龍鳳方尊

是器尊也而形模近類方壺制作純古其上為龍角此然下卷四棱作鳳形遍以黄目饕餮雲雷為飾在商器中文鏤增華蓋其盛時所作也

商執父戈癸觶　銘四字上作孫形手執戈

商人作器多著戈象或直之横或至此乃執焉蓋戈者所以刺而傷物銘之於器欲以戒其過而執之於手則又有持久不忘之意焉古人垂訓蓋亦至矣父癸則商號也

周虢叔鬲　銘八字

按春秋左氏傳虢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蓋文王之母弟而武王之叔父也封於西虢今之洪農郟陝孫東南之虢城是也然則是器為周物可知

周父巳觶　銘四字

巳則獨見於商之帝號蓋商以十干為名故耳至周則有丁公伋乙公得癸公慈母於巳則未之見焉是器質素淳古雖曰周物而商之餘風猶未殄也

周簠　銘二字

簠盛加膳蓋黍食用匕之器也今禮圖所載則内方而外圓穴其中以實稻粱又刻木為之上作龜蓋制作之異乃如是耶以是考之然知禮家之李多出於漢儒臆度非古制也

周伯匜盤　銘四字

古之彝器多有伯作之銘所謂伯者名耶謚耶伯仲之序耶侯伯之爵耶蓋未可執一而論之也是器足與純緣之下皆著饕餮文鏤簡古其為周物無疑

周伯吉父匜盤　銘一百三十三字

曰維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以年繫月以月繫日也既死霸則如書所謂旁死魄者是也曰從王折首書勲績也曰錫馬駒軒紀君惠也曰敢不用令則即刑載誓詞也伯吉父雖不見於傳記然考其銘識頗有周書誓誥之風宜周家有功之人賜作此器以昭其功耶

周犧尊

是器規撫甚大制作純古其上作兩犧首突起然而起通躰飾以雲雷饕餮真周物也自漢儒釋犧為莎制器者遂全刻以鳳皇之象其形婆娑然曲從臆斷遷就其義今觀此器知漢儒為陋矣

周公命鼎　銘二十五字

昔人作器未嘗不尊君命而謹其時日故曰既死魄霸又曰公命故死霸者如書所謂哉生魄旁死魄之類是也曰叔則如虢叔榮叔之類曰姜則如京姜孟姜之類是也雖字有不可識者然考其銘載参以制作其為周物無疑

周方鼎

是器通躰作夔龍饕餮之象間以雷紋足有垂花制作形模全與商亞父虎丁鼎相類但無款識耳殆亦周監商而有作焉

商伯申鼎　銘五字

伯申索諸經傳說無可考然觀其通躰純素不加文鏤之飾制作朴古商世尚質其商人之為乎而又二器銘識皆

同形模大率相似唯前器銅色凝綠後器上花點漬爲小
異耳必一時所作之器也
商立戈父辛鼎　銘三字上一字作立戈形
戈於五兵爲利器有傷物之意焉商之彝器多著此象者
蓋所以示戒也故於是有立戈爵有立戈甗有立戈癸尊
有立戈父癸卣之類皆與此同意父辛則商君之號也以
是推之其爲商物明矣
商父辛鼎
商之君以辛名者不一此曰父辛者蓋子爲父作於祭享
燕享之間著癸其名耳歷觀三代彝器款惟愈簡則愈古
此夏商周之辨也是器銘款既簡世可推加以文鏤精純
色備衆彩非周以前而無此物也
商夔龍饕餮鼎
夫夔龍害物饕餮性貪併著於鼎所以示戒者至矣昔禹
之治水非惟水之爲治凡爲民害者莫不去之及其已事
則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以知神姦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
不若故雖有魑魅魍魎莫能侵之今此鼎三面皆爲夔龍
饕餮之形豈倣此乎
周乳敔鼎二
二器形模制作皆無少異通體不加雕鏤唯飾以乳而已
鼎飪之器乳所以養人者也制器尚象厥有旨哉
周節鼎　銘一字曰節
鼎烹飪之器銘之曰節者豈非示飲食之成平是鼎耳足
純素純緣之下起六觚棱爲三獸面以蟠夔雷紋爲飾腹
間又作垂花中著蟬致蟲鏤精乃後世極鑄冶之功不能
髣髴寔晚周良功所鑄也
周冊爵　銘一字曰爵冊
說文謂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諸侯進受于王
者也古之器多著此象豈皆當時受賜于君以昭其功者
耶
周中鼎　銘四字曰中作寶鼎
中不知其爲誰然按所藏彝器有曰南宮中鼎制作典古
不加文飾與此鼎若出一手特形模方圓款識繁簡有異
耳以是考之所謂中者必南宮中也
周媜氏鼎　銘十三字
媜說文通作妘以謂祝融之後姓也今散伯雖不載於傳
記豈亦祝融之後姓歟畫以兩冊蓋冊命也亦猶康王命
畢曰冊畢制器尚象其義如此
周孫父丁爵　銘三字孫曰父丁
夫世人但知十干爲商君之號凡遇款識有十干者皆歸
之商誤矣按周之太公望再世而有丁公後世以爲丁氏
是爵周物也豈丁氏子孫爲其家廟而作耶曰孫則又以
言孝孫作之以奉其祖者耳
商父巳爵　銘五字曰與父巳其下象二矢之形而以椸立之

父巳者雍巳也凡鼎彝用享其父則必識以其子繼雍巳者邪太戊也而謂之子者豈非維其後者乃為之子耶夫男子之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今著以矢意其在茲乎

商父乙爵　銘七字

商周之器類以尊彝銘之何哉蓋先王之意戒在於作淫乃要使其器可尊可法耳非六彝之謂也乙者商君之號又言父者所以明子職歟

商牛頭爵

是器以牛首為鋬夫牛之為物能興民功致民勣出作入息而服畎畝之事先王之於器用所寓莫不有理瞿祖丁卣銘識作兩牛形亦此意也

周立戈爵　銘一字作立戈形

戈為兵器戡殘戰伐皆從之蓋有傷物之意爵雖於飲器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古爵悉為此狀者示酒戒也今又銘以著之則昔人謹微防患之意可謂切至矣

商孫爵　銘一字曰孫

夫名者自名以稱揚其祖考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此特言孫以見意者蓋孫可以為王父尸則又知其為祭祀之用耳是器通體純素不加文飾與商子孫巳爵商巳舉爵大略相似以類考之必商物也

商伯爵　銘三字

夫所謂伯者其類不一分等之爵則有侯伯之伯建諸侯之國則有方伯連率之伯而又於謚於名於字於序皆可稱之古之彝器多銘以伯者必有一於此也

商提梁田鳳卣　蓋與器銘共二字曰田

昔成王寧周公之功而錫之以秬鬯二卣平王命文侯之德而錫之以秬鬯一卣詩書所謂秬鬯者蓋取其一稃二米芬香條達而田者粢盛之所自出是卣銘之曰田豈追本而為言耶

周蒯仲奠父敦　銘十七字

蒯仲奠父不載於史至晉始有大夫蒯得漢有齊辯士蒯徹豈其苗裔乎

周乳鍾

考之周官鳧氏所以鎔範者有兩欒而為銑銑間則有于而鼓鉦舞與之相似次其上為衡甬旋蟲以屬於虡而體備放篆攠隧之飾此鍾為環紐不作衡甬較之周官制度固巳小異矣然究其形模參以宣和博古所載知其為周物也

周仲申敦蓋二　銘皆十三字

仲申經傳無所見而曰旅者蓋取其旅众之義以明非一器也考諸彝器如甗曰旅甗匜曰旅匜簠曰旅簠彝曰旅彝義率如此但惜乎二器皆不見其全耳

漢麟瓶

此古僕御供作之器也左提右挈奔走奉承無滿溢之失古人制器良有旨哉觽之為物昔人取以為聖時之瑞以此飾器殆不徒設宣和博古圖六吏部尚書蘇頌言項使虜於帳中嘗見之亦頗此然則當時所鑄必非一器也

周帛女奩　器與蓋銘共六字

帛女疑宮女之主繒帛者然攷之周宮自九嬪世婦之外所可見者司服縫人而已初無此名豈非自周之東典禮不存曰其職而命之歟況奩者粧奩之具宜乎以帛女自銘也

周兕匜盤　銘一字

是器銘文上為星字之狀而下作兕形與周兕敦款識略無少異蓋宗廟之器也

周鳧盉　銘一字作象形鳧字

是器銘一字作象形鳧字蓋之上亦以鳧為飾鳧之為物出入於水而不溺以況則習於禮者也著之於調味之器所以示飲食必由於禮古人即器以寓意以見禮即禮以示戒者乃如是耶

周觽

觽之為器其上則甑而無底其下則鬲以獻氣蓋炊物之具也此觽而銘之曰彝者非周官六彝之謂特以法度之所寓而有常耳

周此紐鍾

是器銘文磨滅不可識故作旋螺之狀間以蝸紋糾結交錯隧攡與舞上之亦如之不設衡甬以虹為紐變古制也究其形模鑄治之工非秦漢所能及其為周物又何疑焉

龍勺

按禮圖龍勺用挹六彝之鬱鬯以注於圭瓚者也柄長二尺四寸受五升士大夫漆赤中諸侯以白金飾天子以黄金飾又明堂位曰夏侯氏以龍勺注云為龍頭令此勺漢物也考其制度與夫尺寸容量視禮圖所載迥出兩塗豈去古既遠無所考證諸儒各起臆悦浸失其傳耶良可慨嘆

周樂司徒卣　銘二十二字

周官有司徒之名列于方氏其為大司兵者即其所事也五年之一也此曰鄭司兵則兵者姓也按此器銘云作卧鼎軒字字書所不載其形制則鼎也字體與鄦子鍾則似蓋周末接戰國之物高尺有三分深八寸有半徑尺有三寸半容四斗三升

漢羊鐙

熙寧中得於鳳翔盤屋高三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徑五寸六分容二升銘十有二字曰仲父乍尊萬子子孫孫永寶用蓋仰以承燭羊燈同制即羊鐙也其巧妙非漢氏孰能然哉奇物

漢宜子孫鐙

嘗見漢鑑多以宜君公宜侯王宜子孫爲銘亘與詩所謂宜君宜王宜民宜人宜爾室家之類同意皆善頌之辭也

是器鬅鬅竜形上設關紐及其背屹立以爲鐙虛其腹容水以沃爐制作銘載真漢物也

漢辟邪爐

此薰爐也通躰爲辟邪形析其半爲蓋反覆開闔之口鼻目皆通氣香之所從出也規模甚小可以寘諸懷袖漢人制作之妙有足稱焉

漢捐鐙

是器形質純素無所取象分其蓋之半作轉軸之叉之于上以爲燃膏之所其下則虛而有容可受以水漢人作鐙制度大率如此

周敦蓋 銘九字

按此敦與卣同制同文則知古人作器勒銘非一物器皆有是銘也邾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爲古考作祭器也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

周持刀寶彝

是器銘作孫象形而手執刀孫又疑爲子字古之彝器多此象蓋欲示孝子親職其勞以明割牲之意云耳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凡以是也古人之於祭祀致其盡者如此

漢小方壺

是器與宣和博古圖所載漢獸耳方壺相類唯大小不同連環耳亦漢物也夫見於鼎鼐之屬者則大曰鼐中曰鼎小曰鼒此壺也比他器爲寂小豈亦如鼐鼎之有別邪

商人舟爵 銘二字

爵於飲器爲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曰在禮實大先王之時凡誥戒於酒者無所不致其嚴若銘之以舟則豈無其義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譬之酒能成禮亦能敗德取象寓訓頗不美歟

漢六環獸耳壺

是器既以兩獸嗁環以爲耳又附四小環於腹與它器特異賁飾繁縟精麗可觀然氣韻非古殆漢工所造也

漢鳳壺

按熹平漢壺帝特年號也鳳之爲物有其時則見非其時則隱故孔子嘗興歎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方是時漢祚已衰宜無此瑞而乃以此飾之於器則其思治可知矣

漢魚壺

魚麗之詩美萬物之盛多能備禮而魚之爲物潛逃深眇雖及於政至於盛多則王者之政成而薦享之禮備此器以魚爲飾意其在是歟

漢獸耳圓壺八

八器雖形模大小有所不同然皆以獸爲耳體圓而純素不設賁飾比商則質有餘比周則文不勝蓋亦躰古而僅

能形似馬漢去古未遠故也

漢獸耳方壺五

五器規模制度大抵相似唯精粗差不同亦古者用壺亞於尊彝雖為用則一而其制乃有方圓之異此方壺者蓋卿大夫所用以其有直方之理故耳

漢提梁壺

是器通體純素不加文飾耳作獸口御環復以連環色若碧玉氣韻甚古殆漢精工所為也

梁博山鑪

按中大通二年太歲庚戌梁武帝時也王仲達於史無傳莫能考其世系博山鑪不聞於前代唯張敞晉東宮故事云皇太子納妃有博山香鑪二豈始於此乎是器蓋為山形通氣于上下作螭虎仰首以承之復載以槃雖若甚乃然較之古制殆未可髣髴也

漢牛鼎研滴

是器為一牛形腹虛可以納水背出兩管為止水之具蓋研席間物也復有作龜形與蟾形之類者制度雖不同其為用則一而已

漢雲雷壺

凡壺之制其別有二曰方也圓也是器乃作十二稜與他壺特異大抵後人制器出於臆見務為新奇故不純乎古耳

漢雲螭奩

是器奩也偏體以螭為飾而蓋作屯雲之狀仍間以螭穴其末可以通氣豈非香烟之所從出乎昔人以奩為香器者意有得於是也

漢素巵

巵之為器雖不載於六經然王巵無當之語見於韓子而戰國策亦有畫蛇賭巵酒之喻則知巵之所從來久矣

漢唾壺

唾壺不聞於前古獨世說載王敦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而此乃漢器也豈晉以前已嘗有之但湮沒無傳耶

漢盤

按湯槃之銘曰德日新則知盤之為器其來尚矣古人用槃或以承觴或以授物雖為用不一然率皆鑄銅為之故見於史者若毛遂與楚定從奉銅盤歃血漢武作承露銅槃之類是也是器體圓而質素不加文飾攷其制度其為漢物無疑

漢提梁小匾壺

是器設飾不一殊無三代制度大抵去古愈遠則愈為奇恠正如汙樽杯飲之後而繼之以大功也

周淮父彝 銘四十字

穆與淮父之名不載於經傳戍則詩言遣戍役之戍謂穆

從淮父戊俊于古古必地名也父死曰考此曰文考則追
享之器小曰乙則舉其日之吉所以嚴其事也

商父巳爵　銘二字

父巳商君之號也是器銅色黯黑如鉛可見其埋瘞之久
而花紋明白如印印泥非後世畢精覃思所能到也

商單從尊

單姓也周有單子歷世不絕為賢鄉士其族有襄頃獻靖
穆公之類則知單者有出於此作從謂從器如品之有從
也與所謂陪鼎者同意

周單父乙彝

單則㳟向所謂周其再興乎其有單子也故知單所以為
姓乙不特為商君之號而齊亦有乙公此曰乙者豈單氏
之父祖乎

漢金銀錯弩機

是物金銀間錯細若絲縷漢宣帝贊以謂至于技乃工匠
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此弩機也不苟簡如此豈宣帝
特物耶

漢熨斗

茲曰刀斗非也刀斗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持行以形如銷
而无緣此器頗與今之所謂熨斗者无異蓋伸帛之器耳
故以熨斗名之

周壺二

是器設飾繁縟蓋作四獸封特蟲鏤精緻非周人孰能為
之

商祖丙爵

丙者商君之號而商人銘器則又往往配以乃祖乃父如
父丁父乙百此祖丙之類是也狐矢者男子之事此為天
形於孫字之旁豈無意乎

商子孫巳爵

商君之號曰雍巳凡銘曰巳者皆雍巳也析子孫乃貽厥
子孫之義古之彝器多以子孫銘之豈以其承祖考之祀
者有在於是耶

商立戈父辛爵

商人銘器為立戈之形者多矣辛則商君之號也按士虞
禮主婦　足爵釋者謂有足無文是器純素無不加飾豈
所謂足爵者歟

漢儀仗劍

釋名曰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儀仗設劍意謂是歟薛
燭論歐冶子之劍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各即之溪涸而
出銅乃知古劍通以銅錫為之其來尚矣

漢槍

古之兵器不特以鐵為之蓋亦有銅錫者焉此槍也精緻
乃如許大抵古人凡作一器未嘗苟且故能傳之久遠使
後世歎仰不可得而企及也

周仲稱父鼎

凡彝器不可得而專有必賜於君然後敢制焉謹君命而銘之故於是書其名伯阜及仲偁父有伐淮南之勳則賜作寳鼎乃其宜也

紹興內府古器評卷下

紹興內府古器評二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宋張掄撰掄字材甫履貫未詳周密武林舊事載乾道三年三月高宗幸聚景園知閤張掄進柳梢青詞蒙宣賜淳熙六年三月再幸聚景園掄進壺中天慢詞賜金盃盤法錦是年九月孝宗幸絳華宮掄進臨江仙詞則亦能文之士又王應麟玉海曰張掄爲易卦補遺其說曰易以初上二爻爲定體以中四爻爲變繫辭謂之中爻先儒謂之互體所謂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八卦互成剛柔相易之道非此無見焉則掄亦留心於經術又張端義貴耳集曰孝宗朝幸臣雖多其讀書作文不減儒生應制燕閒未可輕視當倉卒翰墨之奉豈容宿撰其人有曾覿龍大淵張掄徐本中王忭劉弼當時士大夫少有不游曾龍張徐之門者則掄亦狎客之流然宋史佞幸傳僅有曾覿龍大淵王忭不列掄等則但以詞章邀寵未亂政也是書宋以來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據書末毛晉跋稱晉得於范景文景文得於于奕正至奕正從何得之則莫明所自上卷凡九十八事下卷凡九十七事皆

漢以前物漢以後者惟梁中大同博山鑪一器其
中如上卷之周文王鼎商若癸鼎父辛鼎商持刀
祖乙卣周召父彝商父辛尊商父癸尊商父庚觚
商持刀父已鼎周淮父卣周虎斝周季父鼎周南
宮中鼎商癸鼎商瞿鼎商貫耳弓壺商亞虎父丁
鼎商祖戊尊商兄癸卣周已酉方彝周觚稜壺周
繇女鼎商子孫父辛彝周叔液鼎商父已鼎周宰
辟父敦周剌公敦周孟皇父彝下卷如商冀父辛
卣周舉已尊商父丁尊周仲丁壺商父已尊商象
形饕餮鼎商龍鳳方尊周犧尊商伯俾鼎商夔龍
饕餮鼎周節鼎周中鼎周婦氏鼎商提梁田鳳卣
漢麟瓶周虬紐鐘周樂司徒卣漢獸耳圜壺漢提
梁小匾壺商祖丙爵商子孫已爵周仲偁父鼎皆
即博古圖之文剽剟點竄詞義往往不通其他諸
器亦皆博古圖所載惟上卷商虎乳彝周言鼎周
尹鼎周獸足鼎下卷商祖癸鼎周乙父鼎周公命
鼎周方鼎商立戈父辛鼎商父辛鼎爲博古圖所
不收而已考館閣續錄所載南渡後古器儲藏祕
省者凡四百十八事淳熙以後續降付四十事別
有不知名者二十三事嘉定以後續降付八十三
事與此書所錄數既不符而此書所載商冀父辛
卣父辛鼎周南宮中鼎周繇女鼎皆嘉定十八年
十一月所續降付何以先著錄於紹興中其爲明
代妄人剽博古圖而僞作更無疑義毛晉刻入津
逮祕書蓋未詳考其文也

焦山古鼎考一卷

〔清〕王士祿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焦山古鼎考一卷》提要

焦山古鼎考題辭

遊焦山者莫不知有古鼎，而皆不曉其始末。問之山僧，不知也；問之士人，不知也；即考之誌乘，亦未之詳也。使非有新城兩王先生詩，亦何由曉然于其所由來乎？丙子秋，宋大中丞以鈞廊偶筆見贈，余始得讀兩王先生古鼎詩。丁丑夏，偶過焦山，求所謂古鼎者摩挲拂拭之，又恨未攜王先生詩來，第撫其銘字，以歸求之博古圖而不得也。越一年，王先生以此帙郵余，則并其圖與其銘咸在，而程處士之釋文與林

焦山古鼎歌 有序

王士祿 西樵

山有古鼎一高可二尺許腹有銘韓吏部如石爲
余言鼎故京口某公家物嘗分宜抑勒因時某公
官於朝分宜聞此鼎欲之某公不即獻因嫁禍焉
鼎竟入嚴氏嚴氏敗鼎復歸江南某公以既由鼎
作謂鼎不祥捨之焦山寺中郡乘山志皆載山有
周鼎一而不詳所自也作歌備掌故焉

海雲堂中暮相索古鼎照人光駿犖能文獨許吾丘
知篆銘略辨周京作宛同石鼓出陳倉那數銅狄傳

西洛韓公序文指向余曾入秦家格天閣雲烟過眼
已成塵劍去珠還事堪愕夜陰飛龍亦英主元修晚
慕軒轅集一德何人曰相嵩金鉉平章只用青詞博朝
廷仍收養士報錫洗燮囊如鳴鴨鼎鐺有耳豈不聞
聦向迴風作秋辭萼山先生厮養耳紛紛冠蓋多酬
酢嵩家奴嚴年者士大夫多與往還呼爲萼山先生當時不鄙趙師睪于今
誰憐買秋壑從來鑄鼎戒饕餮此物胡爲亦遺棄山
頭尚有椒山詩山頂有椒山先生過焦山訪唐應德詩石刻所云楊子僕人渡揚子者也
三尺古碑墨光錯斐字重於神禹金猶向山林辟不
若老奴眞欲愧歐陽廿載鈐山空寂寞史言嵩妻歐陽氏見嵩權盛嘗諷嵩曰不記鈐山堂二十年淸寂耶嵩甚愧之培塿已拉冰山摧有鐵誰
能鑄此錯裏回三歎軒几勿極目江天莽寥廓

焦山古鼎詩三十四韻

王士正 阮亭

曉入枯木堂怪禽驚翩翩滿砌鬣松杉下見古鼎蹲
寶光耀昆吾中有飛廉魂上文爲雷回下文爲雲紜
穆然聲發伏兵氣蜚尤昏辛壬與丁甲世系述夏殷
初疑周先彝復或虞雖敦從不可辨作家誰能論
瑰怪歷綠鼎譎詭旅紀厲蛟龍雜蝌蚪五指不敢捫

在胙想屬鼎識字驚蛇蜿刀黑鬼神泣峽疎戒濤奔
籀書失碧趨斯篆推窺輪爰歷遺府令凡將散文圖
史游久已殁皇象不復存甄豐與董逌抉剔窮本根
不遇博雅流孰爲洗煩冤款比岐陽狩或同泗水淪
山僧與道右感激辭還存分宜昔枋國氣勢侔崑崙
斯鼎出京口上燭光絪縕役使萬指衆負載千蹄犍
大哉宗廟器詎屑豪貴門威力無譁窟寂寞歸祇洹
午夜鳴鐘魚淸畫啼林猿閱人恒沙劫如彼蟲在褌
我昔訪焦仙望氣聆不言五年隔揚子無副思騰騫

吾兄癖好古八書探河源三日松寥游坐臥忘囂喧
爲剜析蝌書卷尾搜藝文作爲奇偉辭大海搏鵬鯤
春江壯風霆嚮激其詩淵三歎繼高唱海門上朝暾
脊歟劉原父李伯時薛尚功董考功諸前喆不得
同宗接席嘗吾世兄以奉教于王詞勳王儀部金
支玉兄間兩公絶韻聞神從山窮水盡之天爲古
鼎寫照古人辭錫命貽後盾銘之鑄之之不足兩
公窮然嶸然微詞揚抑鼎之義較著也麐鳳龜龍
魍魎饕餮禹力遷變周人取法去古綦遠苟非博

物儒宗誰曾流覽及之鼎之象代以紛岐故善愛
鼎必重中乎鼎之壁識則明夫善說詩者必探夫
詩之大本乎西樵先生通身騷雅情有獨深萬物
理性溶洋咏吟以鼎中書書中借文質余爲定識
強不知亦不容已勉釋字七十八闕疑者七疑似
者八蝕者二縮楮爲圖且和招遊詩百一十二字
紀叙其略興言無當竝昔慚焦子近媿兩公六新
安程邃

康熙己酉夏予同王叔兄及華亭周廣菴寓京口

譚長益允謙遊焦山宿海雲堂觀周鼎及宋眞宗
賜焦處士敕錫文襄一清玉帶賦詩紀事勒石壁
鶴銘之傷鼎之始末許王吏部西樵儀部阮亭兩
詩中商丘宋犖

嘗考唐元和中進士劉師服校書郎侯喜與衡山
道士軒轅彌明爲石鼎聯句生動奇險辭旨幽眇
南陽韓愈爲敘其事文情激宕得其情狀後世文
章之士無所學爲而至獨新城王氏之盛甲於天
下銓部西樵公儀部貽上公詩人之冠冕於今亾

比嘗遊焦山觀所爲古鼎者雕螭刻篆龍文九光
各爲一詩紀之其詩縱橫豪邁辯若河瀉且爲之
明本末徵興廢多骨鯁慷慨之音期爲有所省以
垂萬世又縮楮爲圖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
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闊四寸
二分足可六寸一分深可八寸二分釋字七十八
闕字七疑字八蝕字二其銘之文雖不全然隱約
可讀使後世之人觀覽詩圖不必登雙峰三詔之
間而周鼎之源流形似盡在其指掌中矣吾不知

石鼎之在當時有款象否能釋其音義否其幾揆大小長短爲關與否而愈之文與師服侯喜彌明之聯句皆不及焉其詩之淺遜兩公則有識者皆得而見之又毋問道至於尒文雖不必與退之較軒輊分優劣兩公之詩不可不有以敘之以貞諸石。

武鄉程康莊

焦山古鼎世歸京口鷹絅家物時分宜爲相國。心欲此鼎因陷以罪鼎遂歸分宜分宜敗鼎入江南人家尋惡其不祥捨于焦山佛寺府志言焦山

有周鼎一綠之銘辭王及於周云云此鼎當在周之世矣然亦衞孔悝之鼎之類也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躬恤衞國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古卿大夫論譔其祖考之勳勞慶賞而酌之祭器以成其名觀此鼎銘之辭蓋周卿大夫述其先德者也而殘闕不可通曉西樵先生繪爲圖縱横尺寸備矣又序其例終又著之歌慨然得失廢興之際三致意焉阮亭先生賦詩繼之阮亭先生以儒術緣飾吏治每遇一丘一壑低回瞻眺而古人之所遺探其索幽不置焦山古鼎賦詩如此有典有則庶幾渢渢乎之雅頌之餘音矣歷陽雷士俊

古之祀典有彝器彝之爲言常也類者爲鐘仰者爲鼎鐘鼎固彝器之大者左氏傳曰諸侯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則撫之以彝器此天子所以錫有

功也然則焦山之所藏與二王子之所咏殆即其類與予嘗論之古器之與法書名畫並重也自宋代始蓋當累世承平之後朝廷無事士大夫讀書好古如歐陽永叔劉原父者爭以博雅相高洎及政和宣和之間天子更剏禮樂亦寖慕三代之法物搜奇索幽取而貯諸殿閣者不可以數計於是李伯時黃長睿薛尚功趙德甫之屬復相次而起莫不規摹其款識研窮其字畫而諷咏其文章繪之有圖述之有譜夫然後鐘鼎之器益見尚於世

今二王子從發眺之暇摩娑鑒賞作爲詩歌以傳遠之不啻數百言迹其風流好尚其何減於前宋諸得予哉抑予有感也昔春秋桓公二年書取郜大鼎於宋說者曰取者不當取也又曰得非其有之稱也夫魯桓宋莊其人皆孔子之所深惡然則一賂一取其辱此鼎也甚矣此可謂鼎之不幸也至於焦山所畜者雖嘗見汙嚴氏父子然幸而得返其故深自藏匿於窮巖絶壑浮屠氏之精舍固不可以郜鼎者相提而語矣諸山林隱遯之士遺

羅患難而卒能潔身以自全豈不尤爲可尚也哉予故并論之若二王子之詩雄偉奇麗𤃬然子美退之復出則有程通判雷山人之評騭在長洲汪琬

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閎覗腹而殺其七之一耳高三寸足倍之有銘在其腹其辭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還於周□□于圖室司徒南仲右□惠□立中庭王呼史受冊命□惠曰官司□王□側□作錫女元衣東帶戈琱㦸緱韠彤矢鋈□鸞旂黃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數休用作尊鼎用享于□烈考用周㠯壽萬年子孫永寶用凡蝕二字疑不能知者八字此予之所釋也與貽上原文稍異汪琬又識

右周鼎銘一新城王吏部子底見之焦山佛寺中俾程處士穆倩讀之其文可辨識者七十有八字存其疑者八字不可識者七字吏部爲長歌述之其弟貽上和焉而寄其文授予三復者可謂好古之士矣昔歐陽永叔得古器銘必屬楊南仲釋其

字南仲之言曰古文自漢世知者已希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說而蔡君謨亦曰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甚哉辨識之難也鼎銘詞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敫休其人莫考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初器也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銘亦有之薛尚功釋爲立而楊氏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卽位爲公卽立則是銘曰立亦當作位穆倩定爲立從薛氏讀也古之勲作王室者旣受之冊歸必銘其器論譔其祖父

之德善功烈以明示後世如申伯名虎𩐡侯文侯
錫予之鐘詩書所載備千百之一二而銘者器者
無窮蓋不特鑄盃因以致尚焉然歷凡鋒刀劍
莫不有銘自秦銷金咸陽厲禁所至爲毀若毀鼎
者不可勝數世徒慾秦燔詩書之禍不知銷金爲
禍之深烈也嗚呼三代之文自九經而外其得見
于今者希矣觀神物顯晦或有時復出惜乎又委
之荒山梵宇莫之愛惜徒令好古君子摩挲歎息
之不已也鼎崇尺有三寸腹深八寸脣廣一尺四

歷代叢書 焦山古鼎考 卷三十六 十二

寸其耳三寸禮部翁予云秀水朱彝尊
維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廟探于圖室司徒南仲
右𢍰尊對立中廷王呼史友冊命𢍰尊曰官司空王
道則民以錫汝元衣朿帶戈琱𢦏緱纓彤矢鑾勒鑾
旂𢍰尊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尊鼎用享于□
烈考用周𥂕壽萬年子孫永寶

省文 維惟 格各 仲中 專叀 呼乎 命令 錫易 汝女
元幺 瓘必 彤舟 鑾䜌 丕不 休休 烈列
繁文 寶寳 中中 則鼎 錫 尊
殊文 廟 扶 谷 帶 琱 戟 鑾
矢 攸攸 勒 徐釋二字未敢 年
異體同文 用周 嗣嗣 琳排 爽 業

右鼎銘及此釋文皆與公徐先生家藏予得之其
孫交之庚午游吳在丘南見宋牧仲先生於鄰隨
輦所載新城二王公詩因錄於斯并萃堯峰尚竹
垞先生跋語於後而題者益多將成巨觀矣乙亥
八月 日 候官林佶

歷代叢書 焦山古鼎考 卷三十六 十三

周鼎藏焦山寺中余生長江南屢從京口問渡
未一寓目爲闕中林子吉人乃能摹其文手書
新城二王先生古詩及堯峰汪鈍翁長水朱竹
垞所爲記裝潢成帙余得而披覽之如觀三代
法物眞可與吉日之題岐陽之鼓仲山甫之鼎
並垂不朽惜不令趙明誠歐陽永叔見之也然
古人博雅好古精於六書之學二王先生與堯
峰長水之詩若文足以信今傳後可不謂鼎之
厚幸歟 吳江徐釚
僕數過京口牽于俗務不得一登焦山尋前賢

蝸牛廬隱處并問古鼎之大小欵識與瘞鶴銘
之鑒江遺字輒以爲憾乙丑夏從金陵傳家得
瘞鶴銘已損十三字舊搨曾秋嶽侍郎程垢區
處士咸稱華陽真逸原蹟是未經雷劈時所搨
後華陰王山史徵君見之不能釋手僕因貽之
山史老學好古此銘可謂得所歸矣茲遊三山
閣林子同人吉人兄弟皆博雅君子同人著有
昭曖墨蹟考時作客皖江惜未得見吉人則書
畫烏帙收藏甚富且精意六書皆友愉齋方伯

謂爲篤學正人交與定交因一再訪之出示此
冊不獨古文奇字辨晰靡遺且味其文義研其
波磔璞異樸雅如鼎身三代法物之爲合人神
氣肅穆矣 因憶阮亭兩先生之詩鈍翁竹垞
兩太史之 考論數賞備極感發皆兩與此銘
並垂不朽者乎金陵吳晉
丁未二月雨中登焦山側身萬仞危岩下觀瘞
鶴銘泥沙污穢江濤打面始得見之已而入寺
摩挲古鼎復讀二王先生詩碣時曹侍郎倦圃

翁方收古人金石文字因正借人搨其銘而寄
之丙子端陽前三日晨過棲學齋坐桐陰下吉
人出示此本頓還舊觀回憶往事已三十年矣
爲之慨然吉人又以所藏甘泉宮瓦相示古氣
渾朴此日爲不虛矣群符周在浚
瀏曾得焦山石刻古鼎釋文與前所釋稍異第
不知爲何人所釋內惟刪命作冊命似佚附錄于後以俟
考訂
維九月既望甲戌王如于周丙子烝于圖室司

徒南仲佑世惠僉立中廷王呼史端冊命世惠
曰官治佐王顧側弗作錫女元衣束帶戈琱戟
縞韠形矢簐勒鑾旂世惠敢對揚大子丕顯敬
休用作尊鼎享于□列考用周蠡壽萬年子孫
永寶用
瀏又按博古圖所載周伯碩父鼎其形制及腹
上之紋與此鼎無異即其尺寸亦不甚懸遠則
或以周尺與今尺之別惟口耳純素無紋及銘
文不同附識于後新安張潮

右高一尺六寸九分耳高四寸四分闊四寸八分深九寸九分口徑一尺六寸八分腹徑一尺七寸九分容九斗五合重一百二十斤八兩三足銘五十字耳足皆素純緣之外飾以蟠夔腹間比以鱗紋銘曰惟六年云云

跋

余讀古鼎歌不禁喟然而歎也曰嗟乎當分宜得此鼎時必且盛供張名賓客相與鑒賞而品題之其能爲詩文者必且形之歌咏作爲文章以稱道而贊美之今幸皆不傳于世使當日之詩文具在有不因分宜而亦遭訴病者乎今讀此兩詩可以識盛衰焉可以昭法戒焉可以知趨避焉眞足與此鼎共垂不朽不僅爲博古家備考訂而已也 心齋張潮

焦山古鼎考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題云王士祿圖釋林佶增益實則張潮所輯也潮字山來徽州人焦山古鼎久已不存世僅傳其銘識士祿所據者程邃之本佶所據者徐勑之本二本互有得失潮則又就寺中重刻石本爲之益失真矣